

茅盾选集 第二卷

创 造

—

靠着南窗的小书桌，铺了墨绿色的桌布，两朵半开的红玫瑰从书桌右角的淡青色小瓷瓶口边探出来，宛然是淘气的女郎的笑脸，带了几分“你奈我何”的神气，冷笑着对角的一叠正襟危坐的洋装书、它们那种道学先生的态度，简直使你以为一定不是脱不掉男女关系的小说。赛银墨水盒横躺在桌子的中上部，和整洁的吸墨纸版倒成了很合式的一对。纸版的一只皮套角里含着一封旧信。那边西窗下也有个小书桌。几本卷皱了封面的什么杂志，乱丢在桌面，把一座茶绿色玻璃三稜形的小寒暑表也推倒了；金杆自来水笔的笔尖吻在一张美术明信片的女子的雪颊上。其处凝结了一大点墨水，像是它的黑泪，在悲伤它的笔帽的不知去向；一只刻镂得很精致的象牙的兔子，斜起了红眼睛，怨艾地瞅着旁边的展开一半的小纸扇，自然为的是纸扇太无礼，把它挤倒了，——现在它撒娇似的横躺着，露出白肚皮上的一行细绿字：“娴娴三八初度纪念。她的亲爱的丈夫君实赠”。然而“丈夫”二字像是用刀刮过的。

织金绸面的沙发榻蹲在东壁正中的一对窗下，左右各有同式的沙发椅做它的侍卫。更左，直挺挺贴着墙壁的，是一口两层的木橱，上半层较狭，有一对玻璃门，但仍旧在玻片后衬了紫色绸。和这木橱对立的，在右首的沙发椅之右，是一个衣架，擎着雨衣斗篷帽子之类。再过去，便是东壁的右窗；当窗的小方桌摆着茶壶茶杯香烟盒等什物。更过去，到了壁角，便是照例的梳妆台了。这里有一扇小门，似乎是通到浴室的。椭圆大镜门的衣橱，背倚北壁，映出西壁正中一对窗前的大抽木床，和那珠络纱帐子，和睡在床上的两个人。和衣橱成西斜角的，是房门，现在严密的关着。

沙发榻上乱堆着一些女衣。天蓝色沙丁绸的旗袍，玄色绸的旗马甲，白棉线织的胸襟，还有绯色的裤管口和裤腰都用宽紧带的短裤：都卷作一团，极像是洗衣作内正待落漂白缸，想见主人脱下时的如何匆忙了。榻下露出花灰色细羊女皮鞋的发光的尖头；可是它的同伴却远远地躲在梳妆台的矮脚边，须得主人耐烦的去找。床右，近门处，是一个停火几，琥珀色绸罩的台灯庄严地坐着，旁边有的是：角上绣花的小手帕，香水纸，粉纸，小镜子，用过的电车票，小银元，百货公司的发票，寸半大的皮面金头怀中记事册，宝石别针，小名片，——凡是少妇手袋里找得出来的小物件，都在这里了。一本展开的杂志，靠了台灯的支撑，又牺牲了灯罩的正确姿势，异样地直立着。台灯的古铜座上，有一对小小的展翅作势的鸽子，侧着头，似乎在猜详杂志封面的一行题字：《妇女与政治》。

太阳光透过了东窗上的薄纱，洒射到桌上椅上床上。这些木器，本来是漆的奶油色，现在都镀上了太阳的斑剥的黄金了。突然一辆急驰的汽车的啾啾的声音——响得作怪，似乎就在楼下，——惊醒了床上人中间的一个。他睁开倦眼，身体微微一动。浓郁的发香，冲入他的鼻孔；他本能的转过头去，看见夫人还没醒，两颊绯红，像要喷出血来。身上的夹被，早已撩在一边。这位少妇现在是侧着身子；只穿了一件羊毛织的长及膝弯的贴身背心（vest），所以臂和腿都裸浴在晨气中了，珠络纱筛碎了的太阳光落在她的白腿上就像是些跳动的水珠。

——太阳光已经到了床里，大概是不早了呵。

君实想，又打了个呵欠。昨晚他睡得很早。夫人回来，他竟完全不知道；然而此时他还觉得很倦，无非因为今晨三点钟醒过来后，忽然不能再睡，直到看见窗上泛出鱼肚白色，才又朦朦的像是睡着了。而且就在这半睡状态中，他做了许多短短的不连续的梦；其中有一个，此时还记得个大概，似乎不是好兆。他重复闭了眼，回想那些梦，同时轻轻地握住了夫人的一只手。

梦，有人说是日间的焦虑的再现，又有人说是下意识的活动；但君实以为都不是。他自说，十五岁以后没有梦；他的夫人就不很相信这句话：

“梦是不会没有的，大概是醒后再睡时遗忘了。”她常常这样说。

“你是多梦的；不但睡时有梦，开了眼你还会做梦呵！”君实也常常这么反驳她。

现在君实居然有了梦，他自觉是意外；并且又证明了往常确是无梦，不是遗忘。所以他努力要回忆起那些梦来，以便对夫人讲。即使是这样的小事情，他也不肯轻轻放过；他不肯让夫人在心底里疑惑他的话是撒谎；他是要人时时刻刻信仰他看着他听着他，摊出全灵魂来受他的拥抱。

他轻快地吐了口气，再睁开眼来，凝视窗纱上跳舞的太阳光；然后，沙发榻上的那团衣服吸引了他的视线，然后，迅速的在满房间掠视一周，终于落在夫人的脸上。不知道为什么，这位熟睡的少妇，现在眉尖半蹙，小嘴唇也闭合得紧紧的，正是昨天和君实呕气时的那副面目了。近来他们俩常有意见上的不合；娴娴对于丈夫的议论常常提出反驳，而君实也更多的批评夫人的行动，有许多批评，在娴娴看来，简直是故意立异。娴娴的女友李小姐，以为这是娴娴近来思想进步，而君实反倒退步之故。这个论断，娴娴颇为然；君实却绝对不承认，他心里暗恨李小姐，以为自己的一个好好的夫人完全被她教唆坏了，昨天便借端发泄，很犀利的把李小姐批评了一番，最使娴娴不快的，是这几句：

“……李小姐的行为，实在太像滑头的女政客了。她天天忙着所谓政治活动，究竟她明白什么是政治？娴娴，我并不反对女子留心政治，从前我是很热心劝诱你留心政治的，你现在总算是知道几分什么是政治了。但要做实际活动——嘿！主观上能力不够，客观上条件未备。况且李小姐还不是把政治活动当作电影跳舞一样，只是新式少奶奶的时髦玩意罢了。又说女子要独立，要社会地位，咳，少说些门面话罢！李小姐独立在什么地方？有什么社会地位？我知道她有的地位是在卡尔登，在月宫跳舞场！现在又说不满于现状，要革命；咳，革命，这一向看厌了革命，却不道还有翻新花样的在影戏院跳舞场里叫革命！……”

君实说话时的那种神气——看定了别人是永远没出息的神气，比他的保守思想和指桑骂槐，更使娴娴难受；她那时的确动了真气。虽然君实随后又温语抚慰，可是娴娴整整有半天纳闷。

现在君实看见夫人睡中犹作此态，昨日的事便兜上心头；他觉得夫人是精神上一天一天的离开他，觉得自己再不能独占了夫人的全灵魂。这位长久拥抱在他思想内精神内的少妇，现在已经跳了出去，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见解了。这在自负很深的君实，是难受的。他爱他的夫人，现在也还是爱；然而他最爱的是以他的思想为思想以他的行动为行动的夫人。不幸这样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去，娴娴非复两年前的娴娴了。

想到这里，君实忍不住微微唱了口气。他又闭了眼，冥想夫人思想变迁

的经过。他记得前年夏天在莫干山避暑的时候，娴娴曾就女子在社会中应尽的职务一点发表了独立的意见；难道这就是今日趋向各异的起点么？似乎不是的，那时娴娴还没认识李小姐；似乎又像是的，此后娴娴确是一天一天的不对了。最近的半年来，她不但思想变化，甚至举动也失去了优美细腻的常态，衣服什物都到处乱丢，居然是“成大事者不修边幅”的气派了。君实本能的开眼向房中一瞥，看见他自己的世界缩小到仅存南窗下的书桌；除了这一片“干净土”，全房到处是杂乱的痕迹，是娴娴的世界了。

在沉郁的心绪中，君实又回忆起娴娴和他的一切琐屑的龃龉来。莫干山避暑是两心最融洽的时代，是幸福的顶点，但命运的黑丝，似乎也便在那时走进了他们的生活；似乎娴娴的变态，最初是在趣味方面发动的，她渐渐的厌倦了静的优雅的，要求强烈的刺激，因此在起居服用上常常和君实意见相反了。买一件衣料，看一次影戏，上一回菜馆，都成为他们俩争执的题材；常常君实喜欢甲，娴娴偏喜欢乙，而又不肯各行其是，各人要求自己的主张完全胜利。结果总是牺牲了一方面。因为他们都觉得“各行其是”的办法徒然使两人都感不快，倒不如轮替着都有失败都有胜利，那时，胜利者固然很满意，失败者亦未始没有相当的报偿，事过后的求谅解的甜蜜的一吻便是失败者的愉快。这样的争执，当第一二次发生时，两人的确都曾认真的烦恼过，但后来发现了和解时的彻骨的美趣，他们又默认这也是爱的生活中不可少的波澜。所以在习惯了以后，君实常常对娴娴说：

“这回又是你得了胜利了。但是，漂亮的少奶奶，娇养的小姐，你不要以为你的胜利是合理的，是久长的。”

于是在软颤的笑声中，娴娴偎在君实的怀中，给他一个长时间的吻。这是她的胜利的代价，也是她对于丈夫为爱而让步的热忱的感谢。

但是不久这种爱的戏谑的神秘性也就磨钝了。当给与者方面成为机械的照例的动作时，受者方面便觉得嘴唇是冷的，笑是假的，而主张失败的隐痛却在心里跳动了，况且娴娴对于自己的主张渐渐更坚持，差不多每次非她胜利不可，于是本不愿意的“各行其是”也只好实行了。这便是现在君实在卧室中的势力范围只剩了一个书桌的原因之一。

思想上的不同，也慢慢的来了。这是个无声的痛苦的斗争。君实曾经用尽能力，企图恢复他在夫人心窝里的独占的优势，然而徒然。娴娴的心里已经有一道坚固的壁垒，顽抗他的攻击；并且娴娴心里的新势力又是一天一天扩张，驱逼旧有者出来。在最近一月中，君实几次感到了自己的失败。他承认自己在娴娴心中的统治快要推翻，可是他始终不很明白，为什么两年前他那样容易的取得了夫人的心，占有了她的全灵魂，而现在却失之于不知不觉，并且恢复又像是无望的。两年前夫人的心，好比是一块海绵，他的每一滴思想，碰上就被吸收了去，现在这同一的心，却不知怎的已经变成一块铁，虽然他用了热情的火来锻炼，也软化不了它。“神秘的女子的心呵！”君实纳闷时常常这样想。他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讽刺；希望讽刺的酸味或者可以溶解了娴娴心里的铁。于是李小姐成了讽刺的目标。君实认定夫人的心质的变化，完全是李小姐从中作怪。有时他也觉得讽刺不是正法，许会使娴娴更离他远些。但是，除了这条路更没有别的方法了。“呵，神秘的女子的心！”他只能叹着气这么想。

君实陡然烦躁起来了。他抖开了身上的羊毛毯，向床沿翻过身去；他竟忘记了自己的左手还握住了夫人的一只手。娴娴也惊醒了。她定了下神，把

身子挪近丈夫身边，又轻轻的翘起头来，从丈夫的肩头瞧他的脸。

君实闭了眼不动。他觉得有一只柔软的臂膊放到胸口来了。他又觉得耳根边被毛茸茸的细发拂着作痒了。他还是闭着眼不动，却聚集了全身的注意力，在暗中伺察。俄而，竟有暖烘烘的一个身体压上来，另一个心的跳声也清晰地听得；君实再忍不住了，睁开眼来，看见娴娴用两臂支起了上半身，面对面的瞧着他的脸，像一匹猫伺一只诈死的老鼠。君实不禁笑了出来。

“我知道你是假睡咧。”

娴娴微笑地说，同时两臂一松，全身落在君实的怀中了。女性的肉的活力，从长背心后透出来，沦浹了君实的肌骨；他委实有些摇摇不能自持了。但随即一个作痛的思想抓住了他的心：这温软的胸脯，这可爱的面庞，这善蹙的长眉，这媚眼，这诱人的熟透樱桃似的嘴唇——一切，这迷人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确确实实属于他的，然而在这一切以内，隐藏得根深蒂固的，有一颗心，现在还感得它的跳动的心，却不能算是属于他的了！他能够接触这名为娴娴的美丽的形骸，但在这有形的娴娴之外，还有一个无形的娴娴——她的灵魂，已经不是他现在所能接触了！这便是所谓恋爱的悲剧么？在恋爱生活中，这也算是失恋么？

他无法排遣似的忍痛地想着，不理睬娴娴的疑问的注视。突然一只手掩在他的眼上；细而长的手指映着阳光，仿佛是几枝透明的珊瑚梗。而在那柔腴的手腕上，细珍珠穿成的手串很熨贴的围绕着，凡三匝。这是他们在莫干山消夏的纪念品，前几天断了线，新近才换好的。君实轻轻的拉下了娴娴的手。细珍珠给他的手指一种冷而滑的感觉。他的心灵突然一震。呵，可纪念的珠串！可纪念的已失的莫干山的快乐！祝福这再不能回来的快乐！

君实的眼光惘惘在这些细珠上徘徊了半晌，然后，像接触了什么似的，倏地移到娴娴的脸上。这位少妇的微带惶恫的眼睛却也正在有所思的对她看。

“我们过去的生活，哪些日子你觉得顶快活？”

君实慢慢的说，像是每个字都经过深长的咀嚼的。

“我觉得现在顶快活。”

娴娴笑着回答，把她的身体更贴紧些。

“你不要随口乱说哟。娴娴，想一想罢——仔细想一想。”

“那么，我们结婚的第一年——半年，正确的说，是第一个月，最快活。”

“为什么？”

娴娴又笑了。她觉得这样的考试太古怪。

“为什么？不为什么。只因为那时候我的经验全是新的。我以前的生活，好像是一页空白，到那时方才填上了色彩。以前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并不感到特别兴味，而且也很模糊了。只有结婚后的生活——唔，应该说是结婚后第一个月，即使是顶琐细的一衣一饭，我似乎都记得明明白白。”

君实微笑着点头，过去的事也再现在他眼前了。然而接踵来了感伤。难道过去的欢乐就这么永远过去，永远唤不回来么？

“那么，你呢？你觉得——哪些日子顶快活？”

娴娴反问了。她把左手抚摩君实前额的头发，让珍珠手串的短尾巴在君实眉间晃荡。

“我不反对你的话，但是也不能赞成。在我，新结婚的第一年——或照你说，第一月，只是快乐的起点，不是顶点。我想把你造成为一个理想的女

子，那时正是我实现我的理想的开端，有很大的希望鼓舞着，但并未达到真正的快乐。”

“我听你说过这些话好几次了。”

娴娴淡淡的插进来说。虽然从前听得了这些话，也是“有很大的希望鼓舞着”，但现在却不乐意听说自己被按照了理想而创造。

“可是你从来没问过我的理想究竟是成功呢抑是失败。娴娴，我的理想是成功的，但是也失败了。莫干山避暑的时候，你的创造刚好成功。娴娴，你记得我们在银铃山瀑布旁边大光石头上的事么？你本来是颇有些拘束的，但那时，我们坐在瀑布旁边，你只穿了件 vest，正和你现在一样。自然这是一件小事，但很可以证明你的创造是完成了，我的理想是实现了。”

君实突然停止，握住了娴娴的臂膊，定着眼睛对她瞧。这位少妇现在脸上热烘烘了；她想起了当时的情形，她转又自怪为什么那时对于此等新奇的刺激并不感得十分的需要。如果在现今呀……

但是君实早又继续说下去了：

“我的理想是实现了，但又立即破碎了！我已经引满了幸福之杯。以前，我们的生活路上，是一片光明，以后是光明和黑暗交织着了。莫干山成了我们生活上的分水岭。从山里回来，你就渐渐改变了。娴娴，你是从那时起，一点一点的改变了。你变成了你自己，不是我所按照理想创造成的你了。我引导你所读的书，在你心里形成了和我各别的见解；我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不相信书里的真理会有两个。娴娴，你是在书本子以外——在我所引导的思想以外，又受了别的影响，可是你破坏了你自己的！也把我的理想破坏了！”

君实的脸色变了，又闭了眼；理想的破灭使他十分痛苦，如梦的往事又加重了他的悒闷。

二

君实在二十岁时，满脑子装着未来生活的憧憬。他常常自说，二十岁是他的大纪念日；父亲死在这一年，遗给他一份不算小的财产，和全部的生活的自由。虽然只有二十岁，却没有半点浪漫的气味；父亲在日的谆谆不倦的“庭训”，早把他的青春情绪剥完，成为有计划的实事求是的人。在父亲的灵床边，他就计划如何安排未来的生活；他含了哭父的眼泪，凝视未来的梦。像旅行者计划明日的行程似的，他详详细细的算定了如何实现未来的梦；他要研究各种学问，他要找一个理想的女子做生活中的伴侣，他要游历国内外考察风土人情，他要锻炼遗大投艰的气魄。他要动心忍性，他要在三十五六年富力强意志坚定的时候生一子一女，然后，过了四十岁为祖国为社会为人类服务。

这些理想，虽说是君实自己的，但也不能不感谢他父亲的启示。自从戊戌政变那年落职后，老人家就无意仕进，做了“海上寓公”；专心整理产业，管教儿子。他把满肚子救国强种的经纶都传授了儿子，也把这大担子付托了儿子。他老了，少壮时奔走衣食，不曾定下安身立命的大方针，想起来是很后悔的，所以时常教儿子先须“立身”。他也计划好了儿子将来的路，他也要照自己的理想来创造他的儿子。他只创造了一半，就放手去了。

君实之禀有父亲的创造欲的遗传，也是显然的。当他选择终身的伴侣时，

很费了些时间和精力；他本有个“理想的夫人”的图案，他将这图案去校对所有碰在他生活路上的具有候补夫人资格的女子，不知怎的，他总觉得不对——社会还没替他准备好了“理想的夫人”。蹉跎了五六年工夫，亲戚们为他焦虑，朋友们为他搜寻，但是他总不肯决定。后来他的“苛择”成了朋友间的谭助，他们见了君实时，总问他有没有选定，但答案总是摇头。一天，他的一个旧同学又和他谈起了这件事：

“君实，你选择夫人，总也有这么六七年了罢；单就我介绍给你的女子，少说也有两打以上了，难道竟没有一个中意么？”

“中意的是尽有，但合于理想的却没有一个。”

“中意不就是合于理想么？有分别么？倒要听听你的界说了。”

“自然有分别的。”君实微笑的回答，“中意，不过是也还过得去而已，和理想的，差得很远哪！如果我仅求中意，何至七年而不成。”

“那么，你所谓理想的——不妨说出来给我听听罢？”

旧同学很有兴味的问；他燃着了一支烟卷，架起了腿，等待着君实的高论。

“我所谓理想的，是指她的性情见解在各方面都和我一样。”

君实还是微笑的说。

“没有别的条件——咳，别的说明了么？”

“没有。就是这简单的一句话。”

旧同学很失望似的看着君实，想不到君实所谓“理想的”，竟是如此简单而且很像不通的。但他转了话头又问：

“性情见解相同的，似乎也不至于竟没有罢；我看来，张女士就和你很配，王女士也不至于和你说不来。为什么你都拒绝了昵？”

“在学问方面讲，张女士很不错；在性情方面讲，王女士是好的。但即使她们俩合而为一，也还不是我的理想。她们都有若干的成见——是的，成见，在学问上在事物上都有的。”

旧同学不得要领似的睁大了惊异的眼。

“我所谓成见，是指她们的偏激的头脑。是的，新女子大都有这毛病。譬如说，行动解放些也是必要的，但她们就流于轻浮放浪了；心胸原要阔大些，但她们又成为专门鹜外，不屑注意家庭中为妻为母的责任；旧传统思想自然要不得的，不幸她们大都又新到不知所云。”

“哦——这就难了；但是，也不至于竟没有罢？”

旧同学沉吟地说；他心里却想道：原来理想的，只是这么一个半新不旧的女子！

“可是你不要误会我是宁愿半新不旧的女子。”君实再加以说明，似乎他看见了旧同学的思想。“不是的。我是要全新的，但是不偏不激，不带危险性。”

“那就难了。混乱矛盾的社会，决产生不出这样的女子。”

君实同意地点着头。

“你不如娶一个外国女子罢。”旧同学像发见了新理论似的高声说，“英国女子，大都是合于你的想像的。得了，君实，你可以留意英国女子。你不是想游历欧洲么，就先到伦敦去找去。”

“这原是一条路，然而也不行。没有中国民族性做背景，没有中国五千年文化做遗传的外国女子，也不是我的理想的夫人。”

“呵！君实！你大概只好终身不娶了！或者是等到十年二十年后，那时中国社会或者会清明些，能够产生你的理想的夫人。”

旧同学慨叹似的作结论，意要收束了本问题的讨论；但君实却还收不住，他竖起大拇指霍地在空中画了个半圆形，郑重的说：

“也不然。我现在有了新计划了。我打算找一块璞玉——是的，一块璞玉，由我亲手雕琢而成器。是的，社会既然不替我准备好了理想的夫人，我就来创造一个！”

君实眼中闪着踌躇满志的光，但旧同学却微笑了；创造一个夫人？未免近于笑话罢？然而君实确是这么下了决心了。他早已盘算过：只要一个混沌未凿的女子，只要是生长在不新不旧的家庭中，即使不曾读过书，但得天资聪明，总该可以造就的，即使有些传统的性习，也该容易转化的罢。

又过了一年多，君实居然找得了想像中的璞玉了，就是娴娴，原是他的姨表妹；他的理想的第一步果然实现了。

娴娴是聪明而豪爽，像她的父亲；温和而精细，像她的母亲。她从父亲学通了中文，从母亲学会了管理家务。她有很大的学习能力；无论什么事，一上了手，立刻就学会了。她很能感受环境的影响。她实在是君实所见的一块上好的“璞玉”。在短短的两年内，她就读完了君实所指定的书，对于自然科学，历史，文学，哲学，现代思潮，都有了常识以上的了解。当她和君实游莫干山的时候，在那些避暑的“高等华人”的太太小姐队中，她是个出色的人儿：她的优雅的举止，有教育的谈吐，广阔的知识，清晰的头脑，活泼的性情，都证明她是君实的卓绝的创造品。

虽则如此，在创造的过程中，君实也煞费了苦心。

娴娴最初不喜欢政治，连报纸也不愿意看；自然因为她父亲是风流名士，以政治为浊物，所以娴娴是没有政治头脑的遗传的。君实却素来留心政治，相信人是政治的动物，以为不懂政治的女子便不是理想的完全无缺的女子。他自己读过各家的政治理论，从柏拉图以至浩布士，罗素，甚至于克鲁泡特金，马克思，列宁；然而他的政治观念是中正健全的，合法的。他要在娴娴的头脑里也创造出这么一个政治观念。他对于女子的政治运动的见解，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如果大多数女子自己来要求参政权，我就给她们。”英国的已颇激烈的“蓝袜子”的参政权运动，在君实看来是不足取的。

他抱了严父望子成名那样的热心，诱导娴娴读各家的政治理论；他要娴娴留心国际大势，用苦心去记人名地名年月日；他要娴娴每天批评国内的时事，而他加以纠正。经过了三个月的奋斗，他果然把娴娴引上了政治的路。

第二件事使君实极感困难的，是娴娴的乐天达观的性格；不用说，这是名士的父亲的遗传了。并且也是君实所不及料的。娴娴这种性格，直到结婚半年后一个明媚的四月下午，第一次被君实发见。那一天，他们夫妇俩游龙华，坐在泥路旁的一簇桃树下歇息。娴娴仰起了面孔，接受那些悠悠然飘下来的桃花瓣。那浅红的小圆片落在她的眉间，她的嘴唇旁，她的颈际，一一又从衣领的微开处直滑下去，粘在她的乳峰的上端。娴娴觉得这些花瓣的每一个轻妙的接触都像初夜时君实的抚摸，使她心灵震撼，感着甜美的奇趣，似乎大自然的春气已经电化了她身上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条神经纤维，每一枝极细极细的血管，以至于她能够感到最轻的拂触，最弱的声浪，使她记忆

蓝袜子—原指英国妇女之有学问者。后引申为自炫博学之女。

起尘封在脑角的每一件最琐屑的事。同时一种神秘的活力在她脑海里翻腾了；有无数的感想滔滔滚滚的涌上来，有一种似甜又似酸的味儿灌满了她的心；她觉得有无数的话要说，但一个字也没有。她只抓住了君实的手，紧紧地握着，似乎这便是她的无声的话语。

从路那边，来了个衣衫褴褛的醉汉，映着配红的酒脸，耳槽里横捎着一小枝桃花，他踉跄地高歌而来，他楞起了血红的眼睛，对娴娴他们瞥了一眼，然后更提高了嗓子唱着，转向路的西头去了。

“哈，哈，哈哈！”

醉汉狂笑着眼视路角的木偶似的挺立着的哨兵。似乎他说了几句什么话。然后，他的簸荡的身形没入桃林里不见了。

“哈哈，哈，哈，哈……”

远远的还传来了渐曳渐细的笑声，像扯细了的糖丝，袅袅地在空中回旋。娴娴松了口气，把遥瞩的目光从泥路的转角收回来，注在君实的脸上。她的嘴角上浮出一个神秘的忘我的笑形。

“醉汉！神游乎六台之外的醉汉！”娴娴赞颂似的说，“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别足的王骀，没有脚指头的叔山无趾，生大瘤的瓮瓮大癭，那一类的人罢！……君实，你看见他的眼光么？他的对于一切都感得满足的眼光呀！在他眼前，一切我们所崇拜的，富贵，名誉，威权，美丽，都失了光彩呢。因为他是藐视这一切的，因为他是把贫富，贵贱，智愚，贤不肖，是非，大小，都一律等量齐观的，所以他对于一切都感得那样的满足罢！爸爸常说：醉中始有‘全人’，始有‘真人’，今天我才深切的体认出来了。我们，自以为聪明美丽，真是井蛙之见，我们的精神真是可笑的贫乏而且破碎呵！”

君实惊讶地看着他的夫人，没有回答。

“记得十八岁的时候，爸爸给我讲《庄子》，我听到‘藐姑射仙子’那一段，我神往了；我想起人家称赞我的美丽聪明那些话，我惭愧得什么似的；我是个不堪的浊物罢哩。后来爸爸说，藐姑射仙子不过是庄生的比喻，大概是指‘超乎物外’的元神；可是我仍旧觉得我自己是不堪的浊物。我常常设想，我们对于一切事物的看法，应该像是站在云端里俯瞰下面的景物，一切都是平的，分不出高下来。我曾经试着要持续这个心情，有时竟觉得我确已超出了人间世，夷然忘了我的存在，也忘了人的存在。”

娴娴好眸望着天空，似乎她看见那象征的藐姑射仙子泠泠然御风而行就在天的那一头。

君实此时正也忙乱地思索着，他此时方才知悉娴娴的思想里竟隐伏着乐天达观出世主义的毒。他回想不久以前，娴娴看了西洋哲学上的一元二元的辩论，曾在书眉上写了这么几句：“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万物毕同毕异。”这不是庄子的话么？他又记得娴娴看了各派政论家对于“国家机能”的驳难时，曾经笑着对他说：“此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都是的，也都不是的。”当时以为她是说笑，现在看来，她是有庄子思想作了底子的；她是以站在云端看“蛮触之争”的心情来看世界的哲学问题政治争论的。君实认定非先扫除娴娴的达观思想不可了。

从那一天起，君实就苦心的诱导娴娴看进化论，看尼采，看唯物派各大家的理论。他鉴于从前把两方面的学说给她看所得的不好的结果，所以只把一方面给她了。虽然唯物主义应用在社会学上是君实自己所反对的，可是为的要医治娴娴的唯心的虚无主义的病，他竟不顾一切的投了唯物论的猛剂

了。

这一度改造，君实终于又奏了凯旋。

然而还有一点小节须得君实去完工。不知道为什么，娴娴虽则落落有名士气，然而羞于流露热情。当他们第一次在街上走，娴娴总在离开君实的身体有半尺光景。当在许多人前她的手被君实握着，她总是一阵面红，于是在几分钟之后便借故洒脱了君实的手。她这种旧式女子的娇羞的态度，常常为君实所笑。经过了多方的陶冶，后来娴娴胆大些了，然而君实总还嫌她的举动不甚活泼。并且在闺房之内，她常常是被动的，也使君实感到平淡无味。他是信仰遗传学的，他深恐娴娴的腼腆的性格将来会在子女身上种下了怯弱的根性，所以也用了十二分的热心在娴娴身上做功夫。自然也是有志者事竟成呵，当他们游莫干山时，娴娴已经出落得又活泼又大方，知道了如何在人前对丈夫表示细腻的呢爱了。

现在娴娴是“青出于蓝”。有时反使君实不好意思，以为未免太肉感些，以为她太需要强烈的刺激了。

三

这么着在刹那间追溯了两年来的往事，君实懒懒地倚在床栏上，闷闷的赶不去那两句可悲的话：“你破坏了你自已，也把我的理想破坏了！”二十岁时的美妙的憧憬，现在是隔了浓雾似的愈看愈模糊了。娴娴却先已起身，像小雀儿似的在满房间跳来跳去、嘴里哼着一些什么歌曲。

太阳光已经退到沙发榻的靠背上。和风送来了远远的市嚣声，说明此时至少有九点钟了。两杯牛奶静静的候在方桌上，幽幽然喷出微笑似的热气。衣橱门的大镜子，精神饱满地照出女主人的活泼的倩影。梳妆台的三连镜却似乎有妒意，它以为照映女主人的雪肤应该是属于它的职权范围的。

房内的一切什物，侵浴在五月的晨气中，都是活力弥满的一排一排的肃静地站着，等候主人的命令。它们似乎也暗暗纳罕着今天男主人的例外的晏起。

床发出低低的叹声，抱怨它的服务时间已经太长久。

然而坠入了幻灭的君实却依旧惘惘然望着帐顶，毫无起身的表示。

“君实，你很倦罢？你想什么？”

娴娴很温柔的问；此时她已经坐在靠左的一只沙发椅里拉一只长统丝袜到她腿上；羊毛的贴身長背心的下端微微张开，荡漾出肉的热香。

君实苦笑着摇头，没有回答。

“你还在咀嚼我刚才说的话么？是不是我的一句‘是你自己的手破坏了你的理想’使你不高兴么？是不是我的一句‘你召来了魔鬼，但是不能降服他’，使你伤心么？我只随便说了这两句话，想不到更使你烦闷了。喂，傻孩子，不用胡思乱想了！你原来是成功的。我并没走到你的反方向。我现在走的方向，不就是你所引导的么？也许我确是比你走先了一步了，但我们还是同一方向。”

没有回答。

“我是驯顺的依着你的指示做的。我的思想行动，全受了你的影响。然而你说我又受了别的影响。我自然知道你是指着李小姐。但是，君实，你何必把一切成绩都推在别人身上；你应该骄傲你自己的引导是不错的呀！你剥

落了我的乐天达观思想，你引起了我的政治热，我成了现在的我了，但是你倒自己又看出不对来了。哈，君实，傻孩子，你真真的玩了黄道士召鬼的把戏了。黄道士烧符念咒的时候，惟恐鬼不来，等到鬼当真来了，他又怕得什么似的，心里抱怨那鬼太狞恶，不是他的理想的鬼了。”

嫫嫫噗嗤地笑了；虽然看见君实皱起了眉头，已经像是很生气，但她只顾格格地笑着。她把第二只丝袜的长统也拉上了大腿，随即走到床前，捧住了君实的面孔，很妩媚的说：

“那些话都不要再提了。谁知道明天又会变出什么来呀！君实，明天——不，我应该说下一点钟，下一分钟，下一刹那，也许你变了思想，也许我变了思想，也许你和我都变了，也许我们更离远些，但也许我们倒又接近了。谁知道呢！昨天是那么一会事，今天是另一会事，明天又是一会事，后天怎样？自己还不曾梦到；这就是现在光荣的流行病了。只有，君实，你，还抱住了二十岁时的理想，以为推之四海而皆准，俟之百世而不惑；君实，你简直的有些傻气了。好了，再不要呆头呆脑的痴想罢。过去的，让它过去，永远不要回顾；未来的，等来了时再说，不要空想；我们只抓住了现在，用我们现在的理解，做我们所应该做。君实，好孩子，嫫嫫和你亲热，和你玩玩罢！”

用了紧急处置的手腕，嫫嫫又压在君实的身上了。她的绵软而健壮的肉体在他身上揉研，笑声从她的喉间汨汨地泛出来，散在满房，似乎南窗前书桌角的那一叠正襟危坐的书籍也忍不住有些心跳了。

君实却觉得那笑声里含着勉强——含着隐痛，是嗥，是叹，是咒诅。可不是么？一对泪珠忽然从嫫嫫的美目里迸出来，落在君实的鼻囟边，又顺势淌下，钻进他的口吻。君实像触电似的全身一震，紧紧的抱住了嫫嫫的腰肢，把嘴巴埋在刚刚侧过去的嫫嫫的颈脖里了。他感得了又甜又酸又辣的奇味，又爱又恨又怜惜的混合的心情，那只有严父看见败子回头来投到他脚下时的心情，有些相像。

然而这个情绪只现了一刹那，随即另一感想抓住了君实的心：

——这便是女子的所以为神秘么？这便是女子的灵魂所以毕竟成其力脆弱的么？这便是女子之所以成其力 sentimental-ist 么？这便是女子的所以不能发展中正健全的思想而往往流于过或不及么？这便是近代思想给与的所谓兴奋紧张和彷徨苦闷么？这便是现代人的迷乱和矛盾么？这便是动的热的刺激的现代人生下面所隐伏的疲倦，惊悸，和沉闷么？

于是君实更加确信自己的思想是健全正确，而嫫嫫毁坏了她自己了！为了爱护自己的理想，为了爱嫫嫫，他必须继续奋斗，在嫫嫫心灵中奋斗，和那些危险思想，那些徒然给社会以骚动给个人以苦闷的思想争最后之胜利。希望的火花，突又在幻灭的冷灰里爆出来。君实又觉得勇气百倍，如同十年前站在父亲灵床前的时候了。

他本能的斜过眼去看嫫嫫的脸，嫫嫫也正在偷偷的看他。

“嘻，嘻……嘻！”

嫫嫫又软声的笑起来了。她的颊上泛出淡淡的红晕，她的半闭的眼皮边的淡而细，媚而含嗔的笑纹，就如摄魂的符篆，她的肉感的热力简直要使君实软化。呵，迷人的怪东西！近代主义的象征！即使是君实，也不免摇摇的

有些把握不定了。可是理性逼迫他离开这个娇冶的诱惑，经验又告诉他这是娴娴躲避他的唠叨的惯技。要这样容易的就蒙过了他是不可能的。他在那喷红的嫩颊上印了个吻，就镇定地说：

“娴娴，你的话，正像你的思想和行动：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我们鼓励小孩子活泼，但并不希望他们爬到大人的头发梢。小孩子玩着一件事，非到哭散场不休；他们是没有寸量的，不知道什么叫做适可而止。娴娴，可是你的性格近来愈加小孩子化了。我导引你留心政治，但并不以为当即可以钻进实际政治——而况又是不健全不合法的政治运动。比如现在大家都说‘全民政治’，但何尝当真想把政治立即全民化呢，无非使大家先知道有这么一句话而已。听的人如果认真就要起来，那便是胡闹了。娴娴，可是你近来就有点近于那样的胡闹。你不知道你是多么的幼稚，你不知道你已经身临险地了。今天早上我就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关于你的梦……”

君实不得不停止了；娴娴的忍俊不住的连续的小声的笑，使他说不下去，他疑问地又有几分不快地，看着娴娴的眼睛。

“你讲下去哪。”

娴娴忍住了笑说：但从她的乳房的细微的颤动，可以知道她还在无声的笑着。

“我先要晓得你为什么笑？”

“没有什么哟！关于小孩子的——既然你认真要听，说说也不妨。我听了你的话，就连想到满足小孩子的欲望的方法了。对八岁大的孩子说‘好孩子，等你到了十岁，一定买那东西来给你。’可是对十岁大的孩子又说是须得到十一岁了。永久是预约，永久是明年，直到孩子大了，不再要了，也就没有事了。君实，——对不对？”

君实不很愿意似的点了点头。他仿佛觉得夫人的话里有刺。

“你的梦一定是很好听的，但一定也是很长的，和你的生活一般长。留着罢，今晚上细细讲罢。你看，钟上已经是九点二十分。我还没洗脸呢。十点钟又有事。”

不等君实开口，像一阵风似的，这位活泼的少妇从君实的拥抱中滑了出来；她的长背心也倒卷上去了，露出神秘的肉红色，恰和霍地坐起来的君实打了个照面。娴娴来不及扯平衣服，就同影子一般引了开去。君实看见她跑进了梳妆台侧的小门，砰的一声，将门碰上。

君实嗒然走到娴娴的书桌前坐下，随手翻弄那些纵横斜乱的杂志。娴娴的兀突的举动，使他十分难受。他猜不透娴娴究竟存了什么心。说她是顾一切的要实行她目前的主张罢，似乎不很像，她还不能摆脱旧习惯，她究竟还是奢侈娇贵的少奶奶；说她是心安理得的乐于她的所谓活动罢，也似乎不像，她在动定后的刹那间时常流露了中心的彷徨和焦灼，例如刚才她虽则很洒脱的说：“过去的，让它过去罢；未来的，不要空想；我们只抓往了现在，用我们现在的理解，做我们所应该做。”然而她狂笑时有隐痛，并且无端的滴了眼泪了。他更猜不透娴娴对于他的态度。说她是有些异样罢，她仍旧和他很亲热很温婉；说她是没有异样罢，她至少是已经不愿意君实去过问她的事，并且不耐烦听君实的批评了。甚至于刚才不愿意听君实讲关于她的梦。

——呵，神秘的女子的心！君实不自觉地又这么想。

神秘？他想来是不错的，女子是神秘的、而娴娴尤甚：她的构成，本来是复杂的。他于是细细分析现在的娴娴，再考察娴娴被创造的过程。

久被尘封的记忆，一件一件浮现出来；散乱的不连续的观念，一点一点凝结起来；他终于不得不承认，他的所谓创造，只是破坏。并且他所用以破坏的手段却就在娴娴的脑子里生了根。他破坏了娴娴的乐天达观思想，可是唯物主义代替着进去了；他破坏了娴娴的厌恶政治的名士气味，可是偏激的政治思想又立即盘踞着不肯出来；他破坏了娴娴的娇羞娴静的习惯，可是肉感的，要求强烈刺激的习惯又同时养成了。至于他自己的思想却似乎始终不曾和娴娴的脑筋发生过关系。娴娴的确善于感受外来的影响，但是他自己的思想对于娴娴却是一丝一毫的影响都没有。往常他自以为创造成功，原来只骗了自己！他自始就失败了，何曾有过成功的一瞬。他还以为莫干山避暑时代是创造娴娴的成功期，咳，简直是梦话而已！几年来他的劳力都是白费的！

他又想起刚才娴娴说的“你自己的手破坏了自己的理想”那句话来了。他不得不承认这句话是对的。他觉得实在错怪了李小姐。

他恨自己为什么那样糊涂！他，自以为有计划去实现他的憧憬的，而今却发现出来他实在是计划去破坏自己的憧憬；他煞费苦心自以为按照了自己的理想而创造的，而今却发现出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迷乱矛盾的社会，断乎产生不出那样的人。

旧同学的这句话闪上他的心头了。他恨这社会！就是这迷乱矛盾的社会破坏了他的理想的！可不是么？在迷乱矛盾的空气中，什么事都做不好的。他真真的绝望了！

霍浪霍浪的水声从梳妆台侧的小门后传出来，说明那漂亮聪明的少妇正在那里洗浴了。

君实下意识地转过脸去望着那个小门，水声暂时打断了他的思绪。忽然衣橱门的大镜子里探出一个人头来。君实急转眼看房门时，见那门推开了一条缝，王妈的头正退出一半：她看见房里只有君实不衫不履呆呆地坐着，心下明白现在还不是她进来的时候。

突然一个新理想撞上君实的心了。

为什么他要绝望呢？虽说是迷乱矛盾的社会产生不出中正健全思想的人、但是他自己，岂不是也住在这社会么？他为什么竟产生了呢？可知社会对于个人的势力，不是绝对的。

为什么他要丧失自信心呢！虽说是两年来他的苦心是白费，但反过来看，岂不是因为他一向只在娴娴身上做破坏工作，却忽略了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她，所以娴娴成其为现在的娴娴么？只要他从此以后专力于介绍自己所认为健全的思想，难道不能第二次改变娴娴，把她赢回来么？一定的！从前为要扫除娴娴的乐天达观名士气派的积滞，所以冒险用了破坏性极强的大黄巴豆，弄成了娴娴现在的昏瞽邪乱的神气，目下正好用温和健全的思想来扶养她的元气。希望呀！人生是到处充满着希望的哪！只要能够认明已往的过误，“希望”是不骗人的！

现在君实的乐观，是最近半个月来少有的了；而且这乐观的心绪，也使他能够平心静气地检查自己近来对于娴娴的态度，他觉得自己的冷讽办法很不对，徒然增加娴娴的反感；他又觉得自己近来似乎有激而然的过于保守的思想也不大好，徒然使娴娴认为丈夫是当真一天一天退步，他又觉得一向因为负气，故意拒绝参加娴娴所去的地方，也是错误的，他应该和她同去，然后冷静公正地下批评；促起娴娴的反省。

愈想愈觉得有把握似的，君实不时望着浴室的小门；新计划已经审慎周

详，只待嫫嫫出来，立即可以开始实验了。他像考生等候题纸似的，很焦灼，但又很鼓舞。

房门又轻轻的被推开了。王妈慢慢的探进头来，乌溜溜的眼睛在房里打了个圈子。然后，她轻轻地走进来，抱了沙发榻上的一团女衣，又轻轻的去掉了。

君实还在继续他的有味的沉思。嫫嫫刚才说过的话，也被他唤起来从新估定价值了。当时被忽略的两句，现在跳出来要求注意：

——我现在走的方向，不就是你所引导的么？也许是我先走了一步，但我们还是同一方向。

君实推敲那句“走先了一步”。他以为从这一句看来，似乎嫫嫫自己倒承认确是受过他的影响，跟着他走，仅仅是现在轶出他的范围罢了。他猛然又记起谁——大概是李小姐罢——也说过同样意义的话，仿佛说他本是嫫嫫的引导，但现在他觉得乏了，在半路上停息下来，而被引导的嫫嫫便自己上前了。当真是这般的么？自信很深的君实不肯承认。他绝对自信他不是中道而废的软背脊的人儿。他想：如果自己的思想而确可以算作执中之道呢，那也无非因为他曾经到过道的极端，看着觉得有点不对，所以又回来了；然而无论如何，嫫嫫的受过他的影响，却又像是可信了，她自己和她的密友都承认了。可是他方才的推论，反倒以为全然没有呢，反倒以为从前是用了别人的虎狼之药来破坏了固有的嫫嫫，而现在须得他从头做起了。

他实实在在迷住了：他觉得自己的推论很对，但也没有理由推翻嫫嫫的自白。虽则刚才的乐观心绪尚在支撑他，但不免有点彷徨了。他自己策励自己说：“这个谜，总得先揭破；不然，以后的工作，无从下手。”然而他的苦思已久的发胀的头脑已不能给他一些新的烟土披里纯了。

房门又开了。王妈第二次进来，怪模怪样的在房里张望了一会；后来走到梳妆台边，抽开一个小抽屉。拿了嫫嫫的一双黄皮鞋出去了。

君实下意识的看着王妈进来，又看着她出去；他的眼光定定地落在房门上半晌，然后又收回来。在嫫嫫的书桌上徘徊。终于那象牙小兔子邀住了君实的眼光。他随手拿起那兔子来，发见了“丈夫”二字被刀刮过的秘密了。但是他倒也不以为奇。他记得嫫嫫发过议论，以为“丈夫”二字太富于传统思想的臭味，提到“丈夫”，总不免令人联想到“夫者天也”等等话头，所以应该改称“爱人”——却不料这里的两个字也在避讳之列！他不禁微笑了，以为嫫嫫太稚气。于是他想起嫫嫫为什么还不出来。他觉得已经过了不少时候，并且似乎好久不听得霍浪霍浪的水声了。他注意听，果然没有；异常寂静。竟像是嫫嫫已经睡着在浴室里了。

君实走到梳妆台旁的时候，愈加确定嫫嫫准是睡着在浴盆里了。他刚要旋转那小门的瓷柄，门忽然自己开了。一个人捧了一大堆毛巾浴衣走出来。

不是嫫嫫，却是王妈！

“是你……呀！”

君实惊呼了出来。但他立即明白了：浴室通到外房的门也开得直荡荡，嫫嫫从这里下楼去了。她，夫人——就是爱人也罢，却像暴徒逃避了侦探的尾随一般，竟通过浴室躲开了！他这才明白王妈两次进来取嫫嫫的衣服和皮鞋的背景了。他觉得嫫嫫太会和他开玩笑！

“少奶奶早已洗好了。叫我收拾浴盆。”

王妈看着君实的不快意的面孔，加以说明。

君实只觉得耳朵里的血管轰轰地跳。王妈的话，他是听而不闻。他想起早晨不祥之梦里的情形。他嗅得了恶运的气味。他的泛泡沫的情热，突然冷了；他的尊严的自许，受伤了；而他的跳得更快的心，在敲着警钟。

“少奶奶在楼下么！”

便是王妈也听得出这问句的不自然的音调了。

“出去了。她叫我对少爷说：她先走了一步了，请少爷赶上去罢。——少奶奶还说，倘使少爷不赶上去，她也不等候了。”

“哦——”

这是一分多钟后，君实喉间发出来的滞涩的声浪。小小的象牙兔子又闯入他的意识界，一点一点放大了，直到成为人形；傲慢地斜起了红眼睛对他瞧。他恍惚以为就是嫫嫫。终于连红眼睛也没有了，只有白肚皮上“丈夫”的刀刮痕更清晰地在他面前摇晃。

1928年2月23日。

诗与散文

—

青年丙再向桌上的鲜花瞬了一眼，嘴边浮出个满意的微笑。继续在房中踱着。他的眼光注在自己的脚尖，跟住那黄皮靴的狭长的亮头忽起忽落。他仿佛看见靴尖的每一翘送，便飘起了一朵彩霞，一朵粉红色的鲜花，正是表妹送来的现在搁在书桌上的那样的鲜花。

他忍不住又醉醺醺地微笑了，因为他看见脚尖上飘浮出来的花朵现在也幻出迷人的笑靥来；他立刻辨认得这可爱的笑靥就是占据了他的全心灵的表妹的容貌。占据了他的全心灵？“全”——心灵么？青年丙此时是毫无愧作地自信着。当两星期前初次遇见表妹的时候，他便在心里对自己说：“到底来了，一个抓得住我的心灵的女子！”那时，他像烦渴到眼中冒火星的人骤然畅饮了清泉，像溺水的人抓得了一块木板。“灵魂洗了个澡！”他用这句话来形容自己心境上的甜美清快。而冰雪聪明的表妹也似乎早已窥见他的隐衷；所以今天送来鲜花的时候，她那微风振幽篁似的可爱的声音对他说：

“丙哥，你喜欢这些白玫瑰么？希望你只看见洁白芬芳的花朵，莫想起花柄上的尖利的刺罢！人生的路上，有洁白芬芳的花，也有尖利的刺，但是自爱爱人的人儿会忘记了有刺只想着有花！”

那时他的眼睛也湿了，他的心里膨胀着铭感，他的喉头被快乐挤满，竟说不出一句话。如果不是这样端丽温柔的表妹，他一定要直前拥抱了，用无数的亲吻来代替回答；然而在天女样的表妹跟前，他只能噙着眼泪遥送感谢的热忱。他时时觉得在表妹前他便变成了高尚圣洁些，似乎他的隐秘的罪愆也减轻了压迫了。

这刹那的闪电似的回忆，使他止步在书桌前；他惘然低下头去在那束白玫瑰上轻轻地印了一个吻，然后转身对一面大衣镜看着。

在镜子里对他展笑的，是一个修短合度，丰韵潇洒的少年；一对不大不小的眼睛，凝睇时荡漾出幽波，瞬动时燃炽着情热；玲珑的口辅，便是不语的时候也像有温柔絮语在低低倾诉。

青年丙忍不住独自笑出声来。像他这样的俊伟的人物该算是不辱没了表妹罢？并且亦惟有像他这样的人物才能懂得什么是女性的精神美罢？他自己真难自信曾有一时竟会颠倒于一个徒有肉体的女子！他想来那该是一个梦。清醒的他是决不会那样庸劣卑污的罢！

突然他看见镜子里的他的身后探出个人头来了。黑而多的头发，长的眉毛和长的眼睛，眉目之间的红晕，半开的笑口，都像电流似的通过他全身，使他震了一下。他本能地退后一步，同时心里说：“自然只是幻觉而已。难道会是真的她又来了么？”然而镜子里的人头亦引前一步，半嗔半怨的目光从镜子里射定了他。这宛如一道烈火，烧毁了他的空想的网，又引燃了他的愤怒。他霍地转过身来，便和一位身材苗条的妇人面对面了；他皱了眉，睁大了眼睛，似乎是气得说不出话来。

二

“我知道你的心已经变了，我知道你十分讨厌我——十分，正好像你从

前的十分爱我；可是我不肯放松你。你们那些新名词，我全不懂；我没有学问，没有思想，没有你们那些新的思想，我是被你们所谓绅士教育弄坏了的人；可是我知道有我自己。如果我不乐意，从前你休想近我的身体；如果我还是乐意你，现在你也休想一脚踢开我，我不能让你睡在别个女人的怀里！”

这是从玫瑰一般可爱的嘴唇里吐出来的尖针似的话语。青年丙禁不住心头发抖。他的挑衅的眼光现在萎缩了，偷偷地从长眉毛间滑下去，经过了虽嗔犹媚的小口，弯弯的下颏，半袒露的白缎子似的胸颈，终于停留在薄纱衫下轻轻地跳动的一对小阜的尖顶。于是有别一滋味的颤抖蓦地兜上了心头。

“哎，何必多说这些废话呢？”

青年丙希求和解似的说，同时在心里打了个寒噤。他自恨这一次又被抓住了。他无论如何挣不脱身。他近来才意识到自己的脆弱：即使是已经彻骨地恨着眼前这个迷人的女子，却没有能力抵御他的魅惑。在背后时，他几次决意要丢开她，甚至不惜演悲剧；但是一见了面，他就只剩得“但愿她莫再来惹我”的苟安而惶恐的心情了。再经过几分钟，他又将无助地倒在她脚下，像一个可怜的俘虏。他现在唯一的遁路是不看见她。又有个渺茫的希望则是想从表妹那里得些力量；“该是表妹的圣洁的灵魂来将我拔出这可怖的烦恼罢？”他常常这么想。

“废话，我想来我应该多使用我的舌头才好呢。可是不许你多说话！我不是空话喂得饱的。我要实实在在的事儿！就是你第一次要求我的时候所说的实实在在的事儿。”

这尖媚的声浪打断了青年丙的怅惘的思索。女子一面说，一面微微笑着，用左手揽住了青年丙的肩胛，随即伸过猩红的小口去，在他颊上啄了几下。

大衣镜映出这一对偎倚着的人儿的面容是：男子脸上有“没奈何”的神气，女子嘴角浮着胜利的微笑。

“怎么你总是这几句话？”丙软弱地企图抗议了。“桂，这些话从你的嘴里说出来，多少总有点不相宜罢？”他慢慢地抚弄桂的头发，接下去说，“你怨我变了心，你怨我没有从前那样的待你亲热，你甚至说我已经十分讨厌你；桂，你这些猜测究竟对不对、我不愿意多分辩，但是桂，你也得自己知道你近来确已变了，大大的变了。你是一天一天的肉感化，一天一天的现实化，一天一天的粗浅化，哎，桂，你是太快地进了平凡丑恶的散文时代了。”

回答是长声的荡人心魂的冶笑。

“男女间的关系应该是‘诗样’的——‘诗意’的；永久是空灵，神秘，合乎旋律，无伤风雅。这种细腻缠绵，诗样的感情，本来是女性的特有品。可是桂，不知你怎地丧失了这些美点了；你说你要‘实实在在的事儿’，你这句话，把你自己装扮成十足的现实，丑恶，散文一样；——用正面字眼来说，就是淫荡……”

丙的议论不得不中途停止了。小小的清脆的“拍”的一声，报告桂的肥手掌正落在丙的嘴巴上，而且乘势握着那两片红唇，不让它们再鼓动了。丙似乎突然一惊，但随即坦然自若地把眼光斜到右边，看一下书桌上的玫瑰花；他心里盼望有一场恶闹——一场可使他们俩不能再晤见，不好意思再晤见的恶闹，同时却亦未始不感得温软的胸脯的熨贴又是难以割舍，徘徊在这矛盾的情绪间，他不敢正视桂，只偷偷地向大衣镜瞥了一眼。然而大衣镜中映出来桂的面容，并没生气；她反而得意地笑着，更紧紧地抱住了丙。她很妩媚

然而又威严地说：

“不许你再开口了！为的你太会说谎。”

“什么谎？可是你也不能不承认你近来自己的变相！”

“你说的什么变相，我不承认。我只知道心里要什么，口里就说什么。你呢，嘴里歌颂什么诗样的男女关系，什么空灵，什么神秘，什么精神的，然而实际上你见了肉就醉，你颠狂于肉体，你喘息垂涎，像一条狗！我还记得，就同昨天的事一样，你曾经怎样崇拜我的乳房，大腿，我的肚皮！你的斯文，清高，优秀，都是你的假面具；你没有胆量显露你的本来面目，你还想教训我，你真不怕羞！”

又意外地笑了几声，桂突然将丙推在近旁的沙发上，自己就跨坐在他膝头。她的眉梢泛起了两片红晕，她的眼睛有些潮湿。这在平时往往会引起丙的兴奋，但现在则桂的一番话似乎很伤了他的自尊心，所以他身受着这样肉感的女性的爱抚，并不觉得愉快，反像是被侮辱了似的。他很想发作一下，然而没有足够的勇气；他只好委屈地忍受。

这种神情，自然躲不过桂的锐眼；她胜利地笑了起来，又轻声说：

“你们男子，把娇羞，幽娴，柔媚，诸如此类一派的话，奉承了女子，说这是妇人的美德，然而实在这是你们用的香饵；我们女子，天生的弱点是喜欢恭维，不知不觉吞了你们的香饵，便甘心受你们的宰割。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们也教导我们要知道娇羞，幽娴，柔媚，我崇拜这三座偶像，少说也有十年，直到两个月前才被你打破了！你……”

“我？我打破了你的？”

青年丙急口插进来分辩。他真心确信并没做过这样的事。桂俯下头去在丙的嘴唇上轻轻地咬了一口，同时长眉毛一挺，格格地艳笑着说：

“还不是你么？如果我那时不打破那三座偶像，我，一个体面人家的寡媳，怎么会倒在你——一个寄住在家里的少年的怀抱呀？你，聪明的人儿，引诱我的时候，惟恐我不淫荡，惟恐我怕羞，惟恐我有一些你们男子所称为妇人的美德；但是你，既然厌倦了我的时候，你又惟恐我不怕羞，不幽娴柔媚，惟恐我缠住了你不放手，你，刚才竟说我是淫荡了！不差，淫荡，我也承认，我也毫没羞怯；这都是你教给我的！你教我知道青春快乐的权利是神圣的，我已经遵从了你的教训；这已成为我的新偶像。在这新偶像还没破坏以前，我一定缠住了你、我永不放手！”

更没有回答了。和她的宣言一致，桂现在是取了更热烈的旋风似的动作，使青年丙完全软化，完全屈伏。

黑暗渐渐从房子的四角爬出来，大衣镜却还明晃晃地蹲着，照出桂的酡红的双颊耀着胜利之光，也照出丙的力疾喘气的微现苍白的嘴角。

三

电灯亮时，青年丙颓然躺在床上，光着眼看帐顶。苗条身材的女子已经去了，然而书桌角上，和玫瑰花并排地，还留有一方代绿色的印花手帕，很骄蹇地躺在那里，似乎就是女主人的代表，又像是监视青年丙的坐探。

多色的轻烟和飘浮无定的金星，尚挂在青年丙眼前，像东洋式的烟火。他觉得身下的床架还是在渐渐地渐渐地向上浮；他又觉得软瘫无力的四肢还是沉浸在一种所谓晕眩的奇趣里。同时也有个半自觉的意念在他的甜醉的脑

膜上掠过：比从前何如？近来他每次和桂有了沾染时，总忍不住要发生这个感想——妥当些说，是追问。他在晕眩的奇趣中也常常半意识地这样自问。然而每次都使他出惊的，是永不曾有过否定的消极的答案。他委实找不出理由来说今不如故；他不能不承认每次的经验都和第一度同样地甜美，同样地使他酥软，使他沉醉。所不同者，第一度时还有些新鲜的惊喜的探险的意味，因而增加了说不明白的神秘的美感。这在第二度时已经褪落至于几乎没有，现在则自然完全消失了。每次追想到这一点，他总不免有些惆怅；他称这第一度为“灵之颤动”，称以后的为“肉的享宴”。

“再给我一次灵之颤动罢，——如果能够再有那样一次，够多么好！”

这样的话，青年丙也曾对桂说过。现在他已经企图要在表妹处觅取所谓“灵之颤动”了，但是间或想起了桂不无歉然的时候，他仍旧自以为假使桂能够给他“灵之颤动”像第一度那样，或者他未必“多此一举”，再舍近而求远罢。

青年丙的眼光落在书桌角的玫瑰花上；一阵惶恐的情绪蓦地兜上心来了。玫瑰的蓓蕾好像就是表妹的笑靥；而花柄上的刺，也仿佛就是表妹笑中的讥讪。他赶快转过脸去，暗暗噤了口气。“我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么？”他忍不住自问。他的在此等时的第一念大都是属于桂，他觉得既然已经全心灵爱着表妹，就不应该再和桂有往来；仍旧接受桂，便是欺骗了桂。“以前的事，自可不论；但现在还和她沾染，至少是太欺负了她罢？”青年丙十分真诚地忏悔。此时他不但没有憎恨桂的意思，反倒可怜她了；他痛骂自己是堕落到极顶的懦夫，他承认自己的态度是两面欺骗。

他自暴自弃似的翻过身去，把脸孔对着墙壁。他的心头像压着一块铅，他的眼眶有些红了。他痛苦地承认，像他这样的人，果然不配爱表妹，也不配被桂所爱。他认识了自己是如何的脆弱，没有向善的决心，也没有作恶的勇气。他直觉到自己将来的不可避免的失败；他恍惚看见表妹冷冷地掉头自去，他又看见桂怒容戟指向着他。

青年丙瞿然一跳，两眼睁得大大地，什么幻象都没有了。他慢慢地用手背来拭去了额上的几滴冷汗，较为镇静地反省着。暂时怔了半晌，空荡荡地毫无感念，然后他拾起了愁思的端绪。他从桂的“怒容戟指”想到了桂近来的情意以及他自己对于桂的态度。他在心里分辨说：“从前爱她，现在不爱她，这在道德上成问题么？说是现在既不爱她，就不应该再和她有沾染么？不错！然而她自己要来苦苦地缠住我，又有什么办法？说我拥抱她的时候却在想念别人，便是欺骗的行为么？但是她却赖有此欺骗而感到快乐呢！如果能使人幸福，便是欺骗也该不算坏事罢？而况不是我居心要欺骗她。这是她迫得我不能不欺骗呀！”于是青年丙觉得眼前一亮，心头也轻松了许多。他翻过身去，突然那艳丽照眼的玫瑰花束又引起了他的不安；一大串问题像乱箭似的攒在他心头了：“可是这岂非成了欺骗表妹么？这该不会使表妹也感到快乐罢？欺骗在桂那方面，即使不算是坏事，但在表妹这方面，至少不能算是好事罢？”于是他觉得已经损害了表妹的什么权利；似乎他从表妹那里偷了什么东西转给了桂了。

他反复自问，又自己作答；他刚以为自己的一切行动并没损害了谁，但转念一想又觉得这实在是主观的自解嘲，别人家决不会如此存想的。再过一会儿，他又勇敢地确信自己的不错，并且以为别人家的如何看法是大可不管了。他迷惘地机械地想着，尽绕着一正一反的圈子；直到后来不再能思索，

只有“正”“反”两个观念在脑膜上霍霍地闪烁。

忽然弹指声轻轻地从门上来了；轻轻地，然而像地震似的撼动人心。青年丙赶快跳起来开了门。门外是一片黑暗。对照着房里的光亮，使这门口宛如个无底的深洞。颀长的一个白的人形，直立在黑洞中央，凝然不动。青年丙内惊愕了几秒钟，便悄悄地上前一步，牵引那白的人形从黑洞口到光线下。他的全身细胞都在快活地发跳，然而他的舌头蜷伏着不敢摇动；他疑惑只是一个快意的好梦。

默然相对了半晌，还是他先挣扎出一句话：

“桂奶奶！听候您的吩咐！”

回答是幽然的一声低叹；可是长眉毛梢也淡淡地引起了红晕了。

这都像电流那样快，那样有力，通过了青年丙的全躯壳，从脑海以至最渺小的脑神经纤维，都在发胀，都在戛戛地跳跃。他伸出左手去轻轻地围绕了她的腰：他畏怯地企图要使那软绵绵高突的只有一层轻纱罩护着的胸脯贴到他自己的心头；他的被醉意熏朦胧了的眼睛看见无数小金星从她的眉目间，鼻孔里，口辅边，乃至颈际发梢，泡沫似的浮出来，飞满了全房子。他又看见同样的泡沫在他自己身上进射出来，也耀着金光。然后他又听得袅袅的管弦和铿锵的金鼓在不知什么地方响出来，也充满了全房子。

“生命的舞蹈呀！灵魂的舞蹈呀！”

在陶醉中，他这样想。然而他也没有忘却问一句要紧话：

“白天我已经失望了！你是那样的峻拒？”

“你怨不怨？”

“但现在感多于怨了。”

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表示他的感激，他的愉快，他的兴奋：他发狂似的汲取感官的快乐。然后，在旋风样的官能刺激的顶点，他忽然像跌入了无底的深坑……

他惊跳着醒过来，第一眼便看见并排地蹲在书桌角的绿手帕和玫瑰花。他呆呆地望了半晌，然后低声嘘一口气。他想：“便是好梦，也去得太匆匆！不可再得的灵之颤动只能在梦中再现了；然而梦亦去的太匆匆呀！”

梦中的诗样的情趣，金色的泡沫，全都消散了，只有灰暗沉重的现实，压在他心灵。

四

玫瑰花束已经萎了，绿手帕依旧并排地蹲在旁边。再过去是一封已经撕开了口的信，很局促沮丧地斜躺在左侧，似乎不曾受到任何样的欢迎。

房里没有人。太阳从西窗里进来，独自在花褥单上跳舞。

忽然房门轻轻地开了。青年丙昂起了头进来，颇有些自得的神气。他刚从一个朋友那边来，带的半天欢喜在心里。朋友是旧同学，现在正当“裘马轻肥”，对青年丙说了许多“借重”的话。论到用世的才调，青年丙是当仁不让的；现在他向大衣镜立正，对镜中人微微颌首一笑，便宛然是纵横捭阖，手挥目送的风云儿的姿势。他看着镜中人的挺得直直的胸膛，便想到朋友身上的斜皮带。他扭转身子向左向右顾盼了一会儿，他忍不住那踌躇满志的微笑浮上眉梢。

然而他的眉头倏地皱紧了。他看见那影子似的苗条女子的面容又出现在

镜子里了。她，她又跟着钉着来了！青年丙盛气转过身去，斜眼腔了一下，摹仿他的朋友看勤务兵时的神气。

“爱，何必生气呢？也犯不着生气呀！”

意外地俏媚温柔的口吻使他脸上的皮不得不放松了一些。虽然此时他有老朋友的一番“借重长才”的话头在心窝支撑，因而也就出奇地镇定些，但是惯了的惟恐又被抓住的畏怯，又已经像薄雾似的展布开来了。

“我是来请罪的。我今天想明白了。丙少爷，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呢！”

接着是极妩媚地一笑。青年丙茫无头绪地看着她。

“昨天我说了些什么话呢？我真是发疯罢？那些话，都不是我应该说的。现在我明白过来了。我是个‘未亡人’，没有什么活人的快乐幸福可说的；可是，丙少爷，你给了我一个月光景的快乐。这大概已经是太多了。再不知足，再要钉住你，就是太不自量了罢？今天我是明白过来了。”

现在青年丙的脸纹完全展平了。一丝的惭愧，从他心深处摇曳而上，渐渐到了脑膜，可是未及在两颊上表白出来，就被老朋友的“借重”格住了，并且慢慢地被压了下去。

“哦，哦；那个——”

他只能含糊地回答；看着桂的发粉光的圆脸和乌溜溜的俏眼睛，便觉得更其迷惘，难置答词。同时，那种意外遇赦的惊喜交并的情绪，确也压住了他的舌头。

“所以今天我是来请罪。今天是最后一次到这房里。今天，再让我最后一次叫你丙；以后是——仍然是丙少爷了。我也希望最后一次听你叫我桂。”

声音是简直有点迷人了。过去的最珍贵的时间，突又复活在青年丙心上了。他又看见金色的泡沫从桂身上翻腾着飞出来，他又觉得自己全身的细胞都在跳动了。他蓦地绕住了桂的细腰，把嘴凑上她的。

“不，不；不能再这样了。已经太多了！”

桂扭转头去说，同时拨开了腰间的丙的手臂。

“这也是最后一次都不行么？”

青年丙颤着声问，依旧把手缠到那熟习的腰间去。他心里的感想很复杂，但没有一个浮现到他意识上，所以他只是单纯的跟着血的冲动。

“自然不行！”

“一次也不能再多么？”

“已经嫌太多时，便是半次也不行！况且，你如果想着了桌子上的玫瑰花是什么人的，那就知道半次的半次也不能再有了。你看，玫瑰花已经焦了；你不应该让它们枯死的呀！”

很敏捷地脱离了丙的扭缠，桂斜倚在门楣，把右手托住了下颏。她的胸脯微微波动，她的眼睛有些红，她的小嘴唇却变了白。这一切，青年丙都没注意到。他的眼光正跟着桂的话声转到书桌角，于是那个怪可怜相地躺着的信封映进了他的眼帘。他立刻认出这是表妹的信！他攥了过来时，看见封口已破、便不自觉地举眼望着桂一瞧。

“丙少爷，再会了。”

桂异样的笑了一笑，就和影子似的退出房外，随手将门带上。

一个感想霍霍地在丙心上闪动。他恍然于桂今天的态度转变的原因了；他断定是桂先拆开了他的信，他又断定是信中的消息使桂不得不放弃了死缠住的妄想。对于桂的竟去，他原有几分不舍，然而亦未始不感到释去重荷似

的爽快。他微笑地抽出信纸来，看了两行，忽然脸色变了。信是很简短：

表哥：

明天要跟父亲到北平去了。行色匆匆，不能面辞为歉。请你也不必来送。因为从此刻起，就有许多事要办，并且还有几处地方要去辞行。

表妹启。

信笺是掉落在地上了，青年丙呆坐在床上，痴痴地看着大镜子映出房门慢慢地开了一条缝，桂的恶意的但是迷人的笑脸，端端正正嵌在缝中间，对着床上瞧。青年丙像触电似的直跳起来，一步跳到门边，想捉住了这迷人的笑容。但是门已经关了。只有吃吃的艳笑声被关进在房里。这笑声像一条软皮鞭，一下一下的打在青年丙的心窝。他再不能支持了，脚下一挫，就让书桌抵住了背脊。

房门又意外的很快地开了。同时房里的电灯也亮了出来。桂庄严地站在门框中，电灯光落在她的头发上和嘴唇上，闪闪地耀着。

“什么时候也到北平去呢，丙少爷？”

回答是扑到门前抱住了她。这一回，她并没拒绝，只是屹然立着，脸上冷冷地没有一些表情。青年丙不觉嗒然垂下手去。

“散文该不再是你所希罕的罢？我也不想再演喜剧做丑角呢！”

随着这冷冷的声音，桂飘飘然去了。

青年丙懊丧地把两手掩了面孔。他不知道怎样才好，他觉得地板在他脚下摇动。然后，一个新理想撞上了他的心。他慢慢走到大衣镜前，立正，两眼疾向前一望，便很神气的举手到额角，行一个军礼。他似乎是第三者的评判人，对镜子里的自己微微一笑，“尚称满意”地点一下头。同时，从他的嘴角流出了下面的几十字：

“还不如到老同学处，‘帮’他的‘忙’罢；——那便是‘史诗’的生活呢！”

1928年12月15日。

陀 螺

—

“假的！什么都是假的！”

这样郑重地作了结论，五小姐转过脸去向坐在窗前的女友瞥了一眼——下，应该说是瞪了一眼，为的是五小姐特别的眼球的筋肉运动即使在最温柔地瞅着时也等于狠狠的一瞪。

女友还是那样寂寞地微笑。

邻家的顽皮孩子正在天井里大嚷“不要月饼，要红柿子”。两个什么人，大概是谁家的女仆罢，打起了怪刺耳的扬州腔，在窗外抱怨各人的东家太吝啬，哪有过中秋节不送礼，亲戚朋友都没来往，而且节赏也太少。

五小姐侧着头，轻轻地在鼻子里哼一声，仿佛哼出了那一切虚伪无理由的中秋节，月饼，送礼，节赏，——一切从今天早晨起就烦扰着她心绪的尘缘俗态；她翻身跳起来，在桌子上抓起一块苏打饼干，蘸满了奶油，就往嘴里送。

奶油是多天的陈货了，软融在玻璃缸内，很像是浅黄色的浓鼻涕，蘸在苏打饼干上老是即刻就要掉落的神气，所以五小姐不得不用舌头急忙地先去舐，因而那吃相就很费力，当第三块饼干这样地被吃着的时候，那位女友说出冷冷的一句来了：

“到底也还有什么的，不一定是完全假的罢！”

“嘿，你——老涂，始终勘下破恋爱，所以我说你是痴！”

五小姐将咬剩的半块饼干丢在奶油缸里，紧接口驳过去，跟着又是一声宛曼的叹息，然后再拿起饼干来放进嘴里。

微笑再浮上徐女士的口辅。五小姐的房东家的女仆在门口露出半个脸来了，手里一个小盘，放着月饼苹果之类。因为是罕见的文雅俊俏的女仆，徐女士竟缩住了已到嘴边的回话，贪婪地看着。朋友中准的脸庞儿也是这么一个胚？这浮云似的暮地飞来的感念，随即又绊住了徐女士的思索。哦！如果在路上瞥见，准定会认是馨罢！不过这里这一位有其文静，却不如馨那样锋芒逸宕。这是烫在馨身上的不可磨灭的革命的烙印。在那沸汤似的革命旋风中滚过来的人，谁也免不了烫上一个痕。

五小姐已经回过头去，见是房东老太太给自己送的中秋礼，便说了谢谢，随手接过盘子里的东西来放在书架子的最下层。再回到原来斜坐着的姿势，她跟随了徐女士的眼波又怪样地瞪一眼；伸直颈脖子，又发议论：

“莫看轻她呢！长的好看，又聪明。你中意了她吗？老徐，要是你变成男人，便没福消受她刚才温柔的笑容。是不通文墨的粗人吗？心里比你还明白些儿。她勘得破恋爱。总算承她的情，和我是什么都肯谈谈的。’喂，小妹，前回你的东家还不好么？他的太太有痨病，将来你还不是正夫人！干吗你不肯？’她只是微笑，不作声。‘我有个朋友，是读书人，现在教书，一年有千把块钱的进账，没有娶过亲，给你做个媒罢？’老徐，她知道我不是玩话，你猜她怎么回答呢？她板起了脸摇头。哈，什么恋爱，她是勘破了的。她说，将来进厄姑庵修行。嘿，你要说是迷信！可是你的恋爱何尝不是一座偶像，不是迷信？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是空！”

徐女士静静儿听着，心里还在比较这里的女仆和旧友馨；成串的尘封的

往事也拉出来了，一些愁眉，一些笑靥，热情的眼波，慷慨的陈辞，幽郁的诅咒，——啊，这一切！这痴欢苦恨痛怒，只使得人生醇化，圣洁，不是空，也不是假！徐女士沉静的眼睛斗然耀着兴奋的光彩，坚定他说：

“五姊，不能不反对你这意见，只有表面地生活了的人们才觉得人生是假是空！人生不是荒唐的噩梦，也不是不可得知的神秘。人生是努力加理智！在人生的深处打过滚来的人是既不空想。亦不幻灭。”

回答先是鼻子里的一声哼。五小姐把手里的半块饼干丢在痰盂里，随即又燃起了一支香烟，用力地吸进一口以后，她慢慢地斜过眼去瞪着徐女士，咬准了字音冷冷他说：

“等你到了我的年纪，我的境地，你自己再回头看看今天的议论罢。只有走过了大半段人生旅程的人们方才懂得人生究竟是什么。你玩过万花筒么？——一种小孩子的什么‘教育玩具’哪！你从那小孔里左看右看，你多么惊异赞美呀！你想来这小小的纸筒里的世界多么丰富美丽复杂呀！可是拆破那纸筒来看哪，你只得了几片碎玻璃，归根，什么都是假，都是空幻！”

“然而这寥寥的几片碎玻璃就是我所谓理智和努力。这是智和力创造出我们万变的感受的世界。”

这回徐女士是紧接口驳复了。看见五小姐瞪着眼睛不作声，她又接下去：

“你在小孔里所见的现象是变幻不可究诘，可是这一切的变幻到底本源于碎玻璃片敲侧的形态和三棱镜折光的角度，这两者的必然的关系呀。这可以用数目字来求得的。这里只有必然的真实，没有神秘，也无所谓空与假！”

话转到抽象的理论方面了。五小姐平时虽然喜欢析理，但今天的心绪委实太纷乱了，不耐烦这个。她将吸剩大半枝的香烟横架在烟灰盘沿，向桌子上的小时钟望了一眼，站起身来说：

“四点钟了。老徐，出去到公园里走走罢。这一家子的中秋节的喜气闷得人头昏。”

于是来了洗粉，白玉霜，檀香粉，口红，染发水，司丹康，这一长列的化妆品的队伍。五小姐很敏捷熟练地搽着扑着，嘴里哼着一些什么歌曲。最后是一双嫩黄色的很容易被误会是七八岁孩子穿的“跑鞋”那样的短小而圆头的皮鞋。五小姐扣好了鞋带，挺直腰来正想说“走罢”的时候，暮地看见两道淡淡的然而很有内容的笑晕停在徐女士的眉梢。

“喂，老徐，笑什么？”

“我笑我是胜利了。”

五小姐猛转过身去跨上一张椅子，从书架的最高层取下一瓶香水来在自己颈脖子间乱洒。

“我又笑，因为我得意，我又解决了一个问题。”

徐女士加着说，凑到五小姐肩下嗅那芳烈的白玫瑰香。

“胜利？问题！老徐！你肚子里藏着那样的大祸根，还有心情笑！”

“要笑。因为你刚才说过，原来什么都是空，什么都是假！”

五小姐转过身来赞许地挺着眉毛。

“但即使今天你这位宣扬空和假的说教大师，也还有若干到底不能空，更不能假；你执着你血肉的自己；你讲究美丽，所以搽粉洒香水，你讲究补养，所以奶油蘸饼干，稀饭冲牛奶！”

从螺旋形的楼梯下去的时候，两位都没有话。五小姐在用心提防着楼梯板从她脚下滑走，徐女士又让迷雾样的杂念包围住了。

看着偏了头，弩出了眼珠，万分费力似的用皮鞋头去探索楼梯板的五小姐的侧形，徐女士的鼻孔里忍不住有些酸辣，这样的感慨也突然浮上了意识：啊！衰老了！只一年不见，这位生气虎虎的，“哭时要哭个痛快，笑时也笑个痛快”的老姊姊，怎么便意外地衰老了啊？这是因为那鲜红的活泼的心已在被颓丧的黑齿所啃啮，所以再没有亢昂的叛逆的绝叫，却只有虚无主义的低呻；这是因为中年的暮气已经钻进了她的血液，所以皇皇然追求着补药，终天下释手地咬着奶油蘸饼干了。病态！可是这一切的病态总得有个中心轴。什么是那个中心轴？

“五姊，想起去年的今晚上么？观月桥下的月色，不忍池中的荷香叶，而又是烟火耀彩，万人空巷；佳节胜事，多么热闹！”

淡然看了徐女士一眼，似乎又是一句“所以我说你是痴”，五小姐嘴里哼着什么诗句，继续地努力下楼梯。

两位闷着嘴，走过了女仆们的卧场——因为是在正房后面的走道，实在下成其为房。徐女士瞥见那位俊俏的小妹在翻看一本书。

“喂，她还看书呢！大概是准备着将来进了尼姑庵时念经罢？”

徐女士低声说，拉着五小姐的衣角。

五小姐煞住了脚步，出惊似的回过脸来。

“谁啊？”

“就是你所谓总算承她情的那位漂亮的娘姨呀！”

五小姐的嘴唇披了一下，表示极丁以为然。约摸经过半分钟，总算又踏到平平的地板上了，五小姐这才松一口气说：

“什么佛经！进尼姑庵是打算修修来世，只要能念阿弥陀佛就什么都成；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左右不过是那些蠢心肠。看书吗？少奶奶教着她。‘认得几个字到底方便些。’嘿，为的方便，也和念阿弥陀佛一样。”

徐女士背过脸去伸舌头，又抿着嘴笑。她分明地看见这位老姊姊的前后矛盾的话语内有一颗疲倦了然而又忿懑的心在跳跃。五小姐向来就有这么一点脾气：要为自己的牢骚助势或是折服对面的意见，她往往会故意地褒扬某一人，给创造出一段“神话”；可是后来看到自己所创造的“神话”又产生了“副作用”，竟会当真增高某一人的身份，她就不惜略略矛盾一下，再把她的“神话人物”亲身毁灭。徐女士是见惯了这套把戏的，但像此时对于小妹的褒贬的轮转竟来得这么快，却还是第一遭。如果不是心绪实在烦扰，精细的五小姐会这样“失态”么？

笑容从徐女士脸上逃走，换成同情的忧虑了。

客堂中有的的是佳节的热气。奶妈正在揩拭一些大号的“水晶”盘子，帮着少奶奶装出满满儿一盘一盘的嫩黄色的大津梨子，绿的紫的葡萄，娇红的苹果，和更红的大柿子。月饼是高堆在两个朱漆的圆盘里，广式的和苏式的“平分了秋色”。天井里站着白铜的纸马灰盆，巍巍然高戴了一座“斗香”，五彩的小小的尖角纸旗在微风中颤抖。孩子们围在这“斗香”的旁边，嘈嘈杂杂地抢说着一些听不清楚的话语。

从后面厨房中又送来那诱人馋涎的烧烂了的鸡鸭的香味。

五小姐立定在“斗香”前呆了半晌，然后懒懒地拖着腿蜚出大门，仿佛

已经忘记本来还带着一位同伴。

“到哪里去好呢？”

像是物体逐渐消失了动力而终于静止似的站在弄堂中，五小姐惘然说，眼眶中似乎饱孕了泪水，亮晶晶地望着徐女士。

弄堂口跑进来两个人，掠过五小姐的身旁时，从他们的热闹的谈话中掉落了这么两句：

“我不明白禁止烧‘斗香’和‘革命’有什么关系！”

“为表示新气象，正也不得不尔。”

五小姐惊觉似地急走了两步，然后又立定了，气淋淋地冲着徐女士的脸说：

“就是这么一点，就是这么一点呢！表面的，粉饰的，欺骗的；新招牌的铺子里卖的尽是破烂旧货。乌黑黑的两扇大门背后，年年照例的‘斗香’还是要烧的。你倒还说不是什么都假，什么都空呢！”

对于这一段没头没脑的议论，徐女士简直想不出适当的应答。弄堂里——虽然不是十字街头，总不见得像是发表意见的场合。呜，呜！一辆汽车又在弄堂口驶过。联想到的是大概有两杆盒子炮站在车旁的踏脚板上。多么威风！然而在威风的“跷跷板”的另一端又是准有些人太不威风。这当然是五小姐之所以忿懑的一个原因。可是她现在的发泄方式却又如此和从前不同。徐女士凝眸沉吟着，五小姐的声音又来了：

“还是到公园去罢。”

“去呀。”

“只要十分钟就走到的。很大的公园。红茶，两角小洋一杯。虽然是‘公园’，仍得买门票，常年票却还便宜，只花一块钱通用四个公园呢。”

五小姐恳切他说明着，摇摇摆摆向前走。徐女士低了头不作声。她记得这样的“东道之谊”的指引，于今已是再度；仅在三四天前，徐女士已经依着五小姐的指示到那公园去过，回来也曾对五小姐谈过园中的风景。

想到五小姐竟成为这样地健忘，这样地心神恍惚，徐女士只好偷偷地苦笑，更说不出半句后。

三

走不到十多步路，谈话又在两位中间抽出头来。渐渐地转为热烈了。

“莫生气，听我说哟！五姊，你确是变了。一个人的变，会有好些个方式，你的是属于对自己不利的一种。不忙，听我慢慢他说来呀。从前你要笑时就笑个痛快，要哭时也哭个痛快、姑不问你那笑或哭是否该当，然而总不失为健康者的状态。现在呢，固然不见你大声哭了，却也下见你大声笑。现在只见你甲眉毛来哭，在鼻子里笑！”

“这是我的自由意志，我喜欢这么办。”

“然而你这所谓‘喜欢’，实在是‘不得不’！”

“有人禁止我狂笑么？有人禁止我痛哭么？”

“有。可不是一个两个的准某，而是你周围人群总和的病态心理。前几天我就嗅到这病态的气味，现在我是看清了它的面貌了。这是想到要替自己留退步；要在自己和人们中间留一些给自己转圜的空隙；发狂他讲究妆饰，因为惟恐被人看出老态；发狂地讲究补养，因为衰老的黑影时时在打扰梦寐；

总之，是丧失了自信力，丧失了勇往直前生活下去的气概，是人生斗争中的败军心理，是既过了中年觉得仍是一无所有因而专心只图晚年的一点安逸那样怏怏小丈夫的没落的心理。五姊，你自然不承认。但事实无可辩解。起心要抢劫的兵是没有斗志的。为什么？因为他太早地计算到溃败后个人的退走。一个人生气勃勃地没头于生活的斗争和理想的追求时，是决不会想到什么补养的。是斗倦了的时候，才有这些念头。中年妇人比少女更爱妆饰，因为她已经不能自信。”

徐女士收住了谈锋，向五小姐脸上细细地瞧，准备着接受一番利害的反驳。

然而例外地没有。五小姐的两行凄然的眼光遥射在前面的一双背影。该是什么不相干的路人罢，但也说不定有些和五小姐的相识者状貌仿佛。五小姐是那样认真地觑着。行人道旁的一棵树像跳出来似的拦在两位女士的面前了。三五个一队的小姑娘横穿过马路去，元气旺盛地笑着，嘈嘈地互相呼唤，像归巢的小鸟儿。她们的活泼乱动的影子投射在夕阳的马路上，犹如苍 的背景前突爆出几点火花。当一切又归原状时，前面的双影也没有了，只有新秋的清静的柏油路。

五小姐的突出的眼球还是准对着前方，游魂似的踱着；忽然她脚下一个踉跄，戛的站住，慌慌张张地旋过身来跺着脚说：

“呀，呀，该死，该死！忘记了，忘记了！”

“可是那封信罢？我记得你早就放在口袋里呢。”

徐女士轻声提醒着。

“哦！信么？混账信，鬼信！偏是这封信倒带出来了！我是想起忘记了带一本书哪！上公园去不带书，那还成话？”

“那就回去拿书罢。”

徐女士说着，身体已经半面向后转了；同时，她的脑膜上浮出两个外国字。两个外国字，是徐女士帮着五小姐记住的。五小姐每天到公园去“呼吸新鲜空气”总带着叫做艺术之什么的一本书，而在归来时一定是倦极了似的往床上躺倒，嘴里喃喃地念两个外国字，念过了两三分钟，就一定要请徐女士帮着记住。可是一星期来，徐女士被嘱托“帮忙”的，翻来覆去总是那两个字，那册天天被五小姐捧进捧出的日本书的美术书签似乎老是停在原地位，不曾移动半步。

“GiL-ga-me-sh！还有Ha-u-sens-te-in！是么？”

徐女士把眼光引着五小姐要她向后转，微笑地用了吟诗的调子。

“对，对，Gilg——啊呀，我又念不上来了。怪事！没有比这个再拗口，再难记的了。最大的原因无非是，我还没弄清楚这个字到底是书名呢，地名呢，还是学术名词。《外来语辞典》里也没有。你看、他们谁也不喜欢看书，问问他们都摇头，给你一个不知。哎！都不喜欢看书！”

于是几分兴奋的光彩腾上了五小姐的惘然的眼睛。三天前在《辞源》上翻得了一个“典故”的时候，这同样的光彩也曾装饰过她的悒塞牢愁的面容。是这强烈的求知欲在五小姐心内构成了最后的防线抵挡着虚无幻灭的冲动。

Gil-ga-me-sh Gilgamesh，通译吉尔伽美什。古代四亚两河流域（现伊拉克）巴比伦与亚述文学的史诗《咏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主人公名。

Ha-u-sens-te-in 即威廉·霍善斯但因（WHausenstein，1882—1957），德国艺术史家及文艺批评家。

“那么回去拿书罢？”

徐女士热心地再提议。西斜的阳光在五小姐的灰色头发上涂染了一些黄金，风吹弄她的怪样的新衣。五小姐沉吟了一会儿，然后醒过来似的抬头说：

“怎么站定了不走呀，老徐！想什么心事？哦，你说过要回去拿书么？算了罢。今天是中秋节，我自己放一天假。上公园去！”

四

一前一后赶着牵着似的，两位女士进了公园了。那边枕着一泓流水的大柳树下的绿茵是五小姐天天来读书的老座位，今天虽然没带书，五小姐还是不肯换地方。

“这里，旁的人是不会来的。他们都喜欢到游泳池，木球场，或是布棚下面喝红茶咖啡。啊，这些小资产阶级，他们就喜欢这一套！”

在草地上坐定了后，五小姐抱住一对膝头，将背脊靠着树根，又发议论。似乎公园里的“新鲜空气”确有些洗涤心胸的效力，五小姐虽然还是满肚子牢骚，却已换了方向了。逢到这一套忿世嫉俗的大议论时，徐女士总是沉默地恭听，至多回答几个微笑。她是看得多，听得多，早以为坐在大树下抱膝高谈这一类的举动虽然可以自赞为“革命的智识分子”，但何尝有补于实际的分毫。而况那些放言高论又只是这么几句老调。现在她仰脸看着天空的白云，用半个耳朵听五小姐的话语，却是整个心在追索五小姐的更加喜怒无常的原因。不料五小姐的谈锋忽转，几句话直刺到徐女士的心上来了：

“老徐，你是愈陷愈深哪！我看你明天下得了，可怎么好？我是顾不到你呀！”

徐女士一怔，转过眼去看五小姐的面孔。多么严重的表情呀！但亦因为五小姐的严重的表示大过于夸张，徐女士立刻就明白又是五小姐在那里玩她的老把戏了。这也是五小姐的一种脾气：看见自己的谈话并没受到没口的赞许或倾耳的谛听时便要危言耸听地撒个“谎”来突刺对方一下。自然她未必有多大的恶意，可是她亦决不肯考虑到假使对方是个神经质的人，也许会发生意外的不良影响。有时是对方愈恐怖则五小姐的无所为而威吓的“谎”亦愈大愈长。

只回答一个坦然的微笑，徐女士的眼光又移开了五小姐的面孔。

前面一对人来了。大概是下料这儿柳树下竟还有人，吃惊似的将他们的别扭得很紧的身体急忙地分开，匆匆地就跑进荷花池旁的假山石洞里，送来一片曳长的艳笑声。

“小资产阶级！又要恋爱，又要怕人看见，哼！”

五小姐气忿忿地骂起来了，眼睛里却已充满了凄怆，呆呆地向空中望着。那一对男女的亲热地偎抱的姿态还浮在五小姐眼前。她苦着脸闭了眼睛正待拿出“什么都是假，什么都是空”这件防身法宝来，立刻又被徐女士一句轻声的怪话激起全身的战栗：

“可惜我不是男子。”

“是男子便怎么？”

“刚才走过的一对人儿便不至于挨了你的骂！”

“不明白你这句话。”

“很容易明白。因为小资产阶级的怕人看见的恋爱，会招起非小资产阶

级者的无名的一股醋！”

五小姐不愿再听也不愿分辩，只歪过头去看那边远远地有一道矮竹篱围着的儿童游戏场。一个红衣服的孩子正在荡秋千。他的愉快地努力着的小身体已经高出竹篱，快要和秋千架的顶木相平。充满了活力的嘈杂的笑声和掌声从他下面起来，似乎托住了他的身体。五小姐看了几秒钟，忽然把两手掩在脸上，低垂了颈脖子，蜷曲着，一动也不动。

接着是长时间的静默。然后五小姐发现了什么似的抬起头来说：

“老徐，所以我说你是痴！”

“已经是第二次领教你这判决词了。还有什么教训？”

“没有了——反正你又下肯听。”

徐女士抿着嘴笑，打算不理，但一转念，还是追问：

“不应该专‘爱’一个人；每个人都爱一下。这是你的老哲学，也领教过了。”

“哎，话不是这么说的。我的意思是，既已爱过一个人，到可以放手的时候，还是早点放手罢，犯不着弄到碰墙撞壁，转不过身。”

“哦，哦，这是你的恋爱哲学的最近订正版罢。谢谢你赠阅一本。恋爱有什么哲学，从前我不懂，近来却观察到所谓新女子中间有一种倾向正在一天一天的显明：在位的太太们自己觉得不能再找一个更合用些的丈夫的时候，她是主张恋爱专一主义的；退位的太太们认明了已经再不能引起什么男子的恋爱的时候，她一定是主张恋爱不专主义。”

“你又在骂人了。”

“确不是骂人。老姊姊，你是一天里总得骂上十几声小资产阶级的，该下会还再沾惹一星星儿小资产阶级的唯心论。但如果据你所谓唯物的观点来说，我刚才的议论便成了不可讳的真实。现在中国一般自号为最革命最新的女子所谓‘恋爱’，实际上还不是‘猎取丈夫’？已经有了合用的丈夫的太太们惟恐夫之，已得而复夫者便打算赢进一个，连再赢进的希望都很少的新新的女士们当然要自解嘲地扬言是自家‘不肯’专于一人，而且接着又要太息痛恨于普天下男子之太多了小资产阶级的习性！”

“算了，算了，再谈下去，连我也要挨到骂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话语就是骂人，那么对不起，我实在已经连你都骂在里头；不折不扣，是‘骂’在里头！”

徐女士微笑着抬起头来再看天空的白云。

儿童游戏场里现在是悄悄地似乎没有人了。一片紫雾停挂在远远的公园外丛树的圆顶。猛然传来了打靶的枪声，砰，砰！徐女士的望空的眼前烟雾似的舒卷着一些山水思想人物：长安的积雪，渭水的渐冰，八个月的围城，白骨，飞机，炸弹，饿殍，革命，女兵，华清他的温泉，病院，伤兵，杀不尽的“反”革命，仓皇渡江，浔阳，秣陵，呵，梅女士，海风，月夜的东照宫，咄，东海线午夜急行车中，“便衣”，盘问，又是病，岚山，高雄，架空电车，琵琶湖，爱，嗔，痴，恨，而现在又是这日落的上海，又是这砰砰的枪声。多变幻呀！谁说不呢？然而总不是“假的”，也无所谓“空”！

五小姐这时在低着头想。刚才那边湖山石洞中小资产阶级一对儿的艳笑声不知为什么竟被关进在五小姐的耳朵里，忒楞楞地只在她耳膜上撞响。这使得她的思索不能集中。惘然再抬起头来，看见徐女士的沉思的脸上颇有些安详的微笑，五小姐的心窝突又辣刺刺地像塞进了一块盐，她的纷乱的意识

中就进出了兴奋的一段话语：

“老徐，尽管你得意微笑，但现在你不是自己的地生活着！我相信最正当的生活是自己本位的生活。拿恋爱来做例罢：阿猫，阿狗，都可以恋爱一下。有空闲的工夫、烦问的时候、就去恋爱好了。应该一切行动都以自己为中心，是主动，不是被动！”

“而在终于只证明了你的许多对象竟意外地‘不肯’受你的‘主动’而依你心愿地‘被’动着的时候，就大嚷一切都是假都是空罢？”

徐女士紧接上这一句，依然望着天空。

五小姐的脸色变了，似乎当真有点生气。她站起来摇摇身体，鼻子里哼了一声，看着徐女士的脸说：

“好，好，尽管抓住了我那句空吁假呀来嘲笑罢！老徐，看你工作到疲倦极了的时候，不发牢骚，这才是怪！教了一天的书，到晚来躺在床上，就和刚从站笼里放出来似的气部喘不过来，老徐，你要是不喊，我就佩服你了。”

亮晶晶两点泪珠已经在五小姐眼眶边窥探，却又被她努力忍住，转成了惨然的一笑。这都分明地映在徐女士眼内，又钻进了她的心。她懊悔着自己刚才的说话太尖刻了。带几分抱歉的意味，她也站了起来，很温柔他说：

“五姊，生理的疲倦会影响成精神上的烦闷，你是工作过度。何苦这么拚命干呀！”

“何苦？现在下拼命干，到老来活活地饿死么？积谷防饥——”

五小姐突然咽住了，转过身去匆匆地走进了那边的女厕所。

徐女士望着同伴的伶俐的背影，忍下住这样想：老了，老了；养儿防老，可是她只能积谷防饥，也许这就是她的心理变态的根本原因。

五小姐再回来时，眼眶边微微有些红，懒懒地又坐在草上，喟然说：

“我真羡慕这里看守女厕所的老婆子。她的那间屋子多么精致，事务又简单。老了干不动时，我想谋这份差使。”

似乎在玩味这厕所看守者的生涯，五小姐静默了一会儿，然后又轻声地好像对自己商量：

“也还是不行的呢。公园是外国人的，在帝国主义者手里要饭吃，洋奴，这个恶名声却担受不住。还是进尼姑庵去好些。”

徐女士皱着眉头，从五小姐的脸上引开眼光，低叹了一口气。

“当真的呢！老徐。我有一个先生就是这么办的。前月我去拜望她，觉得出家人实在可羨，清闲自在，无牵无累。可是要住尼庵，也得积蓄资本。总之，目前还是要拼命的干，拼命！”

“拼命！不错。但如果没有到老就送了命，那你现在的拼命岂非是一场空？”

“所以我又讲究补养。”

万料不到有这样一句答语，徐女士惊异地睁大了眼睛。但是五小姐并没注意到，思虑很深的样子，侧着头。

“哦，哦，这就是你先前所说的自己本位的生活之一端么？我不赞成，也不反对。但是，五姊，四十岁的人怎么就总是想到死呢？并且现在拼命做事又是只为了准备老的来临！不要再想到老罢！拼命，努力，因为生命力尚在我们血管里奔流，因为我们的生命力要求向外表现，因为要把我们的生命力在灰色的人生上划一条痕，深深的痕，因为要把我们的生命力扩展到全社会，延续到未来的世纪！五姊，我们可以有死，却下能老；永远忘记了老罢，

打倒这老的黑影！”

没有回答。斜眼望那边湖山石畔小路上一对一对地走过的人儿，五小姐苦着脸、轻轻摇动左手的指头。半晌，她方才回过头来凄然说：

“快要黑下来了，大家都回去过中秋，赏月，团圆；而我呢——咳，这该死的中秋，中秋，叫人怎么能够忘记呀！”

五

于是诅咒着中秋，诅咒着那些欢天喜地过中秋的小资产阶级，诅咒着一切心满意得的人，诅咒着老，诅咒着疲倦，五小姐斜签着肩膀，一拐一拐地走回“家”去了。徐女士放慢了脚步，对五小姐保持着两尺多的间离，静穆地微笑着。

从早晨就供在客堂内长桌上的一对红而且粗的蜡烛已经明晃晃地点着了。二房东家的老太太正把剥好的生栗子分给孙儿女们。每天剥风干栗于是这家老太太的“日课”。坐在她安静的一角里，这位老人家很像艺术家研修杰作似地成天价剥，剥；到晚饭前就把一天工作的结果分配给屋子里的上下大小人们。在这“总分配”以前，老人家是不许任何人先吃一颗她所剥白的生栗的。并不盼望什么人来帮忙；但如果有人坐下来帮助剥这么五个八个，只要那位帮忙者并不随手塞进嘴里去，她也下拒绝。而且在她的慈祥的微笑中便闪耀着得了同志的革命党式的喜悦。这在“总分配”时，老人家总不会忘记用一两句话来替那位义务效劳者表扬，可是照例并不多分给那位效劳者一两个栗子。

现在她老人家已经把一天工作的结果分成了六七小堆，等待照例的同时分配。因为孩子们嚷得大厉害，就完给了。少奶奶是活泼泼地常带着笑容的，看见徐女士与五小姐一先一后地进来，便用她的充满了生命力的声浪说：

“徐小姐！老太太给你栗子了。她老人家刚才说过，你今天帮她剥了二十多个。呀，五小姐，你该得的一份大概要赏小妹罢？人家给你送了好东西来了！”

因为这“人家”二字是说的特别响亮而摇曳，五小姐立刻理会得是什么人，她的凄凄然的眼睛立刻放出兴奋的光彩来。更没半句的周旋，只在喉间发出一声“唔”，五小姐斜着肩膀就往楼上跑，那种轻捷猴急的神气，伯只有十八九的女郎才会有的。

徐女士也很了解似的微微一笑，领受了老太太给的栗子，坐下来便和少奶奶闲谈。孩子们围住了祖母，指手划脚地放直了喉咙嚷。靠墙角摆着的 loud speaker 忽地呜呜然响了：先是公债市况，随后是棉花，面粉，橡胶；最后是沙沙地像有谁在演说。

一片清凉的月色从渐浓的暮霭中透出来。俊俏的女仆小妹走来开了电灯，便拖开方桌子摆杯箸。孩子们是更嚷得厉害。

觑这空儿，徐女士跑上楼去换衣服。

五小姐坐在床上，嚼着一些什么。清冷的月光照见桌子上是月饼和苹果，装来的纸盒和蔑筐都已经拆得粉碎。

徐女士将电灯捻亮。

似乎猛吃了一惊，五小姐急忙咽下嘴里的东西，弩着嘴说：

“莫开灯呀！你看月光多么好。今晚上赏月！”

没有回答。徐女士东张西望地，撅起了嘴唇，很夸张地用鼻子在嗅。房里除了她的咻咻的嗅声，就是五小姐嘴里咕咕的咬嚼。

“你嗅什么？”

五小姐又取过一只苹果来剖为四块的时候高声问。

“嗅么？因为这里忽然也有了小资产阶级气味的什么‘赏月’了，我打算找寻它的来源。”

五小姐佯怒地瞪了徐女士一眼，又努力嚼苹果。

“哦，找得了！原来是苹果里的来源。可是，老姊姊，下面就要开饭了，你这些苹果还是留到半夜躺在被窝里吃罢。”

“不——咄，谁还吃饭，在他们的快活团圆的桌子上。”

虽然调子还是挺硬，可是斜瞪的眼光中却又充满了凄惶。

“也许还赶得及到‘人家’那里去吃夜饭？”

徐女士很认真地轻声说。

又是没有回答。五小姐侧着头像在追想什么辽远的和愉快的，慢慢地将剖碎的苹果放进嘴里，十分玩味似的嚼着，然后自言自语地说：

“他，他知道我喜欢吃这个，这个！”

清冷的月光落在五小姐身上。徐女士看见此时的五小姐的脸色是异常地安静，恬适，而且弥漫了活力。徐女士松一口气。胸间的疑问得了答案：虽然是显得困顿，颓丧，疑惑，衰暮，可是元气还在。

楼下孩子们的嚷声中这时新夹进了杯箸的敲声。小妹的俏媚的脸儿也又在房门口出现。

“还是下去吃饭罢！”

五小姐挺直了腰说。站在椅子上，她恭恭敬敬地将吃剩的苹果搬到书架顶，叠成三角塔的形式。月饼还没吃过，则又重新装进纸盒里也高高地供上书架顶，在苹果的两旁，左右各一盒。

1929年11月5日作毕。

大泽乡

算来已经是整整的七天七夜了，这秋季的淋雨还是索索地下着。昨夜起，又添了大风。呼呼地吹得帐幕像要倒坍下来似的震摇。偶而风势稍杀，呜呜地像远处的悲笳；那时候，那时候，被盖往了的猖獗的雨声便又突然抬头，腾腾地宛然是军鼓催人上战场。

中间还夹着一些异样的声浪：是尖锐的，凄厉的，有曲折抑扬，是几个音符组成的人们说话似的声浪。这也是两三天前和大风大雨一同来的，据说是狐狸的哀嚎。

军营早已移到小丘上。九百戍卒算是还能够捆一堆干燥的稻草，只这便是那两位终天醉成泥猫的颀颀军官的唯一的韬略。

军官呢，本来也许不是那样颀颀的家伙。纵然说不上身经大小百余战，但是他们的祖若父却是当年铁骑营中的悍将，十个年头的纵横奋战扫荡了韩，赵，魏，楚，燕，齐，给秦王政挣得了统一的天下；他们在母亲肚子里早已听惯了鼙鼓的声音。他们又在戎马仓皇中长大，他们是将门之后，富农世家，披坚执锐作军人是他们的专有权，他们平时带领的部卒和他们一样是富农的子弟，或许竟是同村的儿郎，他们中间有阶级的意识作联络。然而现在，他们却只能带着原是“闾左贫民”的戍卒九百。是向来没有当兵权利的“闾左贫民”，他们富农素所奴视的“闾左贫民”，没有一点共同阶级意识的“部下”！

落在这样生疏的甚至有些敌意的环境中的他们俩，恰又逢到这样闷损人的秋霖，下知不觉便成力酒糊涂；说是“泥猫”。实在是耗子们所不怕的“泥猫”。

半夜酒醒，听到那样胡笳似的风鸣、军鼓似的雨声，又感着砭骨似的秋夜的寒冷，这两位富农之子的军官恍惚觉得已在万里平沙的漠北的边疆。闻说他们此去的目的地叫做什么渔阳。渔阳？好一个顺口的名儿！知否是大将军蒙恬统带三十万儿郎到过的地方？三十万雄兵都不曾回来，知否是化作了那边的青燐蔓草哟！

想不得！酒后的愁思，愈抽愈长。官中的命令是八月杪到达防地，即今已是八月向尽，却仅到这大泽乡；而又是淫淫秋雨阻道。误了期么？有军法！

听说昨天从鱼肚子里发见一方素帛，硃书三个字：陈胜王！

陈胜？两屯长之一是叫做陈胜呀。一个长大的汉子，总算是“闾左贫民”中间少有的堂堂仪表。“王”？怎么讲？

突然一切愁思都断了线。两军官脸色变白，在凄暗的灯人下抬起头来，互找着对方的眼光。压倒了呜咽的风声，腾腾的雨闹，从远远的不知何处的高空闯来了尖厉的哀嚎。使你窒息，使你心停止跳跃，使你血液凝冻，是近来每夜有的狐狸叫，然而今番的是魔鬼的狐狸叫，是要撕碎你的心那样的哀嚎。断断续续地，是哭，是诉，是吆喝。分明还辨得出字眼儿的呀。

“说是‘大楚兴’罗？”

“又是‘陈胜王’！”

面面觑着的两军官的僵硬的舌头怯生生地吐出这么几个字。宿酒醒了，陈胜的相貌在两位军官的病酒的红眼睛前闪动。是一张多少有点皱纹的日晒得焦黑的贫农的面孔。也是这次新编入伍，看他生得高大，这才拔充了屯长。敢是有几斤蛮力？不懂兵法。

想来陈胜倒不是怎样可怕，可怕的是那雨呀！雨使他们不能赶路，雨使他们给养缺乏；天哪，再是七日七夜的雨，他们九百多人只好饿死了。在饿死的威吓下，光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罢？

第二天还是淋雨。躲在自己帐里的两位军官简直不敢走动。到处可以碰着怀恨的狞视。营里早就把鱼鳖代替了米粮。虽然是一样的装饱了肚子，但吃得太多的鱼鳖的兵士们好像性格也变成鱼鳖了。没有先前那么温顺，那么沉着。骚动和怨嗟充满了每个营房。

“ 怎么好？走是走不得，守在这里让水来淹死！ ”

“ 整天吃鱼要生病的哪！ ”

“ 木柴也没有了。今天烧身子下面垫的稻草，明天烧什么？吃生鱼罢？我们不是水獭。 ”

“ 听说到渔阳还有两三千哩呢！ ”

“ 到了渔阳还下是一个死！ ”

死！这有力的符咒把各人的眼睛睁大了。该他们死？为什么？是军法。因为不是他们所定的军法所以该他们死哟！便算作没有这该死的军法，到了渔阳，打败了匈奴，毕竟于他们有什么好处？他们自己本来也是被征服的六国的老百姓，祖国给与他们的是连年的战争和徭役，固然说不上什么恩泽，可是他们在祖国内究竟算是“自由市民”，现在想来，却又深悔当年不曾替祖国出力打仗，以至被掳为奴，唤作什么“闾左贫民”，成年价替强秦的那些享有“自由市民”一切权利义务的富农阶级挣家私了。到渔阳去，也还下是捍卫了奴役他们的富农阶级的国家，也还不是替军官那样的富农阶级挣家私，也还不是挤着自己的穷骨头硬教那些向南方发展求活路的匈奴降而为像他们一样的被榨取的“闾左贫民”么？

从来不曾明晰地显现在他们意识中的这些思想，现在却因为阻雨久屯，因为每天只吃得鱼，因为没有了木柴，更因为昨夜的狐狸的怪鸣，便像潮气一般渗透了九百戍卒的心胸。

鱼肚子里素帛上写的字，夜半风声狐狸的人一样话语的鸣噪，确也使这九百人觉得诧异。然而仅仅是诧异罢了。没有幻想。奉一个什么人为“王”那样事的味儿，他们早已尝得够了。一切他们的期望是挣断身上的镣索。他们很古怪地确信着挣断这镣索的日子已经到了。不是前年的事么：东郡地方天降一块石头，上面七个字分明是“始皇帝死而地分！”平舒华山之阳，素车白马献璧的神人不是也说“明年祖龙当死”么？当死者，既已死了；“地分”，应验该就在目前罢！

想起自己有地自己耕的快乐，这些现在做了戍卒的“闾左贫民”便觉到只有为了土地的缘故才值得冒险拼命。什么“陈胜王”，他们不关心；如果照例得有一个“王”，那么这“王”一定不应当是从前那样的“王”，一定得首先分给他们土地，让他们自己有地自己耕。

风还是虎虎地吹着，雨还是腾腾地下着。比这风雨更汹涌的，是九百戍卒的鼓噪，现在是一阵紧一阵地送进两位军官的帐幕。

觉得是大不像样，他们两位慢慢地踱出帐幕来，打算试一试他们的“泥猫”的威灵了。

他们摆出照例的巡视营帐的态度来。这两位的不意的露脸居然发生了不意的效果，鼓噪声像退落的潮水似的一点一点低下去了。代替了嘴巴，戍卒们现在是用眼睛。两位军官成了眼光的靶子。可不是表示敬意的什么“注目

礼”，而是憎恨的，嘲笑的，“看你怎么办”！本来未始不准备着接受一些什么“要求”，什么“诉说”。或竟是什么“请示进止”，——总之，为了切望减少孤独之感便是“当面顶撞”也可以欢迎他们俩，却只得到了冷淡和更孤独。他们不是两位长官在自己部下的营帐内巡视，他们简直是到了异邦，到了敌营，到了只有闪着可怖的眼光的小丘中。

是黄河一样的深恨横断了部下的九百人和他们俩！没有一点精神上的联系。九百人有痛苦，有要求，有期望，可是绝对不愿向他们俩声诉。

最后，两位军官站在营外小丘顶巅，装作了望地势。

大泽乡简直成为“大泽”了。白茫茫的水面耸露出几簇茅屋，三两个村夫就在门前支起了鱼网。更有些水柳的垂条，卖弄风骚地吻着水波。刚露出一个白头的芦花若不胜情似的在水面颤抖着。天空是铅色。雨脚有簪子那样粗。好一幅江村烟雨图呵。心神下意识地看着的两位军官猛觉得有些异样的味儿兜上心窝来了。是凄凉，也是悲壮！未必全是痴呆的他们俩，从刚才这回的巡视看出自己的地位是在“死线”上，“死”这有力的符咒在他们的灵魂里发动了另一种的力量；他们祖若父血液中的阶级性突然发酵了。他们不能束手困在这荒岛样的小丘上让奴隶们的复仇的洪水来将他们淹死！他们必得试一试最后的挣扎！

“看出来么？不是我们死，便是他们灭亡！”

“先斩两屯长？”

“即无奈何，九百人一齐坑罢！”

先开口的那位军官突然将右臂一挥，用重浊的坚决的声调说了。

“谁给我们掘坑？”

不是异议，却是商量进行手续，声音是凶悍中带沉着。

“这茫茫的一片水便是坑？”

跟着这答语，下意识地对脚下那片大水望了一眼，军官之一得意地微笑了；然而笑影过后，阴森更甚。拿眼睨着他的同伴，发怒似的咬着嘴唇，然后轻声问：

“我们有多少心腹？”

呵，呵，心腹？从来是带惯了子弟兵的这两位，今番却没有一个心腹。战国时代作了秦国的基本武力的富农阶级出身的军人，年来早就下够分配；实在是大将军蒙恬带夫的人大多了。甚至像“屯长”那样的下级兵官也下得不用阶级不同的“闾左贫民”里的人了。这事件的危险性现在却提出在这两位可怜的军官面前要求一个解答。

“皇帝不该征发贱奴们来当兵的！”

被问住了拿不出回答来的那位军官恨恨他说，顿然感到祖若父当日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去，永远成为过去了。

“何尝不是呵！自从商君变法以来，我们祖宗是世代代执干戈捍卫社稷的；作军人是光荣的职务，岂容‘闾左’的贱奴们染指！始皇帝宾天后，法度就乱了。叫贱奴们也来执干戈，都是贼臣赵高的主意哪！赵高，他父母也是贱奴！”

“咳，‘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这就是！”

因为是在大泽乡的小丘上，这两位军官敢于非议朝政了。然而话一多，勇敢乐观的气分就愈少。风是刮的更大了。总有七分湿的牛皮甲，本来就冰人，此时则竟是澈骨的寒冷。忍着冻默然相对，仰起脸来让凉雨洒去了无赖

的悲哀罢！乡关在何处？云山渺远，在那儿西天，该就是咸阳罢？不知咸阳城里此时怎样了呵！羽林军还是前朝百战的儿郎。但是“闾左”贱奴们的洪水太大了，太大了，咸阳城不免终究要变成大泽乡罢！

回到自己帐幕内的两位军官仍和出去时一样地苦闷空虚，然若丧。他们这阶级的将要没落的黑影，顽固地罩在他们脸上。孤立，危殆，一场拼死活的恶斗，已是不成问题的铁案；问题是他们怎样先下手给敌人一个不意的致命伤。

——先斩两屯长？

——还有九百人呢？

——那. 权且算作多少有一半人数是可以威胁利诱的罢？

——收缴了兵器，放起一把火罢？

当这样的意念再在两位军官的对射的目光中闪着的时候，帐外突然传来了这么不成体统的嚷闹：

“守在这里是饿死……到了渔阳……误期……也是死……大家干罢，才可以下死……将官么……让他们醉死！”

接着是一阵哄笑，再接着便是嘈嘈杂杂的听下清的话响。

两军官的脸色全变了，嘴唇有些颤抖。交换了又一次的眼色，咬嘴唇，又剔起眉毛，统治阶级的武装者的他们俩全身都涨满了杀气了，然而好像还没有十分决定怎么开始应付，却是陡地一阵夹雨的狂风揭开了帐门，将这两位，太早地并且不意地暴露在嚷闹的群众的眼前了。面对面的斗争再没有拖延缓和的可能！也是被这天公的多事微微一怔的群众们朝着帐内看了。是站着的满脸通红怒眉睁目的两个人。但只是“两个”人！

“军中不许高声！左右！拿下扰乱营房的人！”

拔出剑来的军官大声吆喝，冲着屯长之一叫做吴广的走过来了。

回答是几乎要震塌营帐那样的群众的怒吼声。也有了兵器在手的“贱奴”们今番不复驯顺！像野熊一般跳起来的吴广早抢得军官手里的剑，照准这长官拦腰一挥。剩下的一位被发狂似的部下攥住，歪牵了的嘴巴只泄出半声哼。

地下火爆发了！从营帐到营帐，响应着“贱奴”们挣断铁链的巨声。从乡村到乡村，从郡县到郡县，秦皇帝的全统治区域都感受到这大泽乡的地下火爆发的剧震。即今便是被压迫的贫农要翻身！他们的洪水将冲毁了始皇帝的一切贪官污吏，一切严刑峻法！

风是凯歌，雨是进击的战鼓，弥漫了大泽乡的秋潦是举义的檄文；从乡村到乡村，郡县到郡县，他们九百人将尽了历史的使命，将燃起一切茅屋中郁积已久的忿火！

始皇帝死而地分！

1930年10月6日，上海。

喜 剧

—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青年华的手在衣袋里反复数他的全部财产：四个铜子！他虽然饿得眼睛前进出金花，然而这个，数铜子，却还没有弄错，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的确只有四个铜子。

他托开他的乌黄的瘦手掌，很郑重地把这四枚铜子呈献给大饼摊上的山东大汉。

“那不行啦！两个烧饼卖八个子儿！还差四子儿！嗨！”

山东大汉把一只黑手在身上擦，怪生气似的说，一对圆眼睛凶猛地瞧着华的面孔。

听着这山东口音，又看见那一脸横肉，两颗闪着红光的圆眼睛，青年华忍下住打一个冷噤！五年前在××路发传单被捕时用枪柄打他的那位“八大爷”的狞相，便又在他眼前浮出来了。五年的监禁，许多老朋友的面貌渐渐从他的记忆中褪色了，但是这位“孙联帅”部下的大兵的威容，却就从那时候枪柄的一击深深地印入他的脑膜。现在刑满出狱，复为“自由之身”的第一天第一次和人发生文涉，真不料又是那样的一脸横肉，两颗凶狠的眼睛，那样的山东口音。经过了五年，这世界的一切当真并没有丝毫的改变么？他的昏惘的神经就感到自己的被捕仿佛仅是昨日的事了。

托开着的一只瘦手簌簌地抖起来了。青年华看着另一只手里的两个烧饼，吞吞吐吐他说：

“八个铜子？你不要欺人！我是常买烧饼的。昨天还是两个铜子一个——”

“哼！妈的！两子儿一个！昨天你还买？做梦！这年头儿！两子儿一个！你看，不是青天白日的世界么？什么都涨价！你奶奶做的烧饼才卖两子儿一个！”

站在烧饼摊旁边的两三个工人都笑起来了，都转过眼来打量着青年华。他们都是焦黄的脸，穿着破旧的蓝布衣服，依然是五年前青年华见惯了的那种困苦的模样。

看见青年华尽在那里发楞，卖饼的山东汉子也不再多说话，很干脆的取了那四个铜子，又取回一个烧饼，就转脸招呼别的主顾去了。青年华下意识地往地下一蹲。烧饼就往嘴里送。

“革命！革命！吃的穿的都革贵了！他妈的革命！”

青年华猛抬起头来，看见那个说话的蓝短衫工人正在那里掏出钱来买烧饼，嘴边犹自浮着一层唾沫。

革命？难道当真已经革过命么？——青年华不能相信似的向四下里张望。不远的街角飘扬着一幅“青于白日满地红”。虽然很破旧，而且已经褪色，在斜阳下的微风中发抖，可确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确是五年前可以算作杀头的凭证的“青天白日满地红”！青年华陡然神清气爽了，咽下最后的一口烧饼，急忙问道：

“革过命了啊，哪一年的事？”

烧饼摊的汉子以及那些个工人都一齐回过脸来，带着一种诧异的轻蔑的

冷笑。青年华觉得有申说的必要了：

“哎哎——你们看！我是刚刚从西牢里放出来的。坐了五年的牢，外边的事情，我是什么都不知道。”

“想来你是共产党？”

工人中间的一个，含着一口烧饼轻声问，又对他的同伴使眼色。

“不，我是国民党员。——”

一边说，青年华站起来了，准备着背诵自己的经验，并且准备着听取别人的称赞。

但是卖烧饼的汉子做一个鬼脸，吐出浓浓的一口唾沫，忙着拿饼放到火边去烤。蓝布短衣的人们，怪样地对青年华望一眼，也就匆匆地跑开了。

信步走了十多分钟，青年华站在一座桥上了。桥那边的大建筑是总商会，他认得。那里也有一幅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懒懒地垂在旗杆上。他踌躇地踱着，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好。

猛然他想起不远就是××同乡会，而同乡会的办事人赵某却曾有一面之雅。既然无处可去，两手又空空，那就去撞一下同乡会号房的脸色就不对。瞪着眼对青年华看了半天，这才懒洋洋地回答：

“赵先生不在这里了。”

“别的办事人也行。有要紧事，一定要见一见。”

号房的脸色更加难看了。斜过眼来又对青年华打量了半晌，然后似乎十二分卖情面似的嘴已朝墙上的圆形时钟一扭，大声说：

“你看，是什么时候了啊？三点钟停止办公，常务委员早已回家。”

什么！常务委员？青年华又诧异，又兴奋。连同乡会也是委员制了么？他这才更明晰地意识到世界确是换了一个样子了。于是他好像有了把握似的提起精神说：

“那么，我就在这里等候吧！等到明天。我没有地方去过夜。”

“不行，没有这规矩！”

“没有这规矩，也得要过一夜！”

号房冷笑了，但倏地收起笑容，厉声说：

“赶快走罢！识相点！下走，就叫巡捕！”

青年华下回答，简直的就坐下来了。号房一面怒气冲冲地骂，一面就跑出去。

许是去叫巡捕罢？下管他！反正总要给我一个地方过夜。——青年华这么忖量着，心里反而泰然了。

可是意外地，号房带来的却不是巡捕，而是四十多岁的瘦男子，穿着中山装。不知道是青年华的哪一点叫人起敬，这瘦男子居然很有礼貌。

“老兄是来找赵旭老的么？有什么贵于？”

“哦，哦，——这个，有一点事——”

“老兄是初到上海罢？”

“不——我是刚从西牢里放出来的。”

“什么！西——？”

“西牢！五年前，于革命，在马路发传单被捕，直到今天方才出来。”

“五年前？”

“是五年前。那时上海还是孙传芳的势力，那时国民革命军还没有出师北伐。”

青年华的嗓子响亮一点了，胸脯也自然而然的挺得笔直，大有凭这资格便可以到处睡觉吃饭的气概。然而不幸、四十多岁的瘦男子并没有认识到青年华的这项资格，和这种价值；他在鼻子里“哼”了一声，似笑非笑地看了青年华一眼就转过脸去申斥那个号房道：

“你办公事越办越老到了啊！也不看看是什么路数，就往我这里回！来——”

说时迟，那时快，瘦男子一边拉长着那个“来”字调，一边刚要向后转走，却下料青年华已经抓住了他的胳膊。

“慢走，我的往夜问题还没有解决。”

瘦男子不动了，也不作声，两粒细眼睛咕咕地乱转。有一个当差跑进来了，号房也揩着额角的急汗挨上前来。但是瘦男子对他们挤眉弄眼，不许他们有什么动作。他的眼光很害怕似的钉住了青年华的放着右手的那个衣袋。

眼光是会说话的，青年华突然悟到了瘦男子为什么这样惴惴，忍不住仰脸狂笑起来。笑声还没有完，他猛觉得手里的那条瘦胳膊像蛇一样的滑走了，而同时几只粗壮的手却将他捉住了，一直将他拖走有丈把远。

终于站住了，青年华听得瘦男子的声音说：

“搜他的身上！”

于是搜。结果一无所得。似乎这太意外，瘦男子反倒踌躇起来、手插在衣袋里，燃着了一枝卷烟。喷出了几口白烟以后，他毅然说：

“哼！送捕房罢！在逃的共产党！”

“上捕房也不要紧，可是共产党，怎么说？”

青年华忍不住反问了。但并没有得到回答。瘦男子已经走得连影子都不见。

一个管门巡捕模样的酒糟鼻子的矮胖子走到青年华的身边，拍着他的肩膀说道：

“小伙子，走罢！有话到行里去说。白赖是不中用的！孙传芳时代发传单！那不是共产党是什么？你去问问就知道、眼前革命做官的大亨在孙传芳时代都是很安分的，从不捣乱！我亲眼看见！”

二

二十四小时以后，青年华又在热闹的马路上徘徊了。捕头只骂了他一顿，并不肯用拘押的方式来替他解决严重问题的住与食。

他也不同于昨天此时的他了。他的衣袋里已经没有四个铜子，他的脑袋里却装满了疑问。

在他的饿极了发花的眼前，一串一串地漂浮着大大小小的耳朵形的疑问符号，他不辨方向地信步走着。

当真这世界有点换样了。女人们都剪了发，胸前高高地耸起一对乳房，脸上搽得红的红，白的白，胳膊和大腿都是光光的露在外面。影戏院异常之多，广告上竟夸着“神怪武侠新片”。

在这一切表面之下，还有什么呢？他不很明白。虽然，有一点是确定了：已经革过命。然而这“革命”却已经跑出他所能理解的范围。

他呆呆地站在十字街头的电车站上。四周围是光臂裸腿满身香气的女人。是各种的车声和人声，是蓝的红的刺眼的电光招牌。一种说不明白的憎

恨，渐渐人心头涌上来了。

突然有这样的呼声刺进他的耳朵：

“阿要看政治消息！

当日政治消息！

广东政府攻打湖南！

汪精卫勾结冯玉祥阎锡山，阿要看：共产党攻打福建！”

青年华转过脸去，一张新闻纸在他眼前一，仿佛是什么《民生日报》。在这报面上瞥见一行大题目：《总司令昨日回南·京》！

立刻他的脑海中展开一张政治地图了。但这是五年前的“旧地图”，北伐军刚打到了武汉，而雄踞南京的，是姓孙的“联帅”！

把今天的印象加上昨天的印象，更加上昨天之昨天——那就是五年前他被捕当时的景象，他简直糊涂到不像人了！

肚子里早就咕咕地叫，这是比什么都急迫。怎样解决这问题呢？青年华一挥手，好像扔去了一切的“政治消息”，便又在人堆里乱挤，心里盘算着怎样方能弄到食和住。他想起孙总理的全部遗教是解决衣食住行，然而虔奉遗教的他却像丧家之狗，他不禁有点忿忿了。

这忿忿似乎很有点疗饥的攻效，但同时又像一个风轮似的在他脑海里转，使他眼睛里看出来的人和物都变成了双重的轮廓。

在什么街的转角处，他一头撞在一个人的身上，两个都跌倒“狗东西！瞎了眼么？”

先爬起来的一位破口大骂，用脚踢躺在地上的青年华。大概当真是饿得厉害了，青年华下动，也不作声，只翻起眼睛对那个人瞧，忽然他叫道：

“是你么？金——我是华！”

他赶快跳起来。什么肚子饿，什么忿忿，一下里都逃得精光了。

三

现在青年华已经吃得很饱，并且一枝茄立克斜插在嘴角，很神气地坐在金的会客室里。

他喷了一口烟，对主人说：

“我真想不到这五年来有这么多的变化。现在我都明白了。想起我们同学的时候，你是多么持重，总不肯乱走一步，现在我佩服你毕竟是高明，见识远大！”

“啊，那时，那时，——我也无非遵守着‘忍辱负重’的古训。宁可让你们骂一声‘反革命’——可是，现在，你看，我还不是革命的忠实信徒！”

这样回答了的金，仰脸喷出一口烟，电灯光射在他的胖圆脸上，亮晶晶地像一个小太阳。

青年华点头微笑，一边用劲吸烟，一边看墙上挂的总理遗像，心里油然起了这样的感想：伟大的总理呀，你的遗教确不是不兑现的支票，虔奉你的遗教的人就可以解决衣食住行，而且很舒服地解决了，眼前的金，不是很好的标本么？

但是金忽地翘起大拇指在空中划一个圈，转过脸来毅然说：

“不过社会上尽有许多混帐东西，还在那里口口声声说捐税太重，无法生活；嘿！他们连革命要有牺牲都不知道！这种不知不觉，不肯牺牲的人，

真不配在革命政府底下做老百姓呀！”

“捐税很重么？”

青年华忍不住问了。无论如何，他还有点记得五年前惯熟了的标语口号。而且前天在大饼摊头所得的印象又很无赖地浮上了他的记忆了。幸而金并没有注意到。微微一笑，他就回答：

“可说是不轻。但是，老华，商民是踊跃输将的呀！他们知道赞助革命政府。只有无知无识的农工才要喊苦。老华，你知道革命政府发了多少公债呢？九万万！四年之内发了九万万！比北洋军阀十五年内所发的数目多上好几倍哪！这就是商民拥护政府的证据。”

于是猛吸了一口烟，金又放低了声音加一句：

“然而商民到底还是好利，所以公债的市价统扯起来只到得五折。”

于是谈话转了方向，讲到女同志，讲到跳舞场，电影明星；浴美大会，——在青年华都是闻所未闻。当真这世界是换了样了，更适宜于寻欢作乐了。

但是正像《天方夜谭》里的一个故事似的，听饱了人世间赏心乐事的青年华，却猛然省悟到自己腰间没有半文钱，并且今晚上睡的地方也还没有着落。眉尖皱起来了。他吞吞吐吐他说出这样为难的问题。他很想问这位殷勤的主人借这么十块八块，可是到底勇气不足；他只说很想找点工作，聊尽革命一份子的义务。

真不料金的眉头也皱起来了，换上一枝烟，猛力吸着，这位主人仰起脸看墙上的裸体油画。

“我也知道有点困难。刚从那边出来，党里一切情形，我还不很熟——”

既然等下到金的回答，青年华只好搭讪着再继续自己的“独白”，心里却又有点抱怨孙总理的遗教了。

“赂！有了！”

突然金跳起来喊，打断了青年华的“独白”，也打断了他心里的“抱怨”。翘起一个大拇指，金走到青年华的跟前，异常郑重地问：

“你不是说过昨天有人诬赖你是共产党么？”

“唉——”

“好！你就算是共产党，你就去自首罢！这么一来，你的工作问题就解决了。”

“可是我实在不是共产党！”

“哈哈，不是算作是，却也不妨。何况往嫌疑上说，你就有几分像。”

青年华愕然张大了嘴巴。

“你放心去照计行事罢。要是你的第一次、我们老朋友肯教你去冒险么？现在时间不早，你跟我夫看看跳舞场罢！”

金松一口气，将半枝香烟掷在痰盂里，就哼起《丽娃丽姐》的小曲来了。

再到了马路上时，青年华又已不同于数小时以前的他了。他的衣袋里依然没有半个铜子，他的脑袋里却也没有疑问，而是满满地装着金钱和美女了。

1931 军。

小 巫

—

姨太太是姓凌。但也许是姓林。谁知道呢，这种人的姓儿原就没有一定，爱姓什么就是什么。

进门来那一天，老太太正在吃孙女婿送来的南湖菱、姨太太悄悄地走进房来，又悄悄地磕下头主，把老太太吓了一跳。这是不吉利的兆头。老太太心里很不舒服。姨太太那一头乱蓬蓬的时髦头发、也叫老太太眼里难受。所以虽然没有正主儿的媳妇，老太太一边吃着菱，一边随口就叫这新来的女人一声“菱姐！”

是“菱姐！”老太太亲口这么叫，按照乡风，这年纪不过十来岁姓凌或是姓林的女人就确定了是姨太太的身份了。

菱姐还有一个娘。当老爷到上海去办货，在某某百货公司里认识了菱姐而且有过交情以后，老爷曾经允许菱姐的娘：“日后做亲戚来往。”菱姐又没有半个儿弟弟哥哥，娘的后半世靠着她。这也是菱姐跟老爷离开上海的时候说好了的。但现在一切都变了。老太太自然不认这门“亲”，老爷也压根儿忘了自己说过的话。菱姐几次三番乘机会说起娘在上海不知道是怎样过日子，老爷只是装聋装哑，有时不耐烦了，他就瞪出眼睛说道：

“啧啧！她一个老太婆有什么开销！难道几十月工夫，她那三百块钱就用完了么？”

老爷带走菱姐时，给过她娘三百块大洋。老太太曾经因为这件事和老爷闹架。她当着十年老做的何妈面前，骂老爷道：

“到上海马路上拾了这么一个不清不白的臭货来，你也花三百块钱么？你拿洋钱当水泼！四囡出嫁的时候，你总共还花不到三百块；衣箱是假牛皮的，当天就脱了盖子，四囡夫家到现在还当做话柄讲。到底也是不吉利。四囡养了三胎，都是百日里就死掉了！你，你，现在贩黑货，总共积得这么几个钱，就大把大把的乱花！阿弥陀佛，天——雷打！”

老太太从前也是著名的“女星宿”。老爷有几分怕她。况且，想想花了三百大洋弄来的这个“菱姐”，好像也不过如此，并没比镇上半开门的李二姐好多少，这钱真花得有点冤枉。老爷又疼钱又挨骂的那一股子气，就出在菱姐身上。那一回，菱姐第一次领教了老爷的拳脚。扣日子算，她被称为“菱姐”刚满两个月。

菱姐确也不是初来时那个模样儿了。镇上没有像样的理发店。更其不会烫头发。菱姐那一头烫得蓬松松的时髦头发早就晒直了，一把儿扎成个鸭屁股，和镇上的女人没有什么两样。口红用完了，修眉毛的镊子弄坏了，镇上买不出，老爷几次到上海又不肯买，菱姐就一天一天难看，至少是没有什么比众不同的迷人力量。

老爷又有特别不满意菱姐的地方。那是第一次打了菱姐后两天，他喝醉了酒，白天里太阳耀光光的，他拉住了菱姐厮缠，忽然看见菱姐肚皮上有几条花纹。老爷是酒后，这来，他的酒醒了一半，问菱姐为什么肚皮上有花纹。菱姐闭着眼睛不回答。老爷看看她的奶，又看看她的眉毛，愈看愈生疑心，猛然跳起来，就那么着把菱姐拖翻在楼板上，重重的打了一顿，咬着牙根骂道：

“臭婊子！还当你是原封货呢！上海开旅馆那一夜亏你装得那么像！”

菱姐哪里敢回答半个字，只是闷住了声音哭。

这回事落进了老太太的耳朵，菱姐的日子就更加难过。明骂暗骂是老太太每天的功课。有时骂上了风，竟忘记当天须得吃素，老太太就越发拍桌子捶条凳，骂的菱姐简直不敢透气儿。黄鼠狼拖走了家里的老母鸡，老太太那口怨气也往菱姐身上呵。她的手指尖直戳到菱姐脸上，厉声骂道：

“臭货！狐狸精！白天干那种事，不怕罪过！怪道黄鼠狼要拖鸡！触犯了太阳菩萨，看你不得好死！不要脸的骚货！”

老爷却不怕太阳菩萨。虽然他的疑心不能断根，他又偏偏常要看那叫他起疑的古怪花纹。不让他看时一定得挨打，让他看了，他喘过气后也要拧几把。这还算是他并没起恶心。碰到他不高兴时，老大的耳括子刷几下，咕噜咕噜一顿骂。一个月的那几天里，他也不放菱姐安静。哀求他：“等过一两天罢！”没有一次不是白说的。

菱姐渐渐得了一种病。眼睛前时常一阵一阵发黑，小肚子隐隐地痛。告诉了老爷。老爷冷笑，说这不算病。老太太知道了，又是逢到人便三句两头发作：

“骚货自己弄出来的病！天老爷有眼睛！三百块钱丢在水里也还响一声！”

二

老爷为的贩“货”，上海这条路每月总得去一次，三天五天，或是一星期回来，都没准。那时候，菱姐直乐得好比刀下逃命的犯人。虽然老太太的早骂夜骂是比老爷在家时还要凶，可是菱姐近来一天怕似一天的那桩事，总算没有人强逼她了。和她年纪仿佛的少爷也是个馋嘴。小丫头杏儿见少爷是老鼠见了猫儿似的会浑身发抖。觑着没有旁人，少爷也要偷偷地搔菱姐的手掌心，或是摸下巴。菱姐不敢声张，只是涨红了脸逃走。少爷望着她逃走了，却也不迫。

比少爷更难对付的，是那位姑爷——老太太常说的那个四囤的丈夫。看样子，就知道他的牛劲儿也和老爷差不多。他也叫她“菱姐”。即使是在那样厉害的老太太跟前，他也敢在桌子底下拧菱姐的腿儿。菱姐躲这位姑爷，就和小杏儿躲少爷差不多。

姑爷在镇上的公安局里有点差使。老爷不在家的时候，姑爷来的更勤、有时腰间挂一个小皮袋，菱姐认得那里面装的是手枪。那时候，菱姐的心就卜卜乱跳，又觉得还是老爷在家好了，她盼望老爷立刻就回家。

镇上有保卫团，老爷又是这里面的什么“董”。每逢老爷从上海办“货”回来，那保卫团里的什么“队长”就来见老爷。队长是两个。贼忒忒的两对眼睛也是一有机会就往菱姐身上溜。屋子里放着两个大蒲包，就是老爷从上海带来的“货”。有一次，老爷听两个队长说了半天话，忽然生气喊道：

“什么！他坐吃二成，还嫌少，还想来生事么？他手下的几个痞病鬼，中什么用！要是他硬来，我们就硬对付！明天轮船上有一百斤带来，你们先去守口子，打一场也丁算什么，是他们先不讲交情！——明天早晨五点钟！你们起一个早。是大家的公事，不要怕辛苦！”

“弟兄们——”

“打胜了，弟兄们每人赏一两土！”

老爷不等那队长说完，就接口说，还是很生气的样子。

菱姐站在门后听得出神，不防有人在她肩头拧了一把。“啊哟——”菱姐刚喊出半声来，立刻缩住了。拧她的不是别人，是姑爷！淫邪的眼光钉住在菱姐脸上，好像要一口吞下她。可是那门外又有老爷！菱姐的心跳得忒忒地响。

姑爷勉强捺住一团火，吐一口唾沫，也就走了。他到前面和老爷叽叽咕咕说了半天话。后来听得老爷粗声大气说：

“混账东西！那就干了他！明天早上，我自己去走一趟。”

于是姑爷怪声笑。菱姐听去那笑声就像猫头鹰叫。

这天直到上灯时光，老爷的脸色铁青，不多说话。他拿出一支手枪来，拆卸机件，看了半天，又装好，又上足了子弹、几次拿在手里，瞄准了，像要放。菱姐走过他身边时，把不住腿发抖。没等到吃晚饭，老爷就带着枪出去了。菱姐心口好像压了一块石头，想来想去只是害怕。

老太太坐在一个小小的佛龕前，不出声的念佛，手指尖掐着那一串念佛珠，掐得非常快。佛龕前燃旺了一炉檀香。

捱到二更过，老爷回来了，脸色是青里带紫，两只眼睛通红，似乎比平常小了一些，头上是热腾腾的汗气。离开他三尺就嗅到酒味。他从腰里掏出那支手枪来，拍的一声掼在桌子上。菱姐抖着手替他脱衣服。老爷忽然摆开一只臂膊，卷住了菱姐的腰，提空了往床上擢去，哈哈地笑起来了。这是常有的事，然而此刻却意外。菱姐不知道是吉是凶，躺在床上不敢动。老爷走近来了，发怒似的扯开了菱姐的衣服，右手捏定那支乌油抽的手枪。菱姐吓得手脚都软了，眼睛却睁得挺大。衣服都剥光，那冰冷的枪口就按在菱姐胸脯上。菱姐浑身直抖，听得老爷说：

“先拿你来试一下。看老子的枪好不好。”

菱姐耳朵里嗡一声响，两行眼泪淌下她的面颊。

“没用的骚货，怕死么？嘿——老子还要留着玩几天呢！”

老爷怪声笑着说，随手把枪移下去，在菱姐的下部戳了一下，菱姐痛叫一声，自以为已经死了。老爷一边狞笑，一边把口一张，就吐了菱姐一身和一床。老爷身体一歪，就横在床里呼呼地睡着了。

菱姐把床铺收拾干净，缩在床角里不敢睡，也不能睡。她此时方才觉得刚才要是砰的一枪，对穿了胸脯，倒也干净。她偷偷地拿起那支手枪来，看了一会儿，闭了眼睛，心跳了一会儿，到底又放开了。

四更过后，大门上有人打得蓬蓬响。老爷醒了，瞪直眼睛听了一会儿，捞起手枪来跑到窗口，开了窗喝道：

“你妈的！不要吵吵闹闹！”

“人都齐了！”

隔着一个天井的大门外有人回答。老爷披上皮袍，不扣钮子，拦腰束上一条绉纱大带子，收紧了，插上手枪，就匆匆地下去。菱姐听得老爷在门外和许多人问答了几句。又听得老爷骂“混蛋”，全伙儿都走了。

菱姐看天上。疏落落几点星，一两朵冻住了的灰白云块。她打了一个寒噤，迷迷糊糊回到床上，拉被窝来盖了下身，心里想还是不要睡着好，可是不多时就朦胧起来，靠在床栏上的头，歪搁在肩膀上了。她立刻就做梦：老爷又开枪打她，又看见娘，娘抱住了她哭，娘发狂似的抱她……菱姐一跳惊

醒来，没有了娘，却确是有人压在她身上，煤油灯光下她瞥眼看见了那人的面孔，她吓得脸都黄了。

“少爷，你——”

她避过那拱上她面孔来的嘴巴，她发急地叫。

少爷不作声，两手扭过菱姐的面孔来，眼看着菱姐的眼睛，又把嘴唇拱上去。菱姐的心乱跳，喘着气说：

“你不走，我就要叫人了！”

“看你叫！老头子和警察抢土，打架去了；老奶奶不来管这闲事！”

少爷贼忒忒他说，也有点气喘。他虽然也不过十六七岁。力气却比菱姐大。

“你——这是害我——”

菱姐含着眼泪轻声说，任凭他摆布。

忽然街上有乱哄哄的人声，从远而近；接着就听得大门上蓬蓬地打得震天响。菱姐心里那一急，什么都不顾了。她猛一个翻身，推落了少爷，就跑去关房门。没等她关上，少爷也已经跑到房门边，只说一句“你弄昏了么？”就溜出去了。

菱姐胡乱套上一件衣，就把被窝蒙住了头，蜷曲在床里发抖。听楼底下是嚷得热闹。一会儿，就嚷到她房门外。菱姐猛跳起来，横了心，开房门一看，五六个人，内中有老爷和姑爷。

老爷是两个人抬着。老爷的皮袍前襟朝外翻转，那雪白的滩皮长毛上有一堆血冻结了。把老爷放在床上后，那几个都走了，只留着姑爷和另一个，那是队长。老爷在床上像牛叫似的唤痛。队长过主张一眼，说道：

“这伤，镇上恐怕医不好。可是那一枪真怪；他们人都在前面，这旁边打来的一枪真怪！这不是流弹。开枪的人一定是瞄准了老头子放。可是那狗局长也被我们干得痛快！”

菱姐蹲在床角里却看见队长背后的姑爷扁着嘴巴暗笑。

老太太在楼底下摔家具嚷骂：

“报应得好！触犯太阳菩萨！都是那臭货！进门来那一天，我就知道不吉利！请什么郎中，打死那臭货就好了！打死她！”

三

日高三丈，镇上人乱哄哄地都说强盗厉害。商会打长途电话给县里，说是公安局长“捕盗”阵亡，保卫团董“协捕”也受重伤。县里转报到省，强盗就变成了土匪，“聚众二三百，出没无常，枪械犀利。”省里据报，调一连保安队来“痛剿”。

保安队到镇那一天，在街上走过，菱姐也看见。她下大明白这些兵是来帮老爷的呢，还是来帮姑爷。不知道凭什么，她认定老爷是被姑爷偷偷地打了一枪。可是她只放在肚子里想，便是少爷面前她也不曾说过。

老爷的伤居然一天一天好起来了。小小一颗手枪子弹还留在肉里，伤口却已经合缝。菱姐惟恐老爷好全了，又要强逼她。

背着人，她要少爷想个法子救她。少爷也没有法子，反倒笑她。

又过了几天，老爷能够走动了。菱姐心慌得饭都吃不下。

老爷却也好像有心事，不和菱姐过分厮缠。队长中间的一个，常来和老

爷谈话。声音很低。老爷时常皱眉头。有一次，菱姐在旁边给老爷弄燕窝，听得那队长说：

“商会里每天要供应他们三十桌酒饭，到现在半个多月，商会里也花上两千多块钱了。商会里的会长老李也是巴不得他们马上就开拔，可是那保安队的连长说：上峰是派他来剿匪的，不和上匪见一仗，他们不便回去销差。——”

“哼！他妈的销差！”

老爷咬紧了牙根说，可是眉头更皱得紧了。队长顿一下，挨到老爷耳朵边又说了几句，老爷立刻跳起来喊道：

“什么！昨天他们白要了三十两川上去，今天他们得步进步了么？混蛋！”

“还有一层顶可恶。他们还在半路里抢！我们兄弟派土到几家大户头老主顾那里去，都被他们半路里强抢去了。他们在这里住了半个月，门路都熟了！”

“咄！那不是反了！”

老爷重拍一下桌子，气冲冲说，脸上的红筋爆起，有小指头那么粗。菱姐看着心里发慌、好像老爷又要拿枪打她。

“再让他们住上半个月，我们的生意全都完了！总得赶快想法子！”

队长叹一口气说。老爷跟着也叹一口气。后来两个人又唧唧啾啾地说了半天，菱姐看见老爷脸上有点喜色，不住的点头。临走的时候，那队长忽然叫着考爷的译名说道：

“大岁爷，你放心！我们悄悄地装扮好了去，决不会露马脚！还是到西北乡去的好，那里的乡下老还有点油水，多少我们也补贴补贴。”

“那么，我们巡风的人要格外小心。打听他们拔队出镇，我们的人就得赶快退；不要当真和他们交上一手，闹出笑话来！”

老爷再三叮嘱过后，队长就走了。老爷板起脸孔坐在那里想了半晌，就派老妈子去找姑爷来。菱姐听说到“姑爷”，浑身就不自在。她很想把自己心里疑惑的事对老爷说，但是她到底没有说什么，只自管避开了。

姑爷和老爷谈了一会儿，匆匆忙忙就去。在房门边碰到菱姐时，姑爷做一个鬼脸，露出一口大牙齿望着菱姐笑。菱姐浑身汗毛直竖，就像看见一条吐舌头的毒蛇。

晚饭时，老爷忽然又喝酒。菱姐给老爷斟一杯，心里就添一分忧愁。她觉得今晚上又是难垦到了。却是作怪，老爷除了喝酒以外，并没别的举动。老爷这次甲小杯，喝的很慢很文雅，时时放下杯子，侧着耳朵听。到初更时分，忽然街上来了蒲达蒲达的脚步声，中间夹着有人喊口令。老爷酒也不喝了，心事很重的样子歪在床上叫菱姐给他择腿。又过了许多时候，远远地传来劈拍劈拍的枪声。老爷蓦地跳起来，跑到窗前看。西北角上隐隐有一片火光。老爷看过一会儿，就自己拿大碗倒酒喝了一碗，摇摇头，伸开两只臂膊。菱姐知道这是老爷要脱衣服了，心里不由的就发抖。但又是作怪，老爷躺在床上让菱姐捶了一会腿，竟自睡着了。

第二天，菱姐在厨房里听得挑水的癞头阿大说，昨夜西北乡到了土匪，保安队出去打了半夜，捉了许多通土匪的乡下人来，还有一个受伤的土匪，都押在公安局里。

老大大又在前面屋子里拍桌子大骂：

“宠了个妖精，就和嫡亲女婿生事了！触犯太阳菩萨——”

菱姐把桂圆莲子汤端上楼去，刚到房门外，就听得老爷厉声说道：

“你昏了！对我说这种话！”

“可是上回那一枪你还嫌不够？”

是姑爷的咬紧了牙齿的声音；紧接着几声叫人发抖的冷笑，也是姑爷的声音。菱姐心乱跳，腿却还在走，可是，看见姑爷一扬手就是乌油油的一支手枪对准了老爷，菱姐腿一软，浑身的血就都好像冻住。只听得老爷喝一声：

“杀胚！你敢——”

砰！

菱姐在这一声里就跌在房门边，她还看见姑爷狞起脸孔，大踏步从她身边走过，以后她就人事不知。

四

枪杀的是老爷，不是菱姐；但菱姐却病了，神智不清。她有两天工夫，热度非常高；脸像喝酒一般通红，眼睛水汪汪地直瞪。她简直没有吃东西。胡言乱语，人家听不懂。第三天好些了，入是很乏力似的，昏昏地睡觉。快天黑的时候，她忽然醒来觉得很口渴，她看见小杏儿爬在窗前看望。她下明白自己为什么躺在床上；过去的事，她完全忘了。她想爬起来，可是身体软得很。

“杏儿！爬在那里看什么？留心老爷瞧见了打你呢！”

菱姐轻声说，又觉得肚子饿。小杏儿回头来看着她笑。过了一会儿，小杏儿贼忒嘻嘻他说道：

“老爷死了！嗒——就横在这里的，血，一大滩！”

菱姐打一个寒噤，她的记忆回复过来了。她的心又卜卜跳，她又不大认得清人，她又迷迷糊糊像是在做梦了。她看见老爷用枪口戳在她胸脯上，她又看见姑爷满面手气举起枪对准了老爷，末后，她看见一个面孔——狞起了眉毛的一个面孔，对准她瞧。是姑爷！菱姐觉得自己是喊了，但自己听得那喊声就像是隔着几重墙。这姑爷的两只手也来了。揭去被窝，就剥她的衣服。她觉得手和腿都不是她的了。后来，她又昏迷过去了。

这回再清醒过来时，菱姐自以为已经死了。房里已经点了灯。有一个人影横在床上。菱姐看明白那人是少爷，背着灯站在床前，离她很近。菱姐呻吟着说：

“我不是死了么？”

“哪里就会死呢！”

菱姐身体动一下，更轻声的说：

“我——记得——姑爷——”

“他刚刚出去。我用一点小法儿骗他走。”

“你这——小鬼！”

菱姐让少爷嗅她的面孔，轻声说，她又觉得肚子饿了。

听少爷说，菱姐方才才知道老爷的“团董”位于已经由姑爷接手。而且在家里，姑爷也是什么事都管了去。菱姐怔了一会儿，忍不住问少爷道：

“你知道老爷是怎样死的？”

“老头子是自己不小心，手枪走火，打了自己。”

“准说的？”

“姐夫说的。老奶奶也是这么说。她说老头子触犯了太阳菩萨，鬼使神差，开枪打了自己。还有，你也触犯太阳菩萨。老头子死了要你到阴间阎王前去做见证，你也死去了两三天，就为的这个。”

菱姐呆起脸想了半天，然后摇摇头，把嘴唇凑在少爷耳朵上说：

“不是的！老爷不是自己打的！你可不要说出去，——我明明白白看见，是姑爷开枪打死了老爷的！”

少爷似信不信的看着菱姐的面孔。过一会儿，他淡淡的说：

“管他是怎样死的。死了就算了！”

“噯，我知道姑爷总有一天还要打死你！也有一天要打死我。”

少爷不作声了，眯细了眼睛看菱姐的面孔。

“总有一天他要打的。要是他知道了我和你——有这件事！”

菱姐说着，就轻轻叹一口气。少爷低了头，没有主意。菱姐又推少爷道：

“看你还赖着不肯走！他要回来了！”

“嘻，你想他回来么？今天他上任，晚上他们请他在半开门李二姐那里喝酒，还回来么？嘿，你还想他回来呢！”

“嚼舌头——”

菱姐骂了一声，也就不再说什么。可是少爷到底有点胆怯，鬼混了一阵，也就走了。菱姐昏昏沉沉睡了不知多少时候，被一个人推醒来，就听得街上人声杂乱，劈拍劈拍的声音很近，就像大年夜放鞭炮似的。那人却是少爷，脸色慌张，拉起菱姐来，一面慌慌张张的说：

“当真是上匪来了！你听！枪声音！就在西栅口打呢！”

菱姐心慌，说不出话来，只瞪直下眼睛看窗外。一抹金黄色的斜阳正挂在日外天井里的墙角，少爷催她穿衣服，一面又说下去：

“前次老头子派人到西北乡去抢了，又放火；保安队又去捉了几个乡下人来当做土匪；这回真是土匪来了！土匪里头就有前次遭冤枉的老百姓，他们要杀到我们的家里来——”

一句话没完，猛听得街上发起喊来。夹着店铺子收市关店的木板碰撞的声音。少爷撇下了菱姐，就跑下楼去。菱姐抖着腿，挨到靠街的一个窗口去张望，只见满街都是保安队、慌慌张张乱跑，来不及“上板”关门的铺子里就有他们在那里抢东西。砰！砰！他们朝关紧的店门乱放枪。菱姐腿一软，就坐在楼板上。恰好这时候，少爷又跑进来了，一把拖住菱姐就走，气喘喘地喊道：

“土匪打进镇了！姐夫给乱枪打死！——噯，怎么的，你的两条腿！”

老太太还跪在那小小的佛龕跟前磕头。少爷不管，死拖住了菱姐从后门走了。菱姐心里不住的自己问自己：“到哪里去？到哪里去？”可是她并没问出口，她又想着住在上海的娘，两行眼泪淌过她的灰白的面颊。

突然，空中响着嗤，嗤，嗤的声音。一颗流弹打中了少爷。

像一块木头似的，少爷跌倒了，把菱姐也拖翻在地。菱姐爬一步，朝少爷看时，又一颗流弹来了，穿进她的胸脯。菱姐脸上的肉一歪，不曾喊出一声，就仰躺在地上动不了了，她的嘴角边闪过了似恨又似笑的些微皱纹。

这时候，他们原来的家里冲上一道黑烟，随后就是一亮，火星乱飞。

1932年2月29日。

林家铺子

—

林小姐这天从学校回辛就撅起着小嘴唇。她攥下了书包，并不照例到镜台前梳头发搽粉，却倒在床上看着帐顶出神。小花噗的也跳上床来，挨着林小姐的腰部摩擦，咪呜咪呜地叫了两声。林小姐本能地伸手到小花头上摸了一下，随即翻一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就叫道：

“妈呀！”

没有回答。妈的房就在间壁，妈素常疼爱这唯一的女儿，听得女儿回来就要摇摇摆摆走过来问她肚子饿不饿，妈留着好东西呢，——再不然，就差吴妈赶快去买一碗馄饨。但今天却作怪，妈的房里明明有说话的声音，并且还听得妈在打呃，却是妈连回答也没有一声。

林小姐在床上又翻一个身，翘起了头，打算偷听妈和谁谈话，是那样悄悄地放低了声音。

然而听不清，只有妈的连声打呃，间歇地飘到林小姐的耳朵。忽然妈的嗓音高了一些，似乎很生气，就有几个字听得很分明：

——这也是东洋货，那也是东洋货，呃！……

林小姐猛一跳，就好像理发时候颈脖子上粘了许多短头发似的浑身都烦躁起来了。正也是为了这东洋货问题，她在学校里给人家笑骂，她回家来没好气。她一手推开了又挨到她身边来的小花，跳起来就剥下那件新制的翠绿色假毛葛驼绒旗袍来，拎在手里抖了几下，叹了一口气。据说这怪好看的假毛葛和驼绒都是东洋来的。她撩开这件驼绒旗袍，从床下拖出那口小巧的牛皮箱来，赌气似的扭开了箱子盖，把箱子底朝天向床上一撒，花花绿绿的衣服和杂用品就滚满了一床。小花吃了一惊，噗的跳下床去，转一个身，却又跳在一张椅子上蹲着望住它的女主林小姐的一双手在那堆衣服里抓捞了一会儿，就呆呆地站在床前出神。这许多衣服和杂用品越看越可爱，却又越看越像是东洋货呢！全都不能穿了么？可是她——舍不得，而且她的父亲也未必肯另外再制新的！林小姐忍不住眼圈儿红了。她爱这些东洋货，她又恨那些东洋人；好好儿的发兵打东三省干什么呢？不然，穿了东洋货有谁来笑骂。

“呃——”

忽然房门边来了这一声。接着就是林大娘的摇摇摆摆的瘦身形。看见那乱丢了一床的衣服，又看见女儿只穿着一件绒线短衣站在床前出神，林大娘这一惊非同小可。心里愈是着急，她那个“呃”却愈是打得多，暂时竟说不出半句话。

林小姐飞跑到母亲身边，哭丧着脸说：

“妈呀！全是东洋货，明儿叫我穿什么衣服？”

林大娘摇着头只是打呃，一手扶住了女儿的肩膀，一手揉磨自己的胸脯，过了一会，她方才挣扎出几句话来：

“阿囡，呃，你干么脱得——呃，光落落？留心冻——呃——我这毛病，呃，生你那年起了这个病痛，呃，近来越发凶了！呃——”

“妈呀！你说明儿我穿什么衣服？我只好躲在家里不出去了，他们要笑我，骂我！”

但是林大娘不回答。她一路打呃，走到床前拣出那件驼绒旗袍来，就替

女儿披在身上，又拍拍床，要她坐下。小花又挨到林小姐脚边，昂起了头，眯细着眼睛看看林大娘，又看看林小姐；然后它懒懒地靠到林小姐的脚背上，就林小姐的鞋底来磨擦它的肚皮。林小姐一脚踢开了小花，就势身子一歪，躺在床上，把脸藏在她母亲的身后。

暂时两个都没有话。母亲忙着打呃，女儿忙着盘算“明天怎样出去”；这东洋货问题不但影响到林小姐的所穿，还影响到她的所用；据说她那只常为同学们艳羡的化妆皮夹以及自动铅笔之类，也都是东洋货，而她却又爱这些小玩意儿的！

“阿囡，呃——肚子饿不饿？”

林大娘坐定了半晌以后，渐渐少打几个呃了，就又开始她日常的疼爱女儿的老功课。

“不饿。喂，妈呀，怎么老是问我饿不饿呢，顶要紧是没有了衣服明天怎样去上学！”

林小姐撒娇说，依然那样拳曲着身体躺着，依然把脸藏在母亲背后。

自始就没弄明白为什么女儿尽嚷着没有衣服穿的林大娘现在第三次听得了这话儿，不能不再注意了，可是她那该死的打呃很不作美地又连连来了。恰在此时林先生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张字条儿，脸上乌霉霉地像是涂着一层灰。他看见林大娘不住地打呃，女儿躺在满床乱丢的衣服堆里，他就料到了几分，一双眉头就紧紧地皱起。他唤着女儿的名字说道：

“明秀，你的学校里有什么抗日会么？刚送来了这封信。说是明天你再穿东洋货的衣服去，他们就要烧呢——无法无天的话语，咳……”

“呃——呃！”

“真是岂有此理，哪一个人身上没有东洋货，却偏偏找定了我们家来生事！哪一家洋广货铺子里不是堆足了东洋货，偏是我的铺子犯法，一定要封存！咄！”

林先生气愤愤地又加了这几句，就颓然坐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

“呃，呃，救苦救难观世音，呃——”

“爸爸，我还有一件老式的棉袄，光景不是东洋货，可是穿出去人家又要笑我。”

过了一会儿，林小姐从床上坐起来说，她本来打算进一步要求父亲制一件不是东洋货的新衣，但瞧着父亲的脸色不对，便又不敢冒昧。同时，她的想像中就展开了那件旧棉袄惹人讪笑的情形，她忍不住哭起来了。

“呃，呃——啊哟！——呃，莫哭，——没有人笑你——呃，阿囡……”

“阿秀，明天不用去读书了！饭快要没得吃了，还读什么书！”

林先生懊恼地说，把手里那张字条儿扯得粉碎，一边走出房去，一边叹气跺脚。然而没多几时，林先生又匆匆地跑了回来，看着林大娘的面孔说道：

“橱门上的钥匙呢？给我！”

林大娘的脸色立刻变成灰白，瞪出了眼睛望着她的丈夫，永远不放松她的打呃忽然静定了半晌。

“没有办法，只好去斋斋那些闲神野鬼了——”

林先生顿住了，叹了一口气，然后又接下去说：

“至多我花四百块。要是党部里还嫌少，我拼着不做生意，等他们来封！——我们对过的裕昌祥，进的东洋货比我多，足足有一万多块钱的码子呢，也只花了五百块，就太平无事了。——五百块！算是吃了几笔倒账罢！——”

钥匙！咳！那一个金项圈，总可以兑成三百块……”

“呃，呃，真——好比强盗！”

林大娘摸出那钥匙来，手也颤抖了，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林小姐却反不哭了，瞪着一对泪眼，呆呆地出神，她恍惚看见那个曾经到她学校里来演说而且饿狗似的盯住看她的什么委员，一个怪叫人讨厌的黑麻子，捧住了她家的金项目在半空里跳，张开了大嘴巴笑。随后，她又恍惚看见这强盗似的黑麻子和她的父亲吵嘴，父亲被他打了，……

“啊哟！”

林小姐猛然一声惊叫，就扑在她妈的身上。林大娘慌得没有工夫尽打呃，挣扎着说：

“阿囡，呃，不要哭，——过了年，你爸爸有钱，就给你制新衣服，——呃，那些狠心的强盗！都咬定我们有钱，呃，一年一年亏空，你爸爸做做肥田粉生意又上当，啊——店里全是别人的钱了。阿囡，呃，呃，我这病，活着也受罪，——呃，再过两年，你十九岁，招得个好女婿。呃，我死也放心了！——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呃——”

二

第二天，林先生的铺子里新换过一番布置。将近一星期不曾露脸的东洋货又都摆在最惹眼的地位了。林先生又摹仿上海大商店的办法，写了许多“大廉价照码九折”的红绿纸条，贴在玻璃窗上。这天是阴历腊月二十三，正是乡镇上洋广货店的“旺月”。不但林先生的额外支出“四百元”指望在这时候捞回来，就是林小姐的新衣服也靠托在这几天的生意好。

十点多钟，赶市的乡下人一群一群的在街上走过了，他们臂上挽着篮，或是牵着小孩子，粗声大气地一边在走，一边在谈话。他们望到了林先生的花花绿绿的铺面，都站住了，仰起脸，老婆唤丈夫，孩子叫爹娘，啧啧地夸奖那些货物。新年快到了，孩子们希望穿一双新袜子，女人们想到家里的面盆早就用破，全家合用的一条面中还是半年前的老家伙，肥皂又断绝了一个多月，趁这里“卖贱货”，正该买一点。林先生坐在账台上，抖擞着精神，堆起满脸的笑容，眼睛望着那些乡下人，又带瞄着自己铺子里的两个伙计，两个学徒，满心希望货物出去，洋钱进来。但是这些乡下人看了一会，指指点点夸奖了一会，竟自懒洋洋地走到斜对门的裕昌祥铺面前站住了再看。林先生伸长了脖子，望到那班乡下人的背影，眼睛里冒出火来。他恨不得拉他们回来！

“呃——呃——”

坐在账台后面那道分隔铺面与“内宅”的蝴蝶门旁边的林大娘把勉强忍住了半晌的“呃”放出来。林小姐倚在她妈的身边，呆呆地望着街上不作声，心头却是卜卜地跳；她的新衣服至少已经走脱了半件。

林先生赶到柜台前睁大了妒忌的眼睛看着斜对门的同业裕昌祥。那边的四五个店员一字儿摆在柜台前，等候做买卖。但是那班乡下人没有一个走近到柜台边，他们看了一会儿，又照样地走过去了。林先生觉得心头一松，忍不住望着裕昌祥的伙计笑了一笑。这时又有七八人一队的乡下人走到林先生的铺面前；其中有一位年青的居然上前一步，歪着头看那些挂着的洋伞，林先生猛转过脸来，一对嘴唇皮立刻嘻开了；他亲自兜揽这位意想中的顾客了：

“喂，阿弟，买洋伞么？便宜货，一只洋卖九角！看看货色去。”

一个伙计已经取下了两三把洋伞，立刻撑开了一把，热刺刺地塞到那年青乡下人的手里，振起精神，使出夸卖的本领来：

“小当家，你看！洋缎面子，实心骨子，晴天，落雨，耐用好看！九角洋钱一顶，再便宜没有了！……那边是一只洋一顶，货色还没有这等好呢，你比一比就明白。”

那年青的乡下人拿着伞，没有主意似的张大了嘴巴。他回过头去望着位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又把手里的伞一，似乎说：“买一把罢？”老头子却老大着急地吆喝道：

“阿大！你昏了，想买伞！一船硬柴，一古脑儿只卖了三块多钱，你娘等着量米回去吃，哪有钱来买伞！”

“货色是便宜，没有钱买！”

站在那里观望的乡下人都叹着气说，懒洋洋地都走了。那年青的乡下人满脸涨红，摇一下头，放了伞也就要想走，这可把林先生急坏了，赶快让步问道：

“喂，喂，阿弟，你说多少钱呢？——再看看去，货色是靠得住的！”

“货色是便宜，钱不够。”

老头子一面回答，一面拉住了他的儿子，逃也似的走了。林先生苦着脸，踱到账台里，浑身不得劲儿。他知道不是自己不会做生意，委实是乡下人太穷了，买不起九毛钱的一顶伞。他偷眼再望斜对门的裕昌祥，也还是只有人站在那里看，没有人上柜台买。裕昌祥左右邻的生泰杂货店万牲糕饼店那就简直连看的人都没有半个。一群一群走过的乡下人部挽着篮子，但篮子里空无一物；间或有花蓝布的一包儿，看样子就知道是米：甚至一个多月前乡下人收获的晚稻也早已被地主们和高利贷的债主们如数逼光，现在乡下人不得不一升两升的量着贵米吃。这一切，林先生都明白，他就觉得自己的一份生意至少是间接的被地主和高利贷者剥夺去了。

时间渐渐移近正午，街上走的乡下人已经很少了，林先生的铺子就只做成了一块多钱的生意，仅仅足够开销了“大廉价照码九折”的红绿纸条的广告费。林先生垂头丧气走进“内宅”去，几乎没有勇气和女儿老婆相见。林小姐含着一泡眼泪，低着头坐在屋角；林大娘在一连串的打呃中，挣扎着对丈夫说：

“花了四百块钱，——又忙了一个晚上摆设起来，呃，东洋货是准卖了，却又生意清淡，呃——阿囡的爷呀！……吴妈又要拿工钱——”

“还只半天呢！不要着急。”

林先生勉强安慰着，心里的难受，比刀割还厉害。他闷闷地踱了几步。所有推广营业的方法都想遍了，觉得都不是路。生意清淡，早已各业如此，并不是他一家呀；人们都穷了，可没有法子。但是他总还希望下午的营业能够比较好些。本镇的人家买东西大概在下午。难道他们过新年不买些东西？只要他们存心买，林先生的营业是有把握的。毕竟他的货物比别家便宜。

是这盼望使得林先生依然能够抖擞着精神坐在账台上守候他意想中的下午的顾客。

这下午照例和上午显然不同：街上并没很多的人，但几乎每个人都相识，都能够叫出他们的姓名，或是他们的父亲和祖父的姓名。林先生靠在柜台上，用了异常温和的眼光迎送这些慢慢地走着谈着经过他那铺面的本镇人。他时

常笑嘻嘻地迎着常有交易的人喊道：

“呵，XX哥，到清风阁去吃茶么？小店大放盘，交易点儿去！”

有时被唤着的那位居然站住了，走上柜台来，于是林先生和他的店员就要大忙而特忙，异常敏感地伺察着这位未可知的顾客的眼光，瞧见他的眼光瞥到什么货物上，就赶快拿出那种货物请他考较。林小姐站在那对蝴蝶门边看望，也常常被林先生唤出来对那位未可知的顾客叫一声“伯伯”。小学徒送上一杯便茶来，外加一枝小联珠。

在价目上，林先生也格外让步；遇到那位顾客一定要除去一毛钱左右尾数的时候，他就从店员手里拿过那算盘来算了一会儿，然后不得已似的把那尾数从算盘上拨去，一面笑嘻嘻他说：

“真不够本呢！可是老主顾，只好遵命了。请你多作成几笔生意罢！”

整个下午就是这么张罗着过去了。连现带赊，大大小小，居然也有十来往交易。林先生早已汗透棉袍。虽然是累得那么着，林先生心里却很愉快。他冷眼偷看斜对门的裕昌祥，似乎赶不上自己铺子的“热闹”。常在那时蝴蝶门旁边看望的林小姐脸上也有些笑意，林大娘也少打几个呃了。

快到上灯时候，林先生核算这一天的“流水账”；上午等于零，下午卖了十六元八角五分，八块钱是赊账。林先生微微一笑，但立即皱紧了眉头了；他今大的“大放盘”确是照本出卖，开销都没着落，官利更说不上。他呆了一会儿，又开了账箱，取出几本账簿来翻着打了半天算盘；账上“人欠”的数目共有一千三百余元，本镇六百多，四乡七百多；可是“欠人”的客账，单是上海的东升字号就有八百，合计不下二千哪！林先生低声叹一口气，觉得明天以后如果生意依然没见好，那他这年关就有点难过了。他望着玻璃窗上“大放盘照码九折”的红绿纸条，心里这么想：“照今天那样当真放盘，生意总该会见好；亏本么？没有生意也是照样的要开销。只好先拉些主顾来再慢慢儿想法提高货码……要是四乡还有批发生意来，那就更好！——”

突然有一个人来打断林先生的甜蜜梦想了。这是五十多岁的一位老婆子，巍巍颤颤地走进店来，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蓝布包，林先生猛抬起头来，正和那老婆子打一个照面，想躲避也躲避不及，只好走上前去招呼她道：

“朱三太，出来买过年东西么？请到里面去坐坐。——阿秀，来扶朱三太。”

林小姐早已不在那对蝴蝶门边了，没有听到。那朱三太连连摇手，就在铺面里的一张椅子上坐了，郑重地打开她的蓝布手巾包，——包里仅有一扣折子，她抖抖簌簌地双手捧了，直送到林先生的鼻子前，她的瘪嘴唇扭了几扭，正想说话、林先生早已一手接过那折子，同时抢先说道：

“我晓得了。明天送到你府上罢。”

“哦，哦；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总是三个月，三三得九，是九块罢？——明天你送来？哦，哦，不要送，让我带了去。嗯！”

朱三太扭着她的瘪嘴唇，很艰难似的说。她有三百元的“老本”存在林先生的铺里，按月来取三块钱的利息，可是最近林先生却拖欠了三十月，原说是到了年底总付，明天是送灶日，老婆子要买送灶的东西，所以亲自上林先生的铺子来了。看她那股扭起了一对瘪嘴唇的劲儿，光景是钱不到手就一定不肯走。

林先生抓着头皮不作声。这九块钱的利息，他何尝存心白赖，只是三个月来生意清淡，每天卖得的钱仅够开伙食，付捐税，不知不觉就拖欠下来了。

然而今天要是不付，这老婆子也许会就在铺面上嚷闹，那就太丢脸，对于营业的前途很有影响。

“好，好，带了去罢，带了去罢！”

林先生终于斗气似的说，声音有点儿哽咽。他跑到账台里。把上下午卖得的现钱归并起来，又从腰包里掏出一个双毫，这才凑成了八块大洋，十角小洋，四十个铜子，支付了朱三太。当他看见那老婆子把这些银洋铜子郑重地数了又数，而且抖抖簌簌地放在那蓝布手中上包了起来的时候，他忍不住叹了一口气，异想无开地打算拉回几文来；他勉强笑着说：

“三阿太，你这蓝布手中太旧了，买一块老牌麻纱白手帕去罢？我们有上好的洗脸手巾，肥皂，买一点儿去新年里用罢。价钱公道！”

“不要，不要；老太婆了，用不到。”

朱三太连连摇手说，把折子藏在衣袋里，捧着她的蓝布手巾包竟自去了。

林先生哭丧着脸，走向“内宅”去。因这朱三太的上门讨利息，他记起还有两注存款，桥头陈老七的二百元和张寡妇的一百五十元，总共十来块钱的利息，都是“不便”拖欠的，总得先期送去。他抡着指头算日子：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到二十六，放在四乡的账头该可以收齐了，店里的寿生是前天出去收账的，极迟是二十六应该回来了；本镇的账头总得到二十八九方才有个数目。然而上海号家的收账客人说不定明后天就会到，只有再向恒源钱庄去借了。但是明天的门市怎样？……

他这么低着头一边走，一边想，猛听得女儿的声音在他耳边说：

“爸爸，你看这块大绸好么？七尺，四块二角，不贵罢？”

林先生心里蓦地一跳，站住了睁大着眼睛，说不出话。林小姐手里托着那块绸，却在那里憨笑。四块二角！数目可真不算大，然而今天店里总共只卖得十六块多，并且是老实照本贱卖的呀！林先生怔了一会儿，这才没精打采地问道：

“你哪来的钱呢？”

“挂在账上。”

林先生听得又是欠账，忍不住皱一下眉头。但女儿是自己宠惯了的，林大娘又抵死偏护着，林先生无可奈何只有苦笑。过一会儿，他叹了一口气，轻轻埋怨道：

“那么性急！过了年再买岂不是好！”

三

又过了两天，“大放盘”的林先生的铺子，生意果然很好，每天可以做三十多元的生意了。林大娘的打呃，大大减少，平均是五分钟来一次；林小姐在铺面和“内宅”之间跳进跳出，脸上红喷喷地时常在笑，有时竟在铺面帮忙招呼生意，直到林大娘再三唤她，方才跑进去，一边擦着额上的汗珠，一边兴冲冲地急口说：

“妈呀，又叫我进来干么！我不觉得辛苦呀！妈！爸爸累得满身是汗，嗓子也喊哑了！——刚才一个客人买了五块钱东西呢！妈！不要怕我辛苦，不要怕！爸爸叫我歇一会儿就出去呢！”

林大娘只是点头，打一个呃，就念一声“大慈大悲菩萨”。客厅里本就供奉着一尊瓷观音，点着一炷香，林大娘就摇摇摆摆走过去磕头，谢菩萨的

保佑，还要祷告菩萨一发慈悲，保佑林先生的生意永远那么好，保佑林小姐易长易大，明年就得个好女婿。

但是在铺面张罗的林先生虽然打起精神做生意，脸上笑容不断，心里却像有几根线牵着。每逢卖得了一块钱，看见顾客欣然挟着纸包而去，林先生就忍不住心里一顿，在他心里的算盘上加添了五分洋钱的血本的亏折。他几次想把这个“大放盘”时每块钱的实足亏折算成三分，可是无论如何，算来算去总得五分。生意虽然好，他却越卖越心疼了。在柜台上招呼主顾的时候，他这种矛盾的心理有时竟至几乎使他发晕。偶尔他偷眼望望斜对门的裕昌祥，就觉得那边闲立在柜台边的店员和掌柜，嘴角上都带着讥讽的讪笑，似乎都在说：“看这姓林的傻子呀，当真亏本放盘哪！看着罢，他的生意越好，就越亏本，倒闭得越快！”那时候，林先生便咬一下嘴唇，决定明天无论如何要把货码提高，要把次等货标上头等货的价格。

给林先生斡旋那“封存东洋货”问题的商会长当走过林家铺子的时候，也微微笑着，站住了对林先生贺喜，并且拍着林先生的肩膀，轻声说：

“如何？四百块钱是花得不冤枉罢！——可是，卜局长那边，你也得稍稍点缀，防他看得眼红，也要来敲诈。生意好，妒忌的人就多；就是卜局长不生心，他们也要去挑拨呀！”

林先生谢商会长的关切，心里老大吃惊，几乎连做生意都没有精神。

然而最使他心神不宁的，是店里的寿生出去收账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林先生是等着寿生收的钱来开销“客账”。上海东升字号的收账客人前天早已到镇，直催逼得林先生再没有话语支吾了。如果寿生再不来，林先生只有向恒源钱庄借款的一法，这一来，林先生又将多负担五六十元的利息，这在见天亏本的林先生委实比割肉还心疼。

到四点钟光景，林先生忽然听得街上走过的人们乱哄哄地在议论着什么，人们的脸色都很惶急，似乎发生了什么大事情了。一心惦念着出去收账的寿生是否平安的林先生就以为一定是快班船遭了强盗抢，他的心卜卜地乱跳。他唤住了一个路人焦急地问道：

“什么事？是不是栗市快班遭了强盗抢？”

“哦！又是强盗抢么？路上真下太平！抢，还是小事，还要绑人去哪！”

那人，有名的闲汉陆和尚，含糊地回答，同时眯着半只眼睛看林先生铺子里花花绿绿的货物。林先生不得要领，心里更急，丢开陆和尚，就夫问第二个走近来的人，桥头的王三毛。

“听说栗市班遭抢，当真么？”

“那一定是大保阿书手下人干的，大保阿书是枪毙了，他的手下人多么厉害！”

王三毛一边回答，一边只顾走。可是林先生却急坏了，冷汗从额角上钻出来。他早就估量到寿生一定是今天回来，而且是从栗市——收账程序中预定的最后一处，坐快班船回来；此刻已是四点钟，不见他来，王三毛又是那样说，那还有什么疑义么？林先生竟忘记了这所谓“栗市班遭强盗抢”乃是自己的发明了！他满脸急汗，直往“内宅”跑；在那对蝴蝶门边忘记跨门槛，几乎绊了一交。

“爸爸！上海打仗了！东洋兵放炸弹烧闸北——”

林小姐大叫着跑到林先生跟前。

林先生怔了一下。什么上海打仗，原就和他不相干，但中间既然牵连

“东洋兵”，又好像不能下追问一声了。他看着女儿的很兴奋的脸孔问道：

“东洋兵放炸弹么？你从哪里听来的？”

“街上走过的人全是那么说。东洋兵放大炮，掷炸弹。闸北烧光了！”

“哦，那么，有人说栗市快班强盗抢么？”

林小姐摇头，就像扑火的灯蛾似的扑向外面去了。林先生迟疑了一会儿，站在那蝴蝶门边抓头皮。林大娘在里面打呃，又是喃喃地祷告：“菩萨保佑，炸弹不要落到我们头上来！”林先生转身再到铺子里，却见女儿和两个店员正在谈得很热闹。对门生泰杂货店里的老板金老虎也站在柜台外边指手划脚他讲谈。上海打仗，东洋飞机掷炸弹烧了闸北，上海已经罢市，全都证实了。强盗抢快班船么？没有听人说起过呀！栗市快班么？早已到了，一路平安。金老虎看见那快班船上的伙计刚刚背着两个蒲包走过的。林先生心里松一口气，知道寿生今天又没回来，但也知道好好儿的没有逢到强盗抢。

现在是满街都在议论上海的战事了。小伙什们夹在闹里骂“东洋乌龟！”竟也有人当街大呼：“再买东洋货就是忘八！”林小姐听着，脸上就飞红了一大片。林先生却还不动神色。大家都卖东洋货，并且大家花了几百块钱以后，都已经奉着特许：“只要把东洋商标撕去了就行。”他现在满店的货物都已经称为“国货”，买主们也都是“国货，国货”他说着，就拿走了。在此满街人人为了上海的战事而没有心思想到生意的时候，林先生始终在筹虑他的正事。他还是不肯花重利去借庄款，他主和上海号家的收账客人情商，请他再多等这么一天两天。他的寿生极迟明天傍晚总该会到。

“林老板，你也是明白人，怎么说出这种后来呀！现在上海开了火，说不定明后天火车就不通，我是巴不得今晚上就动身呢！怎么再等一两天？请你今天把账款缴清，明天一早我好走。我也是吃人家的饭，请你照顾照顾罢！”

上海客人毫无通融地拒绝了林先生的情商。林先生看来是无可商量了，只好忍痛夫到恒源钱庄上商借。他还恐怕那“钱糊猕”知道他是急用，要趁火打劫，高抬利息。谁知钱庄经理的口气却完全不对了。那痨病鬼经理听完了林先生的申请，并没作答，只管捧着他那老古董的水烟筒卜落落卜落落的呼，直到烧完一根纸吹，这才慢吞吞他说：

“不行了！东洋兵开仗，上海罢市，银行钱庄都封关，知道他们几时弄得好！上海这路一断，敝庄就成了没脚蟹，汇划下通，比尊处再好的户头也只好不做了。对不起，实在爱莫能助！”

林先生呆了一呆，还总以为这痨病鬼经理故意刁难，无非是为提高利息作地步，正想结结实实说几句恳求的话。却不料那经理又逼进一步道：

“刚才敝东吩咐过，他得的信，这次的乱子恐怕要闹大，叫我们收紧盘子！尊处原欠五百，二十二那天，又是一百，总共是六百，年关前总得扫数归清；我们也算是老主顾，今天先透一个信，免得临时多费口舌，大家面子上难为情。”

“哦——可是小店里也实在为难。要看账头收得怎样。”

林先生呆了半晌，这才呐出这两句话。

“嘿！何必客气！宝号里这几天来的生意与众不同，区区六百块钱，还为难么？今天是同老兄说明白了，总望扫数归清，我在敝东跟前好交代。”

痨病鬼经理冷冷他说、站起来了。林先生冷了半截身子，瞧情形是万难挽回，只好硬着头皮走出了那家钱庄。他此时这才明白原来远在上海的打仗也要影响到他的小铺子了。今年的年关当真是难过：上海的收账客人立逼着

要钱，恒源里不许宕过年，寿生还没回来，知道他怎样了，镇上的账头，去年只收起八成，今年瞧来连八成都捏不稳——横在他前面的路，只是一条：“暂停营业，清理账目”！而这条路也就等于破产，他这铺子里早已没有自己的资本，一旦清理，剩给他的，光景只有一家三口三个光身子！

林先生愈想愈仄，走过那座望仙桥时，他看着桥下的浑水，几乎想纵身一跳完事。可是有个人在背后唤他道：

“林先生，上海打仗了，是真的罢？听说东栅外刚刚调来了一支兵，到商会里要借饷，开口就是二万，商会里正在开会呢！”

林先生急回过脸去看，原来正是那位存有二百块钱在他铺子里的陈老七，也是林先生的一位债主。

“哦——”

林先生打一个冷噤，只回答了这一声，就赶快下桥，一口气跑回家去。

四

这晚上的夜饭，林大娘在家常的一荤二素以外，特又添了一个碟子，是到八仙楼买来的红焖肉，林先生心爱的东西。另外又有一斤黄酒。林小姐笑不离口，为的铺子里生意好，为的大绸新旗袍已经做成，也为的上海竟然开火，打东洋人。林大娘打呃的次数更加少了，差不多十分钟只来一回。

只有林先生心里发闷到要死。他喝着闷酒，看看女儿，又看看老婆，几次想把那炸弹似的恶消息宣布，然而终于没有那样的勇气。并且他辽不曾绝望，还想挣扎，至少是还想掩饰他的两下里碰不到头。所以当商会里议决了答应借饷五千并且要林先生摊认二十元的时候，他毫不推托，就答应下来了。他决定非到最后五分钟不让老婆和女儿知道那家道困难的真实情形。他的划算是这样的：人家欠他的账收一个八成罢，他还人家的账也是个八成，——反正可以借口上海打仗，钱庄不通；为难的是人欠我欠之间尚差六百光景，那只有用剜肉补疮的方法拼命放盘卖贱货，且捞几个钱来渡过了眼前再说。这年头儿，准能够顾到将来呢？眼前得得过且过。

是这么想定了方法，又加上那一斤黄酒的力量，林先生倒酣睡了一夜，恶梦也没有半个。

第二天早上，林先生醒来时已经是六点半钟、天色很阴沉。林先生觉得有点头晕。他匆匆忙忙吞进两碗稀饭，就到铺子里，一眼就看见那位上海客人板起了脸孔在那里坐守“回话”。而尤其叫林先生猛吃一惊的，是斜对门的裕昌祥也贴起红红绿绿的纸条，也在那里“大放盘照码九折”了！林先生昨夜想好的“如意算盘”立刻被斜对门那些红绿纸条冲一个摇摇不定。

“林老板，你真是开玩笑！昨晚上不给我回音。轮船是八点钟开，我还得转乘火车，八点钟这班船我是非走不行！请你快点上海客人不耐烦他说，把一个拳头在桌子上一放。林先生只有陪不是，请他原谅，实在是因为上海打仗钱庄不通，彼此是多年的老主顾，务请格外看承。

“那么叫我空手回去么？”

“这，这，断乎不会。我们的寿生一回来，有多少付多少，我要是藏落半个钱，不是人！”

林先生颤着声音说，努力忍住了滚到眼眶边的眼泪。

话是说到尽头了，上海客人只好不再噜，可是他坐在那里不肯走。林

先生急得什么似的，心是卜卜地乱跳。近年他虽然万分拮据，面于上可还遮得过；现在摆一个人在铺子里坐守，这件事要是传扬开去，他的信用可就完了，他的债户还多着呢，万一群起付尤，他这铺子只好立刻关门。他在没有办法中想办法，几次请这位讨账客人到内宅去坐，然而讨账客人不肯。

干又索索地下起冻雨来了。一条街上冷清清地简直没有人行。自有这条街以来，从没见过这样萧索的腊尾岁尽。朔风吹着那些招牌，嚓嚓地响。渐渐地冻雨又有变成雪花的样子。沿街店铺里的伙计们靠在柜台上仰起了脸发怔。

林先生和那位收账客人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谈着。林小姐忽然走出蝴蝶门来站在街边看那索索的冻雨。从蝴蝶门后送来的林大娘的呃呃的声音又渐渐儿加勤。林先生嘴里应酬着，一边看看女儿，又听听老婆的打呃，心里一阵一阵酸上来，想起他的一生简直毫无幸福，然而又下知道坑害他到这地步的，究竟是谁。那位上海客人似乎气平了一些了，忽然很恳切他说：

“林老板，你是个好。人。一点嗜好都没有，做生意很巴结认真。放在二十年前，你怕不发财么？可是现今时势不同、捐税重，开销大，生意又清，混得过也还是你的本事。”

林先生叹一口气苦笑着，算是谦逊。

上海客人顿了一顿，又接着说下去：

“贵镇上的市面今年又比上年差些，是不是？内地全靠乡庄生意，乡下人太穷，真是没有法子，——呀，九点钟了！怎么你们的收账伙计迁没来呢？这个人靠得住么？”

林先生心里一跳，暂时回答不出来。虽然是七八年的老伙计，一向没有出过岔子，但谁能保到底呢！而况又是过期不见回来。上海客人看着林先生那迟疑的神气，就笑；那笑声有几分异样。忽然那边林小姐转脸对林先生急促地叫道：

“爸爸，寿生回来了！一身泥！”

显然林小姐的叫声也是异样的，林先生跳起来，又惊又喜，着急的想跑到柜台前去看，可是心慌了，两腿发软。这时寿生已经跑了进来，当真是一身泥，气喘喘地坐下了，说不出话来。林先生估量那情形不对，吓得没有主意，也不开口。上海客人在旁边皱眉头。过了一会儿，寿生方才喘着气说：

“好险呀！差一些儿被他们抓住了。”

“到底是强盗抢了快班船么？”

林先生惊极，心一横、倒逼出话来了。

“不是强盗。是兵队拉夫呀！昨天下午赶不上趁快班。今天一早趁航船，哪里知道航船听得这里要捉船，就停在东栅外了。我上岸走下到半里路，就碰到拉夫。西面宝祥衣庄的阿毛被他们拉去了。我跑得快，抄小路逃了回来。他妈的，性命交关！”

寿生一面说，一面撩起衣服，从肚兜里掏出一个手中包来递给了林先生，又说道：

“都在这里了。栗市的那家黄茂记很可恶，这种户头，我们明年要留心！——我去洗一个脸，换件衣服再来。”

林先生接了那手巾包，捏一把，脸上有些笑容了。他到账台里打开那手中包来。先看一张“清单”，打了一会儿算盘，然后点检银钱数目：是大洋十一元，小洋二百角，钞票四百二十元，外加即期庄票两张，一张是规

元五十两，又一张是规元六十五两。这全部付给上海客人，照账算也还差一百多元。林先生凝神想了半晌，斜眼偷看了坐在那里吸烟的上海客人几次，方才叹一口气，割肉似的拿起那两张庄票和四百元钞票捧到上海客人跟前，又说了许多话，方才得到上海客人点一下头，说一声“对啦”。

但是上海客人把庄票看了两遍，忽又笑着说道：

“对不起，林老板，这庄票，费神兑了钞票给我罢！”

“可以，可以。”

林先生连忙回答，慌忙在庄票后面盖了本店的书柬图章，派一个伙计到恒源庄去取现，并且叮嘱了要钞票。又过了半晌，伙计却是空手回来。恒源庄把票子收了，但不肯付钱；据说是扣抵了林先生的欠款。天是在当真下雪了，林先生也没张伞，冒雪到恒源庄去亲自交涉，结果是徒然。

“林老板，怎样了呢？”

看见林先生苦着脸跑回来，那上海客人不耐烦地问了。

林先生几乎想哭出来，没有话回答，只是叹气。除了央求那上海客人再通融，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寿生也来了，帮着林先生说。他们赌咒：下欠的二百多元，赶明年初十边一定汇到上海。是老主顾了，向来三节清账，从没半句话，今儿实在是意外之变，大局如此，没有办法，非是他们刁赖。

然而不添一些，到底是不行的。林先生忍痛又把这几天内卖得的现款凑成了五十元，算是总共付了四百五十元，这才把那位叫人头痛的上海收账客人送走了。

此时已有十一点了，天还是飘飘扬扬落着雪。买客没有半个。林先生纳闷了一会儿，和寿生商量本街的账头怎样去收讨。两个人的眉头都皱紧了，都觉得本镇的六百多元账头收起来真没有把握。寿生挨着林先生的耳朵悄悄他说道：

“听说南栅的聚隆，西栅的和源，都不稳呢！这两处欠我们的，就有三百光景，这两笔倒账要预先防着，吃下了，可不是玩的！”

林先生脸色变了，嘴唇有点抖。不料寿生把声音再放低些，支支吾吾他说出了更骇人的消息来：

“还有，还有讨厌的谣言，是说我们这里了。恒源庄上一定听得了这些风声，这才对我们逼得那么急，说不定上海的收账客人也有点晓得——只是，谁和我们作对呢？难道就是斜对门寿生说着，就把嘴向裕昌祥那边呶了一呶。林先生的眼光跟着寿生的嘴也向那边瞥了一下，心里直是乱跳。哭丧着脸，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的又麻又痛的心里感到这一次他准是毁了！——不毁才是作怪：党老爷敲诈他，钱庄压逼他，同业又中伤他，而又要吃倒账，凭谁也受不了这样重重的磨折罢？而究竟为了什么他应该活受罪呀！他，从父亲手里继承下这小小的铺子，从没敢浪费；他，做生意多么巴结；他，没有害过人，没有起过歹心；就是他的祖上，也没害过人，做过歹事呀！然而他直如此命苦！”

“不过，师傅，随他们去造谣罢，你不要发急。荒年传乱话，听说是镇上的店铺十家有九家没法过年关。时势不好，市面清得不成话，素来硬朗的铺子今年都打饥荒，也不是我们一家困难！天塌压大家，商会里总得议个办法出来；总不能大家一齐拖倒，弄得市面更加不像市面。”

看见林先生急苦了，寿生姑且安慰着，忍不住也叹了一口气雪是愈下愈密了，街上已经见白。偶尔有一条狗垂着尾巴走过，抖一抖身体，摇落了厚积

在毛上的那些雪，就又悄悄地夹着尾巴走了。自从有这条街以来，从没见过这样冷落凄凉的年关！而此时，远在上海，日本军的重炮正在发狂地轰毁那边繁盛的市廛。

五

凄凉的年关，终于也过去了。镇上的大小铺子倒闭了二十八家。内中有一家“信用素著”的绸庄。欠了林先生三百元货账的聚隆与和源也毕竟倒了。大年夜的白天，寿生到那两个铺子里磨了半天，也只拿了二十多块来；这以后，就听说没有一个收账员拿到半文钱，两家铺子的老板都躲得不见面了。林先生自己呢，多亏商会长一力斡旋，还无须往乡下躲，然而欠下恒源钱庄的四百多元非要正月十五以前还清不可；并且又订了苛刻的条件：从正月初五开市那天起，恒源就要派人到林先生铺子里“守提”，卖得的钱，八成归恒源扣账。

新年那四天，林先生家里就像一个冰窖。林先生常常叹气，林大娘的打呃像连珠炮。林小姐虽然不打呃，也不叹气，但是呆呆地好像害了多年的黄病。她那件大绸新旗袍，为的要付吴妈的工钱，已经上了当铺；小学徒从清早七点钟就去那家唯一的当铺门前守候，直到九点钟方才从人堆里拿了两块钱挤出来。以后，当铺就止当了。两块钱！这已是最高价。随你值多少钱的贵重衣饰、也只能当得两块呢！叫做“两块钱封门”。乡下人忍着冷剥下身上的棉袄递上柜台去，那当铺里的伙计拿起来抖了一抖，就直丢出去，怒声喊道：“不当！”

元旦起，是大好的晴天。关帝庙前那空场上，照例来了跑江湖赶新年生意的摊贩和变把戏的杂耍。人们在那些摊子面前懒懒地拖着腿走，两手们着空的腰包，就又懒懒地走开了。孩子们拉住了娘的衣角，赖在花炮摊前不肯走，娘就给他一个老大的耳光。那些特来赶新年的摊贩们连伙食都开销不了，白赖在“安商客寓”里，天天和客寓主人吵闹。

只有那班变把戏的出了八块钱的大生意，党老爷们唤他们去点缀了一番“升平气象”。

初四那天晚上，林先生勉强筹措了三块钱，办一席酒请铺子里的“相好”吃照例的“五路酒”，商量明天开市的办法。林先生早就筹思过熟透：这铺子开下去呢，眼见得是亏本的生意，不开呢，他一家三口儿简直没有生计，而且到底人家欠他的货账还有四五百，他一关门更难讨取；惟一的办法是减省开支，但捐税派饷是逃不了的，“敲诈”尤其无法躲避、裁去一两个店员罢，本来他只有三个伙计，寿生是左右手，其余的两位也是怪可怜见的，况且辞歇了到底也不够招呼生意；家里呢，也无可再省，吴妈早已辞歇。他觉得只有硬着头皮做下去，或者靠菩萨的保佑，乡下人春蚕熟，他的亏空还可以补救。

但要开市，最大的困难是缺乏货品。没有现钱寄到上海去，就拿不到货。上海打得更厉害了，赊账是休转这念头。卖底货罢，他店里早已淘空，架子上那些装卫生衣的纸盒就是空的，不过摆在那里装幌子。他铺子里就剩了些日用杂货，脸盆毛巾之类，存底还厚。

大家喝了一会闷酒，抓腮挖耳地想不出好主意。后来谈起闲天来，一个伙计忽然说：

“乱世年头，人比不上狗！听说上海闸北烧得精光，几十万人都只逃得一个光身子。虹口一带呢，烧是还没烧，人都逃光了，东洋人凶得很，不许搬东西。上海房钱涨起几倍。逃出来的人都到乡下来了，昨天镇上就到了一批，看样子都是好好的人家，现在却弄得无家可归！”

林先生摇头叹气。寿生听了这话，猛的想起了一个好办法；他放下了筷子，拿起酒杯来一口喝干了，笑嘻嘻对林先生说道：

“师傅，听得阿四的活么？我们那些脸盆，毛巾，肥皂，袜子，牙粉，牙刷，就可以如数销清了。”

林先生瞪出了眼睛，不懂得寿生的意思。

“师傅，这是天大的机会。上海逃来的人，总还有几个钱，他们总要买些日用的东西，是不是？这笔生意，我们赶快张罗。”

寿生接着又说。再筛出一杯酒来喝了，满脸是喜气。两个伙计也省悟过来了，哈哈大笑。只有林先生还不很了然。近来的逆境已经把他变成糊涂。他惘然问道：

“你拿得稳么？脸盆，毛巾，别家也有，——”

“师傅，你忘记了！脸盆毛巾一类的东西只有我们存底独多！裕昌祥里拿不出十只脸盆，而且都是拣剩货。这笔生意，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的了！我们赶快多写几张广告到四栅去分贴，逃难人住的地方——喂，阿四，他们住在什么地方？我们也要去贴广告。”

“他们有亲戚的住到亲戚家里去了，没有的，还借住在西栅外茧厂的空房子。”

叫做阿四的伙计回答，脸上发亮，很得意自己的无意中立了大功。林先生这时也完全明白了。心里一快乐，就又灵活起来，他马上拟好了广告的底稿，专拣店里有的日用品开列上去，约莫也有十几种。他又摹仿上海大商店卖“一元货”的方法，把脸盆，毛巾，牙刷，牙粉配成一套卖一块钱，广告上就大书“大廉价一元货”。店里本来还有余剩下的红绿纸，寿生大张的裁好了，拿笔就写。两个伙计和学徒就乱哄哄地拿过脸盆，毛巾，牙刷，牙粉来装配成一组。人手不够；林先生叫女儿出来帮着写，帮着扎配，另外又配出几种“一元货”，全是零星的日用必需品。

这一晚上，林家铺子里直忙到五更左右，方才大致就绪。第二天清早，开门鞭炮响过，排门开了，林家铺子布置得又是一新。漏夜赶起来的广告早已漏夜分头贴出去。西栅外茧厂一带是寿生亲自去布置，哄动那些借住在茧厂里的逃难人，都起来看，当做一件新闻。

“内宅”里，林大娘也起了十五更，瓷观音面前点了香，林大娘爬着磕了半天响头。她什么都祷告全了，就只差没有祷告菩萨要上海的战事再扩大再延长，好多来些逃难人。

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不出寿生的预料。新正开市第一天就只林家铺子生意很好，到下午四点多钟，居然卖了一百多元，是这镇上近十年来未有的新纪录。销售的大宗，果然是“一元货”，然而洋伞橡皮雨鞋之类却也带起了销路，并且那生意也做的干脆有味。虽然是“逃难人”，却毕竟住在上海，见过大场面，他们不像乡下人或本镇人那么小格式，他们买东西很爽利，拿起货来看了一眼，现钱交易，从下拣来拣去，也不硬要除零头。

林大娘看见女儿兴冲冲地跑进来夸说一回，就爬到瓷观音面前磕了一回头。她心里还转了这样的念头：要不是岁数相差得多，把寿生招做女婿倒也

是好的！说不定在寿生那边也时常用半只眼睛看望着这位厮熟的十七岁的“师妹”。

只有一点，使林先生扫兴；恒源庄毫不顾面子地派人来提取了当天营业总数的八成。并且存户朱三阿太，桥头陈老七，还有张寡妇，不知听了谁的怂恿，都借了“要量米吃”的借口，都来预支息金；不但支息金，还想拔提一点存款呢！但也有一个喜讯，听说又到了一批逃难人。

晚餐时，林先生添了两碟荤菜，酬劳他的店员。大家称赞寿生能干。林先生虽然高兴，却不能不惦记着朱三阿大等三位存户要提存款的事情。大新年碰到这种事，总是不吉利。寿生忿然说：

“那三个懂得什么呢！还不是有人从中挑拨！”

说着，寿生的嘴又向斜对门呶了一呶。林先生点头。可是这三位不懂什么的，倒也难以对付；一个是老头子，两个是孤苦的女人，软说不肯，硬来又不成。林先生想了半天觉得只有去找商会长，请他去和那三位宝贝讲开。他和寿生说了，寿生也竭力赞成。

于是晚饭后算过了当天的“流水账”，林先生就去拜访商会长。

林先生说明了来意后，那商会长一口就应承了，还夸奖林先生做生意的手段高明，他那铺子一定能够站注，而且上进。摸着自己的下巴，商会长又笑了一笑，伛过身体来说道：

“有一件事，早就想对你说，只是没有机会。镇上的卜局长不知在哪里见过令爱来，极为中意；卜局长年将四十，还没有儿子，屋子里虽则放着两个人，都没生育过；要是令爱过去，生下一男半女，就是现成的局长太太。呵，那时，就连我也沾点儿光呢！”

林先生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难题，当下怔住了做不得声。商会长却又郑重地接着说：

“我们是老朋友，什么话都可以讲个明白。论到这种事呢，照老派说，好像面子上不好听；然而也不尽然。现在通行这一套，令爱过去也算早正的。——况且，卜局长既然有了这个心，不答应他有许多不便之处；答应了，将来倒有巴望。我是替你打算，才说这个话。”

“咳，你怕不是好意劝我仔细！可是，我是小户人家，小女又不懂规矩，高攀卜局长，实在不敢！”

林先生硬着头皮说，心里卜卜乱跳。

“哈，哈，不是你高攀，是他中意。——就这么罢，你回去和尊夫人商量商量，我这里且搁着，看见卜局长时，就说还没机会提过，行不行呢？可是你得早点给我回音！”

“嗯——”

筹思了半晌，林先生勉强应着，脸色像是死人。

回到家里，林先生支开了女儿，就一五一十对林大娘说了。他还没说完，林大娘的呃就大发作，光景邻居都听得情。她勉强抑住了那些涌上来的呃，喘着气说道：

“怎么能够答应，呃，就不是小老婆，呃，呃——我也舍不得阿秀到人家去做媳妇。”

“我也是这个意思，不过——”

“呃，我们规规矩矩做生意，呃，难道我们不肯，他好抢了去不成？呃——”

“不过他一定要来找讹头生事！这种人比强盗还狠心！”

林先生低声说，几乎落下眼泪来。

“我拚了这条老命。呃！救苦救难观世音呀！”

林大娘颤着声音站了起来，摇摇摆摆想走。林先生赶快拦住，没口地叫道：

“往哪里去？往哪里去？”

同时林小姐也从房外来了，显然已经听见了一些，脸色灰白，眼睛死瞪瞪地。林大娘看见女儿，就一把抱住了，一边哭，一边打呃，一边喃喃地挣扎着喘着气说：

“呃，阿囡，呃，谁来抢你去，呃，我同他拚老命！呃，生你那年我得了这个——病，呃，好容易养到十七岁，呃，呃，死也死在一块儿！呃，早给了寿生多么好呢！呃！强盗！不怕天打的！”

林小姐也哭了，叫着“妈！”林先生搓着手叹气。看看哭得不像样，窄房浅屋的要惊动邻舍，大新年也不吉利，他只好忍着一肚子气来劝母女两个。

这一夜，林家三口儿都没有好生睡觉。明天一早林先生还得起来做生意，在一夜的转侧愁思中，他偶尔听得屋面上一声响，心就卜卜地跳，以为是卜局长来寻他生事来了；然而定了神仔细想起来，自家是规规矩矩的生意人，又没犯法，只要生意好，不欠人家的钱，难道好无端生事，白诈他不成？而他的生意呢，眼前分明有一线生机。生了个女儿长的还端正，却又要招祸！早些定了亲，也许不会出这岔子？——商会长是不是肯真心帮忙呢，只有恳求他设法——可是林大娘又在打呃了，咳，她这病！

天刚发白，林先生就起身，眼圈儿有点红肿，头里发昏。可是他不能不打起精神招呼生意。铺面上靠寿生一个到底不行，这小子近几天来也就累得够了。

林先生坐在账台里，心总不定。生意虽然好，他却时时浑身的肉发抖。看见面生的大汉子上来买东西，他就疑惑是卜局长派来的人，来侦察他，来寻事；他的心直跳得发痛。

却也作怪，这天生意之好，出人意料。到正午，已经卖了五六十元，买客们中间也有本镇人。那简直不像买东西，简直像是抢东两，只有倒闭了铺子拍卖底货的时候才有这种光景。林先生一边有点高兴，一边却也看着心惊，他估量“这样的好生意气色不正”。果然在午饭的时候，寿生就悄悄告诉道：

“外边又有谣言，说是你拆烂污卖一批贱货，捞到几个钱，就打算逃走！”

林先生又气又怕，开不得口。突然来了两个穿制服的人，直闯进来问道：

“谁是林老板？”

林先生慌忙站了起来，还没回答，两个穿制服的拉住他就走。寿生追上去，想要拦阻，又想要探询，那两个人厉声吆喝道：

“你是准？滚开！党部里要他问话！”

六

那天下午，林先生就没有回来。店里生意忙，寿生又不能抽空身子尽自己去探听。里边林大娘本来还被瞒着，不防小学徒漏了嘴，林大娘那一急几乎一口气死去。她又死不放林小姐出那对蝴蝶门儿，说是：

“你的爸爸已经被他们捉去了，回头就要来抢你！呃——”

她只叫寿生进来问底细，寿生瞧着情形不便直说，只含糊安慰了几句道：

“ 师母，不要着急，没有事的！师傅到党部里去理直那些存款呢。我们的生意好，怕什么的！”

背转了林大娘的面，寿生悄悄告诉林小姐，“到底为什么，还没得个准信儿，”他叮嘱林小姐且安心伴着“师母”，外边事有他呢。林小姐一点主意也没有，寿生说一句，她就点一下头。

这样又要招顾外面的生意，又要挖空心思找出话来对付林大娘不时的追询，寿生更没有工夫去探听林先生的下落。直到上灯时分，这才由商会长给他一个信：林先生是被党部扣住了，为的外边谣言林先生打算卷款逃走，然而林先生除有庄款和客账未清外，还有朱三阿太，桥头陈老七，张寡妇三位孤苦人儿的存款共计六百五十元没有保障，党部里是专替这些孤苦人儿谋利益的，所以把林先生扣起来，要他理直这些存款。

寿生吓得脸都黄了，呆了半晌，方才问道：

“ 先把人保出来，行么？人不出来，哪里去弄钱来呢？”

“ 嘿！保出人！你空手去，让你保么？”

“ 会长先生，总求你想想法子，做好事。师傅和你老人家向来交情也不差，总求你做做好事！”

商会长皱着眉头沉吟了一会儿，又端相着寿生半晌，然后一把拉寿生到屋角里悄悄说道：

“ 你师傅的事，我岂有抽手旁观之理。只是这件事现在弄僵了！老实对你说，我求过卜局长出面讲情，卜局长只要你师傅答应一件事，他是肯帮忙的；我刚才到党部里会见你的师傅，劝他答应，他也答应了，那不是事情完了么？不料党部里那个黑麻子真可恶，他硬不肯——”

“ 难道他不给卜局长面子？”

“ 就是呀！黑麻子反而噜哩噜 说了许多，卜局长几乎下不得台。两个人闹翻了！这不是这件事弄得僵透？”

寿生叹了口气，没有主意；停一会儿，他又叹一口气说：

“ 可是师傅并没犯什么罪。”

“ 他们不同你讲理！谁有势，谁就有理！你去对林大娘说，放心，还没吃苦，不过要想出来，总得花点儿钱！”

商会长说着，伸两个指头一扬，就匆匆地走了。

寿生沉吟着，没有主意；两个伙计攥住他探问，他也不回答。商会长这番话，可以告诉“师母”么？又得花钱！“师母”有没有私蓄，他不知道；至于店里，他很明白，两天来卖得的现钱，被恒源提了八成去，剩下只有五十多块，济得什么事！商会长示意总得两百。知道还够不够呀！照这样下去，生意再好些也不中用。他觉得有点灰心了。

里边又在叫他了！他只好进去瞧光景再定主意。

林大娘扶住了女儿的肩头，气喘喘地问道：

“ 呃，刚才，呃——商会长来了，呃，说什么？”

“ 没有来呀！”

寿生撒一个谎。

“ 你不用瞒我，呃——我，呃，全知道了；呃，你的脸色吓得焦黄！阿秀看见的，呃！”

“ 师母放心，商会长说过不要紧。——卜局长肯帮忙——”

“什么？呃，呃——什么？卜局长肯帮忙！——呃，呃，大慈大悲的菩萨，呃，不要他帮忙！呃，呃，我知道，你的师傅，呃呃，没有命了！呃，我也不要活了！呃，只是这阿秀，呃，我放心不下！呃，呃，你同了她去！呃，你们好好的做人家！呃，呃，寿生，呃，你待阿秀好，我就放心了！呃，去呀！他们要来抢！呃——狠心的强盗！观世音菩萨怎么不显灵呀！”

寿生睁大了眼睛，不知道怎样回话。他以为“师母”疯了，但可又一点不像疯。他偷眼看他的“师妹”，心里有点跳；林小姐满脸通红，低了头不作声。

“寿生哥，寿生哥，有人找你说话！”

小学徒一路跳着喊进来。寿生慌忙跑出去，总以为又是商会长什么的来了，哪里知道竟是斜对门裕昌祥的掌柜吴先生。“他来干什么？”寿生肚子里想，眼光盯往在吴先生的脸上。

吴先生问过了林先生的消息，就满脸笑容，连说“不要紧”。寿生觉得那笑脸有点异样。

“我是来找你划一点货——”

吴先生收了笑容，忽然转了口气，从袖子里摸出一张纸来。是一张横单，写着十几行，正是林先生所卖“一元货”的全部。寿生一眼瞧见就明白了，原来是这个把戏呀！他立刻说：

“师傅不在，我不能作主。”

“你和你师母说，还不是一样！”

寿生踌躇着不能回答。他现在有点懂得林先生之所以被捕了。先是谣言林先生要想逃，其次是林先生被扣住了，而现在却是裕昌祥来挖货，这一连串的线索都明白了。寿生想来有点气，又有点怕，他很知道，要是答应了吴先生的要求，那么，林先生的生意，自己的一番心血，都完了。可是不答应呢，还有什么把戏来，他简直不敢想下去了。最后他姑且试一试说：

“那么，我去和师母说。可是，师母女人家专要做现钱交易。”

“现钱么？哈，寿生，你是说笑话罢？”

“师母是这种脾气，我也是没法。最好等明天再谈罢。刚才商会长说，卜局长肯帮忙讲情，光景师傅今晚上就可以回来了。”

寿生故意冷冷的说，就把那张横单塞还吴先生的手里。吴先生脸上的肉一跳，慌忙把横单又推回到寿生手里，一面没口应承道：

“好，好，现账就是现账。今晚上交货，就是现账。”

寿生皱着眉头再到里边，把裕昌祥来挖货的事情对林大娘说了，并且劝她：

“师母，刚才商会长来，确实说师傅好好的在那里，并没吃苦；不过总得花几个钱，才能出来。店里只有五十块。现在裕昌祥来挖货，照这单子上看，总也有一百五十块光景，还是挖给他们罢，早点救师傅出来要紧！”

林大娘听说又要花钱，眼泪直淌，那一阵呢，当真打得震天响，她只是摇手，说不出话，头靠在桌子上，把桌子捶得怪响。寿生瞧来不是路，悄悄的退出去，但在蝴蝶门边，林小姐追上来了。她的脸色像死人一样白，她的声音抖而且哑，她急口地说：

“妈是气糊涂了！总说爸爸已经被他们弄死了！你，你赶快答应裕昌祥，赶快救爸爸！寿生哥，你——”

林小姐说到这里，忽然脸一红，就飞快地跑进去了。寿生望着她的后影，

呆立了半分钟光景，然后转身，下决心担负这挖货给裕昌样的责任，至少“师妹”是和他一条心要这么办了。

夜饭已经摆在店铺里了，寿生也没有心思吃，立等着裕昌祥交过钱来，他拿一百在手里，另外身边藏了八十，就飞跑去找商半点钟后，寿生和林先生一同回来了。跑进“内宅”的时候，林大娘看见了倒吓了一跳。认明是当真活的林先生时，林大娘急急爬在瓷观音前磕响头，比她打呃的声音还要响。林小姐光着眼睛站在旁边，像是要哭，又像是要笑。寿生从身旁掏出一个纸包来，放在桌子上说：

“这是多下来的八十块钱。”

林先生叹了一口气，过一会儿，方才有声没气地说道：

“让我死在那边就是了，又花钱弄出来！没有钱，大家还是死路一条！”

林大娘突然从地下跳起来，着急的想说话，可是一连串的呃把她的话塞住了。林小姐忍住了声音，抽抽咽咽地哭。林先生却还不哭，又叹了一口气，梗咽着说：

“货是挖空了！店开不成，债又逼的紧——”

“师傅！”

寿生叫了一声，用手指蘸着茶，在桌子上写了一个“走”字给林先生看。林先生摇头，眼泪扑簌簌地直淌；他看看林大娘，又看看林小姐，又叹了一口气。

“师傅！只有这一条路了。店里拼凑起来，还有一百块，你带了去，过一两个月也就够了；这里的事，我和他们理直。”

寿生低声说。可是林大娘却偏偏听得了，她忽然抑住了呃，抢着叫道：

“你们也去！你，阿秀。放我一个人在这好了，我拚老命！”

呃！”

忽然异常少健起来，林大娘转身跑到楼上去了。林小姐叫着“妈”，随后也追了上去。林先生望着楼梯发怔，心里感到有什么要紧的事，却又乱麻麻地总是想不起。寿生又低声说：

“师傅，你和师妹一同走罢！师妹在这里，师傅是不放心的！”

她总说他们要来抢——”

林先生淌着眼泪点头，可是打不起主意。

寿生忍不住眼圈儿也红了，叹了一口气、绕着桌子走。

忽然听得林小姐的哭声。林先生和寿生都一跳。他们赶到楼梯头时，林大娘却正从房里出来、手里捧一个皮纸包儿。看见林先生和寿生都已在楼梯头了，她就缩回房去，嘴里说“你们也来，听我的主意”。她当着林先生和寿生的跟前，指着那纸包说道：

“这是我的私房，呃，光景有两百多块。分一半你们拿去。呃！阿秀，我做主配给寿生！呃，明天阿秀和她爸爸同走。呃，我不走！寿生陪我几天再说。呃，知道我还有几天活，呃，你们就在我面前拜一拜，我也放心！呃——”

林大娘一手拉着林小姐，一手拉着寿生，就要他们“拜一拜”。

都拜了，两个人脸上飞红，都低着头。寿生偷眼看林小姐，看见她的泪痕中含着一些笑意，寿生心头卜卜地跳了，反倒落下两滴眼泪。

林先生松一口气，说道：

“好罢，就是这样。可是寿生，你留在这里对付他们，万事要细心！”

七

林家铺子终于倒闭了。林老板逃走的新闻传遍了全镇。债权人中间的恒源庄首先派人到林家铺子里封存底货。他们又搜寻账簿。一本也没有了。问寿生。寿生躺在床上害病。又去逼问林大娘。林大娘的回答是连珠炮似的打呃和眼泪鼻涕。为的她到底是“林大娘”，人们也没有办法。

十一点钟光景，大群的债权人在林家铺子里吵闹得异常厉害。恒源庄和其他的债权人争执怎样分配底货。铺子里虽然淘空，但连“生财”合计，也足够偿还债权人七成，然而谁都只想给自己争得九成或竟至十成。商会长说得舌头都有点僵硬了，却没有结果。

来了两个警察，拿着木棍站在门口吆喝那些看热闹的闲人。

“怎么不让我进去？我有三百块钱的存款呀！我的老本！”

朱三阿太扭着瘪嘴唇和警察争论，巍颤颤地在人堆里挤。她额上的青筋就有小指头儿那么粗。她挤了一会儿，忽然看见张寡妇抱着五岁的孩子在那里哀求另一个警察放她进去。那警察斜着眼睛，假装是调弄那孩子，却偷偷地用手背在张寡妇的乳部揉摸。

“张家嫂呀——”

朱三阿太气喘喘地叫了一声，就坐在石阶沿上，用力地扭着她的瘪嘴唇。

张寡妇转过身来，找寻是谁唤她；那警察却用了褻昵的口吻叫道：

“不要性急！再过一会儿就进去！”

听得这句话的闲人都笑起来了。张寡妇装作不懂，含着一泡眼泪，无目的地又走了一步。恰好看见朱三阿太坐在石阶沿上喘气。张寡妇跌撞似的也到了朱三阿太的旁边，也坐在那石阶沿上，忽然就放声大哭。她一边哭，一边喃喃地诉说着：

“阿大的爷呀，你丢下我去了，你知道我是多么苦啊！强盗兵打杀了你，前天是三周年……绝子绝孙的林老板又倒了铺子，——我十个指头做出来的百几十块钱，丢在水里了，也没响一声！啊哟！穷人命苦，有钱人心狠——”

看见妈哭，孩子也哭了；张寡妇搂住了孩子，哭得更伤心。

朱三阿太却不哭，弩起了一对发红的已经凹陷的眼睛，发疯似的反复说着一句话：

“穷人是一条命，有钱人也是一条命；少了我的钱，我拚老命！”

此时有一个人从铺子里挤出来，正是桥头陈老七。他满脸紫青，一边挤，一边回过头去嚷骂道：

“你们这伙强盗！看你们有好报！天火烧，地火爆，总有一天现在我陈老七眼睛里呀！要吃倒账，就大家吃，分摊到一个边皮儿，也是公平，——”

陈老七正骂得起劲，一眼看见了朱三阿太和张寡妇，就叫着她们的名字说：

“三阿太，张家嫂，你们怎么坐在这里哭！货色，他们分完了！我一张嘴吵不过他们十几张嘴，这班狗强盗不讲理，硬说我们的钱不算账，——”

张寡妇听说，哭得更加苦了。先前那个警察忽然又蹇过来，用木棍子拨着张寡妇的肩膀说：

“喂，哭什么？你的养家人早就死了。现在还哭哪一个！”

“狗屁！人家抢了我们的，你这东西也要来调戏女人么？”

陈老七怒冲冲地叫起来，用力将那警察推了一把。那警察睁圆了怪眼睛，扬起棍子就想要打。闲人们都大喊，骂那警察。另一个警察赶快跑来，拉开了陈老七说：

“你在这里吵，也是白吵。我们和你无怨无仇，商会里叫来守门，吃这碗饭，没办法。”

“陈老七，你到党部里去告状罢！”

人堆里有一个声音这么喊。听声音就知道是本街有名的闲汉陆和尚。

“去，去！看他们怎样说。”

许多声音乱叫了。但是那位作调人的警察却冷笑，扳着陈老七的肩膀道：

“我劝你少找点麻烦罢。到那边，中什么用！你还是等候林老板回来和他算账，他倒不好白赖。”

陈老七虎起了脸孔，弄得没有主意了。经不住那些闲人们都撺怂着“去”，他就看着朱三阿太和张寡妇说道：

“去去怎样？那边是天天大叫保护穷人的呀！”

“不错。昨天他们扣住了林老板，也是说防他逃走，穷人的钱没有着落！”

又一个主张去的拉长了声音叫。于是不由自主似的，陈老七他们三十和一群闲人都向党部所在那条路去了。张寡妇一路上还是啼哭，咒骂打杀了她丈夫的强盗兵，咒骂绝子绝孙的林老板，又咒骂那个恶狗似的警察。

快到了目的地时，望见那门前排立着四个警察，都拿着棍子，远远地就吆喝道：

“滚开！不准过来！”

“我们是来告状的，林家铺子倒了，我们存在那里的钱都拿不到——”

陈老七走在最前排，也高声的说。可是从警察背后突然跳出一个黑麻子来，怒声喝打。警察们却还站着，只用嘴威吓。陈老七背后的闲人们大噪起来。黑麻子怒叫道：

“不识好歹的贱狗！我们这里管你们那些事么？再不走，就开枪了！”

他跺着脚喝那四个警察动手打。陈老七是站在最前，已经挨了几棍子。闲人们大乱。朱三阿太老迈，跌倒了。张寡妇慌忙中落掉了鞋子，给人们一冲，也跌在地下，她连滚带爬躲过了许多跳过的和踏上来的脚，站起来跑了一段路，方才觉到她的孩子没有了。看衣襟上时，有几滴血。

“啊哟！我的宝贝！我的心肝！强盗杀人了，玉皇大帝救命呀！”

她带哭带嚷的快跑，头发纷散；待到她跑过那倒闭了的林家铺面时，她已经完全疯了！

1932年6月18日作完。

右第二章

—

到四点钟以后，枪声炮声都沉静下去了。李先生慢慢儿从地板上爬起来，反转右手在自己背脊上轻轻地捶了几下，摸着一张椅子就坐了，侧着头出神。

七岁的大儿子学着父亲的样，屁股一耸，也就站了起来，刚开得一步，就绊着他妹妹的肥腿，扑地跌倒了，就哇的一声哭的很响，把李先生和李夫人都吓了一跳。

“咳！乌黑黑的！——这忽儿开一下电灯想来不要紧罢？”

李先生自言自语的，也没征求夫人的同意，就开亮了电灯。

因为突然一亮，半睡半醒的五岁女孩子把两个肥厚的手背到眼上去揉，也嚷了起来了。李夫人看一看睡在她怀中的两岁小儿子，又抽出左手来拍着那女孩子，轻声唱道：

“妹妹，不要哭，东洋兵来啦！挡挡东洋人……”

那男孩子已经走到父亲跟前，就想照老规矩骑上父亲的膝头；但一看父亲板起了脸不理睬，只好懒懒地靠在父亲身旁，又学着父亲的样，侧着头。

父亲和母亲却小声儿交谈起来了，是母亲先开口：

“这一会儿倒不听得了，是打完了罢？”

“谁知道呢！我想出去看看。”

“不要出去！噢？”

“出去看一看，也不要紧。我不走远去！”

“告诉你不要出去哟！你这人，就是不听我。白天里大家都逃了，租界里铁门也关了，老妈子也吵着要走，我急得什么似的，等到你公司里放工回来，你倒写写意意说：包你身上没有事。老妈子要走，你又让她走。你——”

“老妈子在这里，难道就不怕东洋兵？”

“噯，人家着急，你倒说皮话！三个小东西，总得人抱了走呀！老妈子在这里，多少也抱一个。可是东西就带不了走——”

“哦，你又想到要逃难了！”

“你就只想去看看？去看了来干什么呢？”

李夫人有点生气了，身体一震，怀中的孩子就叫了一声。李夫人赶快拍着那孩子，又哼着“小宝贝，小宝贝，妈妈在哩”；她的眼睛忧愁地望着她的丈夫。

李先生低下头去，把一只手掌在大腿上一来一回的摩擦，过一会儿，他皱着眉头说：

“真糟糕！不逃呢，不放心；逃呢，多花钱。我总以为打不起来的，谁知道——”

“找也是怕花钱，白天里这才听了你不走。总算幸气，没有吃流弹。”

李夫人看见丈夫发愁，就后悔自己刚才的话太生硬了一点儿。她想了一想，勉强做出点笑容来，又说：

“好半天没有响声了，看来不会闹出大乱子。阿大的爷，你去睡罢。明天你还得上公司里办事。”

李先生望着他的夫人，也勉强笑了一笑，跟着又打一个呵欠。他觉得夫人的话很对。日本兵是蛮凶的，他们在沈阳北大营并没遇着抵抗，据说也是

机关枪大炮乱轰了一阵。说不定刚才那枪炮声就是北大营的老文章，那么，明天大概还是一切照旧，不会出大乱子。公司里仍得办事，他仍旧得去，不去就白白丢了二元五角的大洋，何苦！

“那么，我去躺一会儿再说。”

李先生征得了夫人的同意，就拍拍大腿走上楼去。那七岁的大儿子也想跟了去，可是李夫人唤住了他，叫他靠在自己身上，给他盖上了一层毡子。

李先生走到楼梯顶，忽然又不放心了。从他现在站着的地方再上去一个矮小的梯子，就是晒台；他忽然想到晒台上去眺望一下，到底外面是闹到怎样一个地步。

刚开了晒台门，就听得砰，砰两声。李先生的身子立刻缩回。他从门缝里张望：满天的冻云，中间夹着几点寒星。有风直冲那门缝吹来，冷得很。邻家的晒台上似乎也有人在那里了望。李先生胆壮一些了，把头上的罗宋绒帽拉下来，罩满了整个的面孔和颈脖，只露出一对眼睛，——这么准备好了，然后侧着身体，贴着墙，慢慢地把身子移到晒台上，赶快蹲下了身体、尖起耳朵听。

只远远地传来了呼号的声音，但也许是风。天空也没有什么红光或黑烟。正像一个平常的腊月尽头的半夜三更。李先生慢慢地把身体挺直了，走到那晒台的水泥栏杆旁，想看得仔细点儿。

“李先生，也来看看么？刚才打这只角里望过去、看得见一道一道的红光；想来就是东洋人开炮呢，他妈的！”

猛不防有人招呼，李先生愕然转脸对声音来的地方注视；直到听完了那人的话，李先生这才认出那说话的就是住在隔邻亭子间里的阿祥，是公司里铅印部的一个工人，和李先生算是“同事”。

“哦——你看了半天么？”

李先生随口说，一面却皱紧了眉毛，瞪大了眼睛，向四下里张望，看还有没有红光之类。虽然和阿祥同在一个公司而且又是邻舍，但因为他们的身份不同，一个是编辑先生，一个是厂里的做手，他们两个平日很少来往，见面时也不过用眼睛看一下代替呼名唤姓的招呼，所以李先生这时还只是随便应酬了一句。然而阿祥却例外，很高兴地又说道：

“东洋兵打败了！”

李先生浑身一震。什么？倒是东洋兵打败了么？有点难以相信！他转脸对着阿祥看。他看见阿祥露出一排很大的白牙齿，捏起拳头做了一个手势。

“东洋兵打败了！都逃回虹口去了！”

这回是听得很真的了，李先生不能不追问：

“你怎么会知道？”

“里门口站岗的警察这么说。我辽看见——”

“你去看了么？你看见什么？”

“我看见许许多多十九路军朝北走。听说是到天通庵车站帮助那边的兵把守。日本兵也打宝山路口，也打败了，都逃到福生路，躲在那里。”

“哦？哎——”

李先生半信又半疑。他这才明白了为什么刚才他急急忙忙和老婆儿女跑到楼下客堂里平躺在地板上的时候，那枪炮声就像从四面八方打来、一条活路也没有。原来他的住址正夹在两条火线中间呢！他定一定神，不由得叹一口气说：

“这事就闹大了！东洋人一定不肯罢手——”

“那就打他妈的！”

阿祥这后刚出口，突然砰砰的两响破空飞来，接着又是砰砰几响，像是回礼。李先生惊得呆了，身子蹲了下去，腿直发抖。他听得阿祥自个儿喝道：

“哈！又开火了！死不完的东洋人！打，打！”

然而那几响过了以后，便又是沉寂，李先生觉得那沉寂也就像一块大铁板、压得他心痛。他蹲着挪一挪他的腿，心里想，还是赶快下去和老婆商量明天怎样逃难罢，猛的在他脸上刮过一阵风，他闷着嗓子喊一声，又蹲了下去。而就在这时候，一片达达达的机关枪声从北面来，虽然李先生的耳朵是藏在厚毛绒的罗宋暖帽里，也还是像要震聋了似的，那一定是很近，而这晒台却偏偏又是朝北的。李先生急出一身冷汗，蹲在地上，不敢动，又觉得不动也是等死。达达达达！东！东！李先生突然抱着头直跳起来，但随即像一块木头似的倒了下去，连爬带滚，到了晒台门边，又从那小扶梯上滚了下去，他只喊得一声，便好像失了知觉。

“阿大爷！阿大爷！呜呜，哇——”

李先生的神经被楼梯下这哭唤声一刺激，居然立刻又清醒过来，达达达的声音现在又没有了，只是散散落落还有几声砰砰。李先生摸一摸头，觉得还是好好的，就又连滚带跌地跑下那扶梯；在扶梯脚边，李夫人扑过来了一个身子和一串哽咽住了的悲啼。李先生接住了，便坐在那扶梯的最末一级。

“阿大爷，阿大爷！怎么的，伤在哪里？伤在哪里？”

“没有！”

李先生颤着声音回答，心里头臭虫似的钉着那个问题：明天怎么逃得出去？

二

快天亮的时候，七岁和五岁的孩子都缩在毡子底下睡着了。

两岁的那个却在母亲怀里咿咿呀呀唱起来，显然那特别的大地铺，使他高兴。

天井里那只预备过年用的雄鸡也喔喔地高声儿啼。

李先生仰面躺着，睁大了他那一夜没睡的红眼睛，皱紧了眉头，不作声。

大门外脚步声腾腾地不曾停过一秒钟，李先生他们睡在地板上的头也觉得有些儿震。嘈杂的人声滚到大门前，又滚了过去。

李夫人抱着孩子坐了起来，没有心绪去应酬那孩子的咿咿呀呀，就把身体来回地摇着。摇了一会儿，她望着李先生那边问道：

“阿大爷，想好了没有呢？”

“等天亮了去打听打听，总该还有一条路可以逃出去。”

李先生哑着声音回答，叹了一口气。他翻一个身，脸就对着夫人那一边了，他苦笑了一下，又说：

“这又是一个钟头没有听得响声了，也许今天就讲和，——英国或是美国领事出来调停，不打了，也是很可能的。”

“昨天你不是老说不打不么？晚上就打了起来了！”

“那么，等天亮足，我们一准逃到租界里住几天罢！”

李先生顺着夫人的意思说，心里便计算到租界里住旅馆，一天得花多少钱；两大三小，只住块把钱的小房间就行了。吃饭大概也得一块钱。他身边还有六十多块，十天八天还混得过去。只是在上海这个华洋杂处，中外观瞻的地方，难道他们就打了十天八天么？李先生想来太难以相信。可是他也不说出来。昨天的话已经失了信用。现在他只把这“新希望”藏在肚子里自己宽慰自己。

是这么想的，李先生倒又心定了些；一夜没睡，精神也委实来勿得了，他就矇眈地闭上了眼睛。

然而不到十分钟，他就从矇眈中跳醒来。里内人声乱麻麻地，又夹着一种沉浊的像是非常有力的大声音，胡胡地只近在头顶。李先生和李夫人惊惶地对看了一眼，不知道又是什么大祸事。有几个人的声音却在大门外嚷着跑过去：

“东洋飞机来掷炸弹了！躲到家里去！”

“躲炸弹！躲炸弹！许多人哄在一堆是要吃炸弹的！”

于是就听得前前后后都是慌乱的脚步声，接着又是近在耳边的几声砰砰——是左右的人家碰上了大门或后门，然而在这时候，李先生夫妇俩就误以为炮声或炸弹，吓得脸都青了。

飞机声却也愈来愈近，轧轧轧，好像就在他们头顶。全个里就同死去了一般，只有那空中轧轧轧的声音，忽远忽近。李先生和夫人背靠背的坐在那地铺上，两岁的孩子惊异地睁大了眼睛，伸长了脖子：他也在听。那两个大些的孩子依然缩在毡子下面睡得很熟。一家儿都在眼前，都在一堆。李先生忽然想到这个时候倘有一颗大炸弹掷下来，那就——

他全身的血都冰住了，他不敢再想。

这时候，天已大亮，可没有太阳光，夜来又落过了雨，天空像张着一幅浅灰色的幕。飞机似乎去得远了，只隐隐还听得胡胡的声音。再过了一会儿，连这胡胡的声音也没有了。李先生松一口气、尖起了耳朵再听；昨夜把他吓得要命的机关枪和大炮的声音也没有！嘈杂的人声却又在前前后后浮起来，大门外又有了人们来往的脚步声。

“怎么办呢？不知道路上好不好走？”

李夫人自言自语的，看看手里抱的孩子，又看看睡在毡子下面那两个。

“总得出去看一看。守在家里，不会有人来告诉你！”

李先生说着就站了起来，对他的夫人看了一眼，似乎征求同意，拍拍身上那件老羊皮袍，就打算走。李夫人想来也没有别的办法，也就不说什么，只叹了一口气，眼睛一闭，忍住了两滴眼泪。

李先生也不敢走远去，只在里内徘徊。同里的人家，昨天也和李先生一样不预备逃的，此时就有很多人抱了孩子拿着小包裹纷纷出去。据说是太阳庙那一路还可以通行。李先生心放宽了一半。他走到里门口。那大铁门已经关了，只留那大铁门上的小门，外边是警察站着双岗，不时仰起脸望着天空。出去的人不少，进来的却几乎没有。马路上三三两两的走过人。光景都是逃难的。

李先生隔着铁门跟那站岗的警察打听消息。

“喂，老总！逃出去行么？”

“行！”

“没有危险么？”

“那可不一定。”

“这忽儿还在打么？”

“你听！”

李先生心一跳，忙即尖起了耳朵听。隐隐有几声砰砰，他再听，又没有了。他仰脸看天空。北面的高空有三架飞机，蜻蜓那么大，雌赶雄似的在那里绕圈子。忽然排成一行行了，渐渐儿大了，胡胡的声音也就听得清。待到李先生看明了是银灰色的，而且有两点红，那声音就是轧轧轧地叫人心抖。马路上刚刚走过来一队兵，赶快就分散了，都把背脊贴在人家墙上不动。李先生转身就跑，刚到了自己大门前时，就听得远远的一声——

蓬！

李先生脸全青了，对着迎接他的满面惊惶的夫人一叠声叫道：

“走！走！走！”

说完。他两腿一软，就坐在地上，喘做一堆。李夫人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她返身去抱住了三个孩子，闷住了声音哭，没有半点主意。

远远地又是接连的两声——

蓬！蓬！

李先生跳起来，面色转白，也没说话，抱了大儿子和小儿子，李夫人抱了女儿，就往外跑。他们到了里门口时，那里挤着许多人，大铁门上的小铁门也关闭了，一个警察在外面喊道：

“不要慌！呆在家里罢！跑出去，送死！”

铁门里的男女老小都乱叫乱嚷。轧轧轧！一架飞机从那个里的后面飞来，直向北去。北面天空，有两股黑烟，愈冲愈高。飞机在黑烟旁边转一个圈子，突然注下沉落。铁门里的人都欢呼起来。可是一转眼那飞机又冲破黑烟斜钻出来，转向东方去了，接着又是一声——轰！

李先生看着心慌，没有主意；他的孩子们一边哭，一边嚷肚子饿。李先生把大孩子放在地下，和夫人商量：回家去等过一会儿再说罢，死也是命！李先生问了人，知道太阳庙那一条路到底不行，须得走中山路，从曹家渡大宽转，才可以到租界，大约有三十里的路程。李先生心一横，决定了主意。

拖着三个孩子再回到家里，李先生叫夫人弄点东西喂孩子。他自己到楼上去整理书籍衣服。现在他心定了一些儿。靠两条腿，要走三十里的路呢，况且又拖着三个小孩子。李先生只好把他的几本书都扔下了，单去检点衣服。他先把好些的衣服打了一个包，提在手里——太重了，他叹一口气，就单检几天里要用的衣服重新打一个包，可是也还觉得比他那五岁的女孩子重些。三十里的不很平坦的长路在他眼前一闪。他第三次选剔。终于只留下替换的衬衫裤和他夫人最得意的一件夹袍，那衣包也就有枕头那么大。

李先生揩一揩脸上的汗珠，去关那玻璃窗。天空弥漫了黑烟，那淡黄的太阳光毫无精神。李先生直觉到那一定是什么地方起了大火，可是他也没有心绪去多想，拿了那小包就下楼。

三个孩子都已经装饱了肚子。小的一个扶着椅子很得神他说他自己懂得的话，大的两个却在天井里扑捉一些小小的飞扬的黑蝴蝶似的东西。李先生看着这活泼的三个小生命，想到他十年来艰苦缔造的快乐家庭转眼就要沉没在残酷的炮火中，忍不住也滴了两点眼泪。

忽然李夫人从灶披那边跑来，手里还拿着一条抹布，哭丧着脸喊道：

“你知道么？你知道么？商务总厂吃着炸弹，全厂都烧着了！”

“什么！什么！那一处大火就是厂里么？谁说的？”

“隔壁阿祥的老婆！”

七岁的孩子捉得一些那飞扬了满天井的黑东西，飞跑进客堂里来。他的妹子在后追。李先生瞥眼一看，那些黑东西是纸灰！他立刻明白了！他的心直跳！东洋人砸了他的饭碗，东洋人砸了几千人的饭碗，东洋人破坏了中国最大的出版机关文化机关了！李先生突然狞笑了一下，脸色转为青中带紫，发狂似的喊道：

“东洋人太不讲理了！”

什么炸弹的危险，他整个儿忘了。饭碗已经打破，危险还怕什么！李先生一面狂喊，一面就跑出大门去。跑出去干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也不曾想。

“你不要出去！你去干什么？”

李夫人带哭带嚷追出去。可是那三个孩子在后面一齐哭起来，又把李夫人拉回。

李先生一口气跑到里门口，就看见他的邻人阿祥和一个同伴进来。李先生好像遇见了亲人，一把拉住阿祥问道：

“厂里烧得怎样了？”

“几十个火头！”

阿祥气忿忿回答，口沫直喷到李先生脸上。阿祥是穿了厂里消防队的制服，水湿了一半，满脸通红，头上是黄澄澄的铜帽子。他拿起手背来抹一下嘴唇，又气忿忿的说：

“东洋飞机的炸弹就像落雨，炸开了就是火！厂里哪一样不是引火的！我们厂里的消防队顾了这里，就顾不到那里！听说东洋人不许租界上的救火车过来！他妈的东洋人！老子一定要跟他们拼命！”

“就剩一个第五厂，可是东洋飞机迟早要去炸的！”

阿祥的同伴说。李先生知道他也是厂里的“做手”，可不知道他的姓名。李先生的心卜卜地在跳，他觉得心好像跳一跳就涨大了一些。站在这两个威风凛凛的人面前，李先生自己好像变做另一个人了，他咬着牙齿说：

“东洋飞机都停在虹口公园里。打到了虹口公园里，就好了！”

“一定要打的！十九路军今天要打得东洋人都逃上船去！”

阿祥很确信似的，露出他的大牙齿笑了一笑。阿祥的同伴也说：

“十九路军打东洋人，不要怕兵少！我们都情愿去当兵！总厂是烧了，我们没有工作，我们是不逃的，我们去打东洋人！”

李先生觉得他那跳着的心又涨大了一些，血奔到他脸上来了。但是那边来了他的夫人，一手拖着一个孩子，阿祥的老婆帮忙抱了那最小的一个。李先生眉头一皱，就叹一口气；他看看阿祥和他同伴的一身筋骨，又看自己的一双手，那是相差得多么远呀！“致身各有其道”——李先生忽然想出这一句来，心里便减少了几分惶愧。

怎样走中山路抄曹家渡大宽转的问题于是又在李先生脑子里颠来倒去地思量。飞机的声音还是忽远忽近在他们头顶上响。

三

东洋兵第二次第三次的进攻都失败了。然而阿祥所确信的赶他们上船

去，却一天一天见得决不会实现了。中国兵只守住了中国界。在夜里进攻失败了东洋兵很从容地在虹口整理，等待他们本国的救兵。

白天，东洋飞机在闸北掷炸弹，宝山路一带十几个人头，傍晚时照得半边天通红。这一次，阿祥的忿恨，比上次烧商务总厂的时候还要加几倍。他和他的同伴春生发狂似的想用空手去扑灭那些火。他们没有龙头，没有皮带，没有邦浦，也没有水。火蔓延了宝山路的最热闹的一段。火又烧到工人区域的贫民窟。这里的任户部没有逃到租界去避难的资格！无数的难民在火烧场边露天过夜。东洋飞机的炸弹拣人多处乱掷。闸北成了一片瓦砾场，闸北成了恐怖世界！

阿祥住的地方没有烧。可是水也没有了，电灯也不亮了，米也吃光。这一切，阿祥都不放在心上，他和春生两个每天忙着替十九路军搬运子弹，搬运一大车一大车的慰劳物品。他简直忘记了还有一个老婆不能饿着肚子的。

东洋开大兵到上海的消息，每天总听得好几次，可是这方面的兵队并没有增加，死了一个，就少一个。阿祥他们气得几乎发狂。他们现在知道，什么赶东洋人上船，只是他们自己的梦想罢了，现在是能够死守闸北电就算是了不得。

可是他们不灰心，他们半饿半饱地出死力。

停战四小时那一早的早晨，阿祥满脸坚决的神气，跑去对春生说：

“我把老婆送出去了！”

“送出去饿死！你这……”

“我托一个同乡人带她回老家！”

阿祥暴躁地回答，吐了一口唾沫。春生不作声了，仰脸看天。他们是坐在一座烧剩一半的破房子的墙边。啾，啾，啾！一辆装货汽车满载了家具什物从他们面前驶过，那是有资格逃在租界里避难的人们回来搬运物件。阿祥又吐了一口唾沫。

“你老家里还有什么？”

忽然一个从前线调下来休息的兵，一面啃着大饼，一面走过来问了。

“什么也没有。”

“那你的媳妇儿怎样过日子呢？”

“随她爱怎么办就怎么办。闸北地方全烧光了，老百姓死了几万，谁不是爹娘养的！这个时光，还顾得到老婆么？我是恨死了东洋人。不是我死，就是东洋人死！”

那兵很严肃地点了一下头。

“喂，老总，你看我们两个到队伍里行么？我们一块儿打东洋人！”

阿祥把他想了好多天的心事说出来了。他和春生商量过好几次，他们也曾对那个管领伙子的老大说过，老大回答说，这可不能那么随便你爱进去就得进去。他们又到那上海市义勇军的一个支队里去要求过，但也被拒绝。为的他们俩突然而来，没有什么厂什么店什么工会的介绍，来历不明不白。可是阿祥他们也不很高兴进那义勇军，为的义勇军他们不上火线。阿祥他们真想不到情愿拚了性命去打东洋人也有那么多的麻烦，而且也要门路的。

“你们抗过枪杆子么？”

那兵想了一想问阿祥他们两个。

“抗过几个月！民国十六年，也是这个时候，我们跟张宗昌的兵打过一仗的。”

春生抢先回答，异常兴奋了。阿祥在旁边也得意地微笑。

“回头我跟我们的排长给你们说说看。”

那兵也就答应了。

这天下午，阿祥他们跟几十个伙伴就到庙行镇去了。他们是派在那里掘战壕。阿祥觉得这一项工作还不够煞火似的，可是他也上劲的干。他一气掘了十几铲，揩了揩额上的汗，指着天空，对春生说道：

“你看！那是东洋飞机呢，还是我们的？”

胡，胡，胡，胡——四个五个黑点盘旋着来了，渐渐儿低了，那银灰色的机翼上两个红圆圈儿也看得明白了。不是东洋飞机是什么？五架的一队只在那几十人的头顶盘旋。这几十个人朝上看了一眼，继续掘他们的战壕。

阿祥一气又铲了十几铲，觉得热了，把铲柄横在膝头，伸开两个手掌来，扑的吐上一口唾沫，就合拢了两个手掌摩擦着，一面自个儿说：

“他妈的！等他们兵调齐了，这才来这里掘壕沟和他们打“打得他们不敢再来呀！”

旁边一个伙伴忽然接口说，嘻开一张大嘴，对阿祥挤眼睛。

“念九那天要是一气打进虹口，赶他们上船，那不是省了多少手脚！闸北的房子也不会烧光，老百姓也不会死了几万！”

春生也夹进来说，他说一句，就铲起一铲土来很生气似的往上抛。

“现在是烧也烧光了，人也死上几万，不是东洋人死，就是我们死！”

阿祥咬着牙齿，又提起那柄铲来。忽然壕沟上面来了一声严厉的吆喝：

“你们说什么！”

那是监工的，手里拿着一根青竹梢，代替皮鞭。朝下面看了几秒钟，就又走过去了。阿祥他们继续地铲，铲，铲；汗从他们额上滴下，渗进那灰黄的泥块里，他们还是不停手的铲。

天快黑时，东洋飞机又来他们几十个人的头上盘旋。这次只有一架，可是飞得很低。掘战壕的几十个人只顾掘，一声儿也不响。忽然那东洋飞机的尾巴一翘，就又腾空去了。同时有许多纸片纷纷扬扬落下来。阿祥身边也落了几张。他拾起来一看，有许多中国字夹着东洋字，看不懂意思，也就随手扔开。可是他们都笑起来了。东洋人也干这玩意儿！

后来阿祥听一个伙伴说，那传单是东洋人骂他们自己的军阀和资本家，他们东洋小兵也一样是穷人，做工的，种田的，他们不愿意杀中国的穷人，他们要反抗他们的军阀。并且从另一个伙伴那里，阿祥又知道上海北四川路的东洋兵有二百多人不肯和中国兵打，还宣传他们这主张，被兵宫知道了，就杀了一半，押回东洋去一半。

原来东洋人也有好的，就是他们的军阀资本家可恶，——阿祥心里这样想；可是那样的思想只在脑子里一闪，雷也似怒吼的炮声从对方战线后面放出来，十几只飞机在天空掷炸弹，阿祥就又开始觉得东洋人——即使是小兵，也还是可恶的。

庙行镇大战时，阿祥和春生都有机会上火线了；可不是叫他们去放枪，却是去抬伤兵。炮弹在他们头上呼呼地飞过，达达达——机关枪的火光也似乎看见，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把伤兵抬往后方，装上了汽车。

“阿祥，你说！就这么一颗炮弹送了命，算什么？”

“只要打败了东洋人，就算是有你的！”

他们两个在炮火下一边工作，一边这样说。

接连几天的恶战，东洋兵的炮火把一个庙行镇几乎轰成了平地。但是中国兵守住了阵线。中国兵的战壕就像铁铸的一般。因为那战壕的开掘时也有了他们的汗，所以阿祥和春生觉得很高兴，他们不曾白费了力。而且他们另外还有应该兴奋的道理：死伤是一天一天多了，战壕里的行列渐渐稀薄，那么，补充上去的，不就是他们么？

他们两个在梦里看见东洋兵的坦克车杀来，而他们呢，跳出战壕去，拍！拍！拍！一阵手榴弹把坦克车炸坏了。他们从梦里笑醒来。

可是庙行这一线的战火却又渐渐缓和下来。东洋兵进攻失败，牺牲太多，又改变了战略了。阿祥他们很快活，却又有点失望，因为他们那掷手榴弹冲锋的好梦暂时又不能实现。然而突地他们又被派到八字桥去了。那边吃紧、需要大批的伙子。阿祥他们的工作又是扛子弹，扛食物。

战事是一天比一天猛烈起来，听说东洋派来了大将白川，带三师团兵，十几条兵舰。各方面的战线都受到攻击。重炮的巨弹像雨一般落到中国兵的阵线里来。中国兵死守住战壕，死伤的数目一小时一小时的增加。阿祥他们也是几夜不曾睡觉，运了子弹上前线去，又运了伤兵回来。他们连转转念头的工夫也没有了，他们只是机器一般走着做着；他们只有一个思想：死完了也不退！而且他们相信一定不得退！

那一天晚上、阿祥他们这一队五六十个伙子，扛了许多炮弹枪弹跟着他们的队长走。他们跑得很快。天上的月亮像一只钩，有几点星，和一块一块灰色的云。那路高低不平，很难走。他们跟着队长跑，和往常一样，可是渐渐儿觉得有点异样了。雷吼似的炮声却越走越远，很要用点力尖起了耳朵这才隐隐可以听得。

阿祥觉得了这异样，心里纳闷；再走了一会儿，他忍不住了，用手膀碰一下旁边的春生，轻声儿问道：

“怎么的？走错了路罢？听不到炮声！”

“可不是！我也诧异了好半天啦！倒像是朝后走，不是上前。”

“一定是派我们到别条战线去呀！”

在阿祥背后的一个伙伴也插进来说。阿祥半信半疑地嘴里响了一声，还没说话，蓦地听得前面的一个伙伴笑了一声，随即回过头来说：

“你们见什么鬼！我是听了一些儿来，可不知道真假。东洋兵势头凶，这一道战线守不住了，退到第二道去呀！”

阿祥怔住了，春生就抢着问道：

“第二道线？在哪里呀！”

“说远可不远，说近就不近：昆山！我是听说。”

“嘿！——”

阿祥只喊了这一声，就说不出来，脸全青了，眼睛红得像要滴下血来。恰就在这时候，一队骑马的，光景有七八个，从后面来，从阿祥他们身边过去了，接着就是轧轧的炮车，接着就是密麻也似的步兵。阿祥知道再不是假了，猛地把肩上的挑儿掬在一边，他们那一行人就突然停住了。阿祥圆睁着眼睛喊道：

“退么？都烧光了，闸北，江湾，吴淞，都烧光了，那不是给东洋人白烧的！不能退。死也不退！我们去打东洋人，我们不退！”

他一跳，就向那退兵的行列大喊着冲过去。春生想拦也拦不住，也就大喊着跟在后面。可是他没有走得几步，他的队长横冲过来，一把抓起他就往地上一摔，骂了一句：

“活得不耐烦么？”

春生刚翻得身，头上就吃着了沉重的一击。他的两只耳朵一齐嗡嗡地叫起来，眼前是一片昏黑，他只听得远处一阵哄闹，又是清脆的几声砰！砰！他就完全失了知觉。

四

上海周围二十公里内没有中国兵，也就没有战事了！停战撤兵的会议开了又开，终于草约签定了。闸北是一片瓦砾。“复兴”上海的呼声，紧一句松一句在喊。中国方面的损失，一大篇一大篇的在报纸上登载出来。单是商务印书馆，损失一千六百多万！

然而这样一个大公司，出版事业，文化机构，不能不筹备复业。启事在报纸上登出来了：公司对于旧有职员工人一律解雇，复业后新雇职员，另订办法，旧职工应得的退职金，公司因为国难而牺牲，不能按照原定契约付给了。

从五千多失业的职工方面立刻来了反响。避难在法租界一个小公寓里的李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个。现在李先生忙了起来。

失业的同事们组织起来争退职金，李先生自然也加入。职工同人也登了启事，不承认公司单方面的办法；他们派了代表和公司当局谈判，又招待各界，招待新闻记者，又向社会局请愿。这一切李先生都参加。他也是公司里十多年的老职员，照算起来，他应得的退职金也该有千把块罢。他每天奔走，简直没有工夫再帮忙他夫人抱那两岁的男小孩。

争来争去，两个月就过去了。公司再“破格优待”一点儿，——在原定折扣上再加一点，声明这已是公司最后的让步了。到这时候，李先生觉得就想再忙，也无事可忙了，他只能坐在公寓的黑暗狭小潮湿的房里叹气。李夫人抱怨他白忙了一阵，白赔了许多车钱。

“你女人家！不晓得！”

李先生跺着脚喊，近来他的脾气变坏了。

公司又登了启事，宣布定于某日到某日在四川路办事处发给退职金，贮款以待。

于是职工会方面也赶快登一个启事，声明事情还没解决，并且警告职工同人莫到四川路那办事处去领款；并且还决定派人到那办事处左近守候，见有人想去领时，就实行“拦劝”。

李先生自问尚不至于要人家“拦”他，可是要他去“拦”人家，他自量也干不了，他只好坐在他那黑暗狭小潮湿的房里，静候结果。

李夫人忙着洗衣烧饭，那三个孩子就在房间里那唯一的床上翻筋斗打架。李先生也没有心绪去照管他们，到邻房的人家去借了一份《申报》来看那些广告。小书馆新刊什么杂志和书籍的广告占了一大张又半。炮火过去了，出版界又活动起来；——李先生这么想，略觉得心头舒服些。但是无意中们着了钱袋，袋是干瘪的，李先生又皱紧了眉头了。他翻转那张《申报》，就又再看那公司登的“贮款以待”的启事。

等到三天以后，公司的又一启事登在报上，说明已领款者现计几千几百，少数未领者望从速去领，并延长期限一星期云云。

李先生看了这启事，心里就一跳，报纸落在地上。他想来只他一个人死心守约束，那是何苦呢！公寓的房间钱是要付的，一家五张嘴也得吃，而钱袋早已干瘪！他抬起头来，望着那正在洗脸盆里洗青菜的夫人说道：

“哎，看来还是去领了来再说？”

“我女人家，不晓得！”

夫人头也不抬地回答；她还记得前几天里李先生那一句话，近来她的脾气也变坏了！

李先生寂寞地笑了一笑，拿起那全家仅存的两毛钱，就走出去了。

一个钟头以后，李先生在四川路了。他躲躲闪闪走进了公司的临时办事处。

出来的时候，他的衣袋里装了一百多元的钞票，他一手按在那衣袋外面，扬扬地走着，腰板也挺得直些了。这时他方才看明白，四川路上依旧是花花绿绿，满眼繁华。

“还我人来！你是晓得的！”

突然一个惨厉的声音追在李先生背后叫了来。

李先生不由的站住了回过头去。是一个妇人，满头的乱发，上身是单衣，下身还穿着棉裤，脸是土青色，两只眼睛往上翻，全露着眼白。李先生认得是逃难前的旧邻舍阿祥的老婆，于是二十八日深夜和二十九日清早那些恐怖的经验立刻回忆起来了。那妇人看着李先生厉声叫道：

“还我的阿祥来！阿祥，他哪里去了，你是晓得的！”

“我不晓得——”

那妇人露出牙齿笑了。这笑是可怕的。李先生心一跳。突然那妇人瞪直了眼睛，像受伤的野兽似的又叫起来；

“你晓得的！你也是打伙儿谋害阿祥的！你也有份，你不要赖！你晓得的，哈哈，我晓得的！——阿祥，人家都和东洋人要好，你做死冤家干嘛，你是白死的！哈哈，我知道你们打伙儿谋害阿祥，你不要赖，你也有份！我今天找到你们了，你不要赖！”

李先生打了个冷噤，心卜卜地跳，抽身急走，再不敢回头看一眼。

1932年9月8日作毕。

春 蚕

—

老通宝坐在“塘路”边的一块石头上，长旱烟管斜摆在他身边。“清明”节后的太阳已经很有力量，老通宝背脊上热烘烘地。像背着一盆火。“塘路”上拉纤的快班船上的绍兴人只穿了一件蓝布单衫，敞开了大襟，弯着身子拉，额角上黄豆大的汗粒落到地下。

看着人家那样辛苦的劳动，老通宝觉得身上更加热了；热的有点儿发痒。他还穿着那件过冬的破棉袄，他的夹袄还在当铺里，却不防才得“清明”边，天就那么热。

“真是天也变了！”

老通宝心里说，就吐一口浓厚的唾沫。在他面前那条“官河”内，水是绿油油的，来往的船也不多，镜子一样的水面这里那里起了几道皱纹或是小小的涡旋，那时候，倒影在水里的泥岸和岸边成排的桑树，都晃乱成灰暗的一片。可是不会很长久的。渐渐儿那些树影又在水面上显现，一弯一曲地蠕动，像是醉汉。再过一会儿，终于站定了，依然是很清晰的倒影。那拳头模样的桠枝顶都已经簇生着小手指儿那么大的嫩绿叶。这密密层层桑树，沿着那“官河”一直望去，好像没有尽头。田里现在还只有干裂的泥块，这一带，现在是桑树的势力！在老通宝背后，也是大片的桑林，矮矮的，静穆的，在热烘烘的太阳光下，似乎那“桑拳”上的嫩绿叶过一秒钟就会大一些。

离老通宝坐处不远，一所灰白色的楼房蹲在“塘路”边，那是茧厂。十多天前驻扎过军队，现在那边田里留着几子短短的战壕。那时都说东洋兵要打进来，镇上有钱人都逃光了；现在兵队又开走了，那座茧厂依旧空关在那里，等候春蚕上市的时候再热闹一番。老通宝也听得镇上小陈老爷的儿子——陈大少爷说过，今年上海不太平，丝厂都关门，恐怕这里的茧厂也不能开；但老通宝是不肯相信的。他活了六十岁，反乱年头也经过好几个，从没见过绿油油的桑叶白养在树上等到成了“枯叶”去喂羊吃；除非是“蚕花”不熟，但那是老天爷的“权柄”、谁又能够未卜先知？

“才得清明边，天就那么热！”

老通宝看着那些桑拳上怒茁的小绿叶儿，心里又这么想，同时有几分惊异，有几分快活。他记得自己还是二十多岁少壮的时候，有一年也是“清明”边就得穿夹，后来就是“蚕花二十四分”，自己也就在这一年成了家。那时，他家正在“发”；他的父亲像一头老牛似的，什么都懂得，什么都做得；便是他那创家立业的祖父，虽说在长毛窝里吃过苦头，却也愈老愈硬朗。那时候，老陈老爷去世不久，小陈老爷还没抽上鸦片烟，“陈老爷家”也不是现在那么不像样的。老通宝相信自己一家和“陈老爷家”虽则一边是高门大户，而一边不过是种田人，然而两家的命运好像是一条线儿牵着。不但“长毛造反”那时候，老通宝的祖父和陈老爷同被长毛掳去，同在长毛窝里混上了六七年，不但他们俩同时从长毛营盘里逃了出来，而且偷得了长毛的许多金元宝——人家到现在还是这么说；并且老陈老爷做丝生意“发”起来的时候，老通宝家养蚕也是年年都好，十年中间挣得了二十亩的稻田和十多亩的桑地，还有三开间两进的一座平屋。这时候，老通宝家在东村庄上被人人所妒羨，也正像“陈老爷家”在镇上是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可是以后，两家都

不行了；老通宝现在已经没有自己的田地，反欠出三百多块钱的债，“陈老爷家”也早已完结。人家都说“长毛鬼”在阴间告了一状，阎罗王追还“陈老爷家”的金元宝横财，所以败的这么快。这个，老通宝也有几分相信：不是鬼使神差，好端端的小陈老爷怎么会抽上了鸦片烟？

可是老通宝死也想不明白为什么“陈老爷家”的“败”会牵动到他家。他确实知道自己家并没得过长毛的横财。虽则听死了的老头子说，好像那老祖父逃出长毛营盘的时候，不巧撞着了一个巡路的小长毛，当时没法，只好杀了他，——这是一个“结”！然而从老通宝懂事以来，他们家替这小长毛鬼拜忏念佛烧纸锭，记不清有多少次了。这个小冤魂，理应早投凡胎。老通宝虽然不很记得祖父是怎样“做人”，但父亲的勤俭忠厚，他是亲眼看见的；他自己也是规矩人，他的儿子阿四，儿媳四大娘，都是勤俭的。就是小儿子阿多年纪青，有几分“不知苦辣”，可是毛头小伙子，大部这么着，算不得“败家相”！

老通宝抬起他那焦黄的皱脸，苦恼地望着他面前的那条河，河里的船，以及两岸的桑地。一切都和他二十多岁时差不了多少，然而“世界”到底变了。他自己家也要常常把杂粮当饭吃一天，而且又欠出了三百多块钱的债。

呜！呜，呜，呜，——

汽笛叫声突然从那边远远的河身的弯曲地方传了来。就在那边，蹲着又一个茧厂，远望去隐约可见那整齐的“石”帮岸”。一条柴油引擎的小轮船很威严地从那茧厂后驶出来，拖着三条大船，迎面向老通宝来了。满河平静的水立刻激起泼刺刺的波浪，一齐向两旁的泥岸卷过来。一条乡下“赤膊船”赶快拢岸，船上人揪住了泥岸上的树根，船和人都好像在那里打秋千。轧轧的轮机声和洋油臭，飞散在这和平的绿的田野。老通宝满脸恨意，看着这小轮船来，看着它过去，直到又转一个弯，呜呜呜地又叫了几声，就看不见。老通宝向来仇恨小轮船这一类洋鬼子的东西！他从没见过洋鬼子，可是他从他的父亲嘴里知道老陈老爷见过洋鬼子：红眉毛，绿眼睛，走路时两条腿是直的。并且老陈老爷也是很恨洋鬼子，常常说“铜钲都被洋鬼子骗去了”。老通宝看见老陈老爷的时候，不过八九岁，——现在他所记得的关于老陈老爷的一切都是听来的，可是他想起了“铜钲都被洋鬼子骗去了”这句话，就仿佛看见了老陈老爷捋着胡子摇头的神洋鬼子怎样就骗了钱去，老通宝不很明白。但他很相信老陈老爷的话一定不错。并且他自己也明明看到自从镇上有了洋纱，洋布，洋油，——这一类洋货，而且河里更有了小火轮船以后，他自己田里生出来的东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钱，而镇上的东西却一天一天贵起来。他父亲留下来的一分家产就这么变小，变做没有，而且现在负了债。老通宝恨洋鬼子不是没有理由的！他这坚定的主张，在材坊上很有名。五年前，有人告诉他：朝代又改了，新朝代是要“打倒”洋鬼子的。老通宝不相信。为的他上镇去看见那新到的喊着“打倒洋鬼子”的年青人们都穿了洋鬼子衣服。他想来这伙年青人一定私通洋鬼子，却故意来骗乡下人。后来果然就不喊“打倒洋鬼子”了，而且镇上的东西更加一天一天贵起来，派到乡下人身上的捐税也更加多起来。老通宝深信这都是串通了洋鬼子干的。

然而更使老通宝去年几乎气成病的。是茧子也是洋种的卖得好价钱；洋种的茧子，一担要贵上十多块钱。素来和儿媳总还和睦的老通宝，在这件事上可就吵了架。儿媳四大娘去年就要养洋种的蚕。小儿子跟他嫂嫂是一路，那阿四虽然嘴里不多说，心里也是要洋种的。老通宝拗不过他们，未了只好

让步。现在他家里有的五张蚕种，就是土种四张，洋种一张。

“世界真是越变越坏！过几年他们连桑叶都要洋种了！我活得厌了！”

老通宝看着那些桑树，心里说，拿起身边的长旱烟管恨恨地敲着脚边的泥块。太阳现在正当他头顶，他的影子落在泥地上，短短地像一段乌焦木头，还穿着破棉袄的他，觉得浑身躁热起来了。他解开了大襟上的钮扣，又抓着衣角搥了几下，站起来回家去。

那一片桑树背后就是稻田。现在大部分是匀整的半翻着的燥裂的泥块。偶尔也有种了杂粮的，那黄金一般的菜花散出强烈的香味。那边远远地一簇房屋，就是老通宝他们住了三代的村坊，现在那些屋上都袅起了白的炊烟。

老通宝从桑林里走出来，到田塍上，转身又望那一片爆着嫩绿的桑树。忽然那边田里跳跃着来了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远远地就喊道：

“阿爹！妈等你吃中饭呢！”

“哦——”

老通宝知道是孙子小宝，随口应着，还是望着那一片桑林。才只得“清明”边，桑叶尖儿就抽得那么小指头儿似的，他一生就只见过两次。今年的蚕花，光景是好年成。三张蚕种，该可以来多少茧子呢？只要不像去年，他家的债也许可以拨还一些罢。

小宝已经跑到他阿爹的身边了，也仰着脸看那绿绒似的桑拳头；忽然他跳起来拍着手唱道：

“清明削口，看蚕娘娘拍手！”

老通宝的皱脸上露出笑容来了。他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他把手放在小宝的“和尚头”上摩着，他的被穷苦弄麻木了的老心里勃然又生出新的希望来了。

二

天气继续暖和，太阳光催开了那些柔拳头上的小手指儿摸样的嫩叶，现在都有小小的手掌那么大了。老通宝他们那村庄四周围的桑林似乎长得更好，远望去像一片绿锦平铺在密密层层灰白色矮矮的篱笆上。“希望”在老通宝和一般农民们的心里一点一点一天一天强大。蚕事的动员令也在各方面发动了。藏在柴房里一年之久的养蚕用具都拿出来洗刷修补。那条穿村而过的小溪旁边，蠕动着村里的女人和孩子，工作着，嚷着，笑着。

这些女人和孩子们都不是十分健康的脸色，——从今年开春起，他们都只吃个半饱；他们身上穿的，也只是些破旧的衣服。实在他们的情形比叫花子好不了多少。然而他们的精神都很不差。他们有很大的忍耐力，又有很大的幻想。虽然他们都负了天天在增大的债，可是他们那简单的头脑老是这么想：只要蚕花熟，就好了！他们想象到一个月以后那些绿油油的桑叶就会变成雪白的茧子，于是又变成丁丁当当响的洋钱，他们虽然肚子里饿得咕咕地叫，却也忍不住要笑。

这些女人中间也就有老通宝的媳妇四大娘和那个十二岁的小宝。这娘儿

作者原注：这是老通宝所在一带乡村里关于“蚕事”的一种歌谣式的成语。所谓“削口”，指桑叶抽发如指；“清明削口”谓清明边桑叶已抽放如许大也。“看”是方言、意同“饲”或“育”。全句谓清明边桑叶开绽则熟年可卜，故蚕妇拍手而喜。

两个已经洗好了那些“团匾”和“蚕箬”，坐在小溪边的石头上撩起布衫角揩脸上的汗水。

“四阿嫂！你们今年也看（养）洋种么？”

小溪对岸的一群女人中间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隔溪喊过来了。四大娘认得是隔溪的对门邻舍陆福庆的妹子六宝。四大娘立刻把她的浓眉毛一挺，好像正想找人吵架似的嚷了起来：

“不要来问我！阿爹做主呢！——小宝的阿爹死不肯，只看了一张洋种！老糊涂的听得带一个洋字就好像见了七世冤家！洋钱，也是洋，他倒又要了！”

小溪旁那些女人们听得笑起来。这时候有一个壮健的小伙子正从对岸的陆家稻场上走过，跑到溪边，跨上了那横在溪面用四根本头并排做成的雏形的“桥”。四大娘一眼看见，就丢开了“洋种”问题，高声喊道：

“多多弟！来帮我搬东西罢！这些匾，浸湿了，就像死狗一样重！”

小伙子阿多也不开口，走过来拿起五六只“团匾”，湿漉漉地顶在头上，却空着一双手，划桨似的荡着，就走了。这个阿多高兴起来时，什么事都肯做，碰到同村的女人们叫他帮忙拿什么重家伙，或是下溪去捞什么，他都肯；可是今天他大概有点不高兴，所以只顶了五六只“团匾”去，却空着一双手。那些女人们看着他戴了那特别大箬帽似的一叠“匾”，袅着腰，学镇上女人的样子走着，又都笑起来了，老通宝家紧邻的李根生的老婆荷花一边笑，一边叫道：

“喂，多多头！回来！也替我带一点儿去！”

“叫我一声好听的，我就给你拿。”

阿多也笑着回答，仍然走。转眼间就到了他家的廊下，就把头上的“团匾”放在廊檐口。

“那么，叫你一声干儿子！”

荷花说着就大声的笑起来，她那出众地白净然而扁得作怪的脸上看去就好像只有一张大嘴和眯紧了好像两条线一般的细眼睛。她原是镇上人家的婢女，嫁给那不声不响整天苦着脸的半老头子李根生还不满半年，可是她的爱和男子们胡调已经在村中很有名。

“不要脸的！”

忽然对岸那群女人中间有人轻声骂了一句。荷花的那对细眼睛立刻睁大了，怒声嚷道：

“骂哪一个？有本事，当面骂，不要躲！”

“你管得我？棺材横头踢一脚，死人肚里自得知：我就骂那不要脸的骚货！”

隔溪立刻回骂过来了，这就是那六宝，又一位村里有名淘气的大姑娘。

于是对骂之下，两边又泼水。爱闹的女人也夹在中间帮这边帮那边。小孩子们笑着狂呼。四大娘是老成的，提起她的“蚕箬”，喊着小宝，自回家去。阿多站在廊下看着笑。他知道为什么六宝要跟荷花吵架；他看着那“辣货”六宝挨骂，倒觉得很老通宝捐着一架“蚕台”从屋子里出来。这三棱形

作者原注：老通宝乡里称那圆桌面那样大、极像一个盘的竹器为“团匾”；又一种略小而底部编成六角形网状的，称为“箬”，方言读如“踏”；蚕初收蚁时，在“箬”中养育，呼为“蚕箬”，那是糊了纸的；这种纸通称“糊箬纸”。

作者原注：“蚕台”是三棱式可以折起来的木架子，像三张梯连在一处的家伙：中分七八格，每格可放

家伙的木梗子有几条给白蚂蚁蛀过了，怕的不牢，须得修补一下。看见阿多站在那里笑嘻嘻地望着外边的女人们吵架，老通宝的脸色就板起来了。他这“多多头”的小儿子不老成，他知道。尤其使地下高兴的，是多多也和紧邻的荷花说说笑笑。“那母狗是白虎星，惹上了她就得败家”，——老通宝时常这样警戒他的小儿子。

“阿多！空手看野景么？阿四在后边扎‘缀头’，你去帮他！”

老通宝像一匹疯狗似的咆哮着，火红的眼睛一直盯住了阿多的身体，直到阿多走进屋里去，看不见了，老通宝方才提过那“蚕台”来反复审察，慢慢地动手修补。木匠生活，老通宝早年是会的；但近来他老了，手指头没有劲，他修了一会儿，抬起头来喘气，又望望屋里挂在竹竿上的三张蚕种。

四大娘就在廊檐口糊“蚕箪”。去年他们为的想省几百文钱，是买了旧报纸来糊的。老通宝直到现在还说是因为用了报纸——不惜字纸，所以去年他们的蚕花不好。今年是特地全家少吃一餐饭，省下钱来买了“糊箪纸”来了。四大娘把那鹅黄色坚韧的纸儿糊得很平贴，然后又照品字式糊上三张小小的花纸——那是跟“糊箪纸”一块儿买来的，一张印的花色是“聚宝盆”，另两张都是手执尖角旗的人儿骑在马上，据说是“蚕花太子”。

“四大娘！你爸爸做中人借来三十块钱，就只买了二十担叶。后天米又吃完了，怎么办？”

老通宝气喘地从他的工作里抬起头来，望着四大娘。那三十块钱是二分半的月息。总算有四大娘的父亲张财发做中人，那债主也就是张财发的东家“做好事”，这才只要了二分半的月息。条件是蚕事后本利归清。

四大娘把糊好了的“蚕箪”放在太阳底下晒，好像生气似的说：

“都买了叶！又像去年那样多下来——”

“什么话！你倒先来发利市了！年年像去年么？自家只有十来担叶；五张布子（蚕种），十来担叶够么？”

“噢，噢；你总是不错的！我只晓得有米烧饭，没米饿肚子！”

四大娘气哄哄地回答；为了那“洋种”问题，她到现在常要和老通宝抬杠。

老通宝气得脸都紫了。两个人就此再没有一句话。

但是“收蚕”的时期一天一天逼进了。这二三十人家的小村落突然呈现了一种大紧张，大决心，大奋斗，同时又是大希望。

人们似乎连肚子饿都忘记了。老通宝他们家东借一点，西赊一点，居然也一天一天过着来。也不仅老通宝他们，村里哪一家有两三斗米放在家里呀！去年秋收固然还好，可是地主，债主、正税，杂捐，一层一层地剥削来，早就完了。现在他们唯一的指望就是春蚕，一切临时借贷都是指明在这“春蚕收成”中偿还。

他们都怀着十分希望又十分恐惧的心情来准备这春蚕的大搏战！

“谷雨”节一天近一天了。村里二三十人家的“布子”都隐隐现出绿色来。女人们在稻场上碰见时，都匆忙地带着焦灼而快乐的口气互相告诉道：

“六宝家快要‘窝种’了呀！”

一团匾。

作者原注：“缀头”也是方言，是稻草扎的，蚕在上面做茧子。

作者原注：“窝种”也是老通宝乡里的习惯；蚕种转成绿色后就得把来贴肉搵着，约三四天后，蚕蚁孵

“荷花说她家明天就要‘窝’了。有这么快！”

“黄道士去测一字，今年的青叶要贵到四洋！”

四大娘看自家的五张“布子”。不对！那黑芝麻似的一片细点子还是黑沉沉，不见绿影。她的丈夫阿四拿到亮处去细看，也找不出几点“绿”来。四大娘很着急。

“你就先‘窝’起来罢！这余杭种，作兴是慢一点的。”

阿四看着他老婆，勉强自家宽慰。四大娘堵起了嘴巴不回答。

老通宝哭丧着千皱的老脸，没说什么，心里却觉得不妙。

幸而再过了一天，四大娘再细心看那“布子”时，哈，有几处转成绿色了！而且绿的很有光彩。四大娘立刻告诉了丈夫，告诉了老通宝，多多头，也告诉了她的儿子小宝。她就把那些布子贴肉搵在胸前，抱着吃奶的婴孩似的静静儿坐着，动也不敢多动了。夜间，她抱着那五张“布子”到被窝里，把阿四赶去和多多头做一床。那“布子”上密密麻麻的蚕子儿贴着肉，怪痒痒的；四大娘很快活，又有点儿害怕，她第一次怀孕时胎儿在肚子里动，她也是那样半惊半喜的！

全家都是惴惴不安地又很兴奋地等候“收蚕”。只有多多头例外。他说：今年蚕花一定好，可是想发财却是命里不曾来。老通宝骂他多嘴，他还是要说。

蚕房早已收拾好了。“窝种”的第二天，老通宝拿一个大蒜头涂上一些泥，放在蚕房的墙脚边；这也是年年的惯例，但今番老通宝更加虔敬，手也抖了。去年他们“卜”的非常灵验。可是去年那“灵验”，现在老通宝想也不敢想。

现在这村里家家都在“窝种”了。稻场上和小溪边顿时少了那些女人们的踪迹。一个“戒严令”也在无形中颁布了：乡农们即使平日是最好的，也不往来；人客来冲了蚕神不是玩的！他们至多在稻场上低声交谈一二句就走开。这是个“神圣”的季节。

老通宝家的五张布子上也有些“乌娘”蠕蠕地动了。于是全家的空气，突然紧张。那正是“谷雨”前一日。四大娘料来可以挨过了“谷雨”节那一天。布子不须再“窝”了，很小心地放在“蚕房”里。老通宝偷眼看一下那个躺在墙脚边的大蒜头，他心里就一跳。那大蒜头上还只有一两茎绿芽！老通宝不敢再看，心里祷祝后天正午会有更多更多的绿芽。

终于“收蚕”的日子到了。四大娘心神不定地淘米烧饭，时时看饭锅上的热气有没有直冲上来。老通宝拿出预先买了来的香烛点起来，恭恭敬敬放在灶君神位前。阿四和阿多去到田里采野花。小小宝帮着把灯芯草剪成细末子，又把采来的野花揉碎。一切都准备齐全了时，太阳也近午刻了，饭锅上水蒸气嘟嘟地直冲，四大娘立刻跳了起来，把“蚕花”和一对鹅毛插在发髻

出，就可以“收蚕”。这工作是女人做的。“窝”是方言、意即“搵”也。

作者原注：用大蒜头来“卜”蚕花好否，是老通宝乡里的迷信。收蚕前两三天，以大蒜涂泥置蚕房中，至收蚕那天拿来看，蒜叶多主蚕熟，少则不熟。

作者原注：老通宝乡间称初生的蚕蚁为“乌娘”；这也是方言。

作者原注：老通宝乡里的习惯，“收蚕”——即收蚁，须得避开“谷雨”那一天，或上或下都可以，但不能正在“谷雨”那一天。什么理由，可不知道。

作者原注：“蚕花”是一种纸花，预先买下来的。这些迷信的仪式，各处小有不同。

上，就到“蚕房”里。老通宝拿着秤杆，阿四拿了那揉碎的野花片儿和灯芯草碎末。四大娘揭开“布子”，就从阿四手里拿过那野花碎片和灯芯草末子撒在“布子”上，又接过老通宝手里的秤杆来，将“布子”挽在秤杆上，于是拔下发髻上的鹅毛在“布子”上轻轻儿拂；野花片，灯芯草末子，连同“乌娘”，都拂在那“蚕箎”里了。一张，两张，……都拂过了；最后一张是洋种，那就收在另一个“蚕箎”里。末了，四大娘又拔下发髻上那朵“蚕花”，跟鹅毛一块插在“蚕箎”的边儿上。

这是一个隆重的仪式！千百年相传的仪式！那好比是誓师典礼，以后就要开始了一个月光景的和恶劣的天气和恶运以及和不知什么的连日连夜无休息的大决战！

“乌娘”在“蚕箎”里蠕动，样子非常强健；那黑色也是很正路的。四大娘和老通宝他们都放心地松一口气了。但当老通宝悄悄地把那个“命运”的大蒜头拿起来看时，他的脸色立刻变了！大蒜头上还只得三四茎嫩芽！天哪！难道又同去年一样？

三

然而那“命运”的大蒜头这次竟不灵验。老通宝家的蚕非常好！虽然头眠二眠的时候连天阴雨，气候是比“清明”边似乎还要冷一点，可是那些“宝宝”都很强健。

村里别人家的“宝宝”也都不差。紧张的快乐弥漫了全村庄，似那小溪里琮琮的流水也像是朗朗的笑声了。只有荷花家是例外。她们家看了一张“布子”，可是“出火”只称得二十斤；“大眠”快边人们还看见那不声不响晦气色的丈夫根生倾弃了三“蚕箎”在那小溪里。

这一件事，使得全村的妇人对于荷花家特别“戒严”。她们特地避路，不从荷花的门前走，远远的看见了荷花或是她那不声不响丈夫的影儿就赶快躲开；这些幸运的人儿惟恐看了荷花他们一眼或是交谈半句话就传染了晦气来！

老通宝严禁他的小儿子多多头跟荷花说话。——“你再跟那东西多嘴，我就教你叛逆！”老通宝站在廊檐外高声大气喊，故意要叫荷花他们听得。

小小宝也受到严厉的嘱咐，不许跑到荷花家的门前，不许和他们说话。

阿多像一个聋子似的不理睬老头子那早早夜夜的唠叨，他心里却在暗笑。全家就只有地不大相信那些鬼禁忌。可是他也没有跟荷花说话，他忙都忙不过来。

“大眠”捉了毛三百斤，老通宝全家连十二岁的小宝也在内，都是两日两夜没有合眼。蚕是少见的好，活了六十岁的老通宝记得只有两次是同样的，一次就是他成家的那年，又一次是阿四出世那一年。“大眠”以后的“宝宝”第一天就吃了七担叶，个个是生青滚壮，然而老通宝全家都瘦了一圈，失眠的眼睛上布满了红丝。

谁也料得到这些“宝宝”上山前还得吃多少叶。老通宝和儿子阿四商量了：

“陈大少爷借不出，还是再求财发的东家罢？”

作者原注：“出火”也是方言，是指“二眠”以后的“三眠”；因为“眠”时特别短，所以叫“出火”。

“地头上还有十担叶，够一天。”

阿四回答，他委实是支撑不住了，他的一双眼皮像有几百斤重，只想合下来。老通宝却不耐烦了，怒声喝道：

“说什么梦话！刚吃了两天老蚕呢。明天不算，还得吃三天，还要三十担叶，三十担！”

这时外边稻场上忽然人声喧闹，阿多押了新发来的五担叶来了。于是老通宝和阿四的谈话打断，都出去“捋叶”。四大娘也慌忙从蚕房里钻出来。隔溪陆家养的蚕不多，那大姑娘六宝抽得出工夫，也来帮忙了。那时星光满天，微微有点风，村前村后都断断续续传来了吆喝和欢笑，中间有一个粗暴的声音嚷道：

“叶行情飞涨了！今天下午镇上开到四洋一担！”

老通宝偏偏听得了，心里急得什么似的。四块钱一担，三十担可要一百二十块呢，他哪来这许多钱！但是想到茧子总可以采五百多斤，就算五十块钱一百斤，也有这么二百五，他又心里一宽。那边“捋叶”的人堆里忽然又有一个小小的声音说：

“听说东路不大好，看来叶价钱涨不到多少的！”

老通宝认得这声音是陆家的六宝。这使他心里又一宽。

那六宝是和阿多同站在一个筐子边“捋叶”。在半明半暗的星光下，她和阿多靠得很近。忽然她觉得在那“杠条”的隐蔽下，有一只手在她大腿上拧了一把。好像知道是谁拧的，她忍住了不笑，也不声张。蓦地那手又在她胸前摸了一把，六宝直跳起来，出惊地喊了一声：

“噯哟！”

“什么事？”

同在那筐子边捋叶的四大娘问了，抬起头来。六宝觉得自己脸上热烘烘了，她偷偷地瞪了阿多一眼，就赶快低下头，很快地捋叶，一面回答：

“没有什么。想来是毛毛虫刺了我一下。”

阿多咬住了嘴唇暗笑。虽然在这半个月来也是半饱而且少睡，也瘦了许多了，他的精神可还是很饱满。老通宝那种忧愁，他是永远没有的。他永不相信靠一次蚕花好或是田里熟，他们就可以还清了债再有自己的田；他知道单靠勤俭工作，即使做到背脊骨折断也是不能翻身的。但是他仍旧很高兴地工作着，他觉得这也是一种快活，正像和六宝调情一样。

第二天早上，老通宝就到镇里去想法借钱来买叶。临走前，他和四大娘商量好，决定把他家那块出产十五担叶的桑地去抵押。这是他家最后的产业。

叶又买来了三十担。第一批的十担发来时，那些壮健的“宝宝”已经饿了半点钟了。“宝宝”们尖出了小嘴已，向左向右乱晃，四大娘看得心酸。叶铺了上去，立刻蚕房里充满着萨萨萨的响声，人们说话也不大听得清。不多一会儿，那些“团匾”里立刻又全见白了，于是又铺上厚厚的一层叶。人们单是“上叶”也就忙得透不过气来。但这是最后五分钟了。再得两天，“宝宝”可以上山。人们把剩余的精力榨出来挤死命干。

阿多虽然接连三日三夜没有睡，却还不见怎么倦。那一夜，就由他一个人在“蚕房”里守那上半夜，好让老通宝以及阿四夫妇都去歇一歇。那是个好月夜，稍稍有点冷。蚕房里 了一个小小的火。阿多守到二更过，上了第

作者原注：“杠条”也是方言，指那些带叶的桑树枝条。通常采叶是连枝条剪下来的。

二次的叶，就蹲在那个“火”旁边听那些“宝宝”萨萨萨地吃叶。渐渐儿他的眼皮合上了。恍惚听得有门响，阿多的眼皮一跳，睁开眼来看看，就又合上了。

他耳朵里还听得萨萨萨的声音和屑索屑索的怪声。猛然一个踉跄，他的头在自己膝头上磕了一下，他惊醒过来，恰就听得蚕房的芦帘拍叉一声响，似乎还看见有人影一闪。阿多立刻跳起来。到外面一看，门是开着，月光下稻场上有一个人正走向溪边去。阿多飞也似跳出去，还没看清那人是谁，已经把那人抓过来摔在地下。他断定了这是一个贼。

“多多头！打死我也不怨你，只求你不要说出来！”

是荷花的声音，阿多听真了时不禁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月光下他又看见那扁得作怪的白脸儿上一对细圆的眼睛定定地看住了他。可是恐怖的意思那眼睛里也没有。阿多哼了一声，就问道：

“你偷什么？”

“我偷你们的宝宝！”

“放到哪里去了？”

“我扔到溪里去了！”

阿多现在也变了脸色。他这才知道这女人的恶意是要冲克他家的“宝宝”。

“你真心毒呀！我们家和你们可没有冤仇！”

“没有么？有的，有的！我家自管蚕花不好，可并没害了谁，你们都是好的！你们怎么把我当作白老虎，远远地望见我就别转了脸？你们不把我当人看待！”

那妇人说着就爬了起来，脸上的神气比什么都可怕。阿多瞅着那妇人好半晌，这才说道：

“我不打你，走你的罢！”

阿多头也不回的跑回家去，仍在“蚕房”里守着。他完全没有睡意了。他看那些“宝宝”，都是好好的。他并没想到荷花可恨或可怜，然而他不能忘记荷花那一番话；他觉到人和人中间有什么地方是永远弄不对的，可是他不能够明白想出来是什么地方，或是为什么。再过一会儿，他就什么都忘记了。“宝宝”是强健的，像有魔法似的吃了又吃，永远不会饱！

以后直到东方快打白了时，没有发生事故。老通宝和四大娘来替换阿多了，他们拿那些渐渐身体发白而变短了的“宝宝”在亮处照着，看是“有没有通”。他们的心被快活胀大了。但是太阳出山时四大娘到溪边汲水，却看见六宝满脸严重地跑过来悄悄地问道：

“昨夜二更过，三更不到，我远远地看见那骚货从你们家跑出来，阿多跟在后面，他们站在这里说了半天话呢！四阿嫂！你们怎么不管事呀？”

四大娘的脸色立刻变了，一句话也没说，提了水桶就回家去，先对丈夫说了，再对老通宝说。这东西竟偷进人家“蚕房”来了，那还了得！老通宝气得直跺脚，马上叫了阿多来查问。但是阿多不承认，说六宝是做梦见鬼。老通宝又去找六宝询问。六宝是一口咬定了看见的。老通宝没有主意，回家去看那“宝宝”，仍然是很健康，瞧不出一些败相来。

但是老通宝他们满心的欢喜却被这件事打消了。他们相信六宝的话不会毫无根据。他们唯一的希望是那骚货或者只在廊檐口和阿多鬼混了一阵。

“可是那大蒜头上的苗却当真只有三四茎呀！”

老通宝自心里这么想，觉得前途只是阴暗。可不是，吃了许多叶去，一直落来都很好，然而上了山却干僵了的事，也是常有的。不过老通宝无论如何不敢想到这上头去；他以为即使是肚子里想，也是不吉利。

四

“宝宝”都上山了，老通宝他们还是捏着一把汗。他们钱部花光了，精力也绞尽了，可是有没有报酬呢，到此时还没有把握。虽则如此，他们还是硬着头皮去干。“山棚”下了火，老通宝和阿四他们佝着腰慢慢地从这边蹲到那边，又从那边蹲到这边。他们听得山棚上有些屑屑索索的细声音，他们就忍不住想笑，过一会儿又不听得了，他们的心就重甸甸地往下沉了。这样地，心是焦灼着，却不敢向山棚上望。偶或他们仰着的脸上淋到了一滴蚕尿了，虽然觉得有点难过，他们心里却快活；他们巴不得多淋一些。

阿多早已偷偷地挑开“山棚”外围着的芦帘望过几次了。小小宝看见，就扭住了阿多，问“宝宝”有没有做茧子。阿多伸出舌头做一个鬼脸，不回答。

“上山”后三天，息火了。四大娘再也忍不住，也偷偷地挑开芦帘角看了一眼，她的心立刻卜卜地跳了。那是一片雪白，几乎连“缀头”都瞧不见；那是四大娘有生以来从没有见过的“好蚕花”呀！老通宝全家立刻充满了欢笑。现在他们一颗心定下来了！“宝宝”们有良心，四洋一担的叶不是白吃的；他们全家一个月的忍饥失眠总算不冤枉，天老爷有眼睛！

同样的欢笑声在村里到处都起来了。今年蚕花娘娘保佑这小小的村子。二三十人家都可以采到七八分，老通宝家更是与众不同，估量来总可以采一个十二三分。

小溪边和稻场上现在又充满了女人和孩子们。这些人人都比一个月前瘦了许多，眼眶陷进了，嗓子也发沙，然而都很快活兴奋。她们嘈嘈地谈论那一个月内的“奋斗”时，她们的眼前便时时现出一堆堆雪白的洋钱，她们那快乐的心里便时时闪过了这样的盘算：夹衣和夏衣都在当铺里，这可先得赎出来；过端午节也许可以吃一条黄鱼。

那晚上荷花和阿多的把戏也是她们谈话的资料。六宝见了人就宣传荷花的“不要脸，送上门去！”男人们听了就粗暴地笑着，女人们念一声佛，骂一句，又说老通宝家总算幸气，没有犯克，那是菩萨保佑，祖宗有灵！

接着是家家都“浪山头”了，各家的至亲好友都来“望山头”。老通宝的亲家张财发带了小儿子阿九特地从镇上来到村里。他们带来的礼物，是软糕，线粉，梅子，枇杷，也有咸鱼。小小宝快活得好像雪天的小狗。

“通宝，你是卖茧子呢，还是自家做丝？”

张老头子拉老通宝到小溪边一棵杨柳树下坐了，这么悄悄地问。这张老头子张财发是出名“会寻快活”的人，他从镇上城隍庙前露天的“说书场”

作者原注：蚕在山棚上受到热，就往“缀头”上爬，所以有屑屑索索的声音。这是蚕要做茧的第一步手续。爬不上去的。不是健康的蚕，多半不能作茧。

作者原注：据说蚕在作茧以前必撒一泡尿，而这尿是黄色的。

作者原注：“浪山头”在息火后一日举行，那时蚕已成茧，山棚四周的芦帘撤去。“浪”是“亮出来”的意思。“望山头”是来探望“山头”，有慰问祝颂的意思。“望山头”的礼物也有定规。

听来了一肚子的疙瘩东西；尤其烂熟的，是“ 十八路反王，七十二处烟尘 ”，程咬金卖柴扒，贩私盐出身，瓦岗寨做反王的《隋唐演义》。他向来说话“ 没正经 ”，老通宝是知道的；所以现在听得问是卖茧子或者自家做丝，老通宝并没把这话看重、只随口回答道：

“ 自然卖茧子。 ”

张老头子却拍着大腿叹一口气。忽然他站了起来，用手指着村外那一片秃头桑林后面兰露出来的茧厂的风火墙说道：

“ 通宝！茧子是采了，那些茧厂的大门还关得紧洞洞呢！今年茧厂不开秤！——十八路反王早已下凡，李世民还没出世；世界不太平！今年茧厂关门，不做生意！ ”

老通宝忍不住笑了，他不肯相信。他怎么能够相信呢？难道那“ 五步一岗 ” 似的比露天毛坑还要多的茧厂会一齐都关了门不做生意？况且听说和东洋人也已“ 讲拢 ”，不打仗了，茧厂里驻的兵早已开走。

张老头子也换了话，东拉西扯讲镇里的“ 新闻 ”，夹着许多“ 说书场 ” 上听来的什么秦叔宝，程咬金。最后，他代他的东家催那三十块钱的债，为的他是“ 中人 ”。

然而老通宝到底有点不放心。他赶快跑出村去，看看“ 塘路 ” 上最近的两个茧厂，果然大门紧闭，不见半个人；照往年说，此时应该早已摆开了柜台，挂起了一排乌亮亮的大秤。

老通宝心里也着慌了，但是回家去看见了那些雪白发光很厚实硬古古的茧子，他又忍不住嘻开了嘴。上好的茧子！会没有人要，他不相信。并且他还要忙着采茧，还要谢“ 蚕花利市 ” 他渐渐不把茧厂的事放在心上了。

可是村里的空气一天一天不同了。才得笑了几声的人们现在又都是满脸的愁云。各处茧厂都没开门的消息陆续从镇上传来，从“ 塘路 ” 上传来。往年这时候，“ 收茧人 ” 像走马灯似的在村里巡回，今年没见半个“ 收茧人 ”，却换替着来了债主和催粮的差役。请债主们就收了茧子罢，债主们板起面孔不理。

全村子都是嚷骂，诅咒，和失望的叹息！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今年“ 蚕花 ” 好了，他们的日子却比往年更加困难。这在他们是一个青天的霹雳！并且愈是像老通宝他们家似的，蚕愈养得多，愈好，就愈加困难，——“ 真正世界变了！ ” 老通宝捶胸跺脚地没有办法。然而茧子是不能搁久了的，总得赶快想法：不是卖出去，就是自家做丝。村里有几家已经把多年不用的丝车拿出来修理，打算自家把茧做成了丝再说。六宝家也打算这么办。老通宝便也和儿子媳妇商量道：

“ 不卖茧子了，自家做丝！什么卖茧子，本来是洋鬼子行出来的！ ”

“ 我们有四百多斤茧子呢，你打算摆几部丝车呀！ ”

四大娘首先反对了。她这话是不错的。五百斤的茧子可不算少，自家做丝万万干不了。请帮手么？那又得花钱。阿四是和他老婆一条心。阿多抱怨老头子打错了主意，他说：

“ 早依了我的话，扣住自己的十五担叶，只看一张洋种，多么好！ ”

老通宝气得说不出话来。

作者原注：老通宝乡里的风俗，“ 大眠 ” 以后得拜一次“ 利市 ”，采茧以后，又 是一次。经济窘的人家只举行“ 谢蚕花利市 ”，“ 拜利市 ” 也是方言，意即“ 谢神 ”。

终于一线希望忽又来了。同村的黄道士不知从哪里得的消息，说是无锡脚下的茧厂还是照常收茧。黄道士也是一样的种田人，并非吃十方“道士”，向来和老通宝最说得来。于是老通宝去找那黄道士详细问过了以后，便又和儿子阿四商量把茧子弄到无锡脚下去卖。老通宝虎起了脸，像吵架似的嚷道：

“水路去有三十多九呢！来回得六天！他妈的！简直是充军！可是你有别的办法么？茧子当不得饭吃，蚕前的债又逼紧来！”

阿四也同意了。他们去借了一条赤膊船，买了几张芦席，赶那几天正是好晴，又带了阿多。他们这卖茧子的“远征军”就此出发。

五天以后，他们果然回来了；但不是空船，船里还有一筐茧子没有卖出。原来那三十多九水路远的茧厂挑剔得非常苛刻：洋种茧一担只值三十五元，土种茧一担二十元，薄茧不要。老通宝他们的茧子虽然是上好的货色，却也被茧厂里挑剩了那么一筐，不肯收买。老通宝他们实卖得一百十一块钱，除去路上盘川，就剩了整整的一百元，不够偿还买青叶所借的债！老通宝路上气得生病了，两个儿子扶他到家。

打回来的八九十斤茧子，四大娘只好自家做丝了。她到六宝家借了丝车，又忙了五六天。家里米又吃完了。叫阿四拿那丝上镇里去卖，没有人要；上当铺当铺也不收。说了多少好话，总算把清明前当在那里的一石米换了出来。

就是这么着，因为春蚕熟，老通宝一村的人都增加了债！老通宝家为的养了五张布子的蚕，又采了十多分的好茧子，就此白赔上十五担叶的桑地和三十块钱的债！一个月光景的忍饥熬夜还不算！

1932年11月1日。

作者原注：老通宝乡间计算路程都以“九”计；“一九”就是九里。“十九”是九十里，“三十多九”就是三十多个“九里”。

秋 收

—

直到旧历五月尽头，老通宝那场病方才渐渐好了起来。除了他的媳妇四大娘到祖师菩萨那里求过两次“丹方”而外，老通宝简直没有吃过什么药；他就仗着他那一身愈穷愈硬朗的筋骨和病魔挣扎。

可是第一次离床的第一步，他就觉得有点不对了；两条腿就同踏在棉花堆里似的，软软地不得劲，而且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腰板挺直。“躺了那么长久，连骨节都生了锈了！”——老通宝不服气地想着，努力想装出还是少壮的气概来。然而当他在洗脸盆的水中照见了自己的面相时，却也忍不住叹一口气了。那脸盆里的面影难道就是他么？那是高撑着两根颧骨，一个瘦削的鼻头、两只大廓落落的眼睛，而又满头乱发，一部灰黄的络腮胡子，喉结就像小拳头似的突出来；——这简直七分像鬼呢！老通宝仔细看着，看着，再也忍不住那眼眶里的泪水往脸盆里直滴。

这是倔强的他近年来第一次淌眼泪。四五十年辛苦挣成了一份家当的他，素来就只崇拜两件东西：一是菩萨，一是健康。他深切地相信：没有菩萨保佑，任凭你怎么刁钻古怪，弄来的钱财到底是不“作肉”的；而没有了健康，即使菩萨保佑，你也不能挣钱活命。在这上头，老通宝所信仰的菩萨就是“财神”。每逢旧历朔望，老通宝一定要到材外小桥头那座简陋不堪的“财神堂”跟前磕几个响头，四十余年如一日。然而现在一场大病把他弄到七分像鬼，这打击就比茧子卖不起价钱还要厉害些。他觉得他这一家从此完了，再没有翻身的日子。

“唉！总共不过困了个把月，怎么就变了样子！”

望着那蹲在泥灶前吹火的四大娘，老通宝轻轻说了这么一句。

没有回答。蓬松着头发的四大娘头脸几乎要钻进灶门去似的一股劲儿在那里胡胡地吹。白烟弥漫了一屋子，又从屋前屋后钻出去，可是那半青的茅草不肯旺燃。十二三岁的小宝从稻场上跑进来，呛着那烟气就咳起来了；一边咳，一边就嚷肚子饿。老通宝也咳了几声，抖颤着一对腿，走到那泥灶跟前，打算帮一手。但此时灶门前一亮，茅草燃旺了，接着就有小声儿的必剥必剥的爆响。四大娘加了几根桑梗在灶里，这才抬起头来，却已是满脸泪水；不知道是为了烟熏了眼睛呢，还是另有原因，总之，这位向来少说话多做事的女人现在也是淌眼泪。

公公和儿媳妇两个，泪眼对看着，都没有话。灶里现在燃旺了，火舌头舐到灶门外。那一片火光映得四大娘满脸通红。这火光，虽然掩过了四大娘脸上的菜色，可掩不过她那消瘦。而且那发育很慢的小宝这时倚在他母亲身边，也是只剩了皮包骨头，简直像一只猴子。这一切，老通宝现在是看得十分清楚，——他躺在那昏暗的病床上也曾摸过小宝的手，也曾觉得这孩子瘦了许多，可总不及此时他看的真切，——于是他突然一阵心酸，几乎哭出声来了。

“呀，呀，小宝！你怎的？活像是童子痨呢！”

老通宝气喘喘地挣扎出话来，他那大廓落落的眼睛盯住了四大娘的面孔。

仍旧没有回答，四大娘撩起那破洋布衫的大襟来抹眼泪。

锅盖边嘟嘟地吹着白的蒸汽了。那汽里还有一股香味。小宝蹇到锅子边凑着那热气嗅了一会儿，就回转头撅起嘴巴，问他的娘道：

“又是南瓜！娘呀！你怎么老是南瓜当饭吃！我要——我想吃白米饭呢！”

四大娘猛的抽出一条桑梗来，似乎要打那多嘴的小宝了；但终于只在地上鞭了一下，随手把桑梗折断，别转脸去对了灶门，不说话。

“小宝，不要哭；等你爷回来，就有白米饭吃。爷到你外公家去——托你外公借钱去了；借钱来就买米，烧饭给你吃。”老通宝的一只枯瘠的手抖籁籁地摸着小宝的光头，喃喃地说。

他这话可不是撒谎。小宝的父亲。今天一早就上镇里找他岳父张财发，当真是为的借钱，——好歹要揪住那张老头儿做个“中人”向镇上那专放“乡债”的吴老爷“借转”这么五块十块钱。但是小宝却觉得那仍旧是哄他的。足有一个半月了，他只听得爷和娘商量着“借钱来买米”。可是天天吃的还不是南瓜和芋头！讲到芋头，小宝也还有几分喜欢；加点儿盐烧熟了，上口也还香腻。然而那南瓜呀，松波波的，又没有糖，怎么能够天天当正经吃？不幸是近来半个月每天两顿总是老调的淡南瓜！小宝想起来就心里要作呕了。他含着两泡眼泪望着他的祖父，肚子里却又在咕咕地叫。他觉得他的祖父，他的爷，娘，都是硬心肠的人；他就盼望他的叔叔多多头回来，也许这位野马似的好汉叔叔又像上次那样带几个小烧饼来偷偷地给他香一香嘴巴。

然而叔父多多头已经有三天两夜不曾回家，小宝是记得很真的！

锅子里的南瓜也烧熟了，滋滋地叫响。老通宝揭开锅盖一看，那小半锅的南瓜干渣渣地没有汤，靠锅边并且已经结成“南瓜锅巴”了；老通宝眉头一皱，心里就抱怨他的儿媳妇太不知道俭省。蚕忙以前，他家也曾断过米，也曾烧南瓜当饭吃，但那时两个南瓜就得对上一锅子的水，全家连大带小五个人汤漉漉地多喝几碗也是一个饱；现在他才只病倒了个把月，他们年青人就专往“浪费”这条路上跑，这还了得么？他这一气之下，居然他那灰青的面皮有点红彩了。他抖抖籁籁地走到水缸边正待舀起水来，想往锅里加、猛不防四大娘劈头抢过去就把那干渣渣的南瓜糊一碗一碗盛了起来，又哑着嗓子叫道：

“不要加水！就只我们三个，一顿吃完，晚上小宝的爷总该带回几升米来了！——喂，小宝，今回的南瓜干些，滋味好，你来多吃一碗罢！”

嚓！嚓！嚓！四大娘手快，已经在那里铲着南瓜锅巴了。老通宝气得说不出后来，捧了一碗南瓜就巍颤颤地踱到“廊檐口”，坐在门槛上慢慢地吃着，满肚子是说不明白的不舒服。

面前稻场上一片太阳光，金黄黄地耀得人们眼花。横在稻场前的那条小河像一条银带；可是河水也浅了许多的，岸边的几枝水柳叶子有点发黄。河岸两旁静悄悄地没个人影，连黄狗和小鸡也不见一只。往常在这正午时分，河岸上总有些打水洗衣洗碗盏的女人和孩子，稻场上总有些刚吃过饭的男子衔着旱烟袋，蹲在树底下，再不然，各家的廊檐口总也有些人像老通宝似的坐在门槛上吃喝着谈着，但现在、太阳光暖和地照着，小河的水静悄悄地流着，这村庄却像座空山了！老通宝才只一个半月没到廊檐口来，可是这村庄已经变化，他几乎认不得了，正像他的小宝瘦到几乎认不得一样！

碗里的南瓜糊早已完了，老通宝瞪着一对大廓落落的眼睛望着那小河，望着隔河的那些冷寂的茅屋，一边还在机械地嚼着。他也不去推测村里的人为什么整伙儿不见面，他只觉得自己一病以后这世界就变了！第一是他自己，

第二是他家里的人，——四大娘和小宝，而最后，是他听熟悉的这个生长之乡。有一种异样的悲酸冲上他鼻尖来了。他本能地放下那碗，双手捧着头，胡乱地想这想那。

他记得从“长毛窝”里逃出来的祖父和父亲常常说起“长毛”“洗劫过”（那叫做“打先风”罢）的村庄就是没半个人影子、也没鸡狗叫。今年新年里东洋小鬼打上海的时候，村里大家都嚷着“又是长毛来了”。但以后不是听说又讲和了么？他在病中，也没听说“长毛”来。可是眼前这村庄的荒凉景象多么像那“长毛打过先风”的村庄呀！他又记得他的祖父也常常说起，“长毛”到一个村庄，有时并不“开刀”，却叫村里人一块儿跟去做“长毛”；那时，也留下一座空空的村庄。难道现在他这村里的人也跟了去做“长毛”？原也听说别处地方闹“长毛”闹了好几年了，可是他这村里都还是“好百姓”呀，难道就在他病中昏迷那几天里“长毛”已经来过了么？这，想来也不像。

突然一阵脚步声在老通宝跟前跑过。老通宝出惊地抬起头来，看见扁阔的面孔上一对细眼睛正在对着他瞧。这是他家紧邻李根生的老婆，那出名的荷花！也是瘦了一圈，但正因为这瘦，反使荷花显得俏些：那一对眼睛也像比往常讨人欢喜，那眼光中混乱着同情和惊讶。但是老通宝立刻想起了春蚕时候自己家和荷花的宿怨来，并且他又觉得病后第一次看见生人面却竟是这个“白虎星”那就太不吉利，他恨恨地吐了一口唾沫，赶快垂下头去把脸藏过了。

一会儿以后，老通宝再抬起头来看时，荷花已经不见了，太阳光晒到他脚边。于是他就想起这时候从镇上回到村里来的航船正该开船，而他的儿子阿四也许在那船上，也许已经借到了几块钱。已经买了米。他下意识地咂着舌头了。实在他亦厌恶那老调的南瓜糊，他也想到了米饭就忍不住咽口水。

“小宝！小宝！到阿爹这里来罢！”

想到米饭，便又想到那饿瘦得可怜的孙子，老通宝扬着声音叫了。这是他今天离了病床后第一次像个健康人似的高声叫着。没有回音。老通宝看看天空，第二次用尽力气提高了嗓子再叫。可是出他意外，小宝却从紧邻的荷花家里跳出来了，并且手里还拿一个扁圆东西，看去像是小烧饼。这猴子似的小孩子跳到老通宝跟前，将手里的东西冲着老通宝的脸一扬，很卖弄似的叫一声“阿爹，你看，烧饼！”就慌忙塞进嘴里去了。

老通宝忍不住也咽下一口唾沫，嘴角边也掠过一丝艳羨的微笑；但立刻他放沉了脸色，轻声问道：

“小宝！谁给你的？这——烧饼！”

“荷——荷——”

小宝嘴里塞满了烧饼，说不出来。老通宝却已经明白，他的脸色更加难看了。他这时的心理很复杂：小宝竟去吃“仇人”的东西，真是太丢脸了！而且荷花家里竟有烧饼，那又是什么“天理”呀！老通宝恨得咬牙跺脚，可又不舍得打这可怜的小宝。这时小宝已经吞下了那个饼，就很得意地说道：

“阿爹！荷花给我的。荷花是好人，她有饼！”

“放屁！”

老通宝气得脸都红了，举起手来作势要打。可是小宝不怕，又接着说：

“她还有呢！她是镇上拿来的。她说明天还要去拿米，白米！”

老通宝霍地站了起来，浑身发抖。一个半月没有米饭下肚的他，本来听得别人家有米饭就会眼红，何况又是他素来看不起的荷花家！他铁青了脸，

粗暴地叫骂道：

“什么希罕！光景是做强盗抢来的罢！有朝一日捉去杀了头，这才是现世报！”

骂是骂了，却是低声的。老通宝转眼瞪着他的孙子，心里便筹算着如果荷花出来“斗口”，怎样应付。平白地诬人“强盗”，可不是玩的。然而荷花家意外地毫无声响。倒是不识趣的小宝又做着鬼脸说道：

“阿爹！不是的！荷花是好人，她有烧饼、肯给我吃！”

老通宝的脸色立刻又灰白了。他不做声，转脸看见廊檐口那破旧的水车旁边有一根竹竿，随手就扯了过来。小宝一瞧神气不对，撒腿就跑，偏偏又向荷花家钻进去了。老通宝正待追赶，蓦地一阵头晕眼花，两腿发软，就坐在泥地上，竹竿撇在一边。这时候，隔河稻场上闪出一个人来，踱过那四根木头并排做成的“桥”，向着老通宝叫道：

“恭喜，恭喜！今天出来走动走动了！老通宝！”

虽则眼前还有几颗黑星在那里飞舞，可是一听那声音，老通宝就知道那人是村里的黄道士，心里就高兴起来。他俩在村里是一对好朋友，老通宝病时，这黄道士就是常来探问的一个。村里人也把他俩看成一双“怪物”：因为老通宝是有名的顽固，凡是带着一个“洋”字的东西他就恨如“七世冤家”，而黄道士呢，随时随地卖弄他在镇上学来的几句“斯文话”，例如叫铜钱为“孔方兄”，对人谈话的时候总是“宝眷”“尊驾”那一套，村里人听去就仿佛是道士念咒，——因此就给他取了这绰号：道士。可是老通宝却就懂得这黄道士的“斯文话”。并且他常常对儿子阿四说，黄道士做种田人，真是“埋没”！

当下老通宝就把一肚子牢骚对黄道士诉说道：

“道上！说来活活气死人呢！我病了个把月，这世界就变到不像样了！你看，村坊里就像‘长毛’刚来‘打过先风’！那母狗白虎星，不知道到哪里去偷摸了几个烧饼来，不争气的小宝见着嘴馋！道士，你说该打不该打？”

老通宝说着又抓起身边那竹竿，扑扑地打着稻场上的泥地。黄道士一边听，一边就学着镇上城隍庙里那“三世家传”的测字先生的神气，肩膀一摇一摆地摇头叹气。末后，他悄悄地说：

“世界要反乱呢！通宝兄你知道村坊里人都干什么去了？——咳，吃大户，抢米囤！是前天白淇滨的乡下人做开头，今天我们村坊学样去了！令郎阿多也在内——可是，通宝兄，尊驾贵恙刚好，令郎的事，你只当不晓得罢了。哈哈，是我多嘴！”

老通宝听得明白，眼睛一瞪，忽地跳了起来，但立到像头顶上碰到了什么似的又软瘫在地下，嘴唇簌簌地抖了。吃大户，抢米囤么？他心里乱扎扎地又惊又喜：喜的是荷花那烧饼果然来路“不正”，他刚才一口喝个正着，惊的是自己的小儿子多多头也干那样的事，“现世报”莫不要落在他自己身上。黄道士眯着一双细眼睛，很害伯似的瞧着老通宝，又连声说道：

“抱歉，抱歉！贵体保重要紧，要紧！是我嘴快闯祸了！目下听说‘上头’还不想严办，不碍事。回头你警戒警戒令郎就行了！”

“咳，道士，不瞒你说，我一向看得那小畜生做人之道不对，老早就疑心是那‘小长毛’冤鬼投胎，要害我一家！现在果然做出来了！——他不回来便罢，回来时我活埋这小畜生！道士，谢谢你，给我透个信；我真是瞒在鼓心里呀！”

老通宝抖着嘴唇恨恨地说，闭了眼睛，仿佛他就看见那冤鬼“小长毛”。黄道士料不到老通宝会“古板”到这地步，当真在心里自悔“嘴快”了，况又听得老通宝谢他，就慌忙接口说：

“岂敢，岂敢！舍下还有点小事，再会，再会；保重，保重！”

像逃走似的，黄道士转身就跑，撇下老通宝一个人坐在那里痴想。太阳晒到他头上了，——很有些威力的太阳，他也不觉得热，他只把从祖父到父亲口传下来的“长毛”故事，颠倒地乱想。他又想到自身亲眼见过的光绪初年间全县乡下人大规模的“闹漕”，立刻几颗血淋淋的人头挂在他眼前了。他的一贯的推论于是就得到了：“造反有好处，‘长毛’应该老早就得了天下，可不是么？”

现在他觉得自己一病以后，世界当真变了！而这一“变”，在刚从小康的自耕农破产，并且幻想还是极强的他，想起来总是害怕！

二

到太阳落山的时候，老通宝的儿子阿四回家了。他并没借到钱，但居然带来了三斗米。

“吴老爷说没有钱。面孔很难看。可是他后来发了善心，赊给我三斗米。他那米店里围着百几十担呢！怪不得乡下人没饭吃！今天我们除了三斗，等到下半年田里收起来，我们就要还他五斗糙米！这还是天大的情面！有钱人总是越拌越多！”

阿四阴沉地说着，把那三斗米分装在两个鬻里，就跑到屋子后边那半旧的猪棚跟前和老婆叽叽咕咕讲“私房话”。老通宝闷闷地望着猪棚边的儿子和儿媳，又望望那两口米鬻，觉得今天阿四的神气也不对，那三斗米的来路也就有点不明不白。可是他不敢开口追问。刚才为了小儿子多多头的“不学好”，老通宝和四大娘已经吵过架了。四大娘骂他“老糊涂”，并且取笑他：“好，好！你去告多多头连逆，你把他活埋了，人家老爷们就会赏赐你一只金元宝！”老通宝虽然拿出“祖传”的圣贤人的大道理——“人穷了也要有志气”这句话来，却是毫无用处。“志气”不能当饭吃，比南瓜还不如！但老通宝因这一番吵闹就更加心事重了。他知道儿子阿四尽管“忠厚正派”，却是耳很太软，经不起老婆的怂恿。而现在，他们躲到猪棚边密谈了！老通宝恨得牙痒痒地，没有办法。他远远地望着阿四和四大娘，他的思想忽又落到那半旧的猪棚上。这是五六年前他亲手建造的一个很像样的猪棚，单买木料，也花了十来块钱呢；可是去年这猪棚就不曾用，今年大概又没有钱去买小猪；当初造这棚也曾请教过风水先生，真料不到如今这么“背时”！

老通宝的一肚子怨气就都呵在那猪棚上了。他抖籁籁地向阿四他们走去，一面走，一边叫道：

“阿四！前回听说小陈老爷要些旧木料。明天我们拆这猪棚卖给他罢！倒霉的东西，养不起猪，摆在这里干么！”

喳喳地密谈着的两个人都转过脸儿来了。薄暗中看见四大娘的脸异常兴奋，颧骨上一片红。她把嘴唇一披，就回答道：

“值得几个钱呢！这些脏木头，小陈老爷也不见得要！”

“他要的！我的老面子，我们和陈府上三代的来往，他怎么好说不要！”

老通宝吵架似的说，整个的“光荣的过去”忽又回到他眼前来了。和小

陈老爷的祖父有过共患难的关系，（长毛窝里一同逃出来，）老通宝的祖父在陈府上是很有面子的；就是老通宝自己也还受到过分的优待，小陈老爷有时还叫他“通宝哥”呢！而这些特殊的遭遇，也就是老通宝的“驯良思想”的根基。

四大娘不再说什么，撅着嘴就走开了。

“阿四！到底多多头干些什么，你说！——打量我不知道么？等我断了气，这才不来管你们！”

老通宝看着四大娘走远了些，就突然转换话头，气汹汹地看着他的大儿子。

一只乌鸦停在屋脊上对老通宝父子俩哑哑地叫了几声。阿四随手拾起一块碎瓦片来赶走那乌鸦，又吐了口唾沫，摇着头，却不作声。他怎么说，而且说什么好呢？老子的话是这样的，老婆的话却又是一个样子，兄弟的话又是第三个样子。他这老实人，听听全有道理，却打不起主意。

“要杀头的呢！满门抄斩！我见过得多！”

“那——杀得完这许多么？”

阿四到底开口了，懦弱地反对着老子的意见。但当他看见老通宝两眼一瞪，额上青筋直爆，他就转口接着说道：

“不要紧！阿多去赶热闹罢哩！今天他们也没到镇上去“热你的昏！黄道士亲口告诉我，难道会错？”

老通宝咬着牙齿骂，心里断定了儿子媳妇跟多多头全是一伙了。

“当真没有。黄道士，丝瓜缠到豆蔓里！他们今天是到东路的杨家桥去。老太婆女人打头，男人就不过帮着摇船。多多头也是帮她们摇船！不瞒你！”

阿四被他老子追急了，也就顾不得老婆的叮嘱，说出了真情实事。然而他还藏着两句要紧话，不肯泄漏，一是帮着摇船的多多头在本村里实在是领袖，二是阿四他本人也和老婆商量过，要是今天借不到钱，量不到米，明天阿四也帮她们“摇船”去。

老通宝似信非信地钉住了阿四看，暂时没有话。

现在天色渐渐黑下来了，老通宝家的烟囱里开始冒白烟，小宝在前面屋子里唱山歌。四大娘的声音唤着：“小宝的爷！”阿四赶快应了一声，便离开他老子和那猪棚；却又站住了，松一口气似的说道：

“眼前有这三斗米，十天八天总算是够吃了；晚上等多多头回来，就叫他不要再去帮她们摇船罢！”

“这猪棚也要拆的。摆在这里，风吹雨打，白糟塌坏了！拆下来到底也变得几个钱。”

老通宝又提到那猪棚，言外之意仿佛就是：还没有山穷水尽，何必干那些犯“王法”的事呢！接着他又用手指敲着那猪棚的木头，像一个老练的木匠考查那些木头的价值。然后，他也踱进屋子去了。

这时候，前面稻场上也响动了人声。村里“出去”的人们都回来了。小宝像一只小老鼠蹿了出去找他的叔叔多多头。四大娘慌慌忙忙的塞了一大把桑梗到灶里，也就赶到稻场上，打听“新闻”。灶上的锅盖此时也开始吹热汽，啾啾地。现在这热汽里是带着真实的米香了，老通宝嗅到了只是咽口水。他的肚子里也咕咕地叫了起来。但是他的脑子里却忙着想一点别的事情。他在计算怎样“教训”那野马似的多多头，并且怎样去准备那快就来到的“田里生活”。在这时候，在这村里，想到一个多月后的“田里生活”的，恐怕

就只有老通宝他一个！

然而多多头并没回来。还有隔河对邻的陆福庆也没有回来。据说都留在杨家桥的农民家里过夜，打算明天再帮着“摇船”到鸭嘴滩，然后联合那三个村坊的农民一同到“镇上”去。这个消息，是陆福庆的妹子六宝告诉了四大娘的。全村坊的人也都兴奋地议论这件事。却没有人去告诉老通宝。大家都知道老通宝的脾气古怪。

“不回来倒干净！地痞胚子！我不认账这个儿子！”

吃晚饭的时候，老通宝似乎料到了几分似的，看着大儿子阿四的脸，这样骂起来了。阿四咂着嘴巴不开腔。四大娘朝老头子横了一眼，鼻子里似乎哼了一声。

这一晚上，老通宝睡不安稳。他一合上眼，就是梦，而且每一个梦又是很短，而且每一个梦完的时候，他总像被人家打了一棍似的在床上跳醒。他不敢再睡，可是他又倦得很，他的眼皮就像有千斤重。朦胧中他又听得阿四他们床上叽叽咕咕有些声音，他以为是阿四夫妇俩枕头边说体己话，但突然他浑身一跳，他听得阿四大声嚷道：

“阿多头，爹要活埋你呢！——咳，你这话怕不对么！老头子不懂时势！可是会不去弥天大罪都叫你一个人去顶，人家到头来一个一个都溜走？……

这是梦话呀！老通宝听得清楚时，浑身汗毛直竖，眼睛也睁得大大的。他撑起上半身，叫了一声：

“阿四！”

没有回音。孙子小宝从梦中笑了起来。四大娘唇舌不清地骂了一句。接着是床板响，接着又是鼾声大震。

现在老通宝睡意全无，睁眼看着黑暗的虚空，满肚子的胡思乱想。他想到三十年前的“黄金时代”，家运日日兴隆的时候；但现在除了一叠旧账簿而外，他是什么也没剩。他又想起本年“蚕花”那样熟，却反而赔了一块桑地。他又想起自己家从祖父下来代代“正派”，老陈老爷在世的时候是很称赞他们的，他自己也是从二十多岁起就死心塌地学着镇上老爷们的“好样子”，——虽然捏锄头柄，他“志气”是有的，然而他现在落得个什么呢？天老爷没有眼睛！并且他最想不通的，是天老爷还给他阿多头这业种。难道隔开了五六十年，“小长毛”的冤魂还没转世投胎么？——于是突然间老通宝冷汗直淋，全身发抖。天哪！多多头的行径活像个“长毛”呢！而且，而且老通宝猛又记起四五年前闹着什么“打倒土豪劣绅”的时候，那多多头不是常把家里藏着的那把“长毛刀”拿出来玩么？“长毛刀！”这是老通宝的祖父从“长毛营盘”逃走的时候带出来的；而且也就是用这把刀杀了那巡路的“小长毛”！可是现在、那阿多头和这刀就像夙世有缘似的！

老通宝什么都想到了，而且愈想愈怕。只有一点，他没有想到，而且万万料不到；这就是正当他在这里咬牙切齿恨着阿多头的时候，那边杨家桥的二三十户农民正在阿多头和陆福庆的领导下，在黎明的浓雾中，向这里老通宝的村坊进发！而且这里全村坊的农民也在兴奋的期待中做了一夜热闹的梦，而此时梦回神清，正也打算起身来迎接杨家桥来的一伙人了！

鱼肚白从土壁的破洞里钻进来了。稻场上的麻雀噪也听得着了。喔，喔，喔！全村坊里仅存的一只雄鸡——黄道士的心肝宝贝，也在那里啼了。喔喔——喔！这远远地传来的声音有点像是女人哭。

老通宝这时忽然又朦胧睡去；似梦非梦的，他看见那把“长毛刀”亮晶

晶地在他面前晃。俄而那刀柄上多出一只手来了！顺着那手，又见了栗子肌肉的臂膊，又见了浓眉毛圆眼睛的一张脸了！正是那多多头！“呔！——”老通宝又怒又怕地喊了一声，从床上直跳起来，第一眼就看见屋子里全是亮光。四大娘已经在那里烧早粥，灶门前火焰活泼地跳跃。老通宝定一定神，爬下床来时，猛又听得外边稻场上人声像阵头风似的卷来了。接着，锒锒！是锣声。

“谁家火起么？”

老通宝一边问、一边就跑出去。可是到了稻场上，他就完全明白了。稻场上的情形正和他亲身经过的光绪初年间的“闹漕”一样。杨家桥的人，男男女女，老太婆小孩子全有，乌黑黑的一簇，在稻场上走过。“出来！一块儿去！”他们这样乱哄哄地喊着。而且多多头也在内！而且是他敲锣！而且他猛的抢前一步，跳到老通宝身前来来了！老通宝脸全红了，眼里冒出火来、劈面就骂道：

“畜生！杀头胚！……”

“杀头是一个死，没有饭吃也是一个死！去罢！阿四呢？还有阿嫂？一伙儿全去！”

多多头笑嘻嘻地回答。老通宝也没听清，抡起拳头就打。阿四却从旁边钻出来，拦在老子和兄弟中间，慌慌忙忙叫道：

“阿多弟！你听我说。你也不要去了。昨天赊到三斗米。家里有饭吃了！”

多多头的浓眉毛一跳，脸色略变，还没出声，突然从他背后跳出一个人来，正是那陆福庆，一手推开了阿四，哈哈笑着大叫道：

“你家里有三斗米么？好呀！杨家桥的人都没吃早粥，大家来罢！”

什么？“吃”到他家来了么？阿四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杨家桥的人发一声喊，已经拥上来，已经闯进阿四家里去了。老通宝就同心头割去了块肉似的，狂喊一声，忽然眼前乌黑，腿发软，就蹲在地下。阿四像疯狗似的扑到陆福庆身上，夹脖子乱咬，带哭的声音哼哼唧唧骂着。陆福庆一面招架，一面急口喝道：

“你发昏么？算什么！——阿四哥！听我讲明白！呔！阿多！你看！”

突然阿四放开陆福庆，转身揪住了多多头，一边打，一边哭，一边嚷：

“毒蛇也不吃窝边草！你引人来吃自家了！你引人来吃自家了！”

阿多被他哥哥抱住了头，只能荷荷地哼。陆福庆想扭开他们也不成功。老通宝坐在地上大骂。幸而来了陆福庆的妹子六宝，这才帮着拉开了阿四。

“你有门路，赊得到米，别人家没有门路，可怎么办呢？你有米吃，就不去，人少了，事情弄不起来，怎么办呢？——嘿嘿！不是白吃你的！你也到镇上去，也可以分到米呀！”

多多头喘着气，对他的哥哥说。阿四这时像一尊木偶似的蹲在地下出神。陆福庆一手捺着颈脖上的咬伤，一手拍着阿四的肩膀，也说道：

“大家讲定了的：东村坊上谁有米，就先吃谁，吃光了同到镇上去！阿四哥！怪不得我！大家讲定了的！”

“长毛也不是这样不讲理的，没有这样蛮！”

老通宝到底也弄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就轻声儿骂着，却不敢看着他们的脸骂，只把眼睛望住了地下。同时他心里想道：好哇！到镇上去！到镇上去吃点苦头，这才叫做现世报，老天爷有眼！那时候，你们才知道老头子的一把年纪不是活在狗身上罢！

这时候，杨家桥的人也从老通宝家里回出来了，嚷嚷闹闹的捧着那两个米瓷。四大娘披散着头发，追在米瓷后面，一边哭，一边叫：

“我们自家吃的！自家吃的！你们连自家吃的都要抢么？强盗！杀胚！”

谁也不去理她。杨家桥的人把两个米瓷放在稻场中央，就又敲起锣来。六宝下死劲把四大娘拉开，吵架似的大声喊着，想叫四大娘明白过来：

“有饭大家吃！你懂么？有饭大家吃！谁叫你磕头叫饶去熬米来呀？你有地方熬，别人家没有呀！别人都饿死，就让你一家活么？嘘，嘘！号天号地哭，像死了老公呀！大家吃了你的，回头大家还是帮你要回来！哭什么呀！”

蹲在那里像一尊木偶的阿四这时忽然叹一口气，跑到他老婆身边，好像劝慰又好像抱怨似的说道：

“都是你出的主意！现在落得一场空！有什么法子？跟他们一伙儿去罢！天坍压大家！”

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两口大锅子，已经摆在稻场上了。东村坊的人和杨家桥的人合在一伙，忙着淘米烧粥，清早的浓雾已散，金黄的太阳光斜射在稻场上，晒得那些菜色的人脸儿都有点红喷喷了。在那小河的东端，水深而且河面阔的地点，人家摆开五六条赤膊船，船上人兴高采烈地唱着山歌。就是这些船要载两个村庄的人向镇上去的！

老通宝蹲在地上不出声，用毒眼望住那伙人嚷嚷闹闹地吃了粥，又嚷嚷闹闹地上船开走。他像做梦似的望着望着，他望见使劲摇船的阿多头，也望见哭丧脸的阿四和四大娘——现在她和六宝谈得很投契似的；他又望见那小宝站在船梢上，站在阿多头旁边，学着摇船的姿势。

然后，像梦里醒过来似的，老通宝猛跳起身，沿着那小河滩，从东头跑到西头。为什么要这样跑，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他只觉得心口里有一团东西塞住，非要找一个人谈一下不可而已。但是全村坊静悄悄地没有人影，连小孩子也没有。

终于当他沿着河滩从西头又跑到东头的时候，他看见隔河也有一个人发疯似的迎面跑来。最初他看不清那人的面孔，——那人头上包着一块白布。但在那四根木头的小桥边，他看明白那人正是黄道士的时候，他就觉得心口一松，猛喊道：

“长毛也不是那么不讲理！记住！老子一把年纪不是活在狗身上的！到镇上去吃苦头！他们这伙杀胚！”

黄道士也站住了。好像不认识老通宝似的，这黄道士端详了半晌，这才带着哭声说：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我告诉你，我的老雄鸡也被他们吃了，岂有此理！”

“杀胚！——你说一只老雄鸡么？算什么！人也要杀呢！杀，杀，杀胚！”

老通宝一边嚷，一边就跑回家去。

当天晚上全村坊的人都安然回来，而且每人带了五升米。这使得老通宝十分惊奇。他觉得镇上的老爷们也不像“老爷”了；怎么看见三个村坊一百多乡下人闹到镇里来，就怕得什么似的赶快“讲好”，派给每人半斗米？而且因为他们“老爷”太乏，竟连他老通宝的一把年纪也活到狗身上去！当真这世界变了，变到他想来想去想不通，而多多头他们耀武扬威！

现在“抢米囤”的风潮到处勃发了。周围二百里内的十多个小乡镇上，几乎天天有饥饿的农民“聚众滋扰”。那些乡镇上的绅士们觉得农民太不识趣，就把慈悲面孔撩开，打算“维持秩序”了。于是县公署，区公所，乃至镇商会，都发了堂皇的六言告示，晓谕四乡：不准抢米囤，吃大户，有话好好商量。同时地方上的“公正”绅士又出面请当商和米商顾念“农艰”，请他们亏些“血本”，开个方便之门，渡过眼前那恐慌。

可是绅士们和商人们还没议定那“方便之门”应该怎么一个开法，农民的肚子已经饿得不耐烦了。六言告示没有用，从图董变化来的材长的劝告也没有用，“抢米囤”的行动继续扩大、而且不复是百来人，而是五六百，上千了！而且不复限于就近的乡镇，却是用了“远证军”的形式，向城市里来了！

离开老通宝的村坊约有六十多里远的一个繁盛的市镇上就发生了饥饿的农民和军警的冲突。军警开了“朝天枪”。农民被捕了几十。第二天，这市镇就在数千愤怒农民的包围中和邻近各镇失了联络。

这被围的市镇不得不首先开了那“方便之门”。这是简单的三条：农民可以向米店赊米，到秋收的时候，一石还一石；当铺里来一次免息放赎；镇上的商会筹措一百五十担米交给村长去分俵。绅商们很明白目前这时期只能坚守那“大事化为小事”的政策，而且一百五十担米的损失又可以分摊到全镇的居民身上。

同时，省政府的保安队也开到交通枢纽的乡镇上保护治安了。保安队与“方便之门”双管齐下，居然那“抢米囤”的风潮渐渐平下去；这时已经是阴历六月底，农事也迫近到眉毛梢了。

老通宝一家总算仰仗那风潮，这一晌来天天是一顿饭，两顿粥，而且除了风潮前阿四赊来的三斗米是冤枉债而外，竟也没有添上什么新债。但是现在又要种田了，阿四和四大娘觉得那就是强迫他们把债台再增高。

老通宝看见儿子媳妇那样懒懒地不起劲，就更加暴躁。虽则一个多月来他的“威望”很受损伤，但现在是要“种田”而不是“抢米”，老通宝便像乱世后的前朝遗老似的，自命为重整残局的识途老马。他朝朝暮暮在阿四和四大娘跟前唠唠不休地讲着田里的事，讲他自己少壮的时候怎样勤奋，讲他自己的老子怎样永不灰心地做着，做着，终于创立了那份家当。每逢他到田里去了一趟回来，就大声喊道：

“明天，后天，一定要分秧了！阿四，你鬼迷了么？还不打算打算肥料？”

“上年还剩下一包肥田粉在这里呀！”

阿四有气无力地回答。突然老通宝跳了起来、恶狠狠地看定了他的儿子说：

“什么肥田粉！毒药！洋鬼子害人的毒药！我就知道祖宗传下来的豆饼好！豆饼力道长！肥田粉吊过了壮气，那田还能用么？今年一定要用豆饼了！”

“哪来的钱去买一张饼呢？就是剩下来那包粉，人家也说隔年货会走掉了力，总得换一半新的；可是买粉的钱也没有法子想呀！”

“放屁！照你说，就不用种田了！不种田，吃什么，用什么，拿什么来还债？”

老通宝跳着脚咆哮，手指头戳到阿四的脸上。阿四苦着脸叹气。他知道老子的话不错，他们只有在田里打算半年的衣食，甚至还债；可是近年来的

经验又使他知道借了债来做本钱种田，简直是替债主做牛马，——牛马至少还能吃饱，他一家却是吃不饱。“还种什么田！白忙！”——四大娘也时常这么说。他们夫妇俩早就觉得多多头所谓“乡下人欠了债就算一世完了”这句话真不错，然而除了种田有别的活路么？因此他们夫妇俩最近的决议也不过是：决不为了种田要本钱而再借债。

看见儿子总是不作声，老通宝赌气，说是“不再管他们的账”了。当天下午他就跑到镇里，把儿子的“败家相”告诉了亲家张老头儿，又告诉了小陈老爷；两位都劝老通宝看破些，“儿孙自有儿孙福”。那一天，老通宝就住在镇上过夜。可是第二天一清早，小陈老爷刚刚抽足了鸦片打算睡觉，老通宝突然来借钱了。数目不多，一张豆饼的代价。一心想睡觉的小陈老爷再三推托不开，只好答应出面到豆饼行去赊。

豆饼拿到手后，老通宝就回家，一路上有说有笑。到家后他把那饼放在廊檐下，却板起了脸孔对儿子媳妇说：

“死了才不来管你们呀！什么债，你们不要多问，你们只管替我做！”

春蚕时期的幻想，现在又在老通宝的倔强的头脑里蓬勃发长，正和田里那些秧一样。天天是金黄色的好太阳，微微的风，那些秧就同有人在那里拔似的长得非常快。河里的水却也飞快地往下缩。水车也拿出来摆在埂头了。阿四一个人忙不过来。老通宝也上去踏了十多转就觉得腰酸腿重气喘。“哎！”叹了一口气，他只好爬下来，让四大娘上去接班。

稻发疯似的长起来，也发疯似的要水喝。每天的太阳却又像火龙似的把河里的水一寸一寸地喝干。村坊里到处嚷着“水车上要人”，到处拉人帮忙踏一班。荷花家今年只种了些杂粮，她和她那不声不响的可怜相的丈夫是比较空闲的，人们也就忘记了荷花是“白虎星”，三处四处拉他们夫妇俩走到车上替一班。陆福庆今年退了租，也是空身子，他们兄妹俩就常常来帮老通宝家。只有那多多头，因为老通宝死不要见他，村里很少来；有时来了，只去帮别人家的忙。

每天早上人们起来看见天像一块青石板似的晴朗，就都皱了眉头。偶尔薄暮时分天空有几片白云，全村的人都欢呼起来。老太婆眯着老花眼望着天空念佛。但是一次一次只是空高兴。扣到一个足月，也没下过一滴雨呀！

老通宝家的田因为地段高，特别困难。好容易从那干涸的河里车起了浑浊的泥水来，经过那六七丈远的沟，便被那燥渴的泥土截收了一半。田里那些壮健的稻梗就同患了贫血症似的一天一天见得黄萎了。老通宝看着心疼，急得搓手跺脚没有办法。阿四哭丧着脸不开口。四大娘冷一句热一句抱怨；咬定了今年的收成是没有巴望的了，白费了人工，而且多欠出一张豆饼的债！

“只要有水，今天的收成怕不是上好的！”

老通宝听到不耐烦的时候，软软地这样回答。四大娘立刻叫了起来：

“呀！水，水！这点子水，就好比我们的血呀！一古脑儿只有我和阿四，再搭上陆家哥哥妹妹俩算一个，三个人能有多少血？磨了这个把月，也干了呀！多多头是一个生力，你又不要他来！呀——呀——”

“当真叫多多头来罢！他比得上一条牛！”

阿四也抢着说，对老婆努了一下嘴巴。

老通宝不作声，吐了一口唾沫。

第二天，多多头就笑嘻嘻地来帮着踏车了。可是已经太迟。河水干到只剩河中心的一泓，阿四他们接了三道埠，这才彀得到水头，然而半天以后就

不行了，任凭多多头力大如牛，也车不起水来。靠西边，离开他们那水车地位四五丈远，水就深些，多多头站在那里没到腰。可是那边没有埂头，没法排水车。如果晚上老天不下雨，老通宝家的稻就此完了。

不单是老通宝家，村里谁家的田不是三五天内就要干裂的像龟甲呀！人们爬到高树上向四下里张望。青石板似的一个天，简直没有半点云彩。

唯一的办法是到镇上去租一架“洋水车”来救急。老通宝一听到“洋”字，就有点不高兴。况且他也不大相信那洋水车会有那么大的法力。去年发大水的时候，邻村的农民租用过那洋水车。老通宝虽未目睹，却曾听得那爱管闲事的黄道士啧啧称羨。但那是“踏大水车”呀，如今却要从半里路外吸水过来，怕不灵罢？正在这样怀疑着的老通宝还没开口，四大娘却先忿忿地叫了起来：

“洋水车倒好，可是租钱呢？没有钱呀！听说踏满一亩田就要一块多钱！”

“天老爷显灵。今晚上落一场雨，就好了！”

老通宝也决定了主意了。他急急忙忙跑到村外小桥头那座简陋不堪的“财神堂”前磕了许多响头，许了大大的愿心。

这一夜，因为无水可车，阿四他们倒呼呼地睡了一个饱。老通宝整夜没有合眼。听见有什么簌簌的响声，便以为是在下雨了，他就一骨碌爬起来，到廊檐口望着天。并没有雨，但也并没有星，天是一张灰色的脸。老通宝在失望之下还有点希望，于是又跪在地下祷告。到他第三次这样爬起床来探望的时候，东方已经发白，他就跑到田里去看他那宝贝的稻。夜来露水是有的，稻比白天在骄阳下稍稍显得青健。但是田里的泥上已经干裂，有几处简直把手指头压上去不觉得软。老通宝心跳得卜卜地响。他知道过一会儿来了太阳光一照，这些稻准定是没命的，他一家也就没命了。

他回到自家门前的稻场上。一轮血红的太阳正在东方天边探出头来。稻场前那差不多干到底的小河长满了一身的野草。本村坊的人又利用那河滩种了些玉蜀黍，现在都像人那样高了。五六个人站在那玉蜀黍旁边吵架似的嚷着。老通宝惘然走过去，也站在那伙人旁边。他们都是村里人，正在商量大家打伙儿去租用镇。上那条“洋水车”。他们中间一个叫做李老虎的说：

“要租，就得赶快！洋水车天天有生意。昨晚上说是今天还没定出，你去迟了就扑一个空，那不是糟糕？老通宝，你也来一股罢？”

老通宝瞪着眼发怔，好像没有听明白。有两个念头填满了他的心，使他说不出话来；一个是怕的“洋水车”也未必灵，又一个是没有钱。而且他打算等别人用过了洋水车，当真灵，然后他再来试一下。钱呢，也许可以欠几天。

这天上午，老通宝和阿四他们就像守着一个没有希望的病人似的在圩头下埂头上来来回回打磨旋。稻是一刻比一刻“不像”了，最初垂着头，后来就折腰，田里的泥土啧啧地发出燥裂的叹息。河里已经无水可车，材坊里的人全部闲着。有几个站在村外的小桥上，焦灼地望着那还没见来的医稻的郎中，——那洋水车！

正午时分，毒太阳就同火烫一般，那些守在小桥上的人忽然发一声喊：来了！一条小船上装着一副机器，——那就是洋水车！看去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然而这东西据说抽起水来就比七八个壮健男人还厉害。全村坊的人全出来观看了。老通宝和他的儿子也在内。他们看见那装着机器的船并不扰岸，

就那么着泊在河心，却把几丈长臂膊粗的发亮的软管子拖到岸上，又搁在田横埂头。

“水就从这管口里出来，灌到田里！”

管理那软管子的镇上人很卖弄似的对旁边的乡下人说。

突然，那船上的机器发喘似的叫起来。接着，咕的一声，第一口水从软管子口里吐出来了，于是就汨汨地直泻，一点也不为难。村里人看着，嚷着，笑着，忘记了这水是要花钱的。

老通宝站得略远些，瞪出了眼睛，注意地看着。他以为船上那突突地响着的家伙里一定躲着什么妖怪，——也许就是镇上土地庙前那池潭里的泥鳅精，而水就是泥鳅精吐的涎沫，而且说不定到晚上这泥鳅精又会悄悄地来把它此刻所吐的涎沫收回去，于是明天镇上人再来骗钱。

但是这一切的狐疑始终敌不住那绿汪汪的水的诱惑。当那洋水车灌好了第二片田的时候，老通宝决定主意请教这“泥鳅精”，而且决定主意夜里拿着锄头守在田里，防那泥鳅精来偷回它的唾沫。

他也不和儿子媳妇商量，径拉了黄道士和李老虎做保人，担保了二分月息的八块钱，就取得船上人的同意，也叫那软管子到他田里放水去了。

太阳落山的时候，老通宝的田里平铺着一寸深的油绿绿的水，微风吹着，水皱的像老太婆的脸。老通宝看着很快活，也不理四大娘的唠唠叨叨聒着“又是八块钱的债！”，八块钱诚然不是小事，但收起米不是可以卖十块钱一担么？去年糙米也还卖到十一块半呀！一切的幻想又在老通宝心里复活起来了。

阿四仍然摆着一张哭丧脸，呆呆地对田里发怔。水是有了，那些稻依然垂头弯腰，没有活态。水来得太迟，这些娇嫩的稻已经被太阳晒脱了力。

“今晚上用一点肥田粉，明后天就会好起来。”

忽然多多头的声音在阿四耳边响。阿四心就一跳。可不是，还有一包肥田粉，没有用过呀！现在是用当其时了。吊完了地里的壮气么？管他的！但是猛不防老通宝在那边也听得多多头那句话，这老头子就像疯老虎似的扑过来喊道：

“毒药！小长毛的冤鬼，杀胚！你要下毒药么？”

大家劝着，把老通宝拉开。肥田粉的事，就此不提了。老通宝余怒未息地对阿四说：

“你看！过一夜，就会好的！什么肥田粉，毒药！”

于是既怕那泥鳅精来收回唾液，又怕阿四他们偷偷地去下肥田粉，这一夜里，老通宝抵死也要在田埂上看守了。他不肯轻易传授他的“独得之秘”，他不说是防着泥鳅精，只说恐怕多多头串通了阿四还要来胡闹。他那顽固是有名的。

一夜平安过去了，泥鳅精并没来收回它的水，阿四和多多头也没胡闹。可是那稻照旧奄奄无生气，而且有几处比昨天更坏。老通宝疑惑是泥鳅精的唾液到底不行，然而别人家田里的稻都很青健。四大娘噪得满天红，说是“老糊涂断送了一家的性命”。老通宝急得脸上泛成猪肝色。陆福庆劝他用肥田粉试试看，或者还中用，老通宝呆瞪着眼睛只不作声。那边阿四和多多头早已拿出肥田粉来撒布了。老通宝别转脸去不愿意看。

以后接连两天居然没有那烫得皮肤上起泡的毒太阳。田里水还有半寸光景。稻又生青壮健起来了。老通宝还是不肯承认肥田粉的效力，但也不再说

是毒药了。阴天以后又是萧索索的小雨。雨过后有微温的太阳光。稻更长得有精神了，全村坊的人都松一口气，现在有命了：天老爷还是生眼睛的！

接着是凉爽的秋风来了。四十多天的亢旱酷热已成为过去的噩梦。村坊里的人全有喜色。经验告诉他们这收成不会坏。“年纪不是活在狗身上”的老通宝更断言着“有四担米的收成”。是一个大熟年！有时他小心地抚着那沉甸甸下垂的稻穗，便幻想到也许竟有五担的收成，而且粒粒谷都是那么壮实！

同时他的心里便打看算盘：少些说，是四担半罢，他总共可以收这么四十担；完了八八六担四的租米，也剩三十来担；十块钱一担，也有三百元，那不是他的债清了一大半？他觉得十块钱一担是最低的价格！

只要一次好收成，乡下人就可以翻身，天老爷到底是生眼睛的！

但是镇上的商人却也生着眼睛，他们的眼睛就只看见自己的利益，就只看见铜钱，稻还没有收割，镇上的米价就跌了！到乡下人收获他们几个月辛苦的生产，把那粒粒壮实的谷打落到稻筒里的时候，镇上的米价飞快地跌到六元一石！再到乡下人不怕眼睛盲地碇谷的时候，镇上的米价跌到一担糙米只值四元！最后，乡下人挑了糙米上市，就是三元一担也不容易出脱！米店的老板冷冷地看着哭丧着脸的乡下人，爱理不理似的冷冷地说：

“这还是今天的盘子呀！明天还要跌！”

然而讨债的人却川流不绝地在材坊里跑，汹汹然嚷着骂着。请他们收米罢？好的！糙米两元九角，白米三元六角！

老通宝的幻想的肥皂泡整个儿爆破了！全村坊的农民哭着，嚷着，骂着。“还种什么田！白辛苦了一阵子，还欠债！”——四大娘发疯似的见到人就说这一句话。

春蚕的惨痛经验作成了老通宝一场大病，现在这秋收的惨痛经验便送了他一条命。当他断气的时候，舌头已经僵硬不能说话，眼睛却还是明朗朗的；他的眼睛看着多多头似乎说：“真想不到你是对的！真奇怪！”

1933年1月。

残 冬

—

连刮了几阵西北风，村里的树枝都变成光胳膊。小河边的衰草也由金黄转成灰黄，有几处焦黑的一大块，那是顽童放的野火。

太阳好的日子，偶然也有一只瘦狗躺在稻场上；偶然也有一二个村里人，还穿着破夹袄，拱起了肩头，蹲在太阳底下捉虱子。要是阴天，西北风吹那些树枝叉叉地响，彤云像快马似的跑过天空，稻场上就没有活东西的影踪了。全个村庄就同死了的一样。全个村庄，一望只是死样的灰白。

只有村北那个张家坟园独自葱笼翠绿，这是镇上张财主的祖坟。松柏又多又大。

这又是村里人的克星。因为偶尔那坟上的松树少了一棵——有些客籍人常到各处坟园主偷树，张财主就要村里人赔这一天，太阳光是淡黄的，西北风吹那些枯枝苏苏地响，然而稻场上破例有了人了。

被人家叫做“白虎星”的荷花指手划脚地嚷道：

“刚才我去看了来，可不是，一棵！地下的木屑还是香喷喷的。这伙贼，一定是今天早上。嘿，还是这么大的一棵！”

说着，就用手比着那松树的大小。

听的人都皱了眉头叹气。

“赶快去通知张财主——”

有人轻声说了这么半句，就被旁人截住；那些人齐声喊道：

“赶紧通知他，那老剥皮就饶过我们么？哼！”

“捱得一天是一天！等到老剥皮晓得了，那时再碰运气。”

过了一会儿，荷花的丈夫根生出了这个主意。却不料荷花第一个就反对：

“碰什么运气呢？那时就有钱赔他么？有钱，也不该我们来赔！我们又没吃张剥皮的饭，用张剥皮的钱，干么要我们管他坟上的树？”

“他不同你讲理呀！去年李老虎出头跟他骂了几句，他就叫了警察来捉老虎去坐牢。”

阿四也插嘴说。

“害人的贼！”

四大娘带着哭声骂了一句，心里却也赞成李根生的主意。

于是大家都骂那伙偷树贼来出气。他们都断定是邻近那班种“荡田”的客籍人。只有“弯舌头”才下得这般“辣手”。因为那伙“弯舌头”也吃过张剥皮的亏，今番偷树，是报仇。可是却害了别人哩！就有人主张到那边的“茅草棚”里“起赃”。

没有开过口的多多头再也忍不住了；好像跟准吵架似的，他叫道：

“起赃么？倒是好主意！你又不是张剥皮的灰子灰孙，倒要你瞎起劲？”

“噢，噢，噢！你——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你不偷树好了，干么要你着急呢？”

主张去“起赃”的赵阿大也不肯让步。李根生拉开了多多头，好像安慰他似的乱嘈嘈地说道：

“说说罢了，谁去起赃呢！吵什么嘴！”

“不是这么说的！人家偷了树，并不是存心来害我们。回头我们要吃张

剥皮的亏、那是张剥皮该死！干么倒去帮他捉人搜赃？人家和我并没有交情，可是——”

多多头一面分辩着，一面早被他哥哥拉进屋里去了。

“该死的张剥皮！”

大家也这么恨恨地说了一句。几个男人就走开了，稻场上就剩下荷花和四大娘，呆呆地望着那边一团翠绿的张家坟。忽然像是揭去了一层幔，眼前一亮，淡黄色的太阳光变做金黄了。风也停止。这两个女人仰脸朝天松一口气，用不约而同的蹲了下去，享受那温暖的太阳。

荷花在镇上做过丫头，知道张财主的细底，悄悄地对四大娘说道：

“张剥皮自己才是贼呢！他坐地分赃。”

“哦！——”

“贩私盐的，贩鸦片的，他全有来往！去年不是到了一伙偷牛贼么？专偷客民的牛，也偷到镇上的粉坊里；张剥皮他——就是窝家！”

“难道官府不晓得么？”

“哦！局长么？局长自己也通强盗！”

荷花说时挤着眼睛把嘴唇皮一披，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近来这荷花瘦得多了，皮色是白里泛青，一张大嘴更加显得和她的细眼睛不相称。

四大娘摇着头叹一口气，忽然站起来发恨地说：

“怪道多多头老是说规规矩矩做人就活不了命呀！——”

“不错，世界要反乱了！”

“小宝的阿爹也说长毛要来呢！听说还有女长毛。你知道我们家里有一把长毛刀。……可是，我的爸爸说，真命天子还没出世。”

“呸！出世不出世，他倒晓得么？玉皇大帝告诉他的么？上月里两方天边有一个星红暴暴的，酒盅那么大，生八只角，这就是真命天子的本命星呀！八只角就是下凡八年了，还说没出世。——”

“那是反王！我的老头子说是反王！你懂得什么！白虎星！”

“咦，咦，咦！”

荷花跳了起来，细眼睛眯紧了，怒气冲冲地瞅着四大娘。

这两个女人恶狠狠地对看了一会儿，旧怨仇便乘机发作；四大娘向来看不起荷花，说她丫头出身，轻骨头，臭花娘子”。荷花呢、因为也不是“好惹的”，曾经使暗计，想冲克四大娘的蚕花。两人总有半年多工夫见面不打招呼。直到新近四大娘的公公老通宝死了，这贴邻的两个女人方才又停是邻舍了。现在却又为了一点不相干的事，争吵起来，各人都觉得自己不错。

末了，四大娘用劲地啐了一声，朝地下吐一口唾沫，正打算“小事化为无事”，抽身走开了。但是荷花的脾气宁愿挨一顿打，却受不往这样“文明式”的无言的侮辱；她跳前一步，怪声嚷道：

“骂了人家一句就想溜的，不是好货！”

“你是贱货！白虎星！”

四大娘也回骂，仍旧走。但是她并不回家，却走到小河那边去。荷花看见挑不起四大娘的火性，便觉得很寂寞；她是爱“热闹”的，即使是吵架的热闹，即使吵架的结果是她吃亏，——她被打了，她也不后悔。她觉得打架

作者原注：乡间的一种草，有富于粘性的黑色小粒甚多，微臭，粘着在衣服上后，拂之不去，俗名“臭花娘子”。这名儿用以骂女人，就等于上海话的“烂污货。”

吃亏总比没有人理睬她好些。她最恨的是人家不把她当一个“人”！她做丫头的时候，主人当她是一件东西，主人当她是无灵性的东西，比猎狗都不如；然而荷花自己知道自己是有灵性的。她之所以痛恨她那旧主人，这也是一个原因。

从丫头变做李根生老婆的当儿，荷花很高兴。为的她从此可以当个人了。然而不幸，她嫁来半个月后，根生就患了一场大病，接着是瘟羊瘟鸡；于是她就得了个恶名：白虎星！她在村里又不是“人”了！但也因为到底是在乡村，——荷花就发明了反抗的法子。她找机会和同村的女人吵嘴，和同村的单身男人胡调。只在吵架与胡调时，她感觉到几分“我也是一个人”的味儿。

春蚕以后大家没有饭吃，乱轰轰地抢米店吃大户的时候，荷花的“人”的资格大见增进。也好久没有听得她那最痛心的译名：白虎星。她自己呢，也“规矩”些了。但是现在四大娘又挑起了那旧疮疤，并且摆出了不屑跟荷花吵嘴的神气。

看着四大娘走向小河边去的背影，荷花咬着牙齿，心里的悲痛比挨打还厉害些。

西北风忽然转劲了。荷花听去，那风也在骂她：虎，虎，虎！

走到了小河边的四大娘也蓦地站住，回头来望了荷花一眼又赶快转过去，吐了一口唾沫。这好比火上添油！荷花怒喊一声，就向四大娘奔去。但是刚跑了两步，荷花脚下猛的一绊，就扑地一交，跌得两眼发昏。

“哈，哈，哈！白虎星！”

四大娘站得远远地笑骂。同时小河对面的稻场上也跑来了一个女子，也拍着手笑。她叫做六宝，也是荷花的对头。

“呃，呃，有本事的不要逃走！”

荷花坐在地上，仰起了她的扁脸孔，一边喘气，一边恨恨地叫骂。她这一交跌得不轻，尾尻骨上就像火烧似的发痛；可是她·忘记了痛，她一心想着怎样出这口恶气。对方是两个人了，骂呢，六宝的一张嘴，村里有名，那么打架罢，她们是两个！荷花一边爬起来，一边心里踌躇。刚好这时候有人从东边走来，荷花一眼瞥见，就改换了主意。

二

来人就是黄道士。自从老通宝死后，这黄道士便少了一个谈天说地的对手，村里的年青人也不大理睬他；大家忘记了村里还有他这“怪东西”。本来他也是种田的，甲子年上被军队拉去挑子弹，去的时候田里刚在分秧，回来时已经腊尽，总算赶到家吃了年夜饭，他的老婆就死了；从此剩下他一个光身子，爽性卖了他那两亩多田，只留下一小条的“埂头”种些菜蔬挑到镇上去卖，倒也一年一年混得过。有时接连四五天村里下见他这个人。到镇上去赶市回来的，就说黄道士又把卖菜的钱都喝了酒。白天红着脸坐在文昌阁下的测字摊头听那个测字老姜讲“新闻”，晚上睡在东岳庙的供桌底下。

这样在镇上混得久了，黄道士在村里就成为“怪东西”。他嘴里常有些镇上人的“口头禅”，又像是念经，又像是背书，村里人听不懂，也不愿听。

最近，卖菜的钱不够吃饱肚子，黄道士也戒酒了。他偶然到镇上去，至多半天就回来。回来后就蹲在小河边的树根上，瞪大了眼睛。要是有人走过他跟前，朝他看了一眼，他就跳起来拉住了那人喊道：“世界要反乱了！东

北方——东北方出了真命天子！”于是他就唠唠叨叨说了许多人家听不懂的话，直到人家吐了一口唾沫逃走。

但在西北风扫过了这村庄以后，小河边的树根上也不见有瞪大了眼睛蹲着的黄道士。他躲在他那破屋子里，悉悉苏苏地不知道干些什么。有人在那扇破板门外偷偷地看过，说是这“怪东两”在那里拜四方，屋子里供着三个小小的草人儿。

村里的年青人都说黄道士着了“鬼迷”，可是老婆子和小孩子却就赶着黄道士问他那三个草人儿是什么神。后来村里的年青女人也要追问根底了。黄道士的回答却总是躲躲闪闪的，并且把他板门上的破缝儿都糊了纸。

然而黄道士只不肯讲他的三个草人罢了，别的浑话是很多的。荷花所说的什么“出角红星”就是拾了黄道士的牙慧。所以现在看见黄道士瞪大眼睛走了来，荷花便赶快迎上去。她想拉这黄道士做帮手，对付那四大娘和六宝。

“喂，喂，黄道士，你看！四大娘说那颗红星是反王啦！真是热昏！”

荷花大声嚷着，就转脸朝那两个女人狂笑。可是刚才忘记了尾尻骨疼痛却忽然感到了，立刻笑脸变成了哭脸，双手捧住了屁股。

黄道士的眼睛瞪得更大，看看六宝她们，又看看荷花，然后摇着头，念咒似的说：

“托塔李天王，哪吒三太子，二郎神，嘿，二郎神是玉皇大帝的外孙！……啊，四大娘，真命天子出世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喏！南京脚下有一座山，山边有一个开豆腐店的老头子，天天起五更磨豆腐，喏！天天，笃笃笃！有人敲店板，问那老头子：‘天亮了没有哪？天亮了没有哪？’哈哈，自然天没亮呵，老头子就回答‘没有！’他不知道这问的人就是真命天子！”

“要是回答他‘天亮了’就怎样？”

走近来的六宝抢着说，眼睛钉住了黄道士的面孔。

“说是‘天亮了’么？那就，那就——”

黄道士皱了眉头，一连说了几个“那就”，又眯细了眼睛看天，很神秘地摇着头。

“那就是我们穷人翻身！”

荷花等得不耐烦，就冲着六宝的脸大声叫喊，同时又忘记了屁股痛。

“喂，可不是！总有点好处落到我们头上呢！比方说，三年不用完租。”

黄道士松一口气，心里感激着荷花。

但是六宝这大姑娘粗中有细，一定要根究，倘是回答了“天亮”就怎样。她不理荷花，只逼着黄道士，四大娘却在旁边呆着脸喃喃地自语道：

“豆腐店的老头子早点回答‘天亮了’，多么好呢！”

“哪里成？哪里成！他不能犯天条，天机不可泄漏！——呀，回答了‘天亮’就怎样么？咳，咳，六宝，那就，天兵天将下来，帮着真命天子打天下！”

“哦！”

六宝还是不很满意黄道士的回答，但也不再追问，只扁起了嘴唇摇头。

忽然荷花哈哈地笑了，她看见六宝那扁着嘴的神气，就想要替六宝起一个浑名。

“豆腐店的老头子也是星宿下凡的罢？喂、喂，黄道士，你怎么知道那敲门问‘天亮’的就是真命天子？他是个什么样儿？”

四大娘又轻声问。

黄道士似乎不耐烦了，就冷笑着回答道：

“我怎么会知道呀？我自然会知道。豆腐店老头子么？总该有点来历。笃笃笃，天天这么敲着他的店板。懂么？敲他的店板，不敲别人家的！‘天亮了没有？天亮了没有？’天天是问这一句！老头子就听得声音，并没见过面。他敢去偷看么？不行！犯了天条，雷打！不过那一定是真命天子！”

说到最后一句，黄道士板着脸，又瞪大了眼睛，那神气很可怕。听的人都觉得毛骨悚然、就好像听得那笃笃的叩门声。

西北风扑面吹来，那四个人都冷的发抖。六宝抹下一把鼻涕，擦着眼睛，忽又问道：

“你那三个草人呢？”

“那也有道理。——有道理的！”

黄道士眨起厂眼白，很卖弄似的回答。随即他举起左手、伸出一个中指，向北方天空连指了几下，他的脸色更严重了。三个女人的眼光也跟着黄道士的中指一齐看着那天空的北方。四大娘觉得黄道士的瘦黑指头就像在空中戳住了什么似的，她的心有点跳。

“哪一方出真命天子。哪一方就有血光！懂么？血光！”

黄道士看着那三个女人厉声说，眼睛瞪得更大。

三个女人都吃了一惊。究竟“血光”是什么意思，她们原也不很明白。但在黄道士那种严重的口气下，她们就好像懂得了。特别是那四大娘，忽然福至心灵，晓得所谓“血光”就是死了许多人，而且一定要死许多人，因为出产真命天子的地方不能没有代价。

黄道士再举起左手，伸出中指，向北方天空指了三下。四大娘的心就是卜卜地三跳。蓦地黄道士回手指着自己的鼻子，闷着声音似的又说道：

“这里，这里，也有血光！半年罢，一年罢，你们都要做刀下的鬼，村坊要烧白！”

于是他低下了头，嘴唇翕翕地动，像是念咒又像是抖。

三个女人都叹了一口气。荷花看着六宝，似乎说：“先死的，看是你呢是我！”六宝却钉住了黄道士的面孔看，有点不大相信的样子。末了，四大娘绝望似的吐出了半句：

“没有救星了么？那可——”

黄道士忽然跳起来，吵架似的呵斥道：

“谁说！我叫三个草人去顶刀头了！六七四十九天，还差几天。——把你的时辰八字写来，外加五百钱，草人就替了你的灾难，懂么？还差几天。”

“那么真命天子呢，几时来？”

荷花又觉得尾尻骨上隐隐有点痛，便又提起了这话来。

黄道士瞪大了眼睛向前看，好像没有听得荷花那句话。北风劈面吹来，吹得人流眼泪了。那边张家坟上的许多松树呼呼地响着。黄道士把中指在眼眶上抹了一下，就板起面孔说道：

“几时来么？等那边张家坟的松树都死光了，那时就来！”

“呵，呵，松树！”

三个女人齐声喊了起来。她们的眼里一齐闪着恐惧和希望的光。少了一棵松树就要受张剥皮的压迫，她们是恐惧的，然而这恐惧后面就伏着希望么？这样在恐惧与希望的交织线下，她们对于黄道士的信口开河，就不知不觉发生了多少信仰。

四大娘心魂不定了好几天。因为她的丈夫阿四还想种“租田”，而她的父亲张财发却劝她去做女佣，——吃出一张嘴，多少也还有几块钱的工钱。她想想父亲的话不错。但是阿四不种田又干什么呢？男人到镇上去找工作，比女人还难。要是仍旧种田，那么家里就需要四大娘这一双做手。

多多头另是一种意见，他气冲冲地说：

“租田来种么？你做断了脊梁骨还要饿肚子呢！年成好，一亩田收了三担米，五亩田十五担，去了‘一五得五，三五十五’六石五斗的租米，剩下那么一点留着自家吃罢，可是欠出的债要不要利息，肥料要不要本钱？你打算盘刚好是白做，自家连粥也没得吃！”

阿四苦着脸不作声。他也知道种租田不是活路。四大娘做女佣多少能赚几个钱，就是他自己呢，做做短工也混一口饭，但是有个什么东西梗在他的心头，他总觉得那样办就是他这一世完了。他望着老婆的脸，等待她的主意。多多头却又接着说道：

“不要三心两意了！现在——田，地，都卖得精光，又欠了一身的债，这三间破屋也不是自己的，还死守在这里干么？依我说，你们两个到镇上去‘吃人家饭’，老头子借的债，他妈的，不管！”

“小宝只好寄在他的外公身边，——”

四大娘偶然呐出了半句，猛的又缩住了。“外公”也没有家。也是“吃人家饭”，况且已经为的带着小孙子在身边，“东家”常有闲话，再加一个外孙，恐怕不行罢？也许会连累到外公打破饭碗。镇上人家都不喜欢雇了个佣人却带着小孩。……想到这些，四大娘就觉得“吃人家饭”也是为难。

“我都想过了，就是小把戏没有地方去呀！”

阿四看着他老婆的面孔说，差不多要哭出来。

“嘿嘿！你这样没有主意的人，少有少见！我带了小宝去，包你有吃有穿！到底是十二岁的孩子，又不是三岁半要吃奶的！”

多多头不耐烦极了，就像要跟他哥哥吵架似的嚷着。

阿四苦着脸只是摇头。四大娘早已连声反对了：

“不行，不行！我不放心！唉，唉，像个什么！一家人七零八落！一份人家拆散，不行的！怎么就把人家拆散？”

“哼，哼，乱世年成，饿死的人家上千上万，拆散算得什么！这年成死一个人好比一条狗，拆散一下算得什么！”

多多头暴躁地咬着牙齿说。他睁圆了眼睛看着他的哥哥嫂嫂，怒冲冲地就像要把这一对没有主意的人儿一口吞下去。

因为多多头发脾气，阿四和四大娘就不再开口了。他们却也觉得多多头这一番怒骂爽辣辣地怪受用似的。梗在阿四心头的那块东西，——使他只想照老样子种田，即使是种的租田，使他总觉得“吃人家饭”不是路，使他老是哭丧着脸打不起王意的那块东西，现在好像彼多多头一脚踢破露出那里边的核心。原来就是“不肯拆散他那个家”！

因为他们向来有一个家，而且还是“自田自地”过得去的家，他们就以为做人家的意义无非为要维持这“家”，现在要他们拆散了这家去过“浮尸”样的生活，那非但对不起祖宗，并且也对不起他们的孩子——小宝。“家”，

久已成为他们的信仰。刚刚变成无产无家的他们怎样就能忘记了这久长生根了的信仰呵！

然而多多头的話却又像一把尖刀戳穿了他们的心，——他们的信仰。“乱世年成，人家拆散，算得什么呢！死一个人，好比一条狗！”四大娘愈想愈苦，就哭起来了。

“多早晚真命天子才来呢？黄道士的三个草人灵不灵？”

在悲泣中，她又这么想，仿佛看见了一道光明。

四

一天一天更加冷了。也下过雪。菜蔬冻坏了许多。村里人再没有东西送到镇上去换米了，有好多天，村和镇断绝了交通。全村的人都在饥饿中。

有人忽然发见了桑树的根也可以吃，和芋头差不多。于是大家就掘桑根。

四大娘看见了桑根就像碰见了仇人。为的他家就伤在养蚕里，也为的这块桑地已经抵给债主。虽然往常她把桑树当作性命。

村里少了几个青年人：六宝的哥哥福庆，和镇上张剥皮闹过的李老虎，还有多多头，忽然都不知去向。但村里人谁也不关心；他们关心的，倒是那张家坟园里的松树。即使是下雪天，也有人去看那坟上的松树到底还剩几棵。上次黄道士那一派胡言早就传遍了全村，而且很多人相信。

黄道士破屋里的三个草人身上渐渐多些纸条，写着一些村里人的“八字”。四大娘的儿了小宝的“八字”也在内。四大娘还在设法再积五百个钱也替她大夫去挂个纸条儿。

女人中间就只有六宝不很相信黄道士的浑话。可是她也不在村里了。有人说她到上海去“进厂”了，也有人说她就在镇上。

将近“冬至”的时候，忽然村里又纠纷传说，真命天子原来就出在邻村，叫做七家浜的小地方。村里的赵阿大就同亲眼看过似的，在稻场上讲那个“真命天子”的故事：

“不过十一二岁呢，和小宝差不多高。也是鼻涕拖有寸把站在旁边听的人就轰然笑了。赵阿大的脸立刻涨红，大声喊道：

“不相信，就自己夫看罢！‘真人不露相’？嗨，这就叫做‘真人不露相’！慢点儿，等我想一想。对了，是今年夏天的时候，这孩子，真命天子，一场大病，死去三日三夜。醒来后就是‘金口’了！人家本来也不知道。八月半那大，他跟了人家去拔芋头，田睦上有一块大石头——就是大石头，他喊声一声‘滚开’，当真！那石头就骨碌碌地滚开了！他是金口！”

听的人都睁大了眼睛看着赵阿大，又转脸去看四大娘背后的瘦得不成样子的小宝。

有人松一口气似的小声说：

“本来真命天子早该出世了！”

“金口还说了些什么？阿大！”

阿四不满足地追问。但是赵阿大瞪出了眼睛，张大着嘴巴，没有回答。他是不会撒谎的，有一句说一句，不能再添多。过一会儿，他发急了似的乱嚷道：

“各村坊里都讲开了，‘人’是在那里！十一二岁，拖鼻涕，跟小主差不多！”

“唉！还只得十一二岁！等到他坐龙庭，我的骨头快烂光了！”

四大娘忽然插嘴说，怕冷似的拱起了两个肩膀。

“谁说！当作是慢的，反而快！有文曲星武曲星帮忙呢！福气大的人，十一二岁也就坐上龙庭了！要等到你骨头烂，大家都没命了！”

荷花找到机会，就跟四大娘抬杠。

“你也是‘金口’么？不要脸！”

四大娘回骂，心里也觉得荷花的话大概不错，而且盼望它不错，可是当着那么多人面前，四大娘嘴里怎么肯认输。这两个女人又要吵起来了。黄道士一向没开口，这时他便拦在中间说道：

“自家人吵什么！可是，阿大，七家浜离这里多少路！不到‘一九’罢？那，我们村坊正罩在‘血光’里了！几天前，桥头小庙里的菩萨淌眼泪，河里的水发红光，——哦！快了！半年，一年！——记牢！”

最后两个字像猫头鹰叫，听的人都打了个寒噤，希望中夹着害怕。黄道士三个古怪草人都浮出在众人眼前了，草人上挂着一些纸条。于是已经花了五百文的人不由得松了一口气，虔诚地望着黄道士的面孔。

“这几天里，松树砍去了三棵！”

荷花喃喃地说，脸向着村北的一团青绿的张家坟。

大家都会意似的点头。有几个嘴里放出轻松的一声嘘。

赵阿大料不到真命天子的故事会引出这样严重的结果，心里着实惊慌。他还没在黄道士的草人身上挂一纸条儿，他和老婆为了这件事还闹过一场，现在好像要照老婆的意思破费几文了。五百个钱虽是大数目，可是他想来倒还有办法。保卫团捐，他已经欠了一个月，爽性再欠一个月，那下就有了么？派到他头上的捐是第三等，每月一角。

不单是赵阿大存了这样的心。早已有人把保卫团捐移到黄道士的草人身上。他们都是会打算盘的：保卫团捐是每月一角，——也有的派到每月二角，可是黄道士的草人却只要一次的五百文就够了，并且村里人也不相信那驻在村外三里远的土地庙里的什么“三甲联合队”的三条枪会有多少力量。在乡下人眼里，那什么“三甲联合队”队长，班长，兵，共计三人三条枪，远不及黄道士的三个草人能够保佑村坊。

他们也不相信那“三甲联合队”真是来保卫他们什么。那三条枪是七月里来的，正当乡下人没有饭吃，闹哄哄地抢米的时候，饭都没得吃的人，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要保卫么？

可是那“三甲联合队”三个人“管”的事却不少。并且管事的本领也不小。虽然天气冷，他们三个人成天躲在庙里，他们也知道七家浜出了“真命天子”，也知道黄道士家里有什么草人，并且那天赵阿大他们在稻场上说的那些话也都落到他们三个人耳朵里了。

并且，村里的人不缴保卫团捐却去送钱给黄道士那三个草人的事，也被“三甲联合队”的三个人知道了！

就在赵阿大讲述“真命天子”故事的三四天以后，“三甲联合队”也把七家浜那个“金口”的拖鼻涕孩子验明本身捉到那土地庙里来了。

这是在微雨的下午，天空深灰色，雨有随时变作雪的样了。土地庙里暗得很。“三甲联合队”的全体——队长，班长，和士兵，一共三个人，因为出了这一趟远差，都疲倦了，于是队长下命令，就把那孩子锁在土地公公的泥腿上，班长改作“值日官”，士兵改作门岗兼“卫兵”，等到明天再报告

基干队请示发落。

那拖鼻涕的“真命天子”蹲在土地公公泥脚边悄悄地哭。

队长从军衣袋掏出一支香烟来，烟已经揉曲了，队长慢慢地把它弄直，吸着了，喷一口烟，就对那“值日官”说道：

“咱们破了这件案子，您想来该得多少奖赏？”

“别说奖赏了，听说基于队的棉军衣还没着落。”

值日官冷冷地回答。于是队长就皱着眉头再喷一口烟。

天色更加黑了，值日官点上了洋油灯，正想去权代那“卫兵”做“门岗”，好替回那“卫兵”来烧饭，忽然队长双手一拍，站起来拿那洋油灯照到那“真命天子”的脸上，用劲地看着。看了一会儿，他就摆出老虎威风来，吓唬那孩子道：

“想做皇帝么？你犯的杀头罪，杀头，懂得么？”

孩子不敢再哭，也不说话，鼻涕拖有半尺长。

“同党还有谁？快说！”

值日官也在旁边吃喝。

回答是摇头。

队长生气了，放下洋油灯，抓住了那孩子的头发往后一揪，孩子的脸就朝上了，队长狞视着那拖鼻涕的脏瘦脸儿，厉声骂道：

“没有耳朵么？谁是同党？招出来，就不打你！”

“我不知道哟！我只知道拾柴捉草，人家说我的什么，我全不知道。”

“混蛋！那就打！”

队长一边骂，一边就揪住那孩子的头到土地公公的泥腿上重重地碰了几下。孩子像杀猪似的哭叫了。土地公公腿上的泥烹籁地落在孩子的头上。

值日官背卷着手，侧着头，瞧着土地公公脸上蛀剩一半的白胡子。他知道队长的心事，他又瞧出那孩子实在笨得不像人样。等队长怒气稍平，他扯着队长的衣角，在队长耳边轻轻说了一句，两个人就蜚到一边去低声商量。

孩子头上肿高了好几块，睁大着眼睛发楞，连哭都忘记了。

“明天把黄道士捉来，就有法子好想。”

值日官最后这么说了一句，队长点头微笑。再走到那孩子跟前，队长就不像刚才那股凶相，倒很和气地说：

“小孩子，你是冤枉了，明天就放你回去。可是你得告诉我，村里哪几家有钱？要是你不肯说，好，再打！”

突然队长的脸又绷紧了，还用脚踹一下。

孩子仰着脸，浑身都抖了。抖了一会儿，他就摇头，一边就哭。

“贱狗！不打不招！”

队长跺着脚咆哮。值日官早拾起一根木柴，只等队长一声命令，就要打了。

但是庙门外蓦地来了一声狂呼，队长和值日官急转脸去看时，灯光下照见他们那卫兵兼门岗抱着头飞奔进来，后边是黑魆魆几条人影。值日官丢了木柴就往土地公公座边的小门跑了。队长毕竟有胆，哼了一声，跳起来就取那条挂在泥塑“功曹”身上的快枪，可是枪刚到手，他已经被人家拦腰抱住，接着是兜头吃了一锄头，不曾再哼得一声，就死在地上。

卫兵被陆福庆捉往，解除了他身上的子弹带。

“逃走了一个！”

多多头抹着脸，大声说。队长脑袋里的血溅了多多头一脸和半身。

“三条枪全在这里了。子弹也齐全。逃走的一个，饶了他这是李老虎的声音。接着，三个人齐声哈哈大笑。

多多头揪断了那“真命天子”身上的铁链，也拿过洋油灯来照他的脸。这孩子简直吓昏了，定住了眼睛，牙齿抖得格格地响。陆福庆和李老虎搀他起来，又拍着他的胸脯，揪他的头发。孩子惊魂中醒过来，第一声就哭。

多多头放下洋油灯，笑着说道：

“哈哈！你就是什么真命天子么？滚你的罢！”

这时庙门外风赶着雪花，磨旋似的来了。

当铺前

—

东方刚刚发白，那呜呜的小火轮的汽笛声就从村外的小河里送到村里来了。小火轮在这河里行驶，总也有五六年了；河道是很狭的，小火轮经过时卷起了两股巨浪，豁刺刺地冲击着那些沿河的“田横埂”，叫乡下人叫苦。像前年发大水的时候啊，这小火轮恶狠狠地开着快车走过，就像河里起了蚊，轰轰地，三五尺高的水头打过那些田横埂，直灌进稻田里去了。

所以村里的农民一听了那汽笛声就发恨。发大水的时候，他们想过许多方法不许那小火轮行走这条河道、他们到十几里路外的轮船局里闹过，他们又听了什么人的指教到镇上那“区公所”里递过稟帖，然而都没有效果；后来他们就直接行动了，等那小火轮走过的时候，全村五六十人一个总动员，石子泥块像雨点一般打过去，小火轮发疯似的叫着，逃命似的走着。第二天，果然没有听到那鬼哭一般的汽笛叫。小火轮绕出这一段河道了。

可是第三天，区公所派了人下乡来，说要严办指使暴动的人。第四天，小火轮依然横冲直撞地行过了，船上有保卫团，挺起枪，预备放！乡下人自然懂得枪弹比石子厉害，而况区公所又要抓人。

只好忍气吞声天天把冲坏了的田横埂修整加高。

现在的情形又不同了。小火轮改了班，经过这条河道时，正好是东方发白，乡下人从梦里醒来。那火轮船也不是从前那样大家伙，而是小巧的叫做什么柴油轮船。因为今年是旱得太久，河水浅了，只有这小巧的柴油轮船还能够勉强开过去，而巨轮船公司生意清淡。哪怕是小船啊，舱里也还是空落落的。这些事，乡下人本来不管他娘的账，但是那柴油轮船走过的时候总在快天亮，那呜呜的叫声也恰好代替了报晓鸡，——开春以来就把杂粮当饭吃的村里人早就把鸡卖得精光，所以这一向听着可恨的汽笛声现在对于村里人居然有点用处了。

天像有点雾，没有风。那惨厉的汽笛声落到那村庄上，就同跌了一交似的，尽在那里打滚。又像一个笨重的轮子似的，格格地碾过那些沉睡的人们的灵魂。

村东头的一间矮屋里闪着灯光，寸半长的铜元圈儿那么粗的白烛头在悄悄地滴着蜡泪。这矮屋的居住者王阿大当汽笛叫了第一声时就像被人家打一棍似的从床上跳起身来，现在他匆匆忙忙地在烛光下打叠一个小包袱。他们要不是万分紧急，怎么肯点这宝贵的烛头。这还是三个月前王阿大到镇上一家做丧事的人家“吃饭白相帮”做了三天临时工役带回来的宝贝。他这短差，虽说没有工钱，饭是让他尽肚子装的；村里人到现在还常常讲起，夸羨他的好运气。何况还带来了这么一个粗大的蜡烛头。但那是三个月以前的事了，王阿大在丧事人家的三天里虽然把肚子装饱，也早就饿瘪，昨天又吃完了最后的一点麸皮和豆子，这时他把几件旧衣服包起来，打算拿到镇上去上当铺。

“这件也包了去罢！”

阿大的老婆撩过一件半新的土布棉袄来，阴凄凄地说。

“也包了去？你穿什么呢？”

王阿大一面回问，一面拎着那件半新的土布棉袄，决不定主意。

“！”

那女人只哼了一声，缩着头，对丈夫摇手。

王阿大迟疑地打开了那包袱，把一叠旧衣服一件一件看了又看，手指头把不住发抖，这里的每一件衣服都是一个伤心的故事。那蓝布夹袄上的几点血迹，他是去年跟村坊里的人到那轮船局里去吵闹被人家一拳打破了鼻子的时候沾上去的；那花洋布的女裤又是老婆大前年做奶妈的时候向女主人讨来的，——老婆为的想做奶妈挣几个钱帮家用，还债，硬着心肠溺死了自己第二胎的女孩子，她到现在看见这花洋布裤子就要掉眼泪；还有，还有一身蓝绵绸的棉袄裤，是从死了的十三岁大女儿招弟的尸身上剥下来，招弟是前年水灾的时候活活饿死的。……

这一个小小的包袱就是王阿大夫妻俩惨痛的生活史！

可是他们这全部惨痛生活史的唯一纪念品，——也是他们现在所有的全部财产，在典当朝奉的眼睛里看来，也许不值一块钱呢！

王阿大鼻孔里呼噜了两声，忍住了眼泪，抖着手指，再拿起老婆撩给他的半新的棉袄来。棉袄上还留着老婆身上的热气和那特别的汗臭，王阿大猛觉得心里像刀割似的，抱住了那棉袄，就哭起来了。

女人却不哭，睁大了眼睛发怔。她也想起了自己硬着头皮溺在马桶里闷死的第二胎的女孩子，她的心就像冰冻住了似的。

忽然她浑身一跳，就扑到床上，从破棉絮堆里抱过那不满半岁的孩子，紧紧偎在胸前，好像怕被人家夺了去。

Hon-ah Hon-ah！

婴孩啼了，那声音像是哑嗓子的小猫。女人解开了衣，把干瘪的乳房塞到孩子嘴里，摇着身子。孩子吮住了乳头，也就不作“包在一起，赶快走罢！——到迟了，当不进去，今天就没有吃的！”

女人望着丈夫这边，轻声说。

白烛头的火焰跳了一下，便又奄奄地矮下去了。门缝里透进白光。

王阿大抬起头来，叹了一口气，把老婆那件棉袄包进了包袱，却把搁己身上的破烂夹袄脱下来，望老婆床上一丢，就转身开那板门了。

“外边比不得屋里！你一件单衣不冷么？你穿了去！”

女人抱着孩子跳下床来，梗着咽喉叫。

王阿大不回答。一阵风扑向屋里来，白蜡烛头吹熄了，王阿大和他的女人都冷得发抖。哇的一声，女人怀里的婴孩哭起来了。那干枯的乳房不能使他满足。王阿大机械地回头看了那孩子一眼，就咬着牙齿，挟着那包袱，拔步走了。

女人到廊檐口又唤了她丈夫一声，也就站住了，阴凄凄的一双眼里充满了眼泪。她本能地换一个乳房给孩子吮，又回到房里，坐在破竹凳上。风像剪刀似的吹来。她冷得嘴唇都麻木了。她关上门，又披上丈夫让给她的破烂夹袄，可还是浑身发抖。但想到丈夫拿去的一包衣服总该当几文钱来买米，她又惨然一笑。

这时候，她方才觉得自己的没有乳汁的乳头被饿狠了的孩子吮得作痛。她紧紧地抱住那孩子，觉得暖些，她惘然看着孩子的瘦脸，那小小额角上的嫩皮起了皱纹，像个老太婆。

作者原注：他们乡间的习惯，死人不能光着身体去见阎王，所以即使是极贫苦的人家当把死者放进薄皮棺时，也须穿了棉袄裤。

王阿大急步跑了半个钟头光景，天已大明，可没有太阳。因为跑了路，他倒不觉得冷了，额角上还有汗珠。可是肚子里咕咕地叫起来了。起初还勉强熬得住，后来却越叫越勤，王阿大两条腿渐渐发重。

他咽下几口唾沫，慢慢地走。

他走得那样慢，简直不像是乡下人。三四起的邻村的农民赶过了他前头，他们都是上镇去的。

到了那有名的马家坟时，王阿大便坐在坟堆前那坍塌的石凳上歇一口气。直楠树的红叶子落到他脚边，他拾了一张叶子放在嘴里咬着。头顶有麻雀叫。他咽下了一口树叶子的苦汁，仰脸看那些麻雀。

那边远远一座桥。桥背后就有黑簇簇的房屋。这就是镇市梢。

啵！啵！啵！

镇市梢那机器碾米厂的汽管骄傲地叫着。

咕！咕！咕！王阿大的肚子又一次猛烈地叫着。并且他听出那叫声里还有他的不满半岁的儿子哑哑地哭。他急急忙忙跳起来，紧紧地挟着那包袱，就向镇上跑。

“到迟了，当不进去，今天就没有吃的了！”

老婆的话又在王阿大耳边响。他把裤腰带收紧些，没命的跑。他赶上了许多在前面走的农民。疯子似的直扑到那当铺的大门外，方才住脚。

当铺的两扇黑油大门还没有开，然而守在门外的人可已经不少。有几个店铺才只开了半扇门，跟着鞋皮的伙计探头到门口看了一眼，咳着，把痰吐在街心石板上。小乞丐似的学徒提着水吊子懒懒地走过。赶早市的糕捆铺伙计顶着热气蓬蓬的蒸笼，接连吆喝着“糕呀，糕呀！”眨眨眼就跑过了。

守在当铺门外的穷人队伍，时时刻刻在增加，把那一段街道挤得没有空隙。他们都望着那一对乌油大门，他们都想挤到门前。王阿大挟着他的衣包也在人堆里挤。在他旁边，有一个红眼睛的老太婆，抱着一卷土布，瘪嘴唇翕翕地动，好像在那里念佛，也想挤到前面去。

忽然一个鱼贩子挑着一担鱼，远远地吆喝着来，要穿过这当铺门前的密集队伍。这鱼贩子的担子，前面是一个木桶，满满地装着水和活鱼，后面是一个筐子，盛着带泥的蚌；他用那水桶开路，摇摇摆摆冲进来。

人堆里起了扰动了。那红眼睛的老太婆，一心想挤上当铺门前去，不防斜刺里冲出那鱼贩子的扁担来，一头撞着，就跌倒了。木桶里的水泼了满地，川条鱼在石板上跳。

“撞倒了老太婆了！大家不要挤啊！”

王阿大喊起来，用背脊和屁股抵住了挤紧来的人们。

“啊哟哟！不要踩了我的鱼啊！——嘿，官路大家走得！”

鱼贩子赶快歇下担子，一面嚷，一面弯着腰在人腿缝里捉活鱼。

老太婆却已经爬起来，拍着手骂那鱼贩子“瞎了眼”。一会儿她记起了她的布，慌忙在地上捡起来，那白布却已变成灰布了。老太婆的骂也就变成了哭。然而人们依然挤紧来。老太婆没有工夫尽哭，夹在人堆里再向前挤，一面慌慌忙忙把泥污了的一段布在她的破衣服上揩擦。

王阿大好不容易挤到了那一对乌油门前。他一身臭汗，肚子里只管咕咕地

叫。背靠着那门，坐在地下的，有一位脸色青白的青年女人，仰起一对惊惶的眼睛朝天空看。女人的旁边有乡下人，也有镇上人；都把身子贴在那门上。

“哎！施粥厂门外也没有这般挤呀！”

有人在王阿大耳朵边叹着气说。

“荒年荒时，哎！——几时开门呢？”

王阿大松一松腰，也叹口气，好像是回答那耳边的人。他说那句“几时开门呢”的当儿，虽则有几分焦灼，可实在还带点自慰的意味；他总算没有落后，挤到这门前时，门还没开，他的小衣包也许能够顺利地换成了钱。

“说是要到九点才开哪！——喂，不是已经九点了么？”

坐在地下的年青女人接口说，眼睛看着王阿大。

“一定是九点过头了，我跑了十多里路，谁知道门还没开！”

王阿大回答，用手背去抹额角上的汗。

“十多里路么？可是我呢，我是天还没有发亮的时候就来这里坐着守的！他们几位比我慢几步。我们守了好半天了！又饿又冷！牢门还不开！这忽儿，人又那么多了！”

年青女人气虎虎地说着，把肘弯在门上撞了几下。

“还不开门么？开门呀！”

旁边的人也都喊起来，拳头捶得那乌油门蓬蓬地响。

王阿大的拳头够不到那门，就在那里嚷，他觉得嚷一阵，肚子叫就好了些。他背后的人们也在嚷。可不是嚷“开门”，却是嚷“挤上前去”。王阿大也巴不得能够再上前，可是在他前面有那青年女人，女人背后又是门，他只好把背脊和屁股抵住了后面的推挤。

现在这一条街上的店铺也都开市了。卸店板的声音，劈劈拍拍传来，王阿大也听得。然而他面前那对乌油门依然关得紧紧的。

他回头去看一眼。那是几层的人，有涨红的脸，也有灰白喘气的脸。都在嘈嘈地嚷骂，恨那当铺不肯早点开门。

“喂，喔唷，喔唷！”

那青年女人忽然咬紧着牙关哼起来了，两手捧着肚子。

等待着的人们只是呼噪着“开门”，谁也没有注意这女人。

王阿大因为是面对面站着，只他看清了那女人的惨痛的挣扎有点异样。他记得曾经见过这样捧着肚子哼的形状，可是他一时记不清。女人哼了一会儿，便也不作声，她慢慢地抬起头来，额角上是青筋直爆，黄豆大的汗珠，嘴唇上两个深深的齿痕，眼睛里充满了惊惶。

她看了王阿大一眼，又看看左边和右边，好像有什么话想找个适当的人告诉。

但此时人们突然发一声喊：“开了！”王阿大面前的两扇乌油门闪开一条缝。人们又一声喊，王阿大再也站不稳了，昏头昏脑撞了几步，身子已经在乌油门内了，却又听得一声刺耳的惨叫，接着是男人的声音狂喊道：

“不好了！踏倒一个女人了！”

一个大肚子的女人！”

王阿大就像浸在冰水里冷的浑身战抖。他想站住，可是不行。人们像潮水似的涌来，将他直推到那高高的柜台前面，将他挤在柜台边，透不过气。

柜台边是无数的手，各式各样的旧衣服，小包袱。

王阿大本能地也挣出他那拿着包袱的手来，插进了那手的林。他暂时忘

记了那一声刺耳的惨叫，和那惨痛挣扎的女人的面孔。他也学着他那一伙人直着喉咙乱嚷“朝奉先生”。

他看见一个朝奉走过来了。但是那朝奉接了别人手里的东西。

他看见左边又有一个朝奉皱着眉头把几件蓝布衣服直撩到柜台外人堆里，大声吆喝道：

“烂东西！不当！”

他又看见自己面前那个朝奉拎起两件绸衣喊道：

“一块钱！”

“两块，行吗？是新的呢！”

有人在王阿大身边蹑起了脚对柜台上说。但是那朝奉并没回答，把那两件绸衣直撩下来，就去接另一个人手里的东西了。

这是雪白光亮的一车丝。朝奉拿在手里 了一 ，也喝道：

“一块钱！”

丝的主人略迟一些回答，那朝奉早就撒下丝。王阿大乘这机会把自己的包袱凑上去，心里把不住卜卜的跳。

“什么！你来开玩笑么？这样的东西也拿来当！”

朝奉刚打开了包袱，立刻就捏住了鼻子，连包袱和衣服推下柜台来、大声喝骂。

王阿大像当头吃了一棍子，昏头昏脑地不知道怎样才好。他机械地弯着腰在人脚的海里捞他的几件宝贝衣服。同时他的耳朵里呜呜地响；他听得老婆哭，孩子哭；他听得自己肚子叫。

等到他从地下人脚缝里捞起他的衣服来，打算换一个地点再作第二次尝试——挑一个面相和气的朝奉来碰碰运气的时候，他听得人们乱哄哄地喊道：

“怎么？不过一管烟的工夫，一百二十元就当满了么？今天就止当了么？就停当候赎了么？”

王阿大叹一口气，知道今天又是白跑了一趟。他失神似的让人们把他拥着推着，直到了那乌油的大门边。他猛一低头，看见门槛石上有一滩紫黑的血迹。于是他立刻又听得了那女人的刺耳的惨呼，并且他猛然想起了那女人的捧着肚子哼的样子就同他自己的老婆去年在水车旁边生产那孩子的时候一样。

于是王阿大想起了他自己的没有奶吃的半岁的孩子，想到了老婆的一身瘦骨头和两只干瘪的乳房，他的心就同一块石头似的发沉了。

赵先生想不通

说赵先生不是个精明能干的做生意人么？那也不尽然。

在证券交易所内，他也算得上一条好汉。

的眼睛就有鹰眼那么尖；不论是手乱麻似的挤在一处，也不论是每只手伸出的指头是两根三根或四根，他一眼望过去立刻就统计得很精密，他心里的表格上立刻就填好了：手掌朝上的指头一共有多少，而手背朝上的，又有多少。而且他又几乎认得每一只手的“后台老板”；这是四号经纪人那边的，那是三十六号的，——十回的猜认，九回不错。

他的耳朵也是一等一的灵敏。在那嘈杂的数目字的风浪中，他会听出轻微的一声喊——比方说，六块三。“呀！这是个新盘子！”他心里一定也跟着来这么一个惊叹。

然而在这一切优点而外，赵先生却有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娘胎里带来的总喜欢“看低”的性格。有许多人在某一时期“看低”，他们有他们所以要“看低”的原因，或者也可以说是秘密消息；但赵先生的“看低”却几乎是一种主义了。凡是能够叫市场人心“看高”的消息，——也不妨说是谣言，他赵先生总听着不受用，他总是把上嘴唇一撇，鼻梁上的皮皱成了十七二十八道，吐一口唾沫说：“妈的！靠不住罢！”可是每逢市场上起了叫人“看低”的谣言时，即使是离奇到难以相信的谣言，他赵先生就无条件的相信了。那时候，他的一双眼睛会兴奋到发红，他的短而粗胖的手指会不知不觉时时发抖，他脸上眼睛边那块肉会跳。他说话的声音也比平时短促，老像是顺不过一口气来。那时候，只要有人随随便便说出个相反的消息，他赵先生就要认为不共戴天之仇，定要跟他争辩到自己胜利。

然而你不能说赵先生的“看低”主义没有得过手的时候。那是在两年以前，“九一八”刚过，“一二八”还没到。不过最近他却常常失脚了。作怪的是愈失脚，他愈“看低”。

这一天六点钟光景他满头急汗跑出了交易所的大门，心口横塞着一块大石头：五千七百元的负数。照例他是坐黄包车回家的，但今天这“负数”的大石头使得他尽是打小算盘，他想要“安步以当车”。不行！两条腿不肯听命令！他只好雇车子。讨价还价了十多次，检阅似的挨到第八辆，多谢那车夫是干瘪的“老枪”，赵先生这才怀着省下了一百二十文小钱的胜利的心情，很大方地坐上了车。

五千七百元负数的大石头压在他心口。好像为了这，那“老枪”的车夫就同蜗牛似的。在这些上头，赵先生倒是顶好的脾气。他闭了眼睛坐在那里，让负数的大石头压着，暂时什么计较也没有。

可是，转弯时车身一侧。他睁开眼来，自家的大门里得见了，只隔着三四十个门面了，他忽然性急起来，一叠声叫“快！快一点！”叫还不够，双脚蹬着脚踏板，笃笃笃！车把几乎滑落了“老枪”的手。原来赵先生远远望见自家大门上那盏门灯点得明晃晃。这是浪费！

一跳下车子，他把门环打得震天响；门开了一条缝，他就强盗似的塞了进去；三脚两步扑到客堂门边，嚟！他先关熄了门灯；一回头，看见厢房里的六个灯头返光灯如数开亮着，他喊了一声，不管那边有人没有，就伸手到厢房门边的柱子上使劲一抹，把那一串的开关电钮全都掉了个头；这才，他又赶出大门来付车费。

但是赵先生再回到客堂的时候，厢房里又是六个灯头一齐亮了，还加上了风扇的声音。厢房里有人！

而且还是两个人，而且还是两个人吵架的声音！

赵先生听声音就知道一个是他的老二，一个是刚刚十九岁却已经成为“未亡人”的他的二媳妇。这一对儿长嫂小叔三日两头的吵得家宅不宁。赵先生唉了一声，打算装聋，然而到底不放心厢房里那开足了六个灯头的返光灯，到底皱着眉头踱到厢房门边，自言自语地说一句“天天吵架，算什么”，随手就把六个灯头一气关熄了五个。

“谁吵架了呢？总共不过想拆她五十块的分头，她就大惊小怪的！”

是儿子的声音。

赵先生听得话里有什么“拆分头”，心头一动，立刻抢步进了厢房，凸出了眼睛看着儿子；但是眼睛儿一溜，猛又瞧见六个灯头返光灯里那个烛光最大的灯头偏偏忘记了关熄，他就赶快缩回身体，嚓！嚓！关了那最大的，开了那最小的；这才他安心地松一口气。

这当儿，年轻“未亡人”的二媳妇也开口了：

“听他的胡说！喔唷唷！——赌输了，也不管是别人的东西，就想抵押出去，刚才还领了人来看呢！不要脸的！”

“看什么？”赵先生摸不着头绪，一面又赶快把电扇也关注。

“喂，爸爸，我告诉你：前回不是嫂嫂说过她那副红木嫁妆白搁着也可惜，看有什么人要，打算让去；今天碰巧有个主顾——”

“我几时说过卖家？几时我说过？”

“哎，哎，碰巧有个主顾，带便同来看看，卖不卖还是由她的！——哦，大少奶奶！可不是，犯不着就生气？”

“喔，谢谢你一家门！我的东西，请你少费心！不管是阿猫阿狗，拖了来当做好主顾，”大少奶奶说到这里忍不住噗嗤地笑一声，“还说是看东西！这班浮尸，才不给他们看呢！”

“啊，唉唉！”赵先生装出没奈何的嘴脸，一边摇头，一边转身就走。然而，猛可地他又站住了。他听得了胡胡的响声。老二或大少奶奶，又已把电扇开起。恰在这时候，老二格格地笑着说一句：

“不过看看你的东西，又不是来看人！管他们阿猫阿狗的！”

“什么！你嘴里干净些！”

大少奶奶尖着嗓子直叫了起来，眼波朝赵先生那边一溜。这一溜，也许是侦察赵先生听清了没有，但也许是“哼！你听得么？”的意味。

可是赵先生这时就只有电扇的胡胡的声音钻进他耳朵去。他一本正经走到电扇跟前，郑重地关住，嘴里咕噜了一句“又不热，开它干么”，就跑出了厢房去。

“狗嘴里不干不净，我记得你！”大少奶奶斜着眼说，小小的白牙齿咬着下嘴唇皮。

“啊哟！大少奶奶，大慈大悲的嫂子！下次我再说，罚我烂舌头！”

大少奶奶别转脸去，扭一扭腰，——“捣什么鬼！”接着噗嗤地笑一声。老二赶快抢前一步，作个揖道：

“救苦救难的好嫂子，五十块总得借给我，明天请你吃馆

“喔唷唷，希罕你请呢！——可是我哪里来的钱借给你？”

“我晓得，晓得的；好嫂子，那就请你同孙某人转借些。”

“噢，噢噢噢！”

大少奶奶脸上一红，即又转白，撅起小嘴巴。老二只是贼忒嘻嘻轻笑着，过一会儿，大少奶奶似怒非怒地说：

“你再说，看我就马上借给你！”

“再说罚我烂舌头！”

“啐——”大少奶奶慢慢地打开了手提袋，用小指头挑出三张钞票来，往老二手里一放，别转着脸说“再多，当真我没有”，就跑了出去。

随后老二也走出厢房来，没头苍蝇似的在客堂里转一个圈子，决不定袋里的三十元派什么用场好，却见他老子踱出来了。

赵先生先侧耳听听厢房里有没有电扇的声音。没有！他再走过去关了厢房里的灯，一边却唤着儿子问道：

“老二，你同来看家 的是什么路数呀？”

“一个四川帮的客人。”

呵！四川帮！赵先生猛想起了一件事。他两眼往头顶一挺，半张开了嘴巴，右手两个指头丁住地撮弄，像要抓取什么东西。

他有一个四川朋友，不错，重庆一家大商店的上海坐庄。说是川汇涨到一千四百，而且打来了急电，停止办货，已办各货停装，已经报关的货赶速改运汉口：——这可不是那个朋友撒的谎哟！而且，不折不扣第一个得这项消息的，可不是他赵先生？这也不是做梦呀！于是隔夜一点钟得了如此这般消息的赵先生，在交易所早市上当然“看低”呀！并且那天早市上谣言之多，也是赵先生他亲耳听到。他又看过“东报”，虽则不很了了，意会一下，正也符合他的期望，然而，然而只过了四十多个钟头，他赵先生心口却压上一块五千七百元负数的大石头了！

是他的“看低”看错了么？对了，他“看”错。但是根据以往多次的经验，碰到这样的风吹草动，你不“看低”，难道“看高”么？何况赵完生本来不敢妄想它一泻二三元，只要低这么一元左右，他也心满意足了。

赵先生不懂，自己回答自己似的摇了两次头，再定睛四面瞧瞧。儿子已经不在跟前了。客堂里的小电灯照出他孤零零一个影子。

负数的大石头到期怎么办呢？他也自己认错到底似的往这上头一想。这样想的时候，他已经觉得翻本完全没有希望。他忽然也转念到大少奶奶的那副红木家 。那也多少值几文。“求人不如求己。”但是，但是，恐怕不能随他的如意算盘罢。

他不很明白大少奶奶整天忙些什么，也不很明白老二每天怎么混过去，至于他自己呢，倒很明白为什么而忙：在市场上忙于“看低”，回家来忙于关电灯以及其他的琐细——一句话，不让他们“浪费”。

那无夜里一两点钟光景，赵先生又从外边回家来，带着三分酒意。凑巧是大少奶奶随后也回“家”来了。赵先生能够确实知道大少奶奶回家来过后半夜，便也值得在这里来一笔特书。因为这特别的偶然，赵先生和大少奶奶就例外的谈了几句家务。

“什么老二领了人来看家 ，我到底不明白。”

赵先生好像很随便似的问了一句。大少奶奶把嘴一披，似乎不愿意再提到这件事，但是低头看了看自己那搽着蔻丹的指甲以后，却又笑了笑说道：

“当真，我这副家 ，你估来值多少？”

“一千三四百罢？”

“哦？那么，一千五不算吃亏了。”

“怎么？已经有人喝过价？”

“嗯嗯，我一个小姊妹，碰着急用，同我商量过好几次了，她借我这副家去变钱，——多少我不用管，她出给我一张一千五百块的借票，长年一分四厘，两年到期。”

大少奶奶说话时那态度真是落落大方。可是赵先生凸出了眼睛，好容易等大少奶奶说完，就急得跳起来叫道：

“长年一分四？太轻了，太轻了！我出你一分六，家性交给我！”

“也好。不过，一分六让我那小姊妹出了罢，你借给她一千五罢。她有急用，我已经答应了帮忙。”大少奶奶不慌不忙说了又笑一笑。

赵先生皱着眉头，没有话回答。事情毫无希望，他本有几分料到，但不曾想到是这样一个没希望。

“明后天就要来搬了，”大少奶奶又补一句，就自顾上楼去了。

赵先生哭丧着脸，做不得声。心口的负数的大石头好像突然增加了几斤重量。要是他能够未卜先知，晓得家去了后不多几天大少奶奶也就会不见，那他或者还有应急的方法，然而现在他只能木头似的坐在那里。

可是红木家什么的，也只在他心头停留了不多时候。刚才回家以前从一个朋友那边听来的话，他又吐出来细细咀嚼着。这个朋友也是“看低”的，赵先生还有几个朋友这一次也是“看低”的；大家都跌了筋斗，摸摸头还不明白来由。流年不利罢？未必。刚才三杯酒落肚。大家心里留不住话。有几句是叫他们这一伙半肚子黄汤部比做了冷汗的：——

银行家扒进，银行家捏住了，撑住了，不让跌下去！

赵先生一边想，一边就绷紧着脸，右手抖簌簌地做着扒的姿势，左手捏紧成一个拳头。他相信这样的事是有的，他知道这样的争有过不止一次。不过他想来想去想不通的，在这公债市价已经到了最高峰的现在这当口，银行家扒进还有什么好处？况且谁家库里不存着几千万呢？况且他赵先生小做做，卖空这么一点点，也不会摇动市价半毛钱呢？嗨！立刻就来扒进，撑住、而且四十多个钟头以后就来一个步步高的涨风，这，真是，真是，不懂他们的算盘怎样打的，不懂他们贪图些什么！好像单单是存心跟他赵先生开玩笑似的！

倘说“看低”是错了的，赵先生死也不肯承认。关税不旺，这里那里谣言多得很，而且市价早就到了最高峰，怎能叫人“看高”呢？赵先生有一个朋友“看高”过，好！他买进的恰好是人家库里满出来的！结果也还不是碰了一鼻子灰？

只有一个解释：人家是“顾全大局，维持金融”。但百分之百的生意人头脑的赵先生即使再活上二十年，也悟不透人家怎么能够吃亏了利息来经常“顾全维持”而又每年度结算总说有盈余。

三点钟也敲了。全家没有一点声音。再过这么一点多钟，赵太太也许就要起身做她的拜佛的朝课。赵先生满心里塞满了“想不通”，糊里糊涂就睡了。他心口那块负数的大石头还是压着，不过久而久之，也就不觉得了；到期时债权人的脸是难看的，但赵先生会一面叹气，一面塞给他一张分期拨还的借票，也有保人，可并不能保什么，分期再到了期时怎么办，赵先生当然犯不着预先操心了，反正像他那样尴尬的人市场上不知有多少多少。

几天以后大少奶奶忽然不见了时，赵先生也只是一面叹气，一面托人寻

找，再过几天也就同没有那回事一样。

除了刻刻留心电灯浪费，煤球多烧，坐黄包车捡“老枪”，……赵先生大概永远还是“看低”，而且永远在“想不通”的烦闷中麻木地尴尬地活着。

然而要说赵先生不是个精明能干的做生意人，却是大大冤枉了他！

1934年10月24日。

儿子开会去了

父亲把原稿纸摊平，提起笔来正要写，忽然房门轻轻开了。父亲坐在那里是看不见房门的，然而从脚步声他知道进来的是他的儿子。

父亲朝书桌对面小橱顶的大鹏钟看了一眼。十一点又十二三分。“怎么这钟又慢了？”——父亲这样想着，就搁了笔。

“爸爸，下午我要到市商会去。”

“哦！”父亲嘴里应着，心里却又想到他手头那篇文章的内容，在某一点上推敲起来了。儿子看见父亲没有话语，转身预备退出。

“噢，到市商会去么？哦？”父亲的心又移到儿子身上了，就又猛然记起就是昨天妻告诉道，阿向近来常常和同学们出去走，甚至走到文庙公园，来回足有二十里路，这在他这样一点年纪实在要走伤身体的。

“到市商会去干什么？”父亲转身看着他的儿子说。

“开会。”儿子回答，脸上浮出一丝按捺不住的笑影来。

啊！——父亲也想起来了，明白了，今天是五月三十。

“你也到了要去参加什么‘运动’的时候了么？”——父亲心里这样想，盯住了儿子的面孔看。

“三个人同去，都是同班的。”

儿子说。要不是他猜想父亲有不让他去的意思，他是连这一句话也不愿意说的。关于他“自己的事”，他向来就不肯多说。

“认识路么？”

“认识。同去的人认识。”

“那么，来去都坐公共汽车罢，不可以再走呀。我给你车钱。”

父亲说着，便又转眼看着未了的文稿，打算再续上几句，把一小段告个结束，就下楼去吃中饭。

他提笔写着，可是又分明听得儿子在房外的书架上找什么书，又听得他下楼去了。

文稿的一小段告了结束了，他读一遍，摇摇头，便放下笔。

想起要给儿子车钱，他取下两张角票，就走下楼去。

儿子坐在小藤椅里，狡猾地微笑，这是他觉得大人太多心太噜苏的时候常有的表情。

母亲在烫衣服，看见丈夫来了，就说道：

“阿向要到市商会去参加群众大会。你已经允许他了么？他先同你说，他知道你不会拦阻他。我想不让他去，有危险，可是他说爸爸已经答应了。”

“大概没有危险。”

父亲一边回答，一边就走到儿子面前，又定睛朝他看着，又在心里想道：“哦，你也到了要去参加什么‘运动’的时候了么？你是觉得好玩这才要去呢，还是——”但是母亲却问儿子道：

“倘使被捕了，你怎么说？”

“我说，轧热闹的。”儿子回答，又狡猾地笑了。

“噯嗨，你看，”母亲赶快对父亲说，“他们连‘口供’都对过了。有组织的，有组织的，他们准备着有冲突。”

父亲还没回答，儿子却又说了：

“叫我们不要多带钱，不要带纸，不要带铅笔。”

“那么，是学校里叫你们去的么？”父亲问。

“不是。”

“哦！那么谁叫你们去？你们怎么知道今天在市商会开大“学校里并没正式叫他们去。”母亲说明着。“可是鼓励他们去。谁要是去了，不作缺课算。教员也有去的。”

“先生另外走，不同我们一路。”

“哦！”父亲朝母亲看了一眼，觉得她刚才所说的“他们准备有冲突”不是过虑了。然而怎么能不准备有冲突呢？这是在中国呀！

母亲已经把衣服烫完，一面收拾电熨斗，一面就说：“依我的意思，还是不要去罢；他太小了！”

“快点炒蛋炒饭罢。十二点我要和他们会齐的！”儿子却又来催促了。

“还没到十二点么？”父亲问。他只晓得儿子学校里放饭总是在十二点的。

“今天他是早出来一个钟头，也不作缺课算的。”母亲回答，便到厨房里去了。

父亲又盯住了他儿子的面孔看，心里便想到十一年前的今日。十一年前的今日、这儿子只有两足岁，刚刚会走。十一年前血染南京路的第二天晚上，母亲同她的两个女朋友从“包围总商会”立逼“宣布罢市”的群众大示威回到家里时，一把抱住这两岁的孩子，一面兴奋的说：“我们一队里有小学生，马队冲开了前排的大人，有好几个小学生跌倒了，我看见一个——不过十二三岁，在马蹄下滚过，幸而交通队立刻来救了去。我那时就想到我们的阿向。可是，阿向大了时，世界总该不是现在那样的世界罢？”

以后每有一次示威运动，每有一次看见小学生们参加而挨着皮鞭马蹄，母亲回家来总是抱住她的阿向，沉痛的说了同样的话语。

最近，她看见了“一二·一六”北平的受伤学生的摄影，她唤着阿向说道：“阿向！你看，这一个臂上绑着纱布的，好像比你大不了几岁呢！唉，他们对于小孩子也下毒手！”

然而现在阿向也到了要去参加什么“运动”的时候了！十一年前无数的跟阿向同样大小的孩子现在大概也同阿向一样怀着又好奇又热烈的心情准备去参加第一次示威。

父亲想着，心里觉得有点难过，又有点快慰。

儿子匆匆忙忙地在吃蛋炒饭了。父亲和母亲坐在旁边看他吃。父亲觉得他应该对儿子说几句话，可又觉得要说的太多了，而且儿子也未必全懂，儿子毕竟是太小了一点。

母亲却先开口了：

“开过会倘使去游行，阿向，你还是不要去罢。”

儿子只管扒饭进嘴里。

“游行可以不去。你的肺病刚好，多走要伤身体的。况且，要是半路里被冲散了呢？你又不认识路，怎么回来呢？”

父亲也说了。但是儿子狡猾地笑了笑，匆匆地把饭吃完，这才很不平似的叫道：

“不怕，不怕！不认识路，我会问，会叫车子！”

他伸出手来，又说：“车钱呢？”

父亲给他两张角票，他就走了。母亲一直站在后门口看他走出了衙堂门。

“你不应该先允许他去的！”母亲回到客堂里就抱怨父亲。

“不许他去么？以后他简直就瞒过你！”

“可是到底太小了！”母亲叹气说。

父亲摇了摇头，燃起一枝香烟来，心又转到他那篇未完成的文稿去。这是当天晚上一定要交卷的。

父亲和母亲对面吃午饭，觉得比往常冷静些“我先打算和他同去，倘使要游行了，就带他回来；可是后来一想，一则不免要碰到许多认识的人，二则他也不肯跟我回来的。……”母亲自言自语的说。

“自然，”父亲笑得很响，“他要跟群众走，怎么肯跟你母亲呢！”

“他是什么也不懂的，就凭一股血气，胆又大，——你应该教教他。”

“怎样教？教什么呢？对他说，要避免无谓的牺牲么？他太小了，不能理解的。”

父亲说着忽然又很响地笑了，脸上的肌肉却是绷紧的。

直到吃完饭没有再提这件事。

吸着香烟踱方步的时候，父亲好几次站住了朝母亲瞥一眼，父亲的脸上有一层兴奋的红晕。终于他站在妻的面前说道：

“恐怕要到阿向的儿子做了小学生，这才群众大会之类是没有危险的。中国革命是长期的艰苦的斗争！”

“我们阿向将来一定是勇敢的。如果现在他是二十岁了，我一点也不担心。可是他不过十三岁——我巴望着他马上就是二十岁！”

“放心。日子有时候是过得很快的！”

父亲和母亲都笑了，父亲和母亲对看了一眼，彼此都觉得眼眶里有点潮润，然而他们的笑是自然的，愉快的。

整个下午过去得很快。但到六点钟以后，“时光老人”却又变得极古怪了：有时觉得它的脚步太慢，有时又觉得它太快。母亲是已经在考虑，应当到哪几个地方去打听，以及找哪几个人去探询。

八点钟过后，父亲也着急起来了，然而有一个朋友来了，带着他在当天大会里收集得来的各种传单。问过他，知道当天没有出事情。母亲这才略放了几分心。

可是她又忧虑到另一方面去了：“迷路了罢？或是给汽车撞了罢？”孩子在母亲心中始终是像刚出世的小羊似的。

直到九点十五分光景，儿子这才回来了。他一进门就看见桌子上的大会里的传单。他叫道：

“这是哪里来的？”

他赶快从衣袋里摸出他自己带来的一份。

父亲和母亲都哈哈笑了。

母亲捉住了儿子问道：

“怎样游行的？讲给妈妈听。”

“到了五卅公墓，后来到北车站，有兵拦住了，就散队。脚底一点不痛。”

儿子一边回答一边就又摸出一张印着红字的小纸来说道：

“这是口号。喊得真高兴呀！”

1936年6月，上海。

大鼻子的故事

—

在“大上海”的三百万人口中，我们这里的主角算是“最低贱”的。

我们有时瞥见他偷偷地溜进了三层楼“新式卫生设备”的什么“坊”什么“村”的乌油大铁门，爬在水泥的大垃圾箱旁边，和野狗们一同，掏摸那水泥箱里的发霉的“宝贝”。他会和野狗抢一块肉骨头，抢到手时细看一下，觉得那粘满了尘土的骨头上实在一无可取，也只好丢还给本领比他高强的野狗。偶然他捡得一只烂苹果或是半截老萝卜，——那是野狗们嗅了一嗅掉头不顾的，那他就要快活得连他的瘦黑指头都有点发抖。他一边吃，一边就更加勇敢地挤在狗群中到那水泥箱里去掏摸，他也像狗们似的伏在地上，他那瘦黑的小脸儿竟会钻进水泥箱下边的小门里去。也许他会看见水泥箱里边有什么发亮的东西，——约莫是一个旧酒瓶或是少爷小姐们弄坏了的玩具，那他就连肚子饿也暂时忘记，他伸长了小臂膊去抓着掏着，恨不得连身子都钻进水泥箱去。可是，往往在这当儿，他的屁股上就吃了粗牛皮靴的重重的一脚：凭经验，他知道这一脚是这“村”或“坊”的管门巡捕赏给他的。于是他只好和那些尾巴夹在屁股间的野狗们一同，悄悄逃出那乌油大铁门，再到别地方进行他的“冒险”事业。

有时他的运气来了，他居然能够避过管门巡捕的眼睛，蹓到三层楼“新式卫生设备”的一家的后门口，而又凑巧那家的后门开着，烧饭娘姨正在把隔夜的残羹冷饭倒进“泔脚桶”去，那时他可要开口了；他的声音是低弱到听不明白的，——听不明白也不要紧，反正那烧饭娘姨懂得他的要求，这时候，他或者得半碗酸粥，或者只得一个白眼，或者竟是一句同情的然而于他毫无益处的话语：“去，不能给你！泔脚是有人出钱包了去的！”

以上这些事，大概发生在每天清早，少爷小姐们还睡在香喷喷的被窝里的时候。

这以后，我们也许会在繁华的街角看见他跟在大肚子的绅士和水蛇腰长旗袍高跟鞋的太太们的背后，用发抖的声音低唤着“老爷，太太，发好心呀”。

在横跨苏州河的水泥钢骨的大洋桥脚下，也许我们又看见他忽然像一匹老鼠从人堆里钻出来，蹓到一辆正在上桥的黄色车旁边，帮着车夫拉上桥去；他一边拉，一边向坐车的哀告：“老爷，（或是太太，……）发发好心！”这是他在用劳力换取食粮了，然而他得到的至多是一个铜子，或者简直没有。

他这样的“出卖劳力”，也是一种“冒险生意”。巡捕见了，会用棍子教训他。有时巡捕倒会“发好心”，装作不见，可是在桥的两端有和他同样境遇然而年纪比他大，资格比他老的同业们，却毫不通融，会骂他，打他，不许他有这样“出卖劳力”的自由！

就是这样的“冒险生意”也有人分了地盘在“包办”，而且他们又各有后台老板，不是随便可以自由营业的。

但是我们这位主角也有极得意的时候。

这，通常是在繁华的马路上耀亮着红绿的“霓虹灯”，而僻静的小巷里却只有巷口一盏路灯的冷光的时候。我们的主角，这时候，也许机缘凑巧，联合了五六个乃至十来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同志，守在这僻静的小巷里。于是守着守着，巷口会发现了一副饭担子，也是不过十二三岁的一个矮子挑着，

是从什么小商店里回来的。这是一副吃过的饭担子了，前面的竹篮里也许有些还剩得薄薄一层佃水的空碗空碟子，后面的紫铜饭桶里也许只有不够一人满足的冷饭，但是也许运气好，碗里和碟里居然还有呷得起的油汤或是几根骨头几片癞菜叶，桶里的冷饭居然还够喂一条壮健的狗；那时候，因为优势是在我们的主角和他的同志这边，挑空饭担的孩子照例是无抵抗的。我们的主角就此得了部分的满足，舐过了油腻的碟子以后，呼啸而去。

然而我们这位主角的“家常便饭”终究还是挨骂，挨棍子，挨皮靴；他的生活比野狗的还艰难些。

二

在“大上海”的三百万人口中，像我们这里的主角那样的孩子究竟有多少，我们是不知道的。

反过来说，在“大上海”的三百万人口中，究竟有多少孩子睡在香喷喷的被窝而且他们的玩厌了弄坏了的玩具丢在垃圾箱里引得我们的主角爬进去掏摸，因此吃了管门巡捕的一脚的，我们也不大晓得。或者两方面的数目差得不多罢，或者睡香喷喷的被窝的，数目少些，我们也暂且不管。

可是我们却有凭有据的晓得：在“大上海”的三百万人口当中，大概有三十万到四十万的跟我们的主角差不多年纪的孩子，在丝厂里，火柴厂里，电灯泡厂里，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工厂里，从早上六点钟到下午六点钟让机器吮吸他们的血！是他们的血，说一句不算怎么过分的话，养活了睡香喷喷被窝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的爸爸妈妈的。

我们的主角也曾在电灯泡厂或别的什么厂的大门外看见那些工作得像人蜡似的孩子们慢慢地走出来。那时候，如果他的肚子正在咕咕地叫，他是羡慕他们的，他知道他们这一出来，至少有个“家”（即使是草棚）可归，至少有大饼可咬，而且至少能够在做一个叫做屋顶的下面睡到明天清早五点钟。

他当然想不到眼前他所羡慕的小朋友们过不了几年就会被机器吮吸得再不适用，于是被吐了出来，掷在街头，于是就连和野狗抢肉骨头的本领也没有，就连“拉黄牛”过桥的力气也没有，就连……不过，这方面的事，我们还是少说些罢，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主角身上。

他不是生下来就没有“家”的。怎样的一个“家”，他已经记不明白。他只模糊记得：那一年忽然上海打起仗来，“大铁鸟”在半空里撒下无数的炸弹，有些落在高房子上，然而更多的却落在他“家”所在的贫民窟，于是他就没有“家”了。

同时他亦没有爸爸和妈妈了。怎样没有了的，他也不知道；爸爸妈妈是怎样个面目，现在他也记不清了，那时他只有七八岁光景，实在太小一点；而且爸爸妈妈在日，他也不曾看清过他们的面目。天还黑的时候他们就出去，天又黑了他们才回来，他们也是喂什么机器的。

不过，他有过爸爸妈妈，而且怎样他变成没有爸爸妈妈，而且是谁夺了他的爸爸妈妈去，他是永久不能忘记的。他又明白记得：没有了爸爸妈妈以后，他夹在一大群的老婆子和孩子们中间被送进了一个地方，倒也有点薄粥或是发霉的大饼吃。约莫过了半年，忽然有一天一位体面先生叫他们一伙儿到一间屋子里去一个一个问，问到他的时候，他记得是这样的：

“你有家么？”

他摇头。

“你有亲戚么？”

他又摇头。

于是那位体面先生也摇了摇头。用一枝铅笔在一张纸上画一笔，就叫着另外一个号头了。

这以后，不多几天，他就糊里糊涂被擢在街头了，他也糊里糊涂和别的同样情形的孩子们做伴，有时大家很要好，有时也打架，他也和野狗做伴，也和野狗打架；这样居然拖过了几年，他也惯了，他莽莽漠漠只觉得像他这样的人大概是总得这样活过去的。

三

照上面所说，我们这里的主角的生活似乎颇不平凡然而又实在平凡得很。他天天有些“冒险”经历，然而他这样的“冒险”经历连搜奇好异的“本埠新闻”版的外勤记者也觉得不够新闻资格呢。

好罢，那么，我们总得从他的不平凡而又平凡的生活中挑出一件“奇遇”来开始。

何年何月何日弄不清楚，总之是一个不冷不热没有太阳也没刮风也没下雨的好日子。

这一天之所以配称为他生活史上的“奇遇”，因为有这么一回事。

大约是午后两点钟光景，他蹲在一个“公共毛厕”的墙脚边打瞌睡。这是他的地盘，是他发见，而且曾经流了血来确定了他的所有权的。提到他这发见，倒也有一段小小的历史，那是很久的事了，他第一次看见这漂亮的公共毛厕就觉得诧异：这小小的盖造得颇讲究的房子到底是“人家”呢，还是“公司”？那时正有一位大肚子穿黑长衫的走了进去，接着又是一位腰眼里挂着手枪的巡捕，接着又是一位洋装先生，——嘿，都是阔人，都是随时有权力在他身上踢一脚的阔人，他就不敢走近去。他断定这小屋子至少也是“写字间”了，不免肃然起敬。然而忽然他又看见从另一门里走出一个女人来，却不像阔人们的女人。接着又有一个和他差不多的孩子也进去了，这可使得他大大不平，而且也胆壮起来了，他偷偷地凑近些一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些阔人们进去办的是那么一桩“公”事！他觉得被欺骗了，被冤枉地吓一下了，他便要报仇；他首先是想进去也撒他妈的一泡尿，然而蓦地又见新进去一人把一个铜子给了门口的老婆子，他又立即猜想到中间一定还有“过门”，不可冒昧，便改变方针，只朝那小屋子重重吐一口唾沫，同时捺定门边不远的墙脚蹲了下去，算是给这骇了他的屋子一种侮辱。

那时，他并没有把这公共毛厕的墙脚作为他的地盘的意思。然而先前进去的和他差不多的那个孩子这当儿出来了，忽然也蹲到他身边，也像他那样背靠着墙，伸长两条腿，摆成一个“八”字。他又大大的不平。

“嗨！哪里来的小乌龟！”他自言自语的骂起来。

“骂谁？小瘪三！”那一个也不肯示弱。

于是就扭打起来了。本来两方是势均力敌的，但不知怎地，他的脑袋撞在墙壁上，见了红，那一个觉得已经闯祸，而且也许觉得已经胜利，便一溜烟逃走。只留下我们的主角，从此就成为这公共毛厕墙脚的占有人。

现在呢，他对于这公共毛厕的“知识”，早已“毕业”了；他和那“管

门”的老婆子也居然好像有点“交情”。现在，当这不冷不热又没太阳又不下雨刮风的好日子，他蹲在他的地盘上，打着瞌睡，似乎很满意。

这当儿，公共厕所也不是“闹汛”，那老婆子扭动着她的扁嘴，似乎在咀嚼什么东西。她忽然咀嚼出说话来了，是对墙脚地盘的“领主”：

“喂，喂，大鼻子！你来代我管一管，我一会儿就回来的。”

什么？大鼻子！谁是大鼻子？打瞌睡的他抬起头来朝四面看一下，想不到是唤他自己，然而那老婆子又叫过来了：

“代我管一管罢，大鼻子；我一会儿就回来。谢谢你！”

他明白“大鼻子”就是他了，就老大不高兴。他的爸爸妈妈还在的时候，他有过一个极体面的名字，他自己也叫得出来；可是自从做了街头流浪儿以后，他就没有一定的名字。最初，他也曾把爸妈叫他的名字告诉了要好的伙伴，不料伙伴们都说“不顺口”，还是瞎七瞎八乱叫一阵，后来他就连自己也忘记了他的本名。然而，伙伴们却从没叫过他“大鼻子”。他的鼻子也许比别人的大一些，可是并没大到惹人注意。他和他的伙伴对于名字是有一种“信条”的：凡是自己身体上的特点被人取作名字，他们便觉得是侮辱。例如他们中间有一个叫做小毛的癞痢孩子，他们有时和他过不去，便叫他“癞痢”。

因此，他忽然听得那老婆子叫他“大鼻子”，他就老大不高兴、然而不高兴中间又有点高兴，因为从来没有谁把他当一个人托付他什么事情。

“代你管管么？好！可是你得赶快回来呢！我也还有事情。”

他一边说，一边就装出“忙人”的样子来，伸个懒腰站起了身老太婆把一叠草纸交给他，就走了。但是走不了几步，又回头来叫道：

“廿五张草纸，廿五张，大鼻子！”

“嘿嘿，那我倒要数一数。”

他头也不抬地回答，一边当真就数那一叠草纸。

过不了十分钟，他就觉得厌倦了。往常他毫无目的毫不“负责”地站在一个街角或蹲在什么路旁，不但是十分钟就是半点钟他也不会厌倦，可是现在他却心里想道：

“他妈的，老太婆害人！带住了我的脚了！走他妈的！”

他感到责任的不自由，正想站起来走，忽然有人进来了，噗的一声，丢下一个铜子。

从手里递出一张草纸去的时候，“大鼻子”就感到一种新鲜的趣味。他居然“做买卖”了，而且颇像有点威权；没有他的一张草纸，谁也不能进去办他的“公”事。

他很正经地把那个铜子摆在那一叠草纸旁边，又很正经地将草纸弄整齐起来。

似乎公共厕所也有一定的时间是“闹市”，而现在呢，正是适当其时了。各色人等连串地进来，铜子噗噗地接连丢在那放草纸的纸匣里，顷刻之间就有五六枚之多。这位代理人倒有点手忙脚乱了。一则，“做买卖”他到底还是生手；二则，他从来不曾保有过那么多的铜子。

他乘空儿把铜子叠起来。叠到第四个时，他望了望已经叠好的三个，又将手里的一个掂掂分量，似乎很不忍和它分手。可是他到底叠在那第三个上面，接着又叠上第五第六个去。

还是有人接连着进来。终于铜子数目增加刊十二。这是最高的纪录了。

以后，这位代理人便又清闲了。

十二个铜子呢！寸把高的一个铜柱子。像捉得了老鼠的猫儿似的，不住手地搬弄这根铜柱子，他掐断了一半，托在手掌里轻轻掂了几下，又还过一个去，然后那手——自然连铜子！——便往他的破短衫的口袋边靠近起来了。然而，蓦地他又——像猫儿噙住了老鼠的半个身子却又吐了出来似的，把手里的铜子叠在纸匣里的铜子上面，依然成为寸把高的铜柱子。

第二次再把铜柱掐断，却不托在手掌里掂几掂了，只是简洁老练地移近他的破口袋去。手在口袋边，可又停住了，他的眼光却射住了纸匣里的几个铜子；如果不是那老太婆正在这当口回来，说不定他还要吐出来一次。

“啊，老太婆，回来了么？”

他稍稍带点意外的惊异说，同时他那捏着铜子的手便渐渐插进了衣袋里。

老太婆走得上气不接下气似的，只把扁嘴扭了几扭，她的眼光已经落在那一叠减少了的草纸以及压在草纸上面的铜子。

“你看！管得好不好？明天你总得谢谢我呢！”

他说着， 了一下眼睛，站起来就走。

走了几步，他又回头来看时，那老婆子数过了铜子，正在数草纸。于是他便想到赶快溜，却又觉得不必溜。他高声叫道：

“老太婆！风吹了几张草纸到尿坑里去了！你去拾了来晒干，还好用的！”

老婆子也终于核算出铜子数目和草纸减少的数目不对，她很费力地扭动着扁嘴说道：

“不老实，大鼻子！”

“怪得我？风吹了去的！”

他生气似的回答，转身便跑。然而跑得不多几步又转身擎起一个拳头来叫道：

“老太婆！猜一猜，什么东西？猜着了就是你的。哈哈！”

他一边笑，一边就飞快地跑过了一条马路。

四

我们这位主角终于由跑步变为慢步了，手在衣袋里数弄着那些铜子。

一共是五枚。同时手里有五个铜子，在他确是第一次。他觉得这是一笔不小的财产了，可以派许多正用。他走得更慢了，肚子里在盘算：“弄点什么来修修肚脏庙罢？”然而他又想买一颗糖来尝尝滋味。对于装饱肚子这一问题，他和他的伙伴们是另有一番见解的：大凡可以用讨乞或者比讨乞强硬的手段（例如在冷巷里拦住了一副吃过的饭担子）弄得到的东西，就不应该花钱去买；花钱去买的，就是傻子！

至于糖呢，可就不同了。向人家讨一粒糖，准得吃一记耳光，而且空饭担里也决不会有一粒糖的。现在我们的主角手里有了五个铜子，就转念到糖一类的东西上了。特别是因为他一次吃过半粒糖，所以糖的引诱力非常大。

他终于站住了。在一个不大干净的弄堂口，有三四个小孩子（其中也有比他高明不了多少的）围住一个摊子。这却不是卖糖，而是出租“小书”（连环图画故事）的“街头图书馆”。

对于这一类的“小书”，我们的主角也早已有过非分之想的。他曾经躲

在人家的背后偷偷地张过几眼，然而往往总是他正看得有点懂了，人家就嗤的一声翻了过去。这回他可要自己租几本来享受个满足了。

“一个铜子租二十本罢？当场看过还你。”

他装出极老练的样子来，对那摆摊子的人说。

那位“街头图书馆馆长”朝他瞄了一眼，就轻声喝道：

“小瘪三！走你的！”

“什么！开口骂人！我有铜子，你看！”

他将手掌摊开来，果然有五个铜子，汗渍得亮晶晶。

书摊子的人伸手就想抓过那五个铜子去，一面说：

“一个铜子看五本，五个铜子，便宜些、看三十本。”

“不成不成！十五本！喂，十五本还不肯？”

他将铜子放回衣袋去，一面忙着偷看别人手里的“小书”。

成交的数目是十本。他只付了两个铜子，拣了二十本，都是道士放飞剑，有使刀的女人的。

他不认识“小书”上面的字，但是他会照了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小书”里的图画。那些图画本来是“连环故事”，然而因为画手不大高明，他又不认识字，所以前后两幅画的故事他往往接不起笋来。

可是他还是耐心的看下去。

有一幅画是几个凶相的男子（中间也有道士）围住了一个女子和一个小孩子打架。半空中还有一把飞剑向那女的和那孩子刺去。飞剑之类，他本来佩服得很，然而这里的飞剑却使他起了恶感。

“妈的！打落水狗，不算好汉！”

他轻声骂着，就翻过一页。这新一页上仍旧是那女人和孩子，可是已经打败了，正要逃到一个树林里去，另外那几个凶相的男子和半空中那把飞剑在后追赶。他有点替那女人和孩子着急。赶快再看第二页。还好，那女人在树林边反身抵抗那些“追兵”了。然而此时图画里又加添出一个和尚，也拿着刀，正从远处跑来，似乎要加入“战团”。

“和尚来帮谁呢？”他心焦地想着，就再翻过一页。他觉得那和尚如果是好和尚一定要帮那女人和小孩子，他要是自己在场一定也帮女人和小孩子的。然而翻过来的一页虽然仍旧画着那一班人，却已经不打架了，他们站在那里像是说话，和尚也在内。

如果他识字，他一定可以知道那班人讲些什么，并且也可以知道那和尚到底帮谁，因为和尚的嘴里明明喷出两道线，而且线里写着一些字，——这是和尚在说话。

他闷闷地再看下面一幅画，可是仍旧看不出道理来。打架确是告一结束了，这回是轮到那女人嘴里喷出两道线，而且线里也有字。

再下一幅图仍有那女人和孩子，其余的一些人（凶相的男子们，道士，连和尚），都已经不见；并且也不是在树林边，而是在房子里了，女人手里也没有刀，她坐在床前，低着头，似乎很疲倦，又似乎在想心事；孩子站在她跟前，孩子的嘴里也喷出两道线，线里照例有一些可恨的方块字。

这可叫他摸不着头脑了。他不满意那画图的人：“要紧关口，他就画不出来，只弄些字眼来搪塞。”他又觉得那女人和孩子未免不中用，怎么就躲到家里去了。然而他又庆幸那女人和孩子终于能够平安回到了家——他猜想他们本来就是回家去。

总而言之，对于这“来历不明”的女人和孩子，他很关心，他断定他们一定是好人。他热心地要知道他们后来怎样，他单拣那些画着这女人和这孩子的画儿仔细看。有时他们又在和别人打架了，他就由着自己的意思解释起来，并且和前面的故事连串起来。不多一会儿，二十本“小书”已经翻完。

“喂，拿回去，二十本！还有么，讲女人和孩子的？”

他朝那书摊子的人说，同时扞着自己的肚子；这肚子现在轻轻地在叫了。

书摊子的人一面招呼着另一个“小读者”、一面随手取了一套封面上画着个女人的“小书”给了我们的主角。

然而这个“女人”不是先前那个“女人”了，从她的装束上就看得出来。她不拿刀，也不使枪，可是她在书里好像“势头”大得很，到处摆架子。

我们的主角匆匆翻了一遍，老大不高兴；蓦地他又想起这一套新的“小书”还没付租钱，便赶快叠齐了还给那书摊子的人，很大方的说一声“不好看”，就打算走了。

“钱呢？”书摊子的人说，查点着那一套书的数目。“也算你两个铜子罢！”

“什么，看看货色对不对，也要钱么？”

“你没有先说是看样子，你没有罢？看样子，只好看一本，你刚才是看了一套呢！不要多赖，两个铜子！”

“谁赖你的！谁……”我们的主角有点窘了，却越想越舍不得两个铜子。“那么，挂在账上，明天——”

“知道你是哪里来的杂种；不挂账。”

“连我也不认识么？我是大鼻子。你去问那边管公坑的老太婆，她也晓得！”

一边说，一边就跑，我们的主角在这种事情上往往有他的特别方法的。

他保全了两个铜子，然而他也承认了自己是“大鼻子”了。他觉得就叫做“大鼻子”也不坏，因为在他和他的伙伴中间，“鼻子”，也算身体上名贵的部分，他们要表示自己是一条“好汉”的时候总指自己的“鼻子”，可不是？

五

我们的主角，——不，既然他自己也愿意，我们就称他为“大鼻子”罢，也有些更出色的事业。

照例是无从查考出何年何月何日，总之是离开上面讲过的“奇遇”很久了，也许已经隔开一个年头，而且是一个忽而下雨忽而出太阳的闷热天。

是大家正要吃午饭的时候，马路上人很多。我们的“大鼻子”站在一个很妥当的地点，猫一样的窥伺着“幸福的”人们，想要趁便也沾点“幸福”。

他忽然轻轻一跳，就跟在一对漂亮的青年男女的背后，用了低弱的声音求告道：“好小姐，好少爷，给一个铜子。”凭经验，他知道只要有耐心跟得时候多了，往往可以有所得的。他又知道，在这种场合，如果那女的撅起嘴唇似嗔非嗔的说一句“讨厌，小瘪三”，那男的就会摸出一个铜子或者竟是两个，来买得耳根的清净，——也就是买得那女人的高兴。

可是这一次跟走了好远一段路，却还不见效果。这一男一女手臂挽着手臂，一路走着，自顾咬耳朵说话。

他们又转弯了。那马路的转角上有一个巡捕。大鼻子只好站住了，让那一对儿去了一大段，这才他自己不慌不忙在巡捕面前踱过。

过了这一道关口，他赶快寻觅他的目的物，不幸得很，相离已经太远，他未必追得上。然而也还不至于失望，因为这一对儿远远站在那里不动了。

大鼻子立刻用了跑步。他也看清了另外有一个女人正在和那一对儿讲话。忽然两个女的争执起来，扭打起来了，那男的急得团团转，夹在中间，劝劝这个，又劝劝那个。大鼻子跑到了他们近旁时，已经有好几个闲人围住了他们乱出主意了。忽然有一个小小的纸袋（那是讲究的店铺子装着十来个铜子做找头的），落在地下了，只有大鼻子看到。他立刻“当仁不让”地拾了起来，很坚决地往口袋里一放，就从人层的大腿间钻出去，吹着口笛走到对面的马路上。

逢到这样的机会，大鼻子常常是勇敢的。他就差的还没学会怎样到人家口袋里去挖。

逢到这样的机会，他又是十分坚决的。如果从前他“揩油”了管公共毛厕的那个老婆子的五个铜子，——这一项“奇遇”的当时，他颇显得优柔寡断，那亦不是因为那时还“幼稚”，而是因为他不肯不顾信用：人家当他朋友似的托付他的，他倒不好意思全盘没收。

天气暖和时，大鼻子很可以到处为“家”。像他这样的人很有点占怪：白天，我们在马路上几乎时时会碰见他，但晚上他睡在什么地方，我们却难得看见。不过他到晚上一定还是在这“大上海”的地面，而不会飞上天去，那是可以断言的。

也许他会像老鼠一样有个“地下”的“家”罢？作者未曾调查过，相应作为悬案。

然而作者可以负责声明：大鼻子的许多无定的“家”之一，却是既不在天上又不在地下的。

想来读者也都知道，在“大上海”的北区，“华”“洋”“交界”之地带，曾经受过“一二八”炮火之洗礼的一片瓦砾场，这几年来依然满眼杂草，不失纪念。这可敬的“大上海”的龌龊上，有几堵危墙依然高耸着，好像永远不会塌。墙近边有从前“繁华”时代的一口水泥垃圾箱，现在被断砖碎瓦和泥土遮盖了，远看去只像一个土堆。不知怎的，也不知是何年何月，我们的大鼻子发见了这奇特的“地室”，而且立刻很中意，而且大概也颇费了点劳力罢，居然把它清理好，作为他的“冬宫”了。

这，大概不是无稽之谈，因为有人确实看见他从这不在天上也不在地下的“家”很大方的爬了出来。

这一天不是热天，照日历上算，恰是一年的第一个月将到尽头，然而这一天又不怎样冷。

这一天没有太阳。对了，没有太阳。老天从清晨起，就摆出一副哭丧脸。

这一天，在“大上海”的什么角落里，一定有些体面人温良地坐着，起立，“静默三分钟”。于是上衙门的上衙门，到“写字间”的到“写字间”，……

然而这一天，在“大上海”纵贯南北的一条脉管（马路）上，却奔流着一股各色人等的怒潮，用震动大地的呐喊，回答四年前的炮声。

我们的大鼻子那时正从他的“家”出来往南走，打算找到一顿早饭。

他迎头赶上了这雄壮的人流，以为这是什么“大出丧”呢。“妈的！小五子不够朋友！有人家大出丧，也不来招呼我一声么！”大鼻子这样想着，

觉得错过了一个得“外快”的机会。他站在路边，想看看那“不够朋友”的小五子是不是在内掬什么“挽联”或是花圈之类。

没有“开路神”，也不见什么“顶马”。走在前头的，是长衫先生，洋装先生，旗袍大衣的小姐，旗袍不穿大衣的小姐、长衣的像学生，短衣的像工人，像学徒，——这样一群人，手里大都有小旗。

这样的队伍浩浩荡荡前来，看不见它的尾巴。不，它的尾巴在时时加长起来，它沿路吸收了无数人进去，长衣的和短衣的，男的和女的，老的和小的。

有些人（也有骑脚踏车的），在队伍旁边，手里拿着许多纸分给路边的看客，也和看客们说些话语。忽然，震天动地一声喊——

“中华民族解放万万岁！”

这是千万条喉咙里喊出来的！这是千万条喉咙合成一条大喉咙喊出来的！大鼻子不懂这喊的是一句什么话，但他却懂得这队伍确不是什么“大出丧”了。他感得有点失望，但也觉得有趣。这当儿，有个人把一张纸放在他手里，并且说：

“小朋友！一同去！加入爱国示威运动！”

大鼻子不懂得要他去干么，——这里没有“挽联”可掬，也没有“花圈”可背，然而大鼻子在人多热闹的场所总是很勇敢很坚决的，他就跟着走。

队伍仍在向前进。大鼻子的前面有三个青年，男的和女的；他们一路说些大鼻子听不懂的话，中间似乎还有几个洋字。大鼻子向来讨厌说洋话的，因为全说洋话的高鼻子固然打过他，只夹着几个洋字的低鼻子也打过他，而且比高鼻子打得重些。这时有一片冷风像钻子一般刺来，大鼻子就觉得他那其实不怎么大的鼻子里酸酸的有些东西要出来了。他随手一把捞起，就偷偷地撩在一个说洋话的青年身上。谁也没有看见。大鼻子感到了胜利。

似乎鼻涕也有灵性的。它看见初出茅庐的老哥建了功，就争着要露脸了。大鼻子把手掌掩在鼻孔上，打算多储蓄一些，这当儿，队伍的头阵似乎碰着了阻碍，骚乱的声浪从前面传下来，人们都站住了，但并不安静，大鼻子的左右前后尽是愤怒的呼声。大鼻子什么都不理，只伸开了手掌又这么一撩，不歪不斜，许多鼻涕都爬在一个女郎的蓬松的头发上了，那女郎大概也觉得头上多一点东西，但只把头一缩，便又胀破了喉咙似的朝前面喊道：

“冲上去！打汉奸！打卖国贼！”

大鼻子知道这是要打架了，但是他 着眼得意地望着那些鼻涕像冰丝似的从女郎的头发上挂下来，巍颤颤地发抖，他觉得很有趣。

队伍又在蠕动了。从前面传来的雄壮的喊声像晴天霹雳似的落到后面人们的头上——

“打倒一切汉奸！”

“一二八精神万岁！”

“打倒×——”

断了！前面又发生了扰动。但是后面却拾起这断了的一句，加倍雄壮地喊道：

“打倒××帝国主义！”

大鼻子跟着学了一句。可是同时，他忽然发见他身边有一个学生，披一件大衣，没有扣好，大衣襟飘飘地，大衣袋口子露出一个钱袋的提手。根据新学会的本领，大鼻子认定这学生的手袋分明在向他招手。他嘴里哼着“打

倒——他妈的！”身子便往那学生这边靠近去。

但是正当大鼻子认为时机已到的一刹那，几个凶神似的巡捕从旁边冲来，不问情由便夺队伍里人们的小旗，又喝道：

“不准喊口号！不准！”

大鼻子心虚，赶快从一个高个儿的腿缝间钻到前面去。可是也明明看见那个穿大衣的学生和那头发上顶着鼻涕的女郎同巡捕扭打起来了，——他们不肯放弃他们的旗子！

许多人帮着那学生和那女子。骑脚踏车的人叮令令急驰向前面去。前面的人也回身来援救。这里立刻是一个争斗的旋涡。

喊“打”的声音从人圈中起来，大鼻子也跟着喊。对于眼前的事，大鼻子是懂得明明白白的。他脑筋里立刻排出一个公式来：“他自己常常被巡捕打，现在那学生和那女郎也被打；他自己是好人，所以那二个也是好人；好人要帮好人！”

谁的一面旗子落在地下了，大鼻子立刻拾在手中，拼命舞动。

这时，纷乱也已过去，队伍仍向前进。那学生和那女郎到底放弃了一面旗子，他们和大鼻子又走在一起。大鼻子把自己的旗子送给那学生道：

“不怕！还有一面呢！算是你的！”

学生很和善地笑了。他朝旁边一个也是学生模样的人说了一句话，而是大鼻子听不懂的。大鼻子觉得不大高兴，可是他忽然想起了似的问道：

“你们到哪里去？”

“到庙行去！”

“去干么？这旗子可是干么的？”

“哦！小朋友！”那头发上有大鼻子的鼻涕的女郎接口说。“你记得么，四年前，上海打仗，大炮，飞机，××飞机，炸弹，烧了许许多多房子。”

“我记得的！”大鼻子回答，一只眼偷偷地望着那女郎的头发上的鼻涕。

“记得就好了！要不要报仇？”

这是大鼻子懂得的。他做一个鬼脸表示他“要”、然而他的眼光又碰着了那女郎头发上的鼻涕，他觉得怪不好意思，赶快转过脸去。

“中华民族解放万万岁！”

这喊声又震天动地来了。大鼻子赶快不大正确地跟着学一句，又偷眼看一下那女郎头发上的鼻涕，心里盼望立刻有一阵大风把这一抹鼻涕吹得干干净净。

“打倒××帝国主义！”

“一二八精神万岁！”

怒潮似的，从大鼻子前后左右掀起了这么两句。头上四个字是大鼻子有点懂的，他胀大了嗓子似的就喊这四个字。他身边那个穿大衣的学生一面喊一边舞动着两臂。那钱袋从衣袋里跳了出来。只有大鼻子是看见的。他敏捷地拾了起来，在手里掂了一掂，这时——

“打倒一切汉奸！”

“到庙行去！”

大鼻子的熟练的手指轻轻一转，将那钱袋送回了原处。他忽然觉得精神百倍，也舞动着臂膊喊道：

“打倒——他妈的！到庙行去！”

他并不知道庙行是什么地方，是什么东西，然而他相信那学生和那女郎

不会骗他，而且他应该去！他恍惚认定到那边去一定有好处！

“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

这时队伍正走过了大鼻子那个“家”所在的瓦砾场了。队伍像通了电似的，像一个人似的，又一句：

“ 中华民族解放万万岁！ ”

1936年5月27日。

官舱里

忽然船上的茶房在太阳晒不到的一边舱外支起旧蓝布的遮阳来了。

就有一个柔软的声音轻轻说：

“怎么晒不到的地方倒要遮阳？”

发言者，是女性，二十岁不到。太阳脚落在她的颈脖上，这虽有颇厚的电烫头发给遮注，可是头发里好像有些小虫子爬着，她时时举手到耳后掠一下，并且时时不安地上身朝她的同伴那边靠。她这小声小气的一句话就是对她的同伴说的，同伴是男性，也不过二十岁模样。

“想来这边也要遮起来罢？”

男的回答，眼光迟疑地望着那刚刚支起来的旧蓝布遮阳，蓦地他觉得坐在对面的一位老者在看着他，温和的眼光似乎在打招呼，于是他就自然的微微一笑，也回了个注目礼。

“就要出‘塘’了，出了‘塘’这边有太阳。”

老者解释着，顺手理一理灰黄的八字须。老者有一张颇为红润的脸，疏眉朗目，声音洪亮，加之顺手摸摸八字须的好姿势都表示了他的身分和教养，这立刻在那两位年青人的心里引起了蔼然可亲的印象。

“啊！是，是。”男的就恭恭敬敬回答。

“尊姓。”

“黄。草头黄。”

“府上是××镇罢？回府去罢？”

“不是，敝处是××区。”这回是那年青的女的回答了。

“唔，怪道口音那么近，××镇和××区，只隔着一条浜。”

和老者并坐的一位女性——不用说，她是老者的老伴了，可是看模样似乎年青得多，——也来应酬了。

在内河小火轮的“官舱”中，因为旅客们大都是有“身分”的，往往不像“客舱”里的朋友们凳子还没有坐热就前后左右都攀谈过；然而既经外交式地开始了酬酢，那么交际的客套，也不会马上就止，现在这“官舱”里的二老二少两对夫妇也就忙起“失敬”“岂敢”来了。

“官舱”之类往往是社会的某一方面的缩影。这里即使只有四个人，而且四个人又似乎属于同一的社会阶层，然而从表面音，就已经叫人感到这里也有“缩影”。

那位老先生自然是“中装”，蓝绸的大褂，老式花样，——这差不多是五十岁以上的“乡绅”的标准服式了、配着那方脸和八字须，自有一种大方又不寒伧的味儿。老先生是吸烟的，可不是卷烟，而是“陈奇”或“元奇”牌的旱烟。他那枝旱烟管虽然比乡镇上戴铜边老花眼镜的七十岁老公公手里的家伙稍稍短一点，可已经比同舱那位女青年的粉红绸洋伞长一些。这是湘妃竹的，红润如玉，白铜斗儿，象牙咬嘴，挂着一副白银的剔牙杖和小小一对碧玉连环，不过盛旱烟的荷包却又是外国人用来装板烟的橡皮袋儿。

和尚头，当前秀了一大块，然而这一秃似乎增加了疏眉朗目的那张同字脸的丰采堂堂的派头。

老先生极健谈，现在他已经从“今天天气哈哈”转到了当天上海报上登的叶海生案审判的情形。忽然船上一个茶房探进头来，接着又伸进一只手来，手指夹着一张糊补过的旧钞票，陪着笑脸说道：

“老先生，给我看一看，这张‘五块头’阿好？”

钞票到了老先生手里了，这钞票是背了“十字架”的，形迹确实可疑，老先生摸出眼镜来戴了，看过正面，再看反面，又迎着阳光照了一照，就还给那茶房说：“好的，好的。”一面除下眼镜一面又加一句：

“要防‘十块头’——十块的，那才假得巧妙呢！”

摸一把胡须，他侧着脸，似乎是对着他的老伴，但又似乎是对着那位摩登的女青年，蔼然微笑的说：

“做假的人真巧，会把十张变成十一张。”

“哦哦！”那位“老伴”一边呼着水烟袋，一边带喷烟，带答应。

“十张变十一张，”现在老先生是望着那位男青年说了：“他们把十张钞票，每张抽出一小条——一二分阔罢！十小条拼起来，就成功第十一张了，这又是东洋人想出来的。”

“那不是要小了一点吗？”他的“老伴”提出了这个疑问。

“所以，就叫做巧啦！”老先生把他的旱烟管轻轻敲着桌边，“不同真的比一比，老实是看不出来。”

“唔唔！”年青的一对同声应着。

可是那位“老伴”捧着水烟袋似乎在沉吟。正当一筒烟烧完，她将烟袋头拔出一半，却并不吹烟灰，也不放下，忽然微微一笑，扑的吹去烟灰，她说道：

“算来算去，总好像少一点，拼起来的那一张，总有个地方花纹不对的。”

老先生用手摸着头顶上那一块秃，只是哈哈地笑着。于是那位男青年正经地发表了意见：

“不过东洋人总是会想法子弄好的！”

“老伴”在呼第二筒水烟了，蒲芦卢的声音很匀整地响着，假钞票问题暂时告了个段落。

这位“老伴”或老太太，虽然称她为老太太似乎不大合适，但将近五十却是可以断言的，小巧的身材，很清秀很文雅的眉目，一点不见老态。估量她总有五十岁，因为她的脚是道地的三寸金莲，而她的谈吐举止却叫人想到三十多岁年青时她大概是“维新派”。

即使她穿一身时髦的衣服，着实也并不“怪样”，甚至还会比她身边那位女青年显得自然些。那位女青年当然是又窄又长的旗袍，又硬又高的领子，三寸高跟皮鞋，面颊上涂着两团“健康色”，手指上是鲜红的蔻丹。从她们的服装上看，谁都觉得一个是属于“祖”的一代，而另一个则属于“孙”的一代。

就是那位老先生罢，虽然他的身上除了那根古董味的旱烟管而外，并没见得老式，但是那位男青年的服装，太站在时代的尖端了，所以看起来还是一个属于“祖”的一代，而另一个是“孙”的一代。

男青年是穿洋服的，玄色的佛兰绒上衣，克罗米钮子，袖口上一排五个，光芒闪闪的；连领的绸衬衫，到处是黑滚边，甚至领子上也是黑滚边；两个假肩头实在太阔，又翘得太高了，叫人看着难受；一双尖头皮鞋太尖了，不但够与他夫人的高跟鞋的尖头比赛，甚至也不输于那位老太太的小脚的鞋尖。

他自然也吸烟，搁在桌子上的是一只巨型的二十枝装的扁而带弯的金属烟盒，衔在他嘴里的是一枝五寸来长银镶头的电木烟嘴。

一张三角脸，——都市的娱乐场所最通行的非常时髦的脸，头发朝后梳，电烫过。

这样的两对却越谈越投契了，因为他们不知怎样一来谈到“文艺”方面了。

“《广陵潮》真好，笔调是——真是笔下生花！”男青年很热心地说。

“不过做到后来，李涵秋也撒烂污了，”老先生笑迷迷地说，一手从那橡皮荷包里掏出旱烟丝来，慢慢捏成一个团，装进了烟斗。

那位“老太太”这时在读《新闻报》上一篇连载小说，听得他们议论到《广陵潮》，就放下报纸，对那位女青年说，“一天登一段，没有意思；好文章要一口气看下去，才有味道。”

女青年把头点一下。点头这一个动作通常是表示“听懂了”的，但也常常适得其反，使人觉得它实在并不曾懂。这时老太太似乎也这样悟到，她微笑着转脸对她的丈夫和那位男青年说：

“近来人的笔路，比李涵秋还圆熟，《广陵潮》有许多地方太做作。”

“哈哈！”老先生伸长了手臂给烟斗与火，两个肩头一个竭力往下倾，一个竭力往上耸。

男青年也笑着点头，重新燃起一枝卷烟来，三角脸的下端突出一根五寸来长的管子，又不得不放平或朝上翘，——在旁人看来，那样子就很尴尬。

女青年这时忽然低声说：“巴金的《家》很好罢！”

“唔！”老先生喷出一口浓烟将脑袋一侧。

于是男青年赶快拿下他的太长的卷烟咬嘴，带点忸怩态度说明着：“新出的，一部哀情小说。”

“哦！”老先生和“老太太”几乎同时叫了起来。

“也是家庭小说，”那位女青年又低声说。

“倒不曾看过巴金。”那位老太太用了保留的口气回答，接着就微微一笑，发表她的意见了，“哀情小说家庭小说，不能不推《红楼梦》。”于是她就研究起《红楼梦》来，她特地对她丈夫说：“凤姐和贾母斗的牌，大概就是麻将。书上说凤姐放一张‘一饼’给贾母。‘一筒’北方人叫‘一饼’，不过她们是两个人就可以成局的。”

老先生只顾一面喷着烟，一面摇着脑袋画圈子，末了，他把旱烟斗在舱板上笃笃地敲着，似乎很斟酌了一番这才说：“恐怕牌是同样的牌，打法却不同。”

这一段“考据”，两位青年都没有插嘴；在哀情小说或家庭小说里“考据”什么“麻将”史，他们感不到兴趣，然而因为讲的是“打牌”，却引起男青年对他的同伴说：

“××哥到底赶不着早车，昨天晚上他们又是两点钟散场。”

“爽性打个通宵，倒也赶上了。”

“可是后来四阿姨说倦了，只好散场。”

男青年说着便又噗的一吹将烟蒂头吹落，又掉转那太长的咬嘴来，闭一只眼“打千里镜”似的从烟鼻孔里望了一望，接着又装上了一枝香烟。”

这时那老先生也装上新的一筒旱烟，侧着头笑迷迷地问男青年道：

“上海有轮盘赌，听说开三十六门呢，大概就是摇摊一类的赌法罢！”

“不大明白，看是看过的，没有赌过。”

男青年回答，却又笑了一笑，用那太长的香烟咬嘴对他夫人指一指说：

“她的哥哥就很欢喜这一套！”

“哈哈！”老先生点着头笑着。

男青年忽然又郑重地接着说：“牌同我的性子不近，总学不好，我喜欢弄弄丝弦家性。”

“哦，丝竹是能够怡养性子的，极好，极好！”老先生也郑重地赞叹着。

“前几天报上说有一个外国人，钢琴大王，到上海来了，去听过了罢？”

“老太太”也趣味极浓地问他。

“没有，我学的是古琴——七弦琴。”

“呵，呵！”两位老年人都不胜惊讶了。

于是就谈到音乐上头去了。

男青年像对于“音乐”颇有研究，他拥护中国古乐，而在中国古乐中，他又竭力推崇“七弦琴”。他抑扬顿挫地说：

“听过了琴音，再不要听别的‘丝弦家’了，别的‘丝弦家’总是太俗！”

“哈哈！”老先生善意地笑着。

那位“老太太”似乎带着心急地呼完了一筒水烟，让两条白烟从鼻孔里喷出来，也微笑着：

“古书上称赞七弦琴的话太多了，实在琴的声音不好听，崩崩！洞洞！像弹棉花。从前孙传芳在南京玩什么‘投壶’，也有人鼓琴，我听了几回总听不出好处来。”

“唔！可是静心听去，到底是好的。”男青年正式回答。

“真的！”那位女青年抿嘴笑着说，“崩崩！洞洞！听听就要打瞌睡了。”

“哈哈！”老先生举起他的旱烟袋在空中划了个半圆圈，似乎有一番大议论了，但旱烟袋既然只走了半圆圈，老先生也只喟然加了一句话：“琴，大概早已失传了罢！”

“倒也不然。现在也有几位专家。”男青年又是正色地回答。

“他们请了一位会的，在家教着呢！他的二姊和四妹也在学。”

女青年又从旁说明着。

“哦！难得，难得。”老先生吃惊地朝男青年望了一眼。

“那真是一门风雅了！”那位“老太太”微笑接一句。此时方把水烟袋烟斗里的一粒冷灰吹掉，开始再装新的。

“岂敢，不过大家没事玩玩罢了。”

男青年谦虚起来了。

老先生笑迷迷地看着那男青年，似乎像发见了什么。末了他摸一摸胡须，慢慢说：

“琴，可以陶冶性情，这句话大概不差，为的没有耐心，便不能学琴。——哦，贵处有一位××先生，前清太史公，是不是贵本家？”

“不是，同姓不同宗。”

“那么——府上？——”

“家严是经商的。上海××旅社是家严创办的！”

“啊，久仰！”老先生赶快带笑说，他那两道“疏眉”却也吃惊地轻轻一耸。

“琴的声音总觉得不好听，崩崩，洞洞！”老太太又说，又轻轻地笑了。

这当儿轮船上的汽管叫了几声，官舱窗外移近来了一带石帮岸，岸上是

一簇瓦房。轮船靠了埠，就有些人腿在官舱窗外走过，接着是三四位旅客涌进这官舱来了，有黄布学生服的青年，也有满脸肥肉的商人，这“小世界”里现在热闹了许多、也就复杂了许多了。

船再开驶以后，这官舱里依然还有“风雅”的谈吐，但最多而最响的声音是茧市米价，桐油涨的太猛。

黄布学生服的两位靠近舱门边，在争论沿河一带的“南瓜棚”到底有多少“国防”的意义。因为据说这些小小的连成一片的“南瓜棚”是奉命搭盖的，用意在一万对日战争这可以避免飞机“下蛋”，那就是“防空”！

1936年。

“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照例七点钟喝牛奶。太太亲手放好两块半方糖，端到床上。描金的福建漆盘子里放着当天的报。

照例，太太坐在床头，含笑看着丈夫慢慢地喝着牛奶，看着丈夫匆匆地翻读当天的报。照例是先看广告、然后是本埠新闻。末了才轮到国内外要闻；到这时候，牛奶杯里也空了，丈夫放开报纸，朝太太笑了一笑（这也是照例的笑），接着是伸个懒腰，或是尖着两手的食指在两边的太阳穴揉了几下，然后仰脸往后一倒，把脑袋埋在鸭绒的靠枕里，闭了眼睛。这是要把当天须办的事通盘想一想了。这时太太便去按电铃，久候在那里的阿娥姐便像影子一般趑进来，端去了牛奶杯，盘，和报纸，太太也跟着出去、轻轻地把房门带上。

这是两年来这家老爷的生活科学化的合理状态。老爷开始“服务社会”的时候，还没有那些规矩；牛奶是喝的，但并不一定在床上，也不用太太亲手放糖，亲手端来，自然更无须太太坐在床头，瞧着喝完。那时候，照例是老爷先起身，自己开了窗，透透空气，于是阿娥姐之流便小心地推门进来，小小的轻快的步子在房里团团转；太太呢，侧面倚枕，眼皮半开半阖。

然而自从老爷的事业有了开展，而且从“服务社会”进为“服务民族”了，老爷便一天一天的觉得应该为民族而珍惜自己，首先是把个人生活来“合理比”，事务愈忙，他却愈要一板三眼，好整以暇，其次是要太太“回到厨房”，——老爷在家吃午饭的机会，一年里只有两三次，在家吃晚饭也不过三四十回，但早餐是终年在家用的，也只有从早餐的牛奶里太太可以表现她是怎样虔诚地“回到厨房”，所以每天早上的亲手放糖和亲手端来，便成为隆重的典礼。

干么又必须太太陪坐在床头，瞧着喝完呢？这应当归功于老爷的虽然“合理化”但也有“柔情”，虽然是事业家但也颇“诗人”似的。老爷的每一根神经纤维（不是每一滴血）都贡献给民族了，“个人的享乐，我早已抛在脑后”，——他常常这样说，然而每天早晨喝牛奶的时间他以为应当“私有”；他有他的抒情诗味的道理：“一昼夜念四小时内，只这一刻工夫我们领略点清闭甜蜜的味儿，也是合理的。夫妇间的恩爱，两个人的灵魂的合一，也只有在默然相对忘言的当儿，才是人生中最难得的真味，——也是正味。”

“可是，为什么你同时又要看报呢？”当老爷第一次发表这抒情诗味的道理时，太太是这样戏问过的。但老爷的回答依然非常合理：“啊哈，好太太！因为我的时间是宝贵的；但是，我的眼看着报，我的心却看着你！”他当即腾出一只手来轻轻地捏住了太太的手。

于是乎太太不能不满意。不过日子久了以后，太太却自觉得自己的一颗心并不能恬静地看着丈夫，有时冥想，有时则注意丈夫脸上的表情，而这些表情当然是由报纸引起的。太太甚至于也想到第一个孩子刚满周岁那时的不好脾气：必须她陪卧在旁边，摸着她的胸脯，才能入睡。但每逢想到这，太太便赶快正心诚意起来，抱歉似的把含笑化成微笑，心里对自己说：“他一天忙到晚，为了民族；这一点癖性，一点安慰，我是应该依顺，应该给的。”

这一天，照例的事情正在照例进行。老爷这边却有了不照例的举动。他抖开报纸：先看国内要闻。

坐在侧面的太太此时大约上了心事，虽然习惯地含笑瞧着丈夫的面孔，

竟没有留意到丈夫脸上的表情。直到丈夫手里的报纸忽然豁萨一响，她这才如梦初醒。丈夫已经将报纸撇在一旁，伸手拿起牛奶杯了。

“嗯——”太太的不折不扣的抱歉化成了这么单纯的一声，但她的眼光虽然温柔却又惊讶。

“哦！”老爷似乎是回答。但在懂得老爷那些“哦”“啊”的意义的太太听来，便知道不是，何况老爷的眉头又皱起来了。太太于是轻舒玉臂，几乎伏在老爷身上似的用手到老爷前额摸了一摸。好像有点发烧。太太夸张地把眼一睁，嘴巴张大。但是不等太太出声，老爷推开了太太的臂膊，端起牛奶杯、搁在嘴唇边。

“哎！”老爷的声音里带几分不耐烦，呷了一口牛奶，“没有什么，——可是，今天牛奶里，糖搁多了罢？”

“没有搁多呀，照旧是两颗哪！”太太吃惊地回答，眼光盯住了老爷的脸；可是她立即又装出不依的神气，失声笑道：“不要骗我。你心上不痛快。不是牛奶太甜，恐怕是报纸上有什么苦了一点呢！”

老爷不置可否地干笑了一声，再喝牛奶。

太太就要拿报纸来看，但是被老爷伸手按住，一面啾啾地一口气将牛奶喝完，放下杯子，颓然倒在靠枕上了。

“何苦呢！国家大事——”太太连忙笑了一笑，把下半句话缩住，她险些儿忘记了丈夫是每一根神经纤维都贡献给民族的。

幸而老爷脸上没有表情。然而眼光是定定的，足见忧虑之深而且远。

太太也忘记了照例的规矩，亲自把牛奶杯和福建漆盘移到窗前一张空桌子上，并且偶然站在梳妆台前，朝镜子里的自己打量了一眼。

“咳！原来昨晚上的谣传应了验！”老爷自言自语起来。“什么和平解决，他妈的！”忽然顿住了，他警觉地朝太太瞥了一眼。这句“国骂”，在太太之流面前是从来不出口的，虽然在厂里他时时用到。他伸手在脸上抹一把，就唤着太太道：“你不知道，纲纪是要紧的；打几仗，死万把人，算得什么！可是偏有一些人主张和平解决。连钱老板那样的大银行家也要和平，怎么叫人不生气。”

“嗯嗯，”太太一面应着，一面走到床前。她记得丈夫常常说，吃过东西动肝火，不是养生之道，而且她又相信丈夫是应该“为民族”而“珍惜自己”的，她就温柔地坐在床头，劝道：“你的话自然不错，不过人家既然和平解决了，你白生气也没用呀。我们的厂是毛绒厂，人家打仗也用不了毛绒，你又不做军火掮客，你真是何苦。‘一二八’那时，你不是天天盼望停战和平么？……”

“嘿！”老爷一声怒叫就将太太的话吓断了。

太太迟疑地伸出手来，又想摸摸老爷的额角，但是被老爷劈手格开。同时老爷说：

“我并没发烧。不要奶奶经。太太！怎么你越来越糊涂了？打个比方：邻舍相处自然和为贵，可是，要是我们的大司务老妈子放肆起来了呢？”

太太点一下头。说到大司务，她可有点感慨了。自从老爷要她“回到厨房”，每天大司务买菜以前要来向她请示，买来以后又要请她过目，菜要下锅了，又要请她下厨督办；这都是老爷的“法律”，虽则太太为了尊重老爷的意旨没敢对大司务说“算了罢，随你去做”，然而她实在厌烦透顶了。

太太微笑地看着老爷，又点一下头。

老爷这可当真高了兴了，他就把太太当作和平论者的代表追击起来：

“还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的邻舍口口声声要和我们共同防共呢，我们赶快撇清，——赶快自己检举还来不及，怎么放着逆党不去讨伐，反要和平起来？人家抓住了把柄，开几师团兵来，放几百架飞机来，可怎么办？吃得消么？难道当真和人家开战么？哼，太太，那时候，不要说我们的毛绒厂会变成一堆灰，我和你也休想这么舒舒服服谈天了！”

太太瞪大了眼睛，完完全全认输了。

但这回老爷并没因太太的认输而高兴，太太之作为和平论者的代表，到底只是他的假想罢了；他反倒被自己的议论引起了恐怖和悲哀，把脑袋往鸭绒靠枕上埋得更深些，颓然闭上了眼。

太太忽听得房门外像有人走动。就轻手轻脚离开床前轻声儿问道：“谁在房外？”

“是我，”阿娥姐的声音，“等了好久还没听见电铃响，我来看看，——怕是电铃坏了。”

于是太太又记起日常的规矩来了，一面回答说“没有坏”，一面却又下意识地按起电铃来。

阿娥姐捧着搁放牛奶杯的盘子出去时，太太也跟了出去，随手轻轻地将门带上，但报纸是忘记在房里床上。

八点半，少爷小姐们坐了老爷的汽车上学；九点钟，汽车回来，老爷坐了去办公。这以后，就是太太带着小小小姐坐镇公馆。下午四点钟，太太就得打出电话去问老爷，自家汽车去接放学的少爷小姐呢，还是不？要是不呢，太太又得打电话到学校预先说明，然后再由阿娥姐之流坐了出差汽车去接。这也是老爷定的法律。

少爷小姐回来后第一件事，是吃点心。这是大司务早就端整好的，但照例要请太太下厨监制。老爷常常说，大司务之类最没“良心”，不亲自去督察，便要弄得不干净，有碍卫生。大约五点钟过些儿，太太最忙了。一面要听少爷小姐报告一天在学的经过（太太回头得向老爷报告的），一面又要打出电话去，四处找老爷，问他夜饭回不回来吃。这又都是老爷定的法律。

只有带同小小小姐坐镇的期间，是清闲的。

太太本来不缺少朋友，自己面上的和老爷面上的。然而自从老爷宣布“生活合理化”以来，太太的朋友们嫌清淡无味，就不大肯上公馆来；太太出去呢，本在不禁之例，可是得先打电话通知老爷，也觉麻烦。因此太太除了礼仪上的应酬以及买东西，就不大出门了。

老爷这么说过：“你看，一星期内，礼不可缺的应酬，少则一两次，多则三四次；买东西，必须你亲自去的，也得一二次。我想你够忙了，哪里还有精神时间去作无谓的消遣。”

太太受过教育，明白道理，自然心悦诚服，并无怨言。

太太偶然想起了一个消遣的方法：用两股头的细绒绳替小小小姐结一件衬衫。太太从前在学校的时候，一过了重阳节，总是手挽着绒绳袋去上课的；那时同学们通行用十字布挑花的绒绳袋，太太的却是丝绒的，一对红熟的竹针插在袋里，露出二寸光景，像两只角。这一副竹针，曾经全校闻名；因为有一次搁在书桌上，那位老花眼的国文教师误认为新式的铅笔，竟要借去画点名簿了。现在这副竹针早已不知去向，太太就买了新的。但是不知道是新针不听使唤呢，还是太太荒疏得太久，刚结了寸把阔的一条，太太就觉得手

指节酸痛起来。她几乎要半途而废了，要不是老爷给以意外的鼓励。

凑巧是老爷在家吃晚饭，他拿起那“未完成的杰作”看了一眼。就正经得什么似的说：“太太！你真是了不起的发明家！这比来路货的羊毛衫好多了，又软又薄又暖！我猜一猜，价钱也是又便宜罢？”

“顶多用半块钱的绒绳。”太太笑吟吟地说。

“啊！来——替我也打一件，我拿来代替羊毛衫。”

“你么？你是大块头，绒绳得花四块钱。”

“也迁是大大的上算！”老爷一边说一边撮起那手工品来揉了一把。

太太却为难了。她不相信自已会有耐心用两股的细绒绳结那么一件衬衫，然而习惯上她又不能给老爷一个扫兴；她沉吟了一会儿说：“不过，这种绒绳，听说是某国货呢，你穿了恐怕不合“要什么紧！”不料老爷甚为坦然。“我们用来路货的羊毛衫，也一样是金钱外溢。”

太太应酬似的点着头，可是态度之不踊跃、却显而易见。老爷其实也颇贤明，倘使太太直说结细绒线衣是太累，老爷也会一笑搁开。但现在太太只举“某国货”为理由，好像买了西洋货就不算不爱国，这是老爷向来不以为然的；老爷也常常和抱着太太同样见解的人们辩论，以为“买点日用品虽属小事，然而某国货则不可西洋货则可的非东即西主义，正是民族不能自力更生的大病源”；老爷的理论是：货，何择于东西，只要于民族有利，——就是上算；“东山老虎要吃人，西山老虎何尝不吃人”，他用这样的逻辑来建立他的“某国货并非绝对不可买说”。

老爷觉得非把太太当作“非东即西主义者”的代表而加以开导不可了：

“哦，太太！可是一件来路货的羊毛衫顶起码也要二十块呵，买了细绒绳来结，你说只要四块，——二十比四，反正都是金钱外溢，少流出十六块去倒不好么？所以我常说他们那些不买某国货的人们太感情作用，感情是不能复兴民族的。”

太太连忙点头，一来是盼望老爷适可而上，休息休息，二来是想起己到了下厨去督办的时间。但是老爷正在兴头上，福至心灵、忽地想到一层新的更坚强的理由来，不乘机发表，那就太可惜。

“况且，细绒绳是什么？——”老爷双眉一耸，把脸对正了太太，等待着一个满意的答复。

“细绒绳是两股头的。”

“哎，太太！”老爷似乎很扫兴。“细绒绳是半制品——半制品。这跟羊毛衫大不相同。一个国家多输入些半制品，倒是好现象呢！……”

太太赶快连连点头，一面站起来“回到厨房”，一面说，“那么，明天去买去。”

太太是受过教育，明白道理的；为了帮助老爷“服务民族”。就是不耐烦的事也只好耐烦些。

大凡一件事的性质由“消遣的”而变为“义务的”，便觉得兴味索然了，“生活合理化”以前太太对于打牌就有过这样的感觉；如果在“义务”上头再加一顶堂堂皇皇的大帽子，那简直是肉麻，太太虽则敬爱丈夫，这一点敏感却也是有的。一天，她正在勉力奉行老爷的“新法令”，忽然另一家的太太来了，知道是给老爷代替羊毛衫的，那位尊贵的客人就啧啧呀呀起来：

“哦，你真有耐心，真做人家，可是，这几个小钱，何苦省它；累坏了身子，反而不好。”

做主人的太太脸有点红了，她不好意思把老爷那一番大道理搬演出来，只把“消遣论”作为并不贪省几个小钱的辩解。

第二天，太太就将那刚开头的细绒绳衫拿出去雇人打了，但自然瞒着老爷。

于是太太带着小小姐坐镇的时间只好慢慢地另找消遣的法儿。

每天早晨老爷出门以后，太太便打电话到亲戚朋友家里，无话不谈，什么都要打听；太太往往由此添出了若干本非必要的应酬，把大半天的时间对付了过去。要是打听的结果，连A公馆的小少爷伤风停食，B公馆的少太太跟少老爷吵嘴那一类的事都没有，那么，这天的如何消磨，可就成了问题。

有时为了筹划消遣方法，这边想想，那边问问，居然不知不觉就到了少爷小姐放学的时候，那时，太太也会松一口气，觉得如释重负。

幸而这样的情形，一个月里至多一二回。

老爷在喝牛奶时破例大发议论这一天，正逢到太太无事可做，又得苦心筹划消遣的法儿。她先想找要好的姊妹淘，不料打电话去一问，都说不在家里；于是又想到百货公司瞧瞧有什么新鲜东西。

主意打定，太太就吩咐大司务，午饭提早半个钟头。

吃过饭后，太太便慢慢儿打扮起来。小小姐听说要上百货公司去，老早就逼着阿娥姐给换了衣服，坐在那里老等了。

太太准备齐全，正要吩咐用人去雇汽车，忽然大门口喇叭响，阿娥姐听出那声音是老爷的车子。

太太赶快下楼，老爷已经歪在客厅里的长沙发上，手指里夹着半根雪茄。太太急步上前，同时却想到早上老爷喝牛奶时的动肝火，便伸出手打算摸老爷的太阳穴。

这手却被老爷半路里接住，而且颇为大意似的往旁边一带，接着老爷又懒懒地说：

“没有什么。刚才同几个熟人到麦瑞，吃到一半，觉得——心口不太舒服。没有什么，就会好的。”

太太在长沙发旁边一只矮凳上坐了，迟疑地说：“请黄医生来看看罢？”

“不必！”老爷摇着头，闭了眼；过一会儿，忽然冷笑一声、又说，“真怪！太太，你想，陆老板也不主张打！今天吃中饭，我一张嘴敌他们四张。——”

太太的人工细眉毛皱起来了，但因老爷的眉毛梢朝下一挂，太太便赶快松开眉结，逼出个微笑。

老爷又说下去了：“闷气的事还有呢！他们说起《字林西报》曾发一篇社论，”老爷用手在口袋上拍了一拍，“我也找了来了。你看，真怪！”

这时小小姐走过来，拉住了太太的手，仰起小脸，一对乌黑的眼珠紧望着太太，显然是在问妈妈还去不去百货公司了。太太下意识地把手拉拢些，让她偎在身旁，迟疑了一回儿这才叫道：“阿娥姐，你带小小姐到公司去一趟罢。她要什么玩的呢，买几样；可是不许买吃的给她。”

“哦，你们要去买东西么？”老爷出惊地说，方才发见太太和小小姐都已经打扮过了。“尽管去罢！我正要静儿写封信投到《字林西报》通讯栏去——”

“啊哟！你要写信去干什么？你心口不舒服，倒要用脑筋了么？”

“你不知道的。写了出去，痛快一下，自然心口里不会胀闷了。你们自

管自去罢！”

太太睁大了眼睛，猜不透素来鄙夷“舞文弄墨”的老爷为什么变了性格；并且她又忽然想到要是信寄去了不给登出来，或者虽然给登，主笔先生却加个什么按语嘲笑几句，那可太难下台了，对方况且是外国人办的报！太太觉得非苦谏不可了。

“你不要写，好么？你不要写！你是场面上人，犯不着跟弄笔头的人斗嘴呀！你不要哪！”

“你不要管！”老爷忽然有点暴躁，“你们自管上百货公司去！”于是把口气放温和些。“太太，你不用担心，我不用真姓名“那么，你用什么？”

“我么？”老爷说着就站起来了，“你们快去罢！带两盒雪茄来。——我的署名，我想好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1937年2月5日。

水藻行

—

连刮了两天的西北风，这小小的农村里就连狗吠也不大听得见。天空一望无际的铅色，只在极东的地平线上育晕黄的一片，无力然而执拗地，似乎想把那铅色的天盖慢慢地熔开。

散散落落七八座矮屋，伏在地下，甲虫似的。新稻草的垛儿像些枯萎的野菌；在他们近旁以及略远的河边，脱了叶的乌桕树伸高了新受折伤的桠枝，昂藏地在和西北风挣扎。乌桕树们是农民的慈母；平时，她们不用人们费心照料，待到冬季她们那些乌黑的桕子绽出了白头时，她们又牺牲了满身的细手指，忍受了千百的刀伤，用她那些富于油质的桕子弥补农民的生活。

河流弯弯地向西去，像一条黑蟒，爬过阡陌纵横的稻田和不规则形的桑园，愈西，河身愈宽，终于和地平线合一。在夏秋之交，这快乐而善良的小河到处点缀着铜钱似的浮萍和丝带样的水草，但此时都被西北风吹刷得精光了，赤膊的河身在寒威下皱起了鱼鳞般的碎波，颜色也愤怒似的转黑。

财喜，将近四十岁的高大汉子，从一间矮屋里走出来。他大步走到稻场的东头，仰脸朝天空四下里望了一圈，极东地平线上那一片黄晕，此时也被淹没，天是一只巨大的铅罩子了，没有一点罅隙。财喜看了一会，又用鼻子嗅，想试出空气中水分的浓淡来。

“妈的！天要下雪。”财喜喃喃地自语着，走向矮屋去。一阵西北风呼啸着从隔河的一片桑园里窜出来，揭起了财喜身上那件破棉袄的下襟。一条癞黄狗刚从屋子里出来，立刻将头一缩，拱起了背脊；那背脊上的乱毛似乎根根都竖了起来。

“嘿，你这畜生，也那么怕冷！”财喜说着，便伸手一把抓住了黄狗的颈皮，于是好像一身的精力要找对象来发泄发泄，他提起这条黄狗，顺手往稻场上抛了去。

黄狗落到地上时就势打一个滚，也没吠一声，夹着尾巴又奔回矮屋来。哈哈！——财喜一边笑，一边就进去了。

“秀生！天要变啦。今天——打蕹草去！”财喜的雄壮的声音使得屋里的空气登时活泼起来。

屋角有一个黑魆魆的东西正在蠕动，这就是秀生。他是这家的“户主”，然而也是财喜的堂侄。比财喜小了十岁光景，然而看相比财喜老得多了。这个种田人是从小就害了黄疸病的。此时他正在把五斗米分装在两口麻袋里，试着两边的轻重是不是平均。他伸了伸腰回答：

“今天打蕹草去么？我要上城里去卖米呢。”

“城里好明天去的！要是落一场大雪看你怎么办？——可是前回卖了桕子的钱呢？又完了么？”

“老早就完了。都是你的主意，要赎冬衣。可是今天油也没有了，盐也用光了，昨天乡长又来催讨陈老爷家的利息，一块半：——前回卖了桕子我不是说先付还了陈老爷的利息么，冬衣慢点赎出来，可是你们——”

“哼！不过错过了今天，河里的蕹草没有我们的份了？”财喜暴躁地叫着就往屋后走。

秀生迟疑地望了望门外的天色。他也怕天会下雪，而且已经刮过两天的

西北风，河身窄狭而又弯曲的去处，蒹草大概早已成了堆，迟一天去，即使天不下雪也会被人赶先打了去；然而他又忘不了昨天乡长说的“明天没钱，好！拿米去作抵！”米一到乡长手里，三块多的，就只作一块半算。

“米也要卖，蒹草也要打；”秀生一边想一边拿扁担来试挑那两个麻袋。放下了扁担时，他就决定去问问邻舍，要是有人上城里去，就把米托带了去卖。

二

财喜到了屋后，探身进羊棚（这是他的卧室），从铺板上抓了一条蓝布腰带，拦腰紧紧捆起来，他觉得暖和得多了。这里足有两年没养过羊，——秀生没有买小羊的余钱，然而羊的特有的骚气却还存在。财喜是爱干净的，不但他睡觉的上层的铺板时常拿出来晒，就是下面从前羊睡觉的泥地也给打扫得十分光洁。可是他这样做，并不为了那余留下的羊骚气——他倒是喜欢那淡薄的羊骚气的，而是为了那种阴湿泥地上常有的腐蚀的霉气。

财喜想着趁天还没下雪，拿两束干的新稻草来加添在铺里。他就离了羊棚，往近处的草垛走。他听得有哼哼的声音正从草垛那边来。他看见一只满装了水的提桶在草垛相近的泥地上。接着他又嗅到一种似乎是淡薄的羊骚气那样的熟习的气味。他立即明白那是谁了，三脚两步跑过去，果然看见是秀生的老婆哼哼唧唧地蹲在草垛边。

“怎么了？”财喜一把抓住了这年青壮健的女人，想拉她起来。但是看见女人双手捧住了那彭亨的大肚子，他就放了手，着急地问道：“是不是肚子痛？是不是要生下来了？”

女人点了点头；但又摇着头；挣扎着说：

“恐怕不是，——还早呢！光景是伤了胎气，刚才，打一桶水，提到这里，肚子——就痛的厉害。”

财喜没有了主意似的回头看看那桶水。

“昨夜里，他又寻我的气，”女人努力要撑起身来，一边在说，“骂了一会儿，小肚子旁边吃了他一踢。恐怕是伤了胎气了。那时痛一会儿也就好了，可是，刚才……”

女人吃力似的唉了一声，又靠着草垛蹲了下去。

财喜却怒叫道：“怎么？你不声张？让他打？他是哪一门的好汉，配打你？他骂了些什么？”

“他说，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他不要！”

“哼！亏他有脸说出这句话！他一个男子汉，自己留个种也做不到呢！”

“他说，总有一天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怕他，会当真……”

财喜却笑了：“他不敢的，没有这胆量。”于是秀生那略带浮肿的失血的面孔，那干柴似的臂膊，在财喜眼前闪出来了；对照着面前这个充溢着青春的活力的女子，发着强烈的近乎羊骚臭的肉香的女人，财喜确信他们这一对真不配；他确信这么一个壮健的，做起工来比差不多的小伙子还强些的女人，实在没有理由忍受那病鬼的丈夫的打骂。

然而财喜也明白这女人为什么忍受丈夫的凌辱；她承认自己有对他不起的地方，她用辛勤的操作和忍气的屈伏来赔偿他的损失。但这是好法子么？财喜可就困惑了。他觉得也只能这么混下去。究竟秀生的孱弱也不是他自己

的过失。

财喜轻轻叹一口气说：

“不过，我不能让他不分轻重乱打乱踢。打伤了胎，怎么办？孩子是他的也罢，是我的也罢，归根一句话，总是你的肚子里爬出来的，总是我们家的种呀！——咳，这会儿不痛了罢？”

女人点头，就想要站起来。然而像抱着一口大鼓似的，她那大肚子使她的动作不便利。财喜抓住她的臂膊拉她一下，而这时，女人身上的刺激性强烈的气味直钻进了财喜的鼻子，财喜忍不住把她紧紧抱住。

财喜提了那桶水先进屋里去。

三

蒹草打了来是准备到明春作为肥料用的。江南一带的水田，每年春季“插秧”时施一次肥，七八月稻高及人腰时又施一次肥。在秀生他们乡间，本来老法是注重那第二次的肥，得用豆饼。有一年，豆饼的出产地发生了所谓“事变”，于是豆饼的价钱就一年贵一年，农民买不起，豆饼行也破产。

贫穷的农民于是只好单用一次肥，就是第一次的，名为“头壅”；而且这“头壅”的最好的材料、据说是河里的水草，秀生他们乡间叫做“蒹草”。

打蒹草，必得在冬季刮了西北风以后；那时风把蒹草吹聚在一处，打捞容易。但是冬季野外的严寒可又不容易承受。

失却了豆饼的农民只好拚命和生活搏斗。

财喜和秀生驾着一条破烂的“赤膊船”向西去。根据经验，他们知道离村二十多里的一条叉港里，蒹草最多；可是他们又知道在他们出发以前，同村里已经先开出了两条船去，因此他们必得以加倍的速度西行十多里再折南十多里，方能赶在人家的先头到了目的地。这都是财喜的主意。

西北风还是劲得很，他们两个逆风顺水，财喜撑篙，秀生摇橹。

西北风戏弄着财喜身上那蓝布腰带的散头，常常搅住了那支竹篙。财喜随手抓那腰带头，往脸上抹一把汗，又刷的一声，篙子打在河边的冻土上，船唇泼刺刺地激起了银白的浪花来。哦——呵！从财喜的厚实的胸膛来了一声雄壮的长啸，竹篙子飞速地伶俐地使转来，在船的另一边打入水里，财喜汉手按住篙梢一送，这才又一拖，将水淋淋的丈二长的竹篙子从头顶上又使转来。

财喜像找着了泄怒的对象，舞着竹篙，越来越有精神，全身淌着胜利的热汗。

约莫行了十多里，河面宽阔起来。广漠无边的新收割后的稻田，展开在眼前。发亮的带子似的港汊在棋盘似的千顷平畴中穿梭着。水车用的茅篷像一些泡头钉，这里那里钉在那些“带子”的近边。疏疏落落灰簇簇一堆的，是小小的村庄，隐隐浮起了白烟。

而在这朴素的田野间，远远近近傲然站着的青森森的一团一团，却是富人家的坟园。

有些水鸟朴素索地从枯苇堆里飞将起来，忽然分散了，像许多小黑点子，落到远远的去处，不见了。

财喜横着竹篙站在船头上，忽然觉得眼前这一切景物，虽则熟习，然而又新鲜。大自然似乎用了无声的语言对他诉说了一些什么。他感到自己胸里

也有些什么要出来。

“哦——呵！”他对那郁沉的田野，发了一声长啸。

西北风把这啸声带走消散。财喜慢慢地放下了竹篙。岸旁的枯苇苏苏地呻吟。从船后来的橹声很清脆，但缓慢而无力。

财喜走到船梢，就帮同秀生摇起橹来。水像败北了似的嘶叫着。

不久，他们就到了目的地。

“赶快打罢！回头他们也到了，大家抢就伤了和气。”

财喜对秀生说，就拿起了一副最大最重的打蕹草的夹子来。他们都站在船头上了，一边一个，都张开夹子，向厚实实的蕹草堆里刺下去，然后闭了夹子，用力绞着，一拖，举将起来，连河泥带蕹草，都扔到船肚里去。

又港里泥草像一片生成似的，抵抗着人力的撕扯。河泥与碎冰屑，又增加了重量。财喜是发狠地搅着绞着，他的突出的下巴用力扭着；每一次举起来，他发出胜利的一声叫，那蕹草夹子的粗毛竹弯得弓一般，吱吱地响。

“用劲呀、秀生、赶快打！”财喜吐一口唾沫在手掌里，两手搓了一下，又精神百倍地举起了蕹草夹。

秀生那张略带浮肿的脸上也钻出汗汁来了。然而他的动作只有财喜的一半快，他每一夹子打得的蕹草，也只有财喜一半多。然而他觉得臂膀发酸了，心在胸腔里发慌似的跳，他时时轻声地哼着。

带河泥兼冰屑的蕹草渐渐在船肚里高起来了，船的吃水也渐渐深了；财喜每次举起满满一夹子时，脚下一用力，那船便往外侧，冰冷的河水便漫上了船头，浸过了他的草鞋脚。他已经把破棉袄脱去，只穿件单衣，可是那蓝布腰带依然紧紧地捆着；从头部到腰，他像一只蒸笼，热气腾腾地冒着。

四

欸乃的橹声和话语声从风里渐来渐近了。前面不远的枯苇墩中，闪过了个毡帽头。接着是一条小船困难地钻了出来，接着又是一条。

“啊哈，你们也来了么？”财喜快活地叫着，用力一顿，把满满一夹的蕹草扔在船肚里了；于是，狡猾地微笑着，举起竹夹子对准了早就看定的蕹草厚处刺下去，把竹夹尽量地张开，尽量地搅。

“嘿，怪了！你们从哪里来的？怎么路上没有碰到？”

新来的船上人也高声叫着。船也插进蕹草阵里来了。

“我们么？我们是……”秀生歇下了蕹草夹，气喘喘地说。然而财喜的元气旺盛的声音立刻打断了秀生的话：

“我们是从天上飞来的呢！哈哈！”

一边说，第二第三夹子又对准蕹草厚处下去了。

“不要吹！谁不知道你们是钻烂泥的惯家！”新来船上的人笑着说，也就杂乱地抽动了粗毛竹的蕹草夹。

财喜不回答，赶快向拣准的蕹草多处再打了一夹子，然后横着夹子看了看自己的船肚，再看看这像是铺满了乱布的叉港。他的有经验的眼睛知道这里剩下的只是表面一浮层，而且大半是些萍片和细小的苔草。

他放下了竹夹子，捞起腰带头来抹满脸的汗，敏捷地走到了船梢上。

洒滴在船梢板上的泥浆似乎已经冻结了，财喜那件破棉袄也胶往在船板上；财喜扯了它起来，就披在背上，蹲了下去，说：“不打了。这满港的，

都让给了你们罢。”

“！拔了鲜儿去，还说好看话！”新来船上的人们一面动手工作起来，一面回答。

这冷静的港汊里登时热闹起来了。

秀生揭开船板，拿出那预先带来的粗粉子。这也冻得和石头一般硬。秀生奋勇地啃着。财喜也吃着粉子，然而仰面看着天空，在寻思；他在估量着近处的港汊里还有没有蕹草多的去处。

天空彤云密布，西北风却小些了。远远送来了呜呜的汽笛叫，那是载客的班轮在外港经过。

“哦，怎么就到了中午了呀？那不是轮船叫么！”

打蕹草的人们嘈杂地说，仰脸望着天空。

“秀生！我们该回去了。”财喜站起来说，把住了橹。

这回是秀生使篙了。船出了那叉港，财喜狂笑着说：“往北，往北去罢！那边的断头浜里一定有。”

“再到断头浜？”秀生吃惊地说，“那我们只好在船上过夜“还用说么！你不见天要变么，今天打满一船，就不怕了！”财喜坚决地回答，用力地推了几橹，早把船驶进一条横港去了。

秀生默默地走到船梢，也帮着摇橹。可是他实在已经用完了他的体力了，与其说他是在摇橹，还不如说橹在财喜手里变成一条活龙，在摇他。

水声泼鲁鲁泼鲁鲁地响着，一些不知名的水鸟时时从枯白的芦苇中惊飞起来，啼哭似的叫着。

财喜的两条铁臂像杠杆一般有规律地运动着；脸上是油汗，眼光里是愉快。他唱起他们村里人常唱的一支歌来了：

姐儿年纪十八九：
大奶奶，抖又抖，
大屁股，扭又扭；
早晨挑菜城里去，
亲丈夫，挂在扁担头。
五十里路打转回。
煞忙里，碰见野老公，——
羊棚口：
一把抱住摔觔斗。

秀生却觉得这歌句句是针对了自己的。他那略带浮肿的面孔更见得苍白，腿也有点颤抖。忽然他腰部一软，手就和那活龙般的橹脱离了关系，身子往后一挫，就蹲坐在船板上了。

“怎么？秀生！”财喜收住了歌声，吃惊地问着，手的动作并没停止。

秀生垂头不回答。

“没用的小伙子，”财喜怜悯地说，“你就歇一歇罢。”于是，财喜好像想起了什么，纵目看着水天远处；过一会儿，歌声又从他喉间滚出来了。

作者原注：这是讽刺富农们的不合理的童养媳制度的。富农们通常为自己的儿子接了年龄大得多的童养媳，利用她的劳动力，但青春朗的童养媳就往往偷汉子。

“财——喜！”忽然秀生站了起来，“不唱不成么！——我，是没有用的人，病块，做不动，可是，还有一口气，情愿饿死，不情愿做开眼乌龟！”

这样正面的谈判和坚决的表示，是从来不曾有过的。财喜一时间没了王意。他望着秀生那张气苦得发青的脸孔，心里就涌起了疚悔；可不是，那一支歌虽则是流传已久，可实在太像了他们三人间的特别关系，怨不得秀生听了刺耳。财喜觉得自己不应该在秀生面前唱得这样高兴，好像特意嘲笑他，特意向他示威。然而秀生不又说“情愿饿死”么？事实上，财喜寄住在秀生家不知出了多少力，但现在秀生这句话仿佛是拿出“家主”身份来，要他走。转想到这里，财喜也生了气。

“好，好，我走就走！”财喜冷冷地说，摇橹的动作不由的慢了秀生似乎不料有这样的反响，倒无从回答，颓丧地又蹲了下“可是，”财喜又冷冷地然而严肃地说，“你不准再打你的老婆！这样一个女人，你还不称意？她肚子里有孩子，这是我们家的根呢……”

“不用你管！”秀生发疯了似的跳了起来，声音尖到变哑，“是我的老婆，打死了有我抵命！”

“你敢？你敢！”财喜也陡然转过身来，握紧了拳头，眼光逼住了秀生的面孔。

秀生似乎全身都在打颤了：“我敢就敢，我活厌了。一年到头，催粮的，收捐的，讨债的，逼得我苦！吃了今天的，没有明天，当了夏衣，赎不出冬衣，自己又是一身病，……我活厌了！活着是受罪！”

财喜的头也慢慢低下去了，拳头也放松了，心里是又酸又辣，又像火烧。船因为没有人把橹：自己横过来了：财喜下意识地把住了橹，推了一把，眼睛却没有离开他那可怜的侄儿。

“，秀生！光是怨命，也不中用。再说，那些苦处也不是你老婆害你的；她什么苦都吃，帮你对付。你骂她，她从不回嘴，你打她，她从不回手。今年夏天你生病，她服侍你，几夜没有睡呢。”

秀生惘然听着，眼睛里渐渐充满了泪水，他像融化似的软瘫了蹲在船板上，垂着头；过一会儿，他悲切地自语道：

“死了干净，反正我没有一个亲人！我死了，让你们都高“秀生！你说这个话，不怕罪过么？不要多心，没有人巴望你死。要活，大家活，要死，大家死！”

“哼！没有人巴望我死么？嘴里不说，心里是那样想。”

“你是说谁？”财喜回过脸来，摇橹的手也停止了。

“要是不在眼前，就在家里。”

“啊哟！你不要冤枉好人！她待你真是一片良心。”

“良心？女的拿绿头巾给丈夫戴，也是良心！”秀生的声音又提高了，但不愤怒，而是从悲痛，无自信力，转成的冷酷。

“哎！”财喜只出了这么一声，便不响了。他对于自己和秀生老婆的关系，有时也极为后悔，然而他很不赞成秀生那样的见解。在他看来，一个等于病废的男人的老婆有了外遇，和这女人的有没有良心，完全是两件事。可不是，秀生老婆除了多和一个男人睡过觉，“什么也没有变，依然是秀生的老婆，凡是她本分内的事，她都尽力做而且做得很好。

然而财喜虽有这么个意思，却没有能力用言语来表达；而看着秀生那样地苦闷，那样地误解了那个“好女人”，财喜又以为说说明白实属必要。

在这样的夹攻之下，财喜暴躁起来了，他泄怒似的用劲摇着橹，——一味地发狠摇着，连方向都忘了。

“啊哟！他妈的，下雪了！”财喜仰起了他那为困恼所灼热的面孔，本能地这样喊着。

“呵！”秀生也反应似的抬起头来。

这时风也大起来了，远远近近是风卷着雪花，旋得人的眼睛都发昏了。在这港湾交错的千顷平畴中特为方向指标的小庙，凉亭，坟园，石桥，乃至年代久远的大树，都被满天的雪花搅旋得看不清了。

“秀生！赶快回去！”财喜一边叫着，一边就跳到船头上，抡起一根竹篙来，左点右刺，立刻将船驶进了一条小小的横港。再一个弯，就是较阔的河道。财喜看见前面雪影里仿佛有两条船，那一定就是同村的打蘆草的船了。

财喜再跳到了船梢，那时秀生早已青着脸咬着牙在独力扳摇那支大橹。财喜抢上去，就叫秀生“拉绷”。

“哦——呵！”财喜提足了胸中的元气发一声长啸，橹在他手里像一条怒蛟，豁嚓嚓地船头上跳跃着浪花。

然而即使是“拉绷”，秀生也支撑不下去了。

“你去歇歇，我一个人就够了！”财喜说。

像一匹骏马的快而匀整的走步，财喜的两条铁臂膊有力而匀整地扳摇那支橹。风是小些了，但雪花的朵儿却变大。

财喜一手把橹，一手倒脱下身上那件破棉袄回头一看，缩做一堆蹲在那里的秀生已经是满身的雪，就将那破棉袄盖在秀生身上。

“真可怜呵，病，穷，心里又懊恼！”财喜这样想。他觉得自己十二分对不起这堂侄儿。虽则他一年前来秀生家寄住，出死力帮助工作，完全是出于一片好意，然而鬼使神差他竟和秀生的老婆有了那么一回事，这可就像他的出死力全是别有用心了。而且秀生的懊恼，秀生老婆的挨骂挨打，也全是为了这呵。

财喜想到这里，便像有一道冰水从他背脊上流过。

“我还是走开吧？”他在心里自问。但是一转念、就自己回答：不！他一走，田里地里那些工作，秀生一个人干得了么？秀生老婆虽然强、到底也支不住呵！而况她又有了孩子。

“孩子是一朵花！秀生，秀生大娘，也应该好好活着！我走他妈的干么？”财喜在心里叫了，他的突出的下巴努力扭着，他的眼里放光。

像有一团火在他心里烧，他发狠地摇着橹；一会儿追上了前面的两条船，又一会儿便将它们远远撇落在后面了。

五

那一天的雪，到黄昏时候就停止了。这小小的村庄，却已变成了一个白银世界。雪覆盖在矮屋的瓦上，修葺得不好的地方。就挂下手指样的冰箸，人们瑟缩在这样的屋顶下，宛如冻藏在冰箱。人们在半夜里冻醒来，听得老北风在头顶上虎虎地叫。

翌日清早，太阳的黄金光芒惠临这苦寒的小村了。稻场上有一两条狗在

作者原注：“拉绷”，是推拉那根吊住橹的粗绳，在摇船上，是比较最不费力的工作。

打滚。河边有一两个女人敲开了冰在汲水；三条载蒹草的小船挤得紧紧的，好像是冻结成一块了。也有人打算和严寒宣战，把小船里的蒹草搬运到预先开在田里的方塘，然而带泥带水的蒹草冻得比铁还硬，人们用钉耙筑了几下，就搓搓手说：

“妈的，手倒震麻了。除了财喜，谁也弄不动它罢？”

然而财喜的雄伟的身形并没出现在稻场上。

太阳有一竹竿高的时候，财喜从城里回来了。他是去赎药的。城里有些能给穷人设法的小小的中药铺子，你把病人的情形告诉了药铺里唯一的伙计、他就会卖给你二三百文钱的不去病也不致命的草药。财喜说秀生的病是发热，药铺的伙计就给了退热的药，其中有石膏。

这时村里的人们正被一件事烦恼着。

财喜远远看见有三五个同村人在秀生家门口探头探脑，他就吃了一惊；“难道是秀生的病变了么？”——他这样想着就三步并作两步的奔过去。

听得秀生老婆喊“救命”，财喜心跳了。因为骤然从阳光辉煌的地方跑进屋里去，财喜的眼睛失了作用，只靠着耳朵的本能，觉出屋角里——而且是秀生他们卧床的所在，有人在揪扑挣扎。

秀生坐起在床上，而秀生老婆则半跪半伏地死按住了秀生的两手和下半身。

财喜看明白了、心头一松，然而也糊涂起来了。

“什么事？你又打她么？”财喜抑住了怒气说。

秀生老婆松了手，站起来摸着揪乱的头发，慌张地杂乱地回答道：

“他一定要去筑路！他说，活厌了，钱没有，拿性命去拚！你想，昨天回来就发烧，哼了一夜，怎么能去筑什么路？我劝他等你回来再商量，乡长不依、他也不肯。我不让他起来，他像发了疯，说大家死了干净，又住了我的喉咙，没头没脸打起来了。”

这时财喜方始看见屋里还有一个人，却正是秀生老婆说的乡长。这位“大人物”的光降，便是人们烦恼的原因。事情是征工筑路，三天，谁也不准躲卸。

门外看的人们有一二个进来了，围住了财喜七嘴八舌讲。财喜一手将秀生按下到被窝里去，嘴里说：

“又动这大的肝火干么？你大娘劝你是好心呵！”

“我不要活了。钱，没有；命，——有一条！”

秀生还是倔强，但说话的声音没有力量。

财喜转身对乡长说：

“秀生真有病。一清早我就去打药（拿手里的药包在乡长脸前一晃），派工么也不能派到病人身上。”

“不行！”乡长的脸板得铁青，“有病得找替工，出钱。没有替工，一块钱一天。大家都推诿有病，公事就不用办了！”

“上回劳动服务，怎么陈甲长的儿子人也没去，钱也没花？那小子连病也没告。这不是你手里的事么？”

“少说废话！赶快回答：写上了名字呢，还是出钱，——三天是三块！”

“财喜，”那边的秀生又厉声叫了起来了，“我去！钱，没有；命，有一条！死在路上，总得给口棺材我睡！”

像一头受伤的野兽似的，秀生掀掉盖被，颤巍巍地跳起来“一个铜子也

没有！”财喜丢了药包，两只臂膊像一对钢钳，叉住了那乡长的胸脯，“你这狗，给我滚出去！”

秀生老婆和两位邻人也已经把秀生拉住。乡长在门外破口大骂，恫吓着说要报“局”去。财喜走到秀生面前，抱一个小孩子似的将秀生放在床上。

“唉，财喜，报了局，来抓你，可怎么办呢？”

秀生气喘喘地说，脸上烫的跟火烧似的。

“随它去。天塌下来，有我财喜！”

是镇定的坚决的回答。

秀生老婆将药包解开，把四五味的草药抖到瓦罐里去。未了，她拿起那包石膏，用手指捻了一下，似乎决不定该怎么办，但终于也放进了瓦罐去。

六

太阳的光线成了垂直，把温暖给予这小小的村子。

稻场上还有些残雪，斑斑剥剥的像一块大网油。人们正在搬运小船上的蒹草。

人们中之一，是财喜。他只穿一身单衣，蓝布腰带依然紧紧地捆在腰际，袖管卷得高高的，他使一把大钉耙，“五丁开山”似的筑松了半冻的蒹草和泥浆，装到木桶里。田里有预先开好的方塘，蒹草和泥浆倒在这塘里，再加上早就收集得来的“垃圾”，层层相间。

“他妈的，连钉耙都被咬住了么？——喂，财喜！”

邻人的船上有人这样叫着。另外一条船上又有人说：

“啊，财喜！我们这一担你给带了去罢？反正你是顺路呢。”

财喜满脸油汗的跳过来了，贡献了他的援手。

太阳蒸发着泥土气，也蒸发着人们身上的汗气。乌桕树上有些麻雀在啾啾唧唧啼。

人们加紧他们的工作，盼望在太阳落山以前把蒹草都安置好，并且盼望明天仍是个好晴天，以便驾了船到更远的有蒹草的去处。

他们笑着，嚷着，工作着，他们也唱着没有意义的随口编成的歌句，而在这一切音声中，财喜的长啸时时破空而起，悲壮而雄健，像是申诉，也像是示威。

1936年2月26日作毕。

作者原注：垃圾——稻草灰和残余腐烂食物的混合物。这是农民副市镇上收集得来的。

列那和吉地

—

“那么小。两颗碧绿的眼珠亮晶晶地，好像很懂话。全黑的，一身的紧毛。”

女孩子连跑带跳地跑进了妈妈的房，一边说，一边做手势比着那条狗的大小。

他们刚搬进这院子的第二天，就发见这个院子里不但住着五种以上的民族，也还有不大能辨别清楚是多少种族的“哑口朋友”。这院子是朝西的，正面是维族房东自己住的三大间，这可以说是一种楼房，——楼房就是楼房，干么又说是“一种”呢？因为当地的土风建筑，那楼房的上层并不任人，只搁东西，譬如冬天就堆满了马草，也全无门窗。下层呢，可就相当讲究了，有地板，有双层的玻璃窗，还有相当阔的走廊。从大门到这楼房，总有十来丈远，一个狭长的院子；坐北朝南是一排十多间的洋式平房；女孩子他们一家就住了这一排的东头的四间。隔开一条通到厕所去的走路，又有两小间，这是土式的平房，一间是当差和厨子住的，另一间便是厨房。女孩子刚发见的那只“碧绿眼珠的小东西”，就在当差的屋子里，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来了几天了。

妈妈听说当差房里多了一条狗，也不怎样在意。在这院子里，经常有不少的狗，狼种的，叭儿种的，蒙古种和西藏种的，以及这一些种族的混血儿，在刚刚解冻的泥泞地上追逐叫闹。每当夜深，院子里只要有一条狗吠了一声，便立刻引起汹汹然一大片的声浪，打着各种不同的腔调。爸爸还因此而觉得讨厌，曾经俏皮地对他的朋友老张说：“这里是民族展览会，然而更妙的，又是个动物园；你瞧，牛，马，鸡，羊，狗，而狗的种类之多，好像是特地搜罗了来展览似的。”

但是孩子们却高兴的不得了。女孩子发见以后不多时，男孩子也就把那“碧绿眼珠的小东西”的来历查明白了。他走到妈妈房里，慢吞吞说：“大司务说是勤务在马路上捡来的，其实恐怕是偷的；勤务不敢放它出房门一步。”

勤务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公事”；据他自己说，他伺候过不少的阔人，副官长因为他“懂事”，所以特地给派了来的。他见过世面，他到过兰州。提起兰州，他总是用了感叹的腔调说：“嘿！那是口里！这里啥也没有，不能比！”他是把兰州代表了全中国，不，甚至于全世界的。他也在军队里混过，提起他那“光荣时代”怎样白拿人家的东西，总是津津有味。

所以说狗是勤务偷来的，没有人怀疑。

但是那小东西当真很有意思。勤务是有眼力的。两个孩子不断地传来了“情报”，把一个妈妈也怂恿到厨房里去看。那小东西蹲在勤务的床板上，看见面生的人进来，并不吠，只睁大了它那对碧绿的眼睛，很忧悒地朝人家看。他们走近了时，这小东西便慢慢把身子伏下，却又一次又一次偷眼看。

“小东西，可怜，”妈妈说，“瞧它抖得什么似的。”

妈妈伸手过去，那小东西抖得更厉害了；但当它明白了这手不是来打它的当儿，它就安静下来。它慢慢站起了前半身，伸出鼻子轻轻地小心地嗅着，唔唔地低声哼着，可是它的眼光仍然那么忧悒。

“坐下！坐下！”男孩子走近了一步喝着。

那小东西侧着头，看一看妈妈，又偷眼看了女孩子一下，似乎央求他们说句话免了它这一遭。看见央求无效，它这才十分委屈似的缩起两条前腿，自己坐直，可是那双碧绿的眼睛里已经满含了泪水，那略圆而微凹的面部有一种没奈何的表情。

“怪可怜见！”妈妈轻声说，同时转身要走了。

好像当真能听懂，那小东西立即放下前腿，又伏下去了。又唔唔地轻声哼着，声音很悲哀。

站在那火光熊熊的煤灶旁边那个专门挑水的清洁兵老王，呶动着他那落光了牙齿的瘪嘴，一会儿以后才慢慢说：“狗娃子想回去哩，狗娃子想着老主人呢。”他说着又叹口气。

女孩子后来告诉妈妈：那小东西见了勤务的面就索索地抖，勤务喝一声“坐下”，它就马上坐了起来，哪里敢像刚才那样只坐一会儿就自己伏下呢，可是一边坐着，一边却在落泪；勤务一定狠狠地打过它的。

“可是小东西又会央求别人放它回去，”女孩子说，“它唔唔的，就是恳求你，它要回去。”

“等爸爸回来，”男孩子也说，“我们叫勤务把它送回去。偷人家的狗是不道德的。”

“不中用，”女孩子反对，“勤务会把这小东西寄放到别处去。他怎么肯送还呢？”

妈妈便说：“打听打听，是邻近哪一家丢的，叫他们自己来认了去罢！”

二

大约是两天以后，上午，那小东西的老主人果然来了。这是一个苏联女人，住家在马路对过的苏联领事馆附近。那小东西远远听得她的声音就愉快地叫了起来。带到了面前时，它摇着尾巴，后腿直立起来，前爪扑着那颇力肥胖的女主人，呜呜地叫，伸舌头舐女主人的手。

而且它又对女孩子表示亲善、也舐她的手，绕着她的脚跳跃，而且唔唔地叫了。

同院子一个“归化族”的妇人用她那破碎的汉话充当翻译。从她的几个不连续的单字和附加的手势，勉强可以得出这样的意思：谢谢，因为她家里一个小弟弟很爱这条狗，所以谢谢。

但是，当天下午，那苏联女人又来了，抱着另一条狗，还带了一位真正的翻译。狗是送给女孩子的。也是黑色，一身的紧毛，比猫大不了多少，放在桌子上，木然站着，一对棕色眼睛老是贼忒忒地偷看那陌生的房子和陌生的人物。它是那“碧绿眼珠的小东西”的兄弟，据翻译说，才只有一个月大，苏联女人因为它的哥哥失而复得，所以拿它来做报答。

妈妈本来不打算养狗，可是那翻译代苏联女人说了许多感谢的话，再三请收。于是就留了下来。握手道别，送走了客人以后，妈妈就对女孩子说道：“你去管它罢。管教一条狗也不大容易呢。”

女孩子给小狗取名列那。

孩子们性急地要教乖列那。但是这小狗呆呆的，像是懒，又像是故意装傻；扶着它要它用后腿直坐，它也能坐，可是手一放，它就随手伏下。喝它，

它好像不懂；作势要打它，它歪着脸，一副等待挨打的蠢相，却又偷眼贼忒忒地看你。

考勤务不喜欢列那，悦它是“一脸贼相”。

两三天过去了，孩子们对于列那的兴趣渐渐差了些，忽然有一位哈萨克的老婆子，也不知她是谁，但在大门外那条跨在小沟上的木桥头，女孩子是常常见到她的，而且虽然言语不通，也常常用微笑来表示寒暄，这一天她抱了一条小狗来，看神气也是要送给孩子们的。大家用手势来“交谈”，一边推辞，一边是要赠送，幸而维族的房东来了，这位“把爷”（财主）很能讲几句汉话，他代作主意，把狗留下，而且说：老婆子看见列那不大好，所以送了这一条来，反正她家里还多得很呢。他又用手比着说：“大的，大的，今年明年，这么高。这么高，好的，好的狗子娃啦！”

因为女孩子先有了列那，这条新来的狗就派给了男孩子。他们的邻居陈处长家里有一条高大的番犬名为采采的，一身棕黄色的卷毛，男孩子曾经见过而且很喜欢它，从维族房东的话猜想起来，这条新来的小狗大概是采采的同一种族罢。男孩子欣然把这条小狗作为他的所有，从一本书上找了个名字来，叫做吉地。

吉地那时和列那一般大。棕黄色的软绵的卷毛，可是尖嘴巴，两只阔耳朵，垂在眼睛的两旁。呆木木的，好像什么也不懂，它那灰色的眼睛可以说毫无表情，而且很怕事；吃饭的时候列那独自占了食钵，不让吉地上前，吉地就蹲在一旁，静静等候列那吃完了它再上去吃列那拣剩下来的东西。

有时男孩子看着觉得不平，拉着吉地要它和列那同吃，可是这“弱者”依然不吃，等到男孩子一放手，它就退下来蹲在一旁侧着头静静地看，直到列那吃够了走开它再上前。

吉地就是那么一副“可怜相”。便是作为它的“保护人”的男孩子，有时也觉得很生气。

三

五月的迪化，白天已经很暖和了。解冻后的遍地泥浆，现在也差不多晒干。院子里，成天喧闹着各种狗的声音，其中就有吉地和列那。现在这两条小狗都长得很好看。列那已经长足。却也不过二尺长，矮脚，身子浑圆，黑色的紧毛非常光滑。一对眼睛还是喜欢偷偷地看人，虽然不及它哥哥那样富于表情，然而也有一副像煞很懂事的嘴脸。同院子的那些狗，大都是狼种的，“归化族”女人家里的一条简直有小牛一般大；这些家伙总是懒懒地躺在主人家门口，有时也大模大样在院子里踱来踱去，完全是老成持重的风度。然而一天也总有几次的大声咆哮，闹成一片；那是为了争夺偶尔在垃圾堆中扒出来的一根羊骨，或者是为了外边别人家的狗偷偷进来叼去了毫不值钱的一方烂布或小小一段木片。这当儿，躺在房内地毡上的列那就匆匆忙忙跳起来，一股正经搬动它那四条矮腿，迫不及待地就在屋子里汪汪地吠起来。它一溜烟跑到院子里，就摆出非有它不可的神气，夹在那些高大的狼种狗们中间，跳着叫着，紧张的了不得。狼种狗们并没觉得有列那的存在，它们摆好了坐马式相对咆哮，然后，突然向对方来一下突击；列那却钻在它们的高大的后腿中间，特别忙碌，吠的特别响，一点自惭形秽的意思也没有。

至于吉地，它现在长的比列那又高又大，跳跑起来又远又快，它那高而

矫健的腿，那瘦长的身子和细的腰，都表示出它一定是在森林中追逐狐兔的好身手；然而它好像很懂得“先进山门为大”的规矩，它服从了列那的领导。每逢院子里吠声忽起，而列那急急忙忙很管事似的跑出去时，吉地便懒懒地站起来伸个懒腰，似乎定神想一想，然后静悄悄地走出去。它比列那出发的迟，可是它一到院子里，几个纵跳就先到了斗争的中心，这时候，它的孩子气的顽皮，可就发作了。它一声不出，也不问这是自家院子里的狗，那是外来的“闯入者”，它一视同仁地跟它们开玩笑；常常忽然一纵，它从狼种狗的头上跳过去，又跳过来，有时还顺便咬一下它们的耳朵。被玩弄了的大家伙也突然跳起来要搏击它，可是它又调皮地逃得远远的，站定了，这才吠一两声，好像说：“你奈我何呵！”它这样自有一乐的开着玩笑，直到“闯入者”自行退却，而列那像一个打了胜仗的总司令似的追到门口吠了一阵，摆动它那肥胖的圆身子，蹒跚地走回来，这才吉地也跟着进了自家的屋子。

“列那已经是大人了，吉地还是小孩子，不懂事！”妈妈时常这样说。

但是列那也并不是根本不淘气，不过它受了教训以后就能牢记。有一次，这两个好像预先有过商量，一清早便到院子里翻掘那边角落的一个垃圾堆。它们一心一意工作着，几次唤它们回来，都不肯听，后来，列那摇摇摆摆来了，装出没事人儿的样子，跳起来舐人们的手。后边却是吉地，躲躲闪闪，一溜烟就跑进吃饭间，在大壁炉脚边躺下，赖在那里不肯起来了。

“见鬼，原来是这么一件宝贝！”当男孩子将吉地拖开，发见它身下藏着一块带毛的臭羊皮时，就这样说。“你拿来干什么？”男孩子将那块臭羊皮放在吉地的鼻子前，于是捏住了吉地的尖嘴巴，在它头上打了几下。吉地并不挣扎，顽皮地横躺下去，只用两条后腿在空中无目标地抓着，而且摇着尾巴，——这是它挨打时的老调子。列那懂得事情败露，便一声不响钻进窝里去，女孩子去叫它，它死也不肯出来，最后再也赖不过去了，它这才垂着头出来，一脸的倒霉相。

带毛的臭羊皮拿出去扔掉了。两条狗都躺在地毡上，没一点关心的表示。可是过一会儿，吉地不见了；院子里没有，大门口也没有。都以为它跑到别人家的院子里撒野去了，哪知道未了还是在吃饭间内大壁炉脚边找到它；平平稳稳伏在那里，尖嘴巴伏在地板上，闭了眼皮，在装睡觉。赶它起来，它赖着不动；拖它的时候，嘿，那一小方臭羊皮赫然在它身下。为什么它念念不忘这块既不能吃又不好玩的臭皮子呢，没有人猜想得到。妈妈觉得它可怜，说“随它去罢”。然而男孩子不答应，依旧把臭皮扔掉，而且更重地打了它几下。当第三次又发见它仍将那臭皮找回来藏在身下的时候，男孩子很生气了，爸爸妈妈和女孩子却只是笑。

“一定不许再找回来！”男孩子气愤地说。

他叫吉地衔着那臭皮，要带它出去，可是吉地赖着不肯走。拖了它的耳朵，方才勉强走到大门外。男孩子把臭皮丢在门外的水沟内，让吉地看着它那心爱的东西随水流去，不知下落。这才它算是断了那一个念头。

妈妈他们都说这样夺了它心爱的玩意，太残忍，猜想它大概要有一个时期的闷闷不乐；然而吉地并不。一个眼错，它又跳在院子里，和那些大狼狗开玩笑。

“到底还小哩，吉地是一团孩子气。”女孩子也这么说。

然而吉地的顽皮是不难索解的。它这一族类，并不像列那似的，惯于家

居生活。它的父母，它的兄弟，大概这时跟着那哈萨克的一家，在山野里。吉地如果不送给人家，此时大概也伴着羊群，追逐着高头骏马，在山野，在森林，发挥它天赋的能力。但现在，它只能在这小小院子里，在一块带毛的臭羊皮上试练它灵敏的嗅觉和搏攫的身手。

四

有一天，也许是吐鲁番风要到的缘故，天气燥热的使人头晕心闷。午后，大门外小沟上那木桥的桥栏上，络腮胡子的哈萨克和满头小辫，穿一件花衣，脚上一双长统皮靴的维吾尔小姑娘，三三两两，坐的，蹲的，正在那里享受柳树的荫凉。大大小小的几条狗，也在路旁嬉戏。女孩子和男孩子这时从邻近的朋友人家回来，那懂事的列那候在门口欢迎。他们在那条小木桥上站了一会儿，和一个维族的小姑娘大家用不合文法的俄国话交谈。忽然，列那似乎发现了马路对过有什么有趣的东西，便扭动它那浑圆的身子急急忙忙穿过马路。刚到了路中心，一辆大卡车从北向南疾驰而来。男孩子瞥眼看见，忙说“不好”，列那的一声惨叫已经尖锐地冲破了街头的嘈音刺进人们的耳朵。黄尘过处，列那是被看见了，躺在路中心，挣扎着像要起来。孩子们急要过去，可是一辆马车却又跑过小桥前面。待到马车也过去了，列那已经自己拖着半个身子到了小木桥旁边，躲进一块板下去了。男孩子三脚两步赶到跟前，伸手要抱它，哪知它一口就咬住了他的手指。”列那！”男孩子忍痛喊着，列那松了嘴，男孩子忍痛把列那抱了起来。浑圆的身体的后半段分明是压得有点扁了，可不见有血，女孩子接手将列那抱在怀里，不由的落下眼泪来。旁边的哈萨克老头子用生硬的汉话叹息道：“狗娃子，不中用了。”

他们将列那抱回家里。妈妈为列那准备一个软的垫子。列那痛苦地呻吟着，这时候它一步也拖不动了，然而它那双棕色的眼睛还是很有表情地朝看护它的人们看。吉地绕着列那和看护列那的人们走来走去，偶尔也发一两声短促的叫声——显然，吉地也知道发生了怎么一回事了。

“妈妈，怎么办，怎么办？”女孩子着急地说。

“大概不要紧，”妈妈说，“一点血也没有，真怪！可是下半身是压扁了的。大概不会死。”

他们用心看护它。妈妈当了看护长。他们喂它牛奶，将它的窝搬到吃饭间。男孩子打听得有兽医院，于是等爸爸下办公室来，他们抱了列那，坐了爸爸的马车，又到兽医院。据医生说，列那并没伤到内脏，不过后跨骨恐已压断，全愈了时也不免跛瘫。医院里给列那的后半身涂了厚厚的一层油膏，又给它人工放了一次小便。

后来又进了两次医院，列那渐渐好了起来。它已经不哼了，也能吃，可是碰到它的后半身的某一部分时，它还是要惨痛地叫嚷的。

半个月后，列那居然能拖着半个身子爬了。在这半月内，成天喝牛奶，列那前半身胸部长得更宽，可是后半身却很小，不大相称，又过了些时，它能够站起来了，但两条后腿只能并在一处跳，不能走。

待到初次飞雪的时候，列那已经能走了，居然没有瘫，不过走快了的时候，略显得有点跛罢了。

可是从此它不大敢独自跑到马路上去，远远听得汽车的声音就赶快逃进门来。但在院子里它依然是个最活跃分子；大狼狗们打架的时候，它还是

夹在中间，拐着后腿，非有它不可似的跳着叫着，而且它还是吉地的领导者，吃的时候，吉地仍然让它。

五

吉地的最大的野心是跟了人出去。家里不论谁出门去，它总要跟。有一次，爸爸到附近的第九招待所去看新从内地来的朋友，才走进那招待所的大门，却看见吉地已经在院子里乱纵，乱跳。原来它偷偷跟在背后，主人没进门，它先已钻进去那院子里有几只小鸡，吉地就以它们为对象、吓得那些鸡到处乱飞。爸爸没法，只好叫人拿绳子将吉地带住，吉地还是顽皮地叫着跳着，又恐吓朋友家一个小孩。后来它不见了它的主人，这才发慌，呜呜地悲啼起来。它竭力想挣脱那套在身上的绳子，倒退，用前脚抓，呜呜地叫，终于无效的时候，它就伏在地上，忧慢地垂着头。它大概觉得这次糟了，落在敌人的手里了。

后来爸爸要走了，叫人解下吉地。给它解绳索的时候，它还以为大祸到了，怕得什么似的，浑身索索地抖。

“看见吉地发抖，这倒是第一次。”爸爸回来时这么告诉妈妈和两个孩子。

每天早上，马车停在院子里等候爸爸上办公室，那匹辕马也是个年青的顽皮家伙，吉地最喜欢和它开玩笑。它绕着那马跳着吠着，跳到车上，从车上再跳到马背上。有一次被那马踢了一脚，这才有两天光景不敢再顽皮。

一天午后，爸爸坐车进城到办公室去，那时冻雪铺地，车去如飞，已经快到城门口了，这才发觉吉地跟在车后，连纵带跳，十分得意。爸爸见它离家已远，怕它回去迷路，便不迷路，这一带的狗们都划有势力范围，回家时吉地要通过人家的防地，也颇不容易；因此就叫马夫慢一点，让吉地跳上车来，带它到办公处。

吉地在车上也不斯文，老想爬上御古的座位去，待到了文化协会大门外，车还没停稳、吉地已经跳下去，直蹿进了大门，倒好像它是来惯了似的。爸爸连忙吩咐车夫看好吉地，不要让它乱跑，可是已经不见吉地。未后才找见它又已爬在车上，似乎等着回去。原来它在那大屋子的每间房内匆匆巡游一遭，发见并无可玩之处，便又着急的想回家了。但是爸爸须在一个钟头以后，才能离开那办公处。这一个钟头内，吉地找到爸爸的办公室来，不知有多少回；每一次它都伏在地上汪汪地叫，似乎说“怎么还不走！”没有办法，爸爸只好叫人将吉地带在号房里，不让它乱闯。

这一次经验以后，爸爸每逢从家出去，便先叫勤务看住了吉地，免得它再跟去。第一次是带住了，第二次临时遍找不得，车走了一段路，却发现它从后赶上来了，于是停车，抓住它，再送回家去。第三次，马车出大门的时候，车夫就留心看；吉地却蹲在大门外左边一家杂货店里，歪着头，似乎并没看见马车出去。哪知它这是故意的，马车走出了十多间门面，它又跳着来了。这次又费了手脚把它押回去。

后来它更刁了，很早就躲在离家更远些的铺子里，而且隐藏得很巧妙，不被发见。车进了城，这才看见它在车旁跑，伸着舌头，似乎很累。于是再让它跳上车来，但一到了办公处，就关它在马房里。这次一连三小时的禁闭，大概给了吉地一点教训，从此以后，它抛弃了那跟车进城的念头。

六

第二年春天，又开始解冻，路上泥浆有寸把厚的时候，他们因为有事，要离开这城市了。对于列那和吉地，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安置的方法最为适当：给它们介绍合适的人家。“八一三”以前，他们有一头纯白的猫，本来也是朋友送的，上海陷落以后，他们开始流浪生活的当儿，对于这头白猫的安置，也曾煞费了苦心。在上海还有亲戚，白猫于是被送到一家爱养猫狗而且大概不会离开上海的亲戚家里，当他们定好了到香港去的舱位，爸爸到那亲戚家去辞别了回来时，妈妈曾问这白猫的状况，而且说，如果孩子们也在上海，他们会为这白猫落泪的。

现在又一次要把差不多等于家族中一部分的两个“哑口小东西”送出去，妈妈回想起前事，不胜感慨，她很感伤地说：“不知那小白猫现在还活着不？爸爸最后看见它，说它的毛色已经差了点。有当差、老妈、汽车夫一大堆的人家，对于猫狗每每会作践，可是当初想来想去，还是他家最适宜，因为老太太是怜惜那些小动物的。”

妈妈的话，引起了各人对于频年的流浪生活的回忆，都有点黯然。爸爸却又想起他们离香港的时候，那男孩子将他一年之内收集来的英文连环漫画包得好好地交给他，打算寄存在可靠的住在香港的亲友家里，而且对爸爸说：“我知道将来我再能够看见这些小书的时候，我已经是大人了，不一定还喜欢这些东西了，可是我仍旧希望能够好好保存着，让我将来再看一看。”现在爸爸又因处置那两只小狗而想起这件事，便把当年的感触和今天的黯然合流一处，看着他的男孩和女孩，觉得他们的童年多少还不免有些寂寞，便深深地感到抱歉。

妈妈又说：“国军退出沪西那天，爸爸和你们到长沙去了，我一个人在家。那天下着雨，飞机老在沪西一带盘旋，大炮声没有一分钟间断。我开了收音机，听着广播，心里愁得什么似的。那时伴着我的就是那白猫。它蹲在靠窗的桌子上，也像在听无线电的广播。这印象最深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他们这样谈着旧事，吉地躺在地毡上，列那则拱起前腿搭在女孩子的膝头，一脸很懂事的样子。

女孩子捧着列那的头，拉着它，很激动地说：“明天要送你到别人家去了，你懂么？”

男孩子微笑，但他心里是难过的，他懒懒地走开。

终于决定了：列那送给剧团里的朋友，吉地送给陈处长和他家的采采做伴。陈处长喜欢打猎，他会喜欢吉地，而且他曾夸赞过吉地的。

因为觉得列那太懂事，所以又打算早几天就送主，看它在那边住的惯不惯。妈妈和两个孩子亲自坐了马车去办这件事，第二天又要爸爸去探问剧团的朋友，列那往的惯不惯。他们自己又打电话去问。等到知道了列那在第一天就想着老家而且偷偷跑出来，可是因为不认识路才又回去，妈妈和两个孩子一定要去看望一次了。剧团的朱君把列那关在他自己房里，请他夫人照管。当妈妈和孩子们的声在院子里响了起来，房里的列那就听到了，呜呜地叫，跑到房门前，用爪抓那门。放它出来后，它绕着他们三个，跳来跳去，妈妈和孩子们连一步也走不开。它直立起来舐他们的手，不住地呜呜的叫，而且还落了眼泪。妈妈和孩子们难过得很，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叫朱君将列

那骗开，就逃也似的回了家来。

从此他们不敢再去看望列那了，可是几天后男孩子进城去买东西、又在十字路口看见了列那、它蹲在路旁、样子很是疲倦。原来它偷偷跑出来已经一夜又半天，不认识路又不肯回去，便蹲在十字路口，大概是希望看见爸爸的马车就追上来。男孩子抱它回到剧团，它呜呜地叫，表示不愿；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剧团的朱君是最可靠的新主人了，他们的确能够爱护它的，而且他们也有小孩子。

因为这些经验，决定将吉地留到最后一天。

在这些天内，吉地常常寻找它的同伴，可是似乎也知道终于找不到了，便终日恹恹地躺在地毯上。当最后一天带它到陈处长家去的时候，它默默地走，到后，放它在屋里，它又没精打彩平伏在地上，只在妈妈孩子们和陈太太告别的时候它似乎吃惊地一跳，可是也没挣扎着要走。吉地是这样一个悲观的命运论者似的！

两条狗都安置好了，他们忙着整理行李，明天要走，然而他们的心是寂寞的。

一年以后，爸爸和妈妈从香港逃难到了桂林，在接到两个孩子从西北的边区写了信来的时候，又知道剧团里的人们在迪化吃冤枉官司，便连带想起了列那，说“不知道列那怎样了？”又说“不知道吉地在陈处长家里有没有逃过？”不久以后，听说陈处长也离开了那城市，便又说，“不知吉地怎样了？”

于是妈妈又一次想到那白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1941年，佳林。

委 屈

四月里的天气当真有点儿不大像话。三十六小时中间，人们刚刚扔下皮袍就得往箱子角里去掏单衣了。造化小儿这个闪击，委实叫张太太措手不及，她一面开箱子，一面恨恨不已，咒骂着她所想到的一切。

第一个箱子主要是她丈夫的冬衣，那是她丈夫还没有现在那么胖的时候缝制起来的；“汉口的裁缝到底强多了，瞧那手艺！”张太太将手插进衣服中间随便往上一抄，自言自语地说，脸色仍然板板的。称赞汉口裁缝，就等于咒骂本地的裁缝，虽然张太太在这里四年多了，总有一些随政府西迁的下江司务来伺候她的差使，按理而论，她和那班本地的委实并无恩怨，可是她正在气头上，谁也逃不了要挨她几句。不过忽然眉头一皱，她放过那些可怜的裁缝，把咒骂的对象另换了一个。

“饭桶警察！”她将刚从衣服中间抽出来的手抖了几下，好像要抖掉什么不大干净的东西，“像煞有介事，一次又一次倒来问了好几次。开给他们一张失单了，隔两天又要开，——哼，以后呢，可就石沉大海，音讯儿全没有了。倒好像他们警察局不管追赃捉贼，光管挂失！”

她气极了，反倒噗嗤一笑，同时也觉得累了，便往身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吩咐那个站在旁边呆起脸的本地老妈子道：“你把小少爷的衣箱打开！”

大概是出于同情心，或者更正确地说，是觉得不可没有一句话来表示她对于主人的事情有多么关心，四十左右，老实而又很想学得调皮些的本地老妈子，一边赶快去拿小少爷的衣箱，一边却陪笑道：“那小偷也作死呀，偷去的一个箱子刚刚全是太太的春衣！”

张太太好像不曾听见，嘴里又骂了几声“饭桶警察”，眼却瞅着那张开了大口的丈夫的冬衣箱子，开始发起愁来。偷走了一箱衣服，固然可恼，但尤其糟的，全是春衣，全是她的，而天又突然那么热；假如明天仍然一般热，那她进城去穿什么？可是明天又是非进城去不可的。”记得还有一两件哗叽单旗袍，不在那只偷掉的箱子里，可是搁到哪里去了呢？……”她闷闷地思索，渐渐觉得浑身燥热，同时又恨警察误了她的事，要不是他们神气活现说“查得到”，那她干脆就去缝制新的了。

于是她眼前就移过了一块一块的衣料，最后是一些数目字。而且丈夫听了她的诉说以后懒懒地说的“天气还冷呢、这一个月银根太紧……”那句话，又在她心上一闪。

“真逼死我了！”她跳了起来恨声说，不等老妈子将小少爷的衣箱拿来，她自己三脚两步赶去，停海关上的扞子手似的拎起那箱子一倒，就用脚尖在衣服堆里拨。

一鼓作气把所有的衣箱都翻遍，粉脸上一层油汗，终于废然喃喃自语道：“那么，夫单上还少开了两件……一件是”——她没有勇气从头到尾再想这件倒霉的事了。朝那些翻乱的衣箱看了一眼，倒很大方的冷冷地笑了笑。

她走向自己的房间，摆定主意不再枉费精神，专等她丈夫回来再作计较。为的是解闷，她开始检阅她的比妆品；这一类的“物资”，她“掌握”的倒还不少。大部分都是太平洋战争以前用精明的手法“抢运”来的，就是说，它们所代表的数目子还下怎么大。她那尖尖的十指很敏捷地将它们排成个整整齐齐的队伍，心里稍稍得了点安慰。渐渐地，这些大大小小的圆的方的椭圆形的多角形的晶光灿烂的瓶儿，盒儿，玻璃管儿都幻化成为圈圈儿，——下

小的一个数目字。“要是照现在的市价呀，”张大大想着，嘴角上有点儿笑意，“嗨，有钱还没处去买呢！哦，当然大后方什么都有，不过，你拿了大把的票子要去买，还得有路子；人家肯说一声有，还是卖你...个面子.....”突然她眉头一皱，当前迫切的实际问题又回到她心头，而且好像是嫉妒她那过分的得意/这一次的面目就更加严厉。偷掉的那些衣服中间很有几件也是有钱没处买的，——至少是要靠面子才能买到的，至于它们代表的数目字有多么多，那倒还是另外一回事。

张大大立即想起了许多她所认识的大小小姐们曾经用了多少转弯抹角的方法，费了多么大的劲，这才“抢”到了一些心爱的东西。王家的大小姐是这一行的老门槛，她可以开一十特别讲座；她亲手办的那许许多多巧妙的买卖，开出单子来，就有一本书那么厚。在这一方面，张太太还没尝到那宗味儿。她的储藏量本来丰富，而且，幸赖她丈夫是个“技术人员”，国际路线还没堵断的时候，他就替大大作过几次补充。然而现在，恶作剧的小偷居然使得张大大四平八稳的物质生活崩塌厂好大的一角！

“别的不偷，恰巧偷了我的革夹衣；这一个贼，一定不得好死！”张大大又开始咒骂，但口气已)是恨不得一口吞下那毛贼似的威武了；在她那恨恨的声调中有一种凄凉的味儿了。“老干也来趁人打劫，一下子就热的这样。呻哟，真真逼死我了厂她朝窗外看一眼，人惹惹的太阳好像就对她一个人耀武扬威。她垂厂眼，心想她只好装病睡在床上不用打算出门厂。身上那套半旧的睡衣用它那绣在衣角上的黑绒花对张太太 眼睛，好像在嘲笑她。张太太叹一口气，眼光又落在桌子上的化妆品的行列中，忽然又想到不多时前李二少奶中意了这行列中间的一枝口红，接连几次抛了口风，都被自己装痴装呆支吾过去，现在自己一下子陷在这样的窘境，那从不饶人的李二少奶的一张嘴便是想想也觉可怕。

本地老妈子登登地走进房来，将张太太吓了一跳。然而，被这些现实问题苦恼着——甚至压扁了的张太太只对那老妈子瞋了一眼，不说什么。

“太太，收拾起来么？”本地老妈子粗声大气的问，伸脚碰一下那只翻乱了了的张先生的冬衣箱子。

“唔，”张太太有气没力应了一声，厌烦地闭了眼睛。但是那些欺人的问题却钉住地不放松半步。不过这一回干脆就是些圈圈儿.忽大忽小，一个套一个，没头没脑飞了来，箍的张太太气也不能喘一口。“三千罢？不行？.....”她心里说，仿佛是有这么一个人在她面前和她研究数目字。“那么，一共是多少呢？哦，那不是等于一架六呎的车床.....”张太太突然眼一睁，自己也不明白怎么这句话会在这个时候闯到她脑子里，——这“句话原是十多月前丈夫估计她全部比妆品的代价时说的。自然，这一句话里，带点儿骨头。

可就在这当儿，那个本地老妈子忽然大惊小怪叫道：“太太，太太！有了！这不是！”一边说，一件翠蓝色的衣服在老妈子的手里展了开来，而且送到张太太鼻子跟前来了。张太太不由的笑逐颜开，也顾不得在老妈子跟前最好不要那么寒酸相，一手抢过那衣服来抱住了，总忍不住要笑。但是好容易克制了自己，再摆出大方的模样来，将这衣服抖开仔细一看，蓦然脸色变了。这衣服的剪裁式样要是给话剧团管道具的专家见了准会鉴定它是哪一年的时装。

“怪了，我哪来这样一件衣服？”张太太刚说了这一句，便改口道，“啐，怎么会麝在他的衣箱里，宝贝似的藏着！”

“太太，”本地老妈子不识相的献起殷勤来了，“这是什么料子？光彩多么好！”

张太太不理她，只是苦笑。这件嫁时的衣服引起了她的回想；如果她平常有回想的时候总是倒溯上去的，那么，今儿却是顺着下来了。她想着她结婚那时候，“一二八”的战事刚刚结束，后来，很快的过了几年，到底又打起来了，而她这小小家庭也就一步一步朝西迁移，而且定居在这里也有这么四年了……她再朝那件衣服看了一眼，记得这一件因为样子给做坏了，始终就没上过身，“要不是这几年乱哄哄心里不闲，这样的古董早就给了人了，哪里会搁到现在呢！”她这样想着，忍不住叹一口气，随手拎起这件衣服往地上的箱子里一撩。

可是当箱子盖拍的一声关上的时候，张太太忽又转脸唤那老妈子道：“还是拿出来罢。搁在床上。”

也许还可以改一改，将就着对付几天再制新的，——张太太心里这样想。然而止不住那一股辛酸的味儿一阵一阵冲上鼻子来，她觉得这是抗战以来她第一次受了委屈了，真真的受了委屈晚上，张先生回家来了，接着就是邻居的李秘书偕同太太来闲谈。从买不到猪肉渐渐谈到了一股物价，张太太老觉得李二少奶那一对顾盼之间带着刺儿的眼睛无休无止的在她身上溜来溜去。好像在找寻弱点；而且李二少奶今天穿的简直是应当夏季用的沙士坚的料子，也好像是特地向张太太示威来的。

“昨天城里就说牙膏难买，”李二少奶的眼波从两位先生脸上掠过，停留在张太太的半边脸上，然后又往下移动，“今天简直是大大小小的铺子摊儿，都就干脆回答你：没得！做买卖的人，就有这么一点厉害！”

“哦，”张太太惘然应了一声、心里却在忖量：也许她就要问我，穿这么多，怎么不怕热。

李秘书笑了笑：“熟人去买，还是照样有的，不过价钱贵了些。”

“谁不知道，”李二少奶横了她丈夫一个白眼，“就为的又要找熟人，多麻烦！”她又笑了笑，对张先生说道，“干么没有人办一个厂制造牙膏？可惜我们李先生不是干这一行的，要不然——”她又笑了，便不再往下说。

“事情不那么简单，”张先生沉吟着回答。“先得有铅管，又得先有铅。可是等你机器装好开工了，也许你又觉得制成了铅管来卖还不如卖铅上算。”

“我就不相信！”李二少奶的眼光又溜到张太太身上了，“水涨船高，难道你不好跟着涨么？”

张先生苦笑了一下，只“嗯”了一声，却朝李秘书看。

李秘书点着头，十分郑重其事的说道：“不简单，不简单，商业上的情形，真真是瞬息万变！”

但是李二少奶的嘴巴是素来不让人的，她把脸一侧，冷冷地笑道：“什么千变万化，还不是总往高处变！这样的变，呆子也捏得稳的，又不是这里的四月天，那才变的太怪！”她笑了笑，转脸对着张太太了，“可不是么，张太太，一忽儿冷了一忽儿又热；冷冷热热的，一天就要变上几变，害的人家手忙脚乱。”

李二少奶唤着“张太太”这一声时，张太太的神经已经紧张的快要崩断，直到李二少奶把话说完，张太太这才把一口气松了过来。而已，说来也奇怪，倒好像新兵上战场，一阵子炮声过后。心里反倒会镇定些似的，此时张太太也不怎么慌了，心一定嘴巴也就肯听差遣，她居然落落大方答道：“可不是，

干脆不理就得了；你瞧着吧，明天还是照样会冷的。”

“啊哟！那我穿什么好呢！”李二少奶最后的一张牌果然扔出来了，这是出乎意外的，张太太一怔，急切之间，找不出话来回答。幸而这当儿，李秘书一句话转移了视线。

“老家里有信么？”话是对张先生说的。

“最近没有。”

“你们那里现在是——”

“最初是沦陷区，后来又归游击队，”张先生侧着头想了一想，然后接着说，“大约是半年前罢，敌人又进去了。光录，现在还是在敌人手里。”

“没有什么损失罢，房子还在？”

“大概还在。”

“那就保得住了。”李秘书很认真地说。“已经烧了的呢，那就无话可说。此时还在，就不用怕了。”

“哦？”张先生夫妇同声叫了起来。但张太太是惊喜，张先生则表示怀疑。

李秘书笑了笑，还没开口，李二少奶早抢着说道：“他也是听来的。日本鬼子现在自己也知道打到后来总是一个失败，开和平会议的时候我们中国一定要开一篇大账去要他认赔、他这会儿要是再烧，活该他自己倒霉。这一点儿算盘，日本电子是有的。”

“这原是一种看法，不过也还有点道理。”李秘书又笑了笑。“不然，你们厂家为什么也时常提起将来如何如何接收敌人的工厂呢？难道你以为我们损失了那么多，就不要他们赔偿了？”

“当然要的。”张先生提高了嗓子，显然有点兴奋了。“我们的公私损失，都有调查统计。就是老百姓的房屋财产的损失也可以大略计算的。不过，我们要他们赔偿，是一件事，敌人是不是想到将来逃不了赔偿而就不敢再那么野蛮，又是一件事。我看日本鬼子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日本军阀要蛮横到底。烧杀抢掠，以后会变本加厉的。反正将来认赔账的也不是他们几个军阀，还是日本老百姓。”

“不到黄河心不死，哈哈！”李秘书突然大声笑了，没有人懂得他为什么要笑，但和通常惯见的情形一样，谈话之中有人高声大笑就会自然将严肃的空气变得轻松些，而且谈话的题目也会转换了。张太太给这国家大事的议论作了个尾声，她懒懒地叹口气道：“真不知道这些日本军阀的心是竖的还是横的！归根到底是免不了失败的，干么还要拖日子呀！”

“也就快了，”李二少奶忙接口说。“张太太，你不知道么，近来通行一种新法的拆字，把一九四三拆来拆去，成功一个洋字：胜利。今年就可以胜利了，大家回转老家。”

张太太一听非常高兴，便要李二少奶当场表演。听说要用火柴，她就立刻拿一匣火柴给了李二少奶。两位太太于是占据了一个桌子，表示了她们对于战事前途的非常的关心，在摆弄那些火柴梗。两位先生呢，从物价问题又渐渐谈到了目前的工业动态。

李秘书忽然慷慨激昂发议论道：“中国一定要工业化。这是毫无疑问的。重工业国营，轻工业民营，这也是不用怀疑的。百年大计，非趁早布置不可。近来的一个最能使人兴奋的现象，就是大家的眼光都朝将来看：大家的议论都集中在建国！大家都计划着将来中国如何全盘工业化了……”他屈着手指，

计算最近报章杂志上讨论“建国”的文章，两个月内就有四五十篇。郑重地低声说道：“这不是一件小事呵！这也就是抗战最大的收获。要不是抗战，这一种要求工业化的热忱就不会起来。……”

张先生默然听着，但他的眼前却浮起了许多经常使他烦恼的问题：原料，资金，技工，捐税，再生产的困难……这一些横在面前的日常问题，太恼人了，所以李秘书的对于将来的美丽的描写，竟也在张先生眼前消失了应有的光彩。“可是目前这难关，如何渡过，也要大家集中精力来注意……”他喃喃地好像对自己说，“那——那也是应该有的。”李秘书忙接口说。可是张先生不明白他这所谓“应该有”是指“大家集中精力来注意”呢，还是指“目前这难关”？不过李秘书话头一转，又转到了四月的天气，张先生也就将这悬案随手撩开。

钟上的长针一格一格移过了四五十字，主客都觉得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客人也就告辞。

这时不过八点多，张先生从公事皮包里掏出一大叠的什么表格图样信件之类，翻着看着，时时抬起头来，两眼定定地出神，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一枝红蓝铅笔，摇动着，轻轻敲着桌子。

这是他碰到疑难问题的时候常有的表情。而这些疑难的问题又是一个不大擅长行政管理的技术人员常常会遇到，而且十分头痛的。红蓝铅笔敲了一阵以后，张先生慢慢摇着头，将面前的纸张一推，便站起身来，松了一口气。

他朝周围看了一眼，好像要找个人说话；每逢在这样的时候，他总感到最好有一个人在他面前，让他把一肚子的活都倒空一下。不过他又永远没有这样的机会，往往是他发生这要求的当儿，眼前没有人，而当有人来了时，他这要求又已经自行消褪。但是现在也许是机会凑合，他刚刚回头再一看，他的太太来了。他将手里的铅笔往桌上一放，却曲屈着左手的四个手指，连连叩着桌面，说道：“你看，张三介绍一批原料，李四就说不合用，李四介绍的，张三又挑剔，我们不用谁介绍，自己去买，可是他们一齐就捣蛋了。……”

他换一口气，伸手在脸上抹一把，正待再说，太太却抢着道：“那是什么响声？煞拉煞拉的，莫不是下雨了！”

果然像雨点打在瓦上的声音，一阵紧一阵慢的，从窗外来。张太太高兴得什么似的，连声说：“好了，下了雨；好了，就会凉起来了。……”

“哦！就会凉起来了！”张先生回声似的也说了一句，寂寞地笑了笑，就坐在桌子前面的椅子上了。他不知道太太为什么喜欢下雨，他也无意去求知道，并且也不想听听那是不是下雨，他只觉太太口中的下雨把他一肚子的话已经冲掉了。

但是张太太的高兴也很短促。窗外的煞拉煞拉的声音此时已经变为劈劈拍拍。“啐，原来又是那一家拢了牌局了！”张太太扫兴地说，这才又想起丈夫刚才说有人捣蛋，便看着丈夫的脸问道：“谁在捣蛋？”

张先生淡淡一笑：“无非是些精力有过剩的人。”

张太太叫像听见了，又好像没有听见，凝定了一双眼睛，只管出神，一会儿，她又悄悄问道：“当真今年可以胜利，大家都回老家去么？”

“当然大家都这么盼望。”

“那么，不一定了？”

“恐怕没有那么快。”

“再一年呢？”

“那也许差不多。可是你问我，也还是白问，我跟你一样的不知道。乐观的人说少些，仔细的人说多些。其实他们也跟你我一样，谁又不是预言家。这又不是我们造一件货，可以算得准准确确的。”

张太太听了半晌不作声，后来叹口气道：“要是说，非在这里过一辈子不行，那倒也定了心了，可是住又不让住定，天天作回去的打算，可又不知道哪一天才能走，这就比什么都难受了。日子又是越来越难过。连天气也跟你打麻烦，昨天在水里，今天便是火里。”

“挨也挨到现在了，再忍耐一些。……”

“谁不打算再忍耐些，”张太太打断了丈夫的话。“不过说说倒容易，事情碰在你身上，心里怎么能够不烦呢？眼前的一件事，天气忽然那么热了，叫我怎么能够心里不烦呢？”

张太太觉得话已经说的够明白了，剩下的办法应该由张先生自动提出来。这是张太太自尊心的表现，同时也是给张先生的责任心一个表现的机会，但是这一次她的估量错了。张先生看见太太不再说话了，就又拿起那枝红蓝铅笔从那堆文件里拨出厚厚的一封来。这是一张图样，摊开在桌上，桌子还嫌小些。这一来，张太太只好把她认为应当由张先生提出来的办法一五一十自己说了出来，而且还附着数目字。

一面用红蓝铅笔在一张纸上记着数目，张先生一言不发，直到太太说完了，他将数目加起来，拿起那张纸再看一眼，这才笑了笑道：“可是，这等于一架六呎的车床呢！”

这一句话，即使是开开玩笑，也就伤了张太太的心。她整整一天满肚子的委屈一下都挤到眼睛里来了，不过她还有力量忍住。她背过脸去，盛气答道：“又是一架六呎的车床了！好，车床就是车床，要不是小偷来偷了去，我的不是闲搁着，也不用租间屋来放着，赔贴房钱。再说，车床让你发了财没有？为什么大前年你自家撑个门面，今年你又倒转去给人家跑腿？……”

张太太的作风，她自己在气头上，说出来的话，就不管人家受不受得住。当然提到大前年和今年的比较，这种沧桑变化的创痛，她所感到的也不会比张先生的轻些，然而这又是她的弄惯了的表现方式，她提到的时候总带点责备的调子，——不，简直像有点冷眼讥诮的味儿。

不过，对方的并不还手，却也使张太太发作不下去。她转脸看着她的丈夫。但丈夫居然又低头在看那图样了。张太太这可觉得自己太吃亏了、她非常正式地提出质问道：“怎的？我说的话不对么？车床让你发了财没有？”

“哦！”张先生从图样上慢慢抬起头来，脸上有一种无可奈何的表情。“你说的不错。”他苦笑了一下，接着又说道，“我做的也没有错！如果我没有发财，那也不是车床对不起我。追究起来，太不简单啦。可是，你等着瞧瞧罢，迟早会有一天，车床会再出风头。”

“好！我自然要瞧瞧。不过，那是瞧着你和你的车床替人家发财罢了。”

“那倒也一样，”张先生勉强笑了笑，很大方地答道，“反正是增加生产。”

可是张太太就不喜欢这种自解嘲的态度。但如果这不是自解嘲而是真心话，那么，张太太尤其抱反感。她瞋了她丈夫一眼，毒辣地又投过一句道：“我还要瞧瞧，有那一天车床再出风头，恐怕你的车床已经烂成了废铁！”

这一句可真真触到了张先生的创痛。他懒懒地吐一口气，便又躲进那图

样的无数线条中去。他的那些大前年的光荣的残余已经闲置了半年多，这是事实；他之舍不得廉价出让而每月每月赔贴着房钱，这也是事实；最后，虽然他还嘴上不认输但心头常常掠过那个黑影——太太刚才毒口诅咒的那个凄惨的结局，这更是事实。图样上那些线条都跳动起来了，张先生竭力想镇定它们不使跳动，心里却想道：“情形是一定会好起来，一定会。而且非好起来不可的，我可以用生命来担保，只是，不知是在何年何月……”他的眼光落在图样的一角，这里有张附粘的公事，寥寥不过数字，然而最惹目的，是那累累然的五六个朱印，表示着它的尊严；这又说明了这一幅图样曾经如何从这一室到那一室，经过了漫长的时间，繁重的手续，既自下而上，复从上而到了张先生的手里。这一趟公文“旅行”所花的时间也许不少于这图样的绘制的时间，以后它将再有怎样厌烦的“旅行”，它将再过多少道关，然后会到某一技师手里，然后再到车工钻工手里，那只有天晓得！“总该有一天，盖图章的人少，打图样的人多。”张先生又这样想，心却极有分量的跳起来。“总该有一天，一张图不用绕这几多弯，过这许多关，而工业的巨轮能够昼夜不歇，有规律而且有配合地旋转；总该有这么一天，我不惜用我的生命争取这一天的到来，不论是何年何月，……”他觉得他的心跳得更有力，于是又慢慢抬头，顺过一口气来。

他的眼光又接触了太太的眼光，但这一次他就像看图样似的立刻看明白了太太心里的曲折。他缓缓地說道：“天气热了，当然，得赶快办；五位的数目字，咱们总还有法子调度的。”

然而太太回答道：“不，今天找出一件嫁时的衣服，全新的。我想可以拿出去改一改，将就对付了再说。”

太太的话里，一点也不含有负气的成分，可是她刚说完，就止不住那股辛酸的味儿一阵一阵冲上鼻子尖；她赶快侧过脸去，不让张先生看见。她觉得自己是受了委屈了，然而心里却又空落地贴贴伏伏的，辛酸之外有点儿轻松感，就好比那年她离开在汉口租界的家溯江而上那时所感到的一般。

煞拉煞拉的声音又从窗外来了。但这一次却在邻家的牌声而外，当真有点别的什么夹在里头。

“哦！”侧耳听准了的时候，张太太很天真地笑了笑说，“当真下了雨了呵，这四月天！”她轻盈地走到窗前，给丈夫将那扇可能飘进雨点的窗子关了起来。

1943年4月26日。

船上

第三遍回声拉了以后，照例还有五分钟的宝贵时间给那些慢性人儿一个最后的机会。

上下舱都已经塞满了人。朝雾笼罩着对江的高峰，江面像一口蒸笼，乳白色的水汽在黄浊的急流上缓缓荡动。远处，江身展宽而且靠左手有一股急水的地方，斜射的阳光幻成了万点金星。

没有风。上下舱的人们自己蒸发出来的汗气又加重了闷热的程度。上层舱应该可以凉爽些，——因为它不但是高出趸船之上，而且三面开敞，人们又早将两舷的帆布卷起来了；但是，从这里通过的那枝大烟囱，虽也被板壁围住，可依然起了大壁炉的作用，还有，离这大烟囱不过三尺远的品字形的另一较小的烟囱和两枝通到锅炉间去的通风筒，也是不大容易亲近。在冷天，这品字形中间的空隙乃至周围，曾经人们多方利用，现在只好让它空起来了。而这，当然影响到上层舱的容纳量，于是更见得拥挤。

“船开了就有风，”——人们都这样想。都觉得那五分钟的时间特别长。

终于呜呜的声音又在头顶上响了，一片浓重的水汽从顶篷的罅洞往下钻，热蓬蓬的；同时，尖厉而颤抖的哨子的叫声也从趸船上来了，夹在那沉浊的回声中特别刺耳。当这两种声音停止了的时候，另一个沉重匀整的声音便隐隐而起，这是下边机器间内已经在活动。趸船似乎也在往后退。

最后上来的一批客人将大烟囱包围，又占据了那品字形地带，又沿着两舷的栏干放出密集的步骤，直抵驾驶室的门口，然而从下层舱上来的小扶梯头还有一对脑袋在迟疑不决之中忽而往下沉忽而又往上探。这时，船也在慢慢地掉头，小扶梯头那两位终于决定主意往上攻了，开路的是个中年汉子，褪色了的黄斜纹裤子，半旧的草绿色哗叽制服，左胸口钉一个圆形证章，没有扣上风纪扣，手里拎一个大口袋，看样子颇是沉重。他朝那黑压压的舱面看了一眼，皱一下眉头，但还是回头望着扶梯洞内叫道：“上来罢，总比下边通气些。”

慢慢地，抱着个婴孩的妇人的半身扶梯洞口冒上来了，而牵在她旗袍后边的，还有一个七八岁大的孩子。

他们沿着那紧靠左舷栏干的“步哨线”向前移动，目的则在驾驶室门口那方寸的隙地，可是，当他们挨过那房舱的门口时，那汉子探头一张，意外地发见那里边并不如意料中那么挤，于是他们就改变了计划。

这所谓“房舱”，照它门上钉的牌子看来，应该是“护航室”，不过现在这条轮船既已派驶了上水也不到两小时的短程，而且仍在“大重庆”的辖区内，当然护航是用不到了，这就成为船上一个特殊的区域。从船公司的票价看来，这船上是不分等级的；然而不知是根据了什么习惯法呢还是各人的喜欢，本地人——特别是挑担子的乡下人总都在下舱，下江佬通常总是直奔上层舱。这和下舱除了是在上面而且光线好些，此外实在没有什么两样；自然也比较通风些，可是煤灰也够你受，如果两舷的帆布都卷了起来的话。上舱可说是个大杂院，摩登女郎，西装的商人，公务员，本地人，乡下佬，甚至背兜里装着婴孩的乡下女人，江浙口音的熟练技工，带着机关符号的小勤务，什么都有。至于那所谓“房舱”呢，乡下佬是从来不进去的，也许是自觉不入流，但也许嫌它那里闷气。

“房舱”两边都有门，都有小小的窗洞，可是因为外边那些密集的“步

哨”实行“护航”，所以既没有风，也没有足够的光。那夫妇两位刚一跨进，简直双眼昏黑，不敢挪动半步，等到眼睛习惯了那阴暗的时候，最先看清的，是撑开了两条臂膊，差不多把他面前的那张长方桌子一半拥抱了起来的这么一个人物。这房舱靠四边全是做死了的长椅，中间放着两张长方桌子，回头船上职员开饭就用这两张桌子。现在，客人们手提的零星物件差不多把两张桌子都堆满了，然而，也只到那两条臂膊为止。在这撑开的两臂防线以内，有一件黄斜纹的军服，一条武装带，一顶军帽，军帽上面放一本摊开了的杂志，而那位大刺刺坐在那里的人物从他姿势上看起来应该说是正在读这本什么杂志。

这一位人物的旁边，显然还有空隙，至少可以容纳一大一小两个人。抱着婴孩的妇人朝她丈夫看了一眼。丈夫一面在给自己找地方，一面就说道：“你先去坐哪……”

通过了人膝和桌沿之间狭的过道、又小心迂回过了一条从桌边横伸出来和桌上的撑起的臂膊俨然互为犄角的黑皮马靴，那抱着婴孩的妇人总算到了目的地了，但是——先前以为空着的地方原来并不空。这里有一双穿了皮鞋的脚，跟在下，尖向上，端端正正，而且牢牢靠靠，一点也不含糊，是用了立正的姿势，在那里竖着。第一声的“借光”，没有反应。第二声高些了。立正姿势的脚的主人似乎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这才来了一声“哦！”抱着婴孩的妇人也有点不耐烦了，转了身就将屁股挨下去，那双脚这才勉强缩过了半尺。

“再让一点，好不好？”妇人一面坐下去，一面又要求。

“啊哟，真麻烦。好！可是这比公共汽车已经舒服得多了！”忽然翘起头来，也不知他是对准说，他笑了笑，道：“有一次我坐公共汽车，才找到了这么手掌大一块地方，可也尖着屁股坐了十二公里的路！”

没有人理他。连那女的。连女的那丈夫。在门口的左侧，他也找到了坐的地方了，那七八岁的孩子嫌热，便钻到门外，夹在人们的大腿中间，把一张小脸嵌在栏干的横档上。

从姿势上看来应该说是在那里读杂志的那位人物，有一头乌亮的长发。或许是太长了，但也可以因为是廉价的发蜡搽的太多或太少了罢，其中的一绺，时时倒吊落在他的眼睛上。那时候，那脑袋便要蹶然而后一掀，可并不立刻再低下去，眼光一溜，终于对准前面一个目标平视起来了。

那是个侧面，细长的眉毛斜入鬓角，——多少是加一点人工的，但还不怎样显露痕迹；因为在结绒线，低了头，短短的两根辫发便滑过那小小的耳朵，挂在涔涔汗润的脸旁。淡蓝色的旗袍裹住了她那丰腴的身子，但因是扭着腰架起一条腿斜欠地坐着，那雪白的腿弯便常常露在外边，而结着绒线的手也便时时去扯正旗袍的下摆。而且每一伸手，那细长的眉毛也便轻轻一皱，似乎肯定了有多少条的眼光射在她这一部分上、越发的做作，连眼睛也不肯抬了。和她并坐，而且也是斜着身子，正好和她面对面的，看样子会比她小几岁：但恐怕正因为有个吃奶的婴儿粘在身上，便只好什么也不回避；她大大方方的敞开胸脯给婴儿喂奶，她那曾经烫过的头发随便散着。

“找到了你怎么办呢？打定了主意罢？”在喂奶的女人说。其实不待她开口，光看那种风度，就知道她是下江人了，但既开口以后，又可以猜想她是在北方住过的。

“想想还是先同律师商量好些。”轻声回答，坐的姿态不曾变动，但结

着绒线的手指却停止了。

“满对，先同律师商量，我介绍一个靠得住的——从前在上海挂牌子，红得很。”

“嗯，哦！”淡蓝旗袍轻声应着。可是，大概早就觉得从那边来的平射的目光盯得那么紧，而且还没有移开的意思，她忽然皱起了眉头，嘴巴一撇，似乎说“讨厌，那种馋相！”但又似笑非笑地嘴唇皮扭了扭，偷偷地抬起眼睛来，可是这当儿，一个黑影突然遮断了一切：这是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一个怪人，头戴个其边甚阔的土货麦秆凉帽，身穿一件蓝不像蓝，黑不像黑的布大衫，可是一双光脚，说不定还没穿裤子；这家伙左手一把油纸折扇，右手一把麦草编的团扇，腰间围着一条子弹带模样的东西，可是很阔，插满了各式各样的纸折扇，——原来是个赶轮船码头卖扇子的。

这家伙挡在那两个女子的面前，而且公然认为那边的平射过来的目光是为了他腰间的累累然的法宝，于是就夸说起他的货色来了。

读杂志的姿势又恢复了。那边门口却有人叫“卖扇子的”！阔边的麦秆凉帽摇摇摆摆走过去了。读杂志的那个人，眼虽下垂却什么都逃不过他的注意，他知道视线已经廓清，他头上那绺头发可巧又掉下来了，但是这次把脑袋往后一掀之下，眼光先扫到旁边，却就看见偎在母亲胸前的一张小小的面孔，小小的手指正指着桌子上那两臂防线以内的小小一长方块的红色的东西，这东西上面有一条金线，三颗金星。这东西是钉在那件黄斜纹军服的领口上的。

撑起的一只臂膊于是变更了姿式，把军服的领子遮住。接着，闪电似的朝正前方瞥了一眼，便又埋头在胸前那本杂志上，好像当真读出了滋味。

淡蓝旗袍和她那同伴这时正在交头细语。结绒线的竹针扣在一根小辫子旁边轻轻抓着头皮，另一只手则有意无意地拢住了旗袍的下摆。

“一把油纸扇，也要十多块！”响亮的从那边门口来了这么一句。

两个女的似乎被这一声所惊，都愕然抬起头来。但当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便淡淡一笑。那位奶着婴儿的女人忽地盯住了她同伴的面孔，低声问道：“你知道他还囤些什么？哼，他骗你；他怎么只有一二百万，外场都说他上了千万呢！”

被问的那个没有作答，只惘然地笑了笑。

朝雾渐渐散尽，黄澄澄的太阳光把船上那晒得到的一边人们逼得无路可走。汗出的多，每个人都口渴得难受。在人丛里挤来挤去，臭的叫人打恶心的小贩们。他们那元宝形的竹篮里却全是香烟，面包，油饼之类，可以解渴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可是嘴巴越干燥，人们越发饶舌，满船到处喧嚣，似乎舌头愈动得勤，船就会走得快些。

“房舱”里的特色是南腔北调占了压倒的优势，本不相识的人们这时也有一搭没一搭的聊起天来。然而彼此共同感到兴趣的事又好像只有那么一点：不是饮食，便是娱乐。卖油纸折扇的那汉子倒被作为共同的话题，竟有十分钟之久。因为从他的折扇的价钱引出了一般物价，引出了“票子的太不值钱”。一个胖老头子大声说道：“大家都说票子不值钱了，可是谁在马路上捡到票子没有？我连一张角票也没捡到过！说不值钱，还是值钱的！”好像很高兴自己这一番聪明话，他说着自己就高声笑了。但物价这话题也就此结束。

至于三三两两的相识者的分组闲谈，那内容可就“精彩”得多了。而“昨

晚的输赢”的检讨尤其热烈，似乎没有它，这闷热的旅程就简直设法度过。

始终不曾开过口的，是那位撑起了两臂，老是那么保持着读杂志姿态的“步兵上尉”。然而摆在他面前那本什么杂志始终亦未翻过一页。也许他是在打算熟读这中间的一段，但也许他把前面那两本斜坐相对的“书”读的大热心了，——那只有他自己心里有数。

船进了嘉陵江口的时候，忽然不知从谁的嘴巴里传出一个消息：“挂上了！”这给了那些几乎把闲天谈完的人们一个新的刺激，立刻就有人问道：“一个呢，两个？”谁也不知道。有几个格外热心的就挤到船舷栏于边张望。也没看出什么结果。

但这时候，船上又拉了回声，船已到埠，高高的坡岸也看得见了。

“挂上了”的问题就此搁起，人们都争先挤到下层舱去，准备船一靠上趸船就走出去。本就塞得满满的下舱这时居然又容纳了一倍的人数，人们都自愿叠得紧紧的，鼻子挨着别人的后颈，什么热，什么汗臭，全都不成问题。

照向例，这样难堪的时间。至多不过十分钟。但这一回是例外的长了，被夹在中间除了乌黑黑的人头便什么也看不见的人们正等的不耐烦起来，忽然前头的人们又往后退，而且乱嘈嘈地嚷着，可是又听不清。接着，有好几个声音在通到上层的扶梯头乱叫道：“上来，上来，船掉了头，船掉了头了！”但那小扶梯又仄又陡，人塞住了，不是一下疏散得了的。

待到弄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船又出了嘉陵江口，而且开足马力，在往回走。原来先前说的“挂上了”是真的，并且在船刚要靠上趸船的当儿，紧急警报也来了，按规定，船得躲警报，船靠重庆的码头是不安全的。

这一下，船上人们的谈论终于得了个共同的题目。但意见却颇纷歧。有人说，既然到了，应该让客人上去，人家自会“进洞”，这比在船上当然更好些。又有人则以为紧急警报既然放了，你就上岸也未必能进“城”去，那时倒吊空了，还不如呆在船上好些。最后的议论则集中于船的躲到何处去。

“随便拣个冷静些的地方停一下，等解除了再开重庆去。”房舱里那位曾经让出尺把地位给人家而仍然能够高卧在那里的汉子这时不躺了，在那窄仄的舱里走来走去，这样发表了他的观察。

可是，遗憾于不曾在马路上拾到过角票的那位胖老头子却摇头道：“哪里，哪里！它硬是开回去！”

“那么，船公司不是要受损失了么？”

“损失什么？”胖老头子瞪大了眼反问。

“它还得把我们载回重庆，而且重庆来这里的一班的生意不是也漂了么？”

“哦！”胖老头笑了。“船公司可不是那样打算的呵！它现在原船载你回去，免费；回头你如果仍旧要上重庆去，还不是照样再买过船票。”

对话在这里中断，嘈杂的议论又起来了。有人高声说：“现在无所谓退票，这都是敌人给我们的损失，——不过，今天未必有敌机来了，瞧那天，此刻又阴沉沉的，警报一拉，太阳菩萨也进洞去了。”

这一句话提起了大家的注意。果然天已变了，不晓得什么时候，也不晓得从哪里来的浮云，这时已经把整个天空遮满，但闷热是更加凶猛，人的胸口都像压着什么东西，呼吸也不大畅快。

下水船快，一转眼，船已过了人们认为大可停下来暂时躲一躲的地方。胖老头子的断定再没有怀疑的余地。那位最初提出那个希望的汉子便打算再

寻好梦，可是他的“地盘”早已被别人瓜分，他只找到个角落，身子一缩，闭了眼睛又打起瞌睡来了。

淡蓝旗袍，两条小辫子的女人叹口气道：“冤冤枉在坐了半天船，一步也没走开，还是在老地方！”她的面容突然显得憔悴苍老，但也许是因为有那两条小辫子在那里衬托之故。

1943年6月30日。

过 年

—

走过那叫做“精神堡垒”的十字路口的广场时，斜刺里一辆奶油色流线型轿车，不作一声，就直冲过来；老赵心里一慌，两条腿就不会动了，一双眼睛却瞪得大大的，直望住轿车里弹簧垫上懒懒地斜靠着的一位红红绿绿的少妇和一条意气不凡探出半个头在车窗口的金黄蜡毛的大洋狗。

这不过几秒钟的工夫，——希望人家会在这么几秒钟里就有补救办法，原是太高的要求，人家是风驰电掣惯了的。这要靠老赵自己，车而老赵总算还有应变之才。尽管心跳得那么响，眼睛还是瞪得那么直挺挺地，他的两条腿却开始向左边让了。一阵风把老赵的棉袍卷得高高的，那汽车擦身而过，这时它倒啾啾地叫了两下，又放一个大臭屁，便将老赵撇得远远的。

老赵停下脚步，摸着胸口，朝那去远了的汽车瞅一眼，低着头再走。十年的伺候上司的生活，造成了他这习惯，走路时眼皮低垂，视线不出面前方丈之地，而刚才几乎吃了大亏；他偷偷地叹一口气，有意挺了下腰干，抬起头来。只剩一枝旗竿的“精神堡垒”，显得十分伶仃。本来是有一座木板作骨子涂着三合土的“堡垒”，五六个月前在改建钢骨水泥的计划下拆掉了，但现在还只有这么一枝旗竿留在原处。老赵向那没有了堡垒的旗竿看了一眼，忽然想起当初这件公事周游各机关的时候，也曾在他这边过手、而且因这一过手。他还奉命赶一下呢。老赵那张缺少表情的脸上于是漾起一些相当于微笑的皱纹了。不过，未必就是他对这一件事感到兴趣。他木然又望着那旗竿上面的天空，刚才那忆念便又立刻退去。

跟前几天一样，天宇是阴沉沉的；天像在发闷，又像是没有睡醒，没精打彩似的。虽然说不上是喜欢，老赵可是向来就不觉得他有理由来反对这样的天气。一年到头，他白天上公事房，公事房里他所占有的那个角落反正是论阴晴都得开电灯的，晚上呢，他当然有个家，一丈见方那样一间，尽管外边太阳晒得狗吐舌，他这家还是得不到什么阳气。在这一年之中只有三五个个月的好天气的地方，老赵晒到太阳的机会，除了到公事房去的路上，那就数到例假日了，可是好天气的例假日却最使老赵为难；那时候，不但他的老婆儿女总想要上街去散掉一点霉气，就连他自己也有点心里痒痒的。不上街倒也罢了，一上了街，老赵就像是在逃难，总是低头疾走，——他相信他唯有用这一个方式才能够抵制了老婆儿女的买东买西的要求。

这简单的不必告人的理由，使得老赵成为经常早到迟退而且常常欣然代同事们在例假日值班的标准的奉公守法的人儿；同样的原因，也使得老赵在这“农历”大年夜的前夕，看着同事们纷纷上请假条子而并无丝毫模仿之意。昨天，同事小李半真半假拍着老赵的肩膀说：“嘿，圣人，老赵你真是圣人！”那时老赵正在担心着老婆交给他的购买油盐柴糖的差使没法交代，听了小李这样的话，只有苦笑而已。

“回头再到本机关的合作社去看看罢，也许又到了货，还没被人家抢买了去。”老赵心里在盘算，一边走，一边伸手进衣袋，郑重地捏着那张亲手正楷抄写的油盐等等的数量的单子。

前面街角，闹哄哄攒着一小堆的人。素来不问外事的的老赵对于这，当然也不会感到兴趣。但此时他忽然心头一动，想道：“莫不是卖什么便宜的年

货？”于是贪着也是顺便，老赵蹑手蹑脚挨到那人圈子外边伸长了脖子。果然是卖“年货”的！一个满身土气却又歪戴着花呢打鸟帽子的家伙在数钞票。两三只白嫩的手抢着一束其黄如蜜的腊梅花。老赵的眼光暂时被这两三只手吸住：涂得猩红的指甲像是些红梅，而凸起在水葱般的纤指上的主石戒指，绿的就跟老赵去年咯血后吐出来的臭痰仿佛，晶光闪爍的又和今天早上老赵的孩子饿慌了挂在眼边的泪珠相似。老赵的眼前猛然一阵晕眩，只听得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叫道：“六千就是六千，拿给我！”老赵急忙定神一看，原来是又一只手加入了这竞争，而手的主人毛茸茸地正从他身边擦过，有一种什么香气顿时使得满摊子的群芳失却了威风。

“我见鬼么，来看这种年货！”老赵偷偷叹口气，心里说。抽身就想走。

然而咕的一声，一辆轿车在他身后停下。惊弓之鸟的老赵急急侧过脸去，刚好看见车子里钻出一个人来，这却是个男的，冲锋一般到了花摊边，一口气就把插在竹筒里的各式折枝扫空了一排，同时又对那歪戴打鸟帽的汉子说：“有多少，算多少！”

老赵一手按住口袋里那张油盐柴的单子，转过街角，急急忙忙走，心里老在七上八落打算盘。他只觉得口袋是愈来愈沉重，好像装在里边的不是一张纸，而是纸上所开列的那些实物了。他那算盘始终打不通，他的一双眼睛偏偏又不安分，老把外界的形形色色摄进来通报他。这里是一家什么食品店，罐头，纸盒。瓶子，五颜六色，堆垒得多么好看，柜台边站满了人，多么热闹；那么该是售卖官价的油盐的什么铺子了，门前的人排成一长行，……在这前面，老赵的脚步又慢了起来了，但是蹶起脚跟望了一眼，终于掉头而去了。

“莫误了签到……”他提醒着自己。

现在他觉得街上走的人，好像都是办年货的；而且又觉得手提着糖果，饼干，年糕，瓶装酒等等诱人的东西的，也特别多——比空手的人多。他偶然想起昨天也是在这条街上走过，偶然朝一家食品店望一眼，看见高高挂在那里的一提一提的东西，其实也不过小小两个纸盒的蜜饯，再加两瓶酒，几块红白年糕，可是标价就要几万；“咳——哦！”老赵像把胸中一些什么东西呕了出来，不敢再抬头看了，同时胸中又七上八落打起算盘。这回可有了结论；照他眼前的能力，口袋里那单子上的东西除了糖总还可以对付，只要本机关的合作社不开他的玩笑。

“糖是奢侈品……”他自己对自己试行说服，——同时也可以说是在预先演习如何回去说服他的老婆和孩子。

不过，老婆在七八天前就从菜市上从小杂货店里听来的那句富有威胁的预言：“过了年，什么都要涨价，都要飞涨！”这时又兜上了老赵的心头，这却是怎么也没法“说服”的呵！

这样想的时候，老赵觉得他那口袋沉重得好像不是他的力量所能负荷了；他咬一下牙齿，拚命捏住那张亲手正楷抄写的购物单子，低了头快跑。

二

不久以前，有过裁员的风声。老赵在受到那出名是“半吊子”的张科长对他作的神经攻势的一刹那间，确也十分惶恐，但是接着，就有人——尤其是那个小李，偷偷地安慰他，说他那样巴结公事还会裁掉，那除非衙门里根

本不想用人。小李这话有多少成分的善意，那只有无晓得，可是老赵因此倒也安了心。

后来，果然没有事。半个月过去了，风平浪静，然而老赵心里的愁闷却与日俱增了。因为连天天盼望的待遇的调整也毫无动静，而物价的波动却像暴风雨似的震撼了整个山城。当裁员风声尚未平息的时候，同事阿唐，一位脾气不小的少爷班，曾经发过牢骚道：“谁希罕这芝麻大的差使！一个月的薪津还不够打一场沙蟹。裁就裁，老子变个法儿，发这么几百万国难财给大家瞧瞧！”这话，老赵当时在旁听得，不免感触万端。他记起了关于小钱的故事。这一个毛头小伙子三年前和科长怄气上了辞呈，谁知去年有人在内江遇到他，居然非复当年阿蒙。这一发见，成为多时的闲谈的资料，也引起了若干人的猜测和冲动。甚至老赵的麻痹了的神经也曾一时皱起了一点幻想。这，恐怕是老赵有生以来第三次的“兴奋”。第一次是刚离开学校，正准备投身社会；第二次是结婚。这两次大事在将来未来之际，老赵都给自己垒起一些空中楼阁，算是他生命史上最有理想的一刹那。近来虽则已非昔比，可也还没冷透。所以，当听得阿唐的那么昂首天外的壮言，又想起小钱的故事，老赵那时模模糊糊有这样的意思在脑子里闪过：“要是当真被裁了，也许倒是我别开生面的一个机运、人是习于苟安的、打破了他的现状、他倒退得非振作不可，非冒险不可了。……”这一点模糊的念头，当时原也一闪即逝，然而大概还留点儿根在他心的深处；固然说不上碰有机会便能抽芽，但有形无形支撑着老赵的冷静态度，觉得手中这根“鸡肋”能保也好，省点事省点精神，如果不保呢，那也罢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他就依赖他这生活哲学天天做着刻板的事：准时到办公房，准时回家睡觉。同事们以为他是巴结这份差使，哪知道他却另有见解。不过，尽管他对于职业能取这样冷静的态度，仍有使他不能冷静的事，这就是物价的波动越来越厉害了。

“难道我就把这作为借口，和科长吵他妈一架，然后让他开除我，而我则像小钱那样柳暗花明又一村么？当然这样的想法不太稳当，而且据说现在又不是小钱赌气辞职那个时候了。现在做生意也不容易！……再说，也得有凭借，也得有人带着，你自己怄气闹架失了业，朋友们也未必就同情你罢？”

这样想着，老赵就抬头四顾，似乎身前身后就有他的朋友。而且是比他有办法的朋友，他要看看他们的脸色究竟怎样。

朋友的面孔当然没有，离他一箭之远，却有他所服务的那机关的白底蓝字的牌子，而且主管长官的包车也停在门口了。

这一吃惊，当真不小；现实的压力强于一切，老赵脑子里的杂乱的念头，一下跑得精光，他三步并作两步，急急奔赴他的“岗位”，脸色不免慌张。

待到走进他那一部分，一眼看过去，大势果然异乎寻常，科长满脸严肃，老赵记不起当年南京撤退时科长的脸色是否还更严重些。本来说好了今天上午来应卯，而下午则可随便的两位科员则低头忙着什么公事，眉宇之间委屈万分。显然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不会是前线有了什么变化，前线这一向是平静无事。而且即使前线有重大事故，也和这从事建国的文机关不生关系。所以准是本机关里出了事，所以主管长官那么早就到来了。“难道是那话儿来了么？好，自然解决，这鸡肋，这可真要置之死地而后生了！”——这样的念头，立时又在老赵脑子里闪过。

然而现实形势不容老赵多作猜想。翻着一些纸条的黄科员轻轻的向老赵呶一呶嘴巴。老赵就跟这一呶站到黄科员桌子前了。黄科员将那些纸条往老赵手里一塞，不胜怨艾似的低声说：“快办，赶办，咳！”

老赵看那些字条子，原来就是昨天批准的那些假条，他摸不着头脑，黄科员不耐烦地连声说道，“追回来，追回来！”然后又朝科长那边望了一眼，压低声音把事情的大概告诉了老赵，用一句沉重得像铅块似的句子作了结束：“这是局长立等着赶办的、关系非浅！”

到自己那角落里坐定了以后，老赵就抖擞精神办起那要公来。这时他完全全定心了。他反倒有几分快感。他一边催紧着手手里那枝毛笔，一边却在暗暗想道：“他们估量来，明天会突然来一个抽查，哦？准假的追回，恐怕有几位同事此时早已钻到什么地方乐他的去了，压根儿不会晓得又不准假了；要是今天下午就来个抽查，那末，这些仁兄可倒了霉了！”他忍不住暗笑。不过，这并非老赵存有幸灾乐祸之心，他这笑，还是为他自己，因为明天既然大家都非到公事房不可，自然他的不能陪着老婆和儿女度过那烦恼的佳节，更是名正言顺的了。管他明天左邻右舍如何闹哄哄作乐逛街，反正他来办公室一躲、老婆的絮聒付之不闻，那不干脆？

但是，他又替小李叫屈，小李的的确确早已经过周密的计划，准备趁这一年一度的佳节回家去乐几天的。小李还认真的说过，要请一次客，请老赵去看戏。老赵也早有成竹在胸，如果小李这话兑现、他就让老婆带了孩子去代表自己。现在，这一切都完了蛋。

快到中午，什么都办妥了，保证明天如果抽查到了，决不丢脸。那些得了讯，又来坐在办公室里的人们，有一句没一句谈着闲天。话题时时落到明天的抽查，经验丰富的人便说：“未必当真抽查，不过要大家警惕一下，免得那个。然而，大家不到齐，那又有未便。”

黄科员却摇着头，微笑不言。

“哦，不尽然么？”经验丰富者不服地问了。

“恐怕要认真的。”黄科员躲躲闪闪回答。“不记得前些时的裁员之说么？虽然没见实行，这案子并未打消呵！所以在我看来。明天是会认真考查的。”

这一来，大家都默然了。问题好像是不止于牺牲一天的作乐了，有几位用心深远的就想想自己手头有没有压积什么要件，还想想平日上司对自己的印象怎样，但所谓阿唐者却愤然作色道：“那我倒要试试，反正我是早就被人家看着不顺眼的！”

“何必！何必！”有人从中解开，而且把话题转换，“咳，明天照常办公也好，大家省几个钱。”

于是谈话又转到物价上了。

有人说：“大减价的铺子真多，几乎一条街上没有不是大减价的，可是一看标价，比上月不减价的时候倒又提高了。”

“这是为了下月不减价时再提高作准备呀！”又一人立刻接着俏皮地说。

各种的报导，各种的预测，于是纷纷而来。

老赵坐在他的“岗位”上，只是倾耳谛听，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心里也不起任何反应，大减价的铺子跟他向来很少关系，正像早上他路上碰见的鲜花摊儿一般。和他有切身关系的物品，向来是无所谓大减价的。至于黄科员的危言，在老赵的既定态度之下，也不会发生什么反应。只是他倒有点替小李着急。此时还不见小车露面，敢怕他是在梦中呢，明天早上难保不误事，

而且小李就要结婚，只待过了这个年。

“不过小李也许和阿唐一样，不在乎这一只饭碗，”老赵在心里说。小李平日手头的比较宽松使得老赵自信他这推测不怎么远于事实。但是他又马上提出反驳道：“那是因为他还没有负担。这年头儿，有一份事，一个光棍子，总还能勉强对付。再说，快要结婚的人要是碰到了那样一件事，无论如何精神上总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他一边想，一边惘然看着那些闲谈的同事们的脸。他忽然觉得这些脸都很陌生，这些脸虽然各有各的表情，而且是极善变化的表情，可是又都那样勉强而刻板，好像是些不同形式的面具。而且即使是高声的笑，那笑声也极不自然，似乎本来不想笑，也并无可笑之处，不过为了闲谈中间总得夹一点笑声才合式，于是就官样文章的笑了起来。

这一个新的感觉，使得老赵心里发毛，不敢再抬眼看了，而且又不敢想像自己的脸是否也跟面具似的，如果是，那又是怎样个谱式？

“喂，赵夫子，闷闷的愁些什么呀！过一天，何必不算两个半天？”

老赵急忙抬头一看，对自己说这话的原来是阿唐。这小伙子满脸油光，倒是精力满的样子，只是眼神昏眊，那一时溜转不定的眼珠活像是两颗弄脏了的玻璃弹子。

“嗨，没有什么，”老赵嘴边的筋肉不自然地扭动着，声音枯哑地回答，“没有罢，您说。”

阿唐怪声地笑了；这笑，老赵听了，却毛骨耸然。同时又听得另一声音说道：“我知道老赵的心事。他是个规矩人，办事巴

结，一年到头，向来不请假。明天他也是不愿意请假的，他指望明天有这么一天假，可是没有，他怎么不发闷呢！”

这一位心理分析家的议论还没说完，大家早又哄然笑了起来，老赵可窘得什么似的，连大家这哄然大笑的声音，也好像隔了几层壁，听来是多么遥远。他皇然四顾，似乎要找个地方逃避，又像是压根儿没有听明白那人说的是什么。

这可招的大家真正要笑了，——少有的自然流露的笑，总算例外地要来了；然而在这当儿，一个人的匆忙的脚步声使这笑成为流产。进来的正是小李，脸上带着正规的喜气，当着众人双手一举，就叫道：

“有命令了：明天——春节，各机关——着即——放假一天！”

一时忽然都怔住了，大意外。随即是阿唐的声音打破了沉寂：“别开玩笑！谁相信你这胡说！”

“那么，算是你又取消了命令，也得！”小李半真半假地回答。

但是也有人将信将疑，——或者可说是盼望其可信，就都围着小李寻根究底追问起来，正嚷作一团，突然又有人嘘了一声。大家回头一看，却是科长踱进了办公室来。

科长两手负在背后，踱到房中间，然后很矜持地开口道：“刚才得的命令，明天春节，放假一天。各位都辛苦了，恭喜！恭喜！”

三

几分钟以后，在笑语杂沓中，办公室里渐渐空了；这一刹时的笑倒是真情洋溢的。最后走出办公室的，是老赵，步子懒懒的。

老赵心里感到点空虚。有一天假了，倒使他为难。逢到这么一个习俗相沿的佳节，要是衙门里干脆不放假，那他这做父亲的不带孩子们乐一天，似乎也不算有亏父道，可是偏偏又放了假了，他怎么办呢？站在马路上茫然四顾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念头是要设法曲尽为父之道，反正一年只这一次。于是心里就默默地计算他的口袋里的全部财产。他决不会忘记小李说过的请他看电影，然而，一饱眼福的问题尽管是小李给解决了，难道他做父亲的就连一些口福都不给他的孩子们么？不用什么山珍海味，有这么一点甜甜的，富于脂肪的，便够叫孩子们快活得跳了；而这，似乎尚在他能力范围以内。

当下既已想定、老赵毅然决然走进了一家食品店，开始游目纵览。这不是什么摩登的食品店，因而顾客还不怎么拥挤，老赵让眼睛光尽量享受，简直不管那小纸片上标的价目；后来，觉得看够了，正待选择，难题可就来了。他主观的要求和客观的现实，对不上头。以他那羞涩的钱袋去碰那肥大的物价，简直是不能想像的。别的顾客来而复去，老赵在那铺子里团团转，始终决不定主意。

有一个土头土脑的老汉忽然和店伙发生了争论。

“怎么，昨天还是八百，今天就是八百五了？”

“八百五。”店伙回答，脸上板板的，“米要多少钱一斤？过了年，卖九百一千都没一定！”

老赵转脸去看，原来争论的对象是猪油年糕，那老头儿抓住一块灰色的——不，应该说是白的，舍不得放手，却又不爽快的买，老是端详那年糕上的所谓猪油。老赵侧转头从旁细看，那年糕的横断面果然有几丝白的东西，那应该就是猪油，整个看来，这索价八百五十元一市斤的猪油年糕极像是河边沙滩上一些淡灰色而带白纹的鹅卵石。

“哦，这有一斤么？”老赵从旁问。

那店伙只冷冷地膘了他一眼，不作声，倒是那老者热心地答道：“一斤不到。你瞧，才手掌那么大呢！”

“贵得怕人呀！”老赵低声说，便也伸手去摸一下那块宝贝。莫小觑它只在横断面显出几条白丝，这东西身上倒也油腻腻的很滑手呢！这一手指头上的好感，促使老赵下了决心，他振起勇气大声说道：“给我称一斤罢！八百五十元是不是？”

同时他在心里计较道：“油，甜，这都有；而且又能吃饱，比糖果什么的还实惠些。”

取钱的时候，手又碰到自己正楷抄写的那张单子，老赵微微一怔、但是他仍然很痛快地付了钱，拿起年糕，奋步走出了那店铺。

现在只有老婆交办的差使了。要是这也顺利完成使命，那就连夫道也尽了，老赵真可以自傲是一个善良的堂堂公民。而手里的一斤猪油年糕又那么重甸甸地怪窝心，一丝开朗的皱纹掠过了老赵的苍白的面孔。

可是愈近本机关的合作社，老赵的心却又愈加不安定了。他一手伸在衣袋里反复捏着那张单子，心里默诵那单子上的品目，每诵一项，眼前便浮出一个疑问号来：他怕那所谓合作社的职员又回答他道“没有”。合作社的家居日用必需品确实便宜，就可惜常常有价无货。

等到远远地看见合作社的门面时，老赵几乎心跳得卜卜有声。冷冷清清地，合作社竟没有一点年景。“糟了，一定又是什么都光了！”老赵心里叫苦，凭经验他敢预测合作社门面的冷冷清清就宣告货架业已空空、然而不到

黄河心不死，老赵唯有赶快跑去接受那安摆好的歹运。

“没有了么？”他抢步到了柜台边，就冒冒夫夫问。

仅有的一个留守的小职员懒懒地抬起眼皮对老赵看了一眼，只应了一声“唔”。老赵断定是绝望了，然而还尽人事，摸出那张单子，双手捧呈。

小职员慢吞吞摊开那单子，鼻尖几乎碰到纸面，像一个大将军研究作战地图似的看了半晌，这才抬头看了老赵一眼，又哼了一声“‘哈”。老赵认定完全是绝望了，眼前便浮现出老婆的阴沉的面孔。可是那小职员伸手到耳朵上取了那夹在耳轮上的铅笔，就在老赵那单子上宣起判来了。他划了几笔，侧头想一想。又转脸朝店房内看一眼，又划一两笔，然后将单子扔还了原主人。

老赵赶快拾起单子看，嘴角的皮肉禁不住簌簌抖动。他拿着那单子到亮处照着再看，终于一丝微笑似的影子在他脸上掠过。事情虽然不如他老婆所盼望，但也不如老赵所预测。不太好，也不太坏，合作社这一次没有开老赵的玩笑。

“谢谢你，同志，”老赵低声说，“就这么罢！”

他松了一口气，便用了轻快的手势去摸口袋里的钞票。

四

天黑的时候，老赵回到家里了，这时候，在他这家所在的那条小巷子外边，那地形高起的沿马路的一带楼房，早已灯火辉煌，而且孩子们放的花炮亦不时卜卜地拖起一条光亮的尾巴在向那坡下的小巷子示威，而且麻雀牌的煞拉煞拉的声音也在那整齐的楼房里响起来了。

在小巷子里，也有个醉汉扯紧了嗓子，似哭非哭地，在哼着什么小调。从那些破烂平屋里闪出来的点点桐油灯光，加倍衬出了这地段的阴森——但并不冷落。挤在这里的人家照例是不能哑起嘴巴来的，今晚当然不会例外，不过跟坡上那一带整齐的楼房比起来，这里是另一种调子罢了。

老赵的家也是这样。他的老婆检点着丈夫买来的东西，检一样，就问一次价钱，又唠叨了一回；两个小孩子拉住父亲一会儿问他明天放不放假，一会儿又夸说他们天黑以前在坡上那一带楼房前面所见的好吃的好玩的种种；这个说了一遍，那个又抢着重说一遍，似乎光是说说也够快乐似的。

谁说这不是热闹的年景，这不算天伦之乐？觉得今天很有运气的老赵又要回答老婆，又要回答一对儿女，人是略感到疲乏，然而怪窝心，苍白的脸上例外地开朗。而且他还有一笔得意之作还没宣布，他计划好要等待老婆接收好了她交办的要公，然后出其不意发表他这难得的“杰作”。

说过了无数次“贵得怕人”以后，老婆的点验工作告一段落。她站起来伸一伸腰，美中不足似的说：“这一点东西，柴够烧十天，盐呢，也不会用到半个月，油，那可，——要是手稍微松一点，四天五天就完了。……”

老赵“哦”了一声，却把八岁的小女儿抱来放在膝头。

“你不知道外边，油，又贵又难买！”老婆又说：“合作社里卖完了么？你应该多买点呀！”

“有倒怕是有的，”老赵一边摇着他的小女儿，一边回答，“只是我的钱不够了。”

老婆轻轻叹了口气，不再作声，便打算去烧夜饭。但忽然想起来似的猛

转身又问道：“糖呢？忘了？再不然，就是没有，钱不够了？”

老赵不回答，只含糊地点了下头。

老婆像不满意似的说给她的儿子听道：“好，听得了么？再不许吵着吃冻米糖茶了。”于是又转脸对着丈夫，“刚才我买了十块钱炒米，只这么一撮，孩子们都快乐得什么似的，说明天早上有冻米糖茶喝了，谁知道你买的东西就偏偏没有糖。”

“哦！”老赵感得有点抱歉，他不知道老婆和孩子们有这样的计划。然而他那缺少表情的脸上这时忽然浮起了一个真正可说是正规的笑容来了，他放下怀里的小女儿，伸手到衣袋里拿出他那早就计划好了要造成一个意外惊喜的那包东西来，高高举起一晃，大声说道：“当真，瞧，这是什么？油，糖，这里全有了！”

老婆还没有开口，两个孩子早就热锅上的蚂蚁似的，跳着围住了父亲，拚命攀着他的臂膊。

“嗯，倒好，谁有工夫跟你变把戏！”老婆故意压住了冲上来的笑意，扁扁嘴说。“又来骗人了，你这一纸包、装得了油，装得了糖么？”

这当儿，两个孩子的通力合作，已经把父亲的高举着的手臂拉下来了。大孩子人长力大，一手就抢过了父亲手里那包东西。母亲也抢步向前，刚想喝“别动，留心倒翻”，那大孩子却已扯开了包纸，急得乱叫道：“妈，妈，不是油，也不是糖，是年糕！”

老赵站在一旁看得怪有味，也轻声应和了一句“年糕”，嘴角又一次浮起了个正规的微笑。

似乎想不到丈夫会买了这样的东西来，老婆也怔住了，只望着她丈夫的颇有得色的面孔。

“对了，年糕。”老赵得意地又轻声说，“而且还是猪油年糕！”

现在老婆的嘴又扁起来了。这回和刚才那一扁，意味可完全两样。她是每天上街去买菜的，自然见多识广，知道这东西的时价。大约十天以前，这东西的时价还不过六百多元一斤时，她就看在眼里，但只是望了两眼而已。真不料今天丈夫却买了来“这样贵的东西，买来干么？”她故意不看那猪油的东西一眼，忍不住那满肚子的高兴，开始了她那惯常的声调平板的抱怨来了。“便宜些的时候都没买呢，今儿你倒买了。今天你发了财么？……”

“算了，算了，是过年呀，总得——”

但是老婆立刻抢住了说道：“哦，谁不知道过年！你当作过年是什么味儿？告诉你：人家都在那里说，过了年什么都得涨；一块钱的涨两块，十块钱的涨二十块！正经的东西，柴，油，盐，你不多买点儿，倒买起这种东西来了。回头五六天一过，今天这一点菜油又吃光了，看你怎么办？天上可不会掉下来呀！……”

赌气似的，老婆连放在地上的柴盐等等也不拿，转身就去烧饭去了。

老赵料不到他的“杰作”竟被批评得一钱不值，除了纳闷，竟无话可答。他目送着老婆的后影，忽然那同事阿唐的大言又在脑上一闪。但只一闪而已，接着他的脑子里又空空洞洞，——从来没有的空洞。

邻家一个孩子的哭声，还有大人們的吵架吆喝声，突然撞进了老赵的耳朵，可是老赵的神经像已僵化，这些声音撞了进来，就又原样的反弹了出去，那哼着小调的醉汉这时还在哼，但简直是哭声了。

远远地不知何处，传来了热闹的歌曲，那该是外边坡上高楼里开放了话

匣子了罢？

老赵木然转过身去，看他的两个孩子。这两兄妹却在真心真意鉴赏他们的父亲的“杰作”。那小的一个拎起一个指头在那东西的横断面的白纹上轻轻地捺了一下，就赶快把手指头放在口里，吃吃地笑着，又附在她哥哥耳边说：“这是猪油呀！”

于是两个都吃吃地笑了。

老赵看着，也不禁眼睛一亮，他慢慢俯下身子，两臂张开，似乎要抱这一对小儿女，但又不抱，只松了一口气，轻声地，只有他自己听得，讷讷地说了一句：“想来也不会不甜的罢？”

五

晚饭以后，老赵和他的老婆带着孩子们出现在一条热闹的马路上了。

这样全家动员到马路上来“辞岁”，确不是老赵的主意，也不是由于孩子们的要求，而是老婆的兴会所至。她这动机何在，很难捉摸；也许是她自己憋得太闷了，打算散散心，但也许她觉得刚才为了那捞什子的年糕，太刻薄了丈夫，存心借此来个和解，——然而，还有个也许，这就是做父亲的既然给孩子们一点儿甜一点儿抽，她做母亲的至少也该让孩子们到马路上睁大了惊异的眼睛，聊且“过屠门而大嚼”。在收拾碗筷的时候，她不是这么自言自语的么：“难得，今儿个大年夜地上干干燥燥。孩子们也让他们出去开开眼。成天挤在这老鼠洞里，人连骨头都霉了！”

然而一上了马路，老婆的目标似乎又有些修正了。她打前站，匆匆穿过那灯火辉煌，人声车声喧阗，吃的玩的穿的，五光十色，应接不暇的大街，就钻进了比较黑暗的区域；接着就是爬上又爬下那记不明白有多少的不太高的土坡，以及那些前几年被敌机炸出来的崎岖小路，扔在那里没人管的断砖碎瓦在脚底下吱格吱格响，阴凄凄的路灯光也没有，一头野狗悄悄地跟在那女孩子的背后，猛不防竟伸出舌头在女孩的肮脏的手背上舐了一下，吓得她直叫。

老赵猜不透老婆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可又不便问：老婆是走得那样快，拖着那大孩子，相离总在丈外。老赵只好抱起了小女孩，拚命跟着。突然一座炸余的破房子拦在前面，老赵明明看见老婆伶仃的瘦影子往这破屋里钻了进去，不觉一惊，心想“她敢是发了神经病了”，便一边叫，一边加紧追。追进了破房子，什么也不见，可是远远的高处却有一片灯光。老赵一脚高一脚低只往亮处走，怀抱中的小女孩几乎要放声哭；平时总说这女孩瘦，现在老赵却觉得再有这么十分钟，他一定要累倒了。

幸而脚下的地平坦起来了，先前那远远的一片亮光，这时成为点点的灯火，有的高，有的好像就在地上。老赵喘着气，迷迷糊糊不认得这是到了哪里了，他只想坐在路旁歇一下。

“暗！那不是哥哥和妈妈么！”小女孩叫了起来。

老赵仿佛也看见了，——其实不是眼看见，而是心看见。好像他这老婆有一种特别的气味，杂在千百人中，他看不到，可是闻也闻出来。当下他鼓起余勇，就追踪，果然在一些古怪的人堆中间，找到了她。

这里有蹲的，有立的，也有一板二眼悠悠然像水一样淌着的。走的立的，手臂上，肩膀上都搭着些破烂的乃至半新不旧的东西，在半明不灭的灯光下

倒也显得灿然夺目。老赵看见自己的老婆也蹲在那里，忙着翻检一些什么。男孩子这时也看见了父亲和妹妹，便一溜烟跑来，先对他妹妹做个鬼脸，便大人气十足似的报告他老子道：“可惜，一件便宜的，给人家抢了去了。”

这当儿，一个游来荡去的汉子猛可地将搭在臂上的那东西霍地一下冲着老赵的鼻子展了开来，沙哑的嗓子念念有词道：“价钱可便宜，半新棉袍；元青斜纹布面子，买新的得千把块钱一市尺；新翻的棉花，喂，老兄，市面新棉絮卖到二千元一市斤哪！四斤重，少了不要你找，喂，要不要新棉袍，做工顶括括！……”

像张开翅膀的大乌鸦似的，这汉子挡在面前，可把老赵窘住了。他实在提不起那份精神来鉴赏这四斤重的宝货，然而迷糊过了的脑子这时也清醒了；他认出这是较场口，不成文的平民日常用品的拍卖场，老婆常常到这里来碰运气，盼望有什么真正便宜货被她淘到，而且也常常挖空心思把家里的一些当真无可救药的破烂布片拿来卖给这里的地摊上。“她倒还有这样的兴致，”老赵终于躲开了“大乌鸦”，一边走，一边想，“怪不得刚才跑的那样快！”老赵对于这一个奇形怪状的大市场实在毫无知识，而且也永远不会感到兴趣的，他只盼望老婆早点大功告成或者早点碰上几个钉子，以便结束。

他拖了小女孩，跟踪在老婆后面，从这一个地摊转到那一个地摊，好像永无止境，其间还得应付那些荡来荡去的“游击”分子。后来是连最初颇有点兴奋的两个孩子也在抱怨了，而他们却也正站在那通到某某电影院去的马路的口子上，远远地就看到电影院门前的一带路上人山人海，挤得不亦乐乎。

老赵朝老婆看了一眼。他以为他这一个眼色尽够促起老婆的反省。老婆呢，确也理会得那眼色里的意义，可是她嘴唇皮一翘，腰一扭，依然投向一个新发现的地摊去了。老赵没奈何，只好站住了，用维持现状的方式来表示他的再也不愿意继续那徒劳的探索。

站了约莫一分钟，毫无效果，老赵想想这样也不妥当，便打算依旧追踪。可就是这当儿，一个人在老赵肩头拍了一掌。老赵转身急看，原来是阿唐。

“恭喜，恭喜！”阿唐伸出个拳头，翘起大拇指，接连屈了几下，“磕头，磕头，哦，一个人么？”

“还有，还有内人……”老赵忸怩着，却又不敢朝老婆所在的方向瞧。

“哦，那一样。好，老赵，我真真是无聊得透顶了……”阿唐大着舌头说，显然是有了八分醉意了。“你想想，出来时倒有四五个，不知怎的一个一个都丢了！好，遇见你，也一样。……老赵，我警告你：人家说今晚上是容易丢人的时候。你瞧，林森路，都邮街，多少花花绿绿的铺子。丢人不丢人，过几天，不，其实是今天晚上他们自肚子里早已有了分晓。……不过，老赵，你的太太呢？”

老赵勉强“嗯”了一声，不料阿唐忽然仰天哈哈大笑道：“不要也是丢了罢！好，那一样，我跟你去找！”

说着，阿唐一手挽住了老赵的臂膊，拖着便走，天晓得他要拖老赵到什么地方。老赵窘极了，用力挣扎脱身，嘴里发急地连叫“不丢，不丢，不用找，不用找！”

阿唐也站住了，伸手到衣袋里摸出香烟和火柴，斜着眼又说：“不丢就好。老兄，这年头儿，丢个把太太，真不算一回事。有时她丢你，有时你丢她。哦，丢得快，找也找得快。不过，老兄你还是不让丢为妙……”

“你醉了。”老赵吞吞吐吐说，脑子里却桎桎叉叉在作怪。

“哦，那也一样！”阿唐忽然哈哈笑了起来，就擦火柴。接连两根，还没把烟抽着。第三次是两根并齐了擦，这才行了，阿唐一面喷口烟气，一面说：“两三毛钱，只亮一下。”他把手里的火柴梗扔掉，斜着身子，似乎要走的样子，却又说：“老赵，火柴也卖到十多元一盒，真丢人！说是过了年还得涨，哈哈！”

跟来时一样突兀，阿唐脚跟一转，就摇摇摆摆走了。

老赵把脑子里一些桎桎叉叉的东西赶快推掉，正待转身看看老婆是否还在那面的地摊旁，谁知老婆早已站在他身后了。大概是一无所成，心里在发闷，老婆默不作声，就走上那通到电影院去的路。走了不多几步，她才叹口气说：“听见说么，火柴也涨到十多元一小盒，过了年还要涨！”

“随它罢。”老赵随口回答，“反正我们不用火柴。”

“不用！”老婆尖锐地顶了一句，但也立刻打住。老赵家里的确用不到火柴。离他们十多家门面，就有个卖烤红苕的，老赵的老婆一天去借两次火，比自己有火柴还要稳当。但是现在老婆的目光并不专在火柴，她又叹口气说：“火柴要涨，别的东西不涨么？不用火柴，你也能不吃不穿么？”

老赵知道老婆的那一套又要来了，心头完自一抖。他何尝相信人可以吃不穿，然而空自发愁又何必呢？而况这也不是适当的时，他不等老婆再往下说，就奋勇洒开大步，朝前面的人山人海冲了过去。

还没到那人堆的边缘，老赵就看见小李满脸通红在那里团团转。小李说过的那句要请客的话，就立刻从老赵的记忆中跳出来了。老赵抢步上前，拉住了小李，想问他请看电影的事，可又觉得不好意思。仓卒间找不出什么话，忽然想得了四个字：“恭喜，恭喜！”

小李一怔，但随即不耐烦地答道：“有什么可喜！他妈的，我忙了一晚上，凡是电影院都跑遍了，可是到此刻一张票也没有买到手呢！”

老赵听这么说：一段高兴便冷了一半，他那没有表情的面孔更加呆呆的像一块木板似的。

小李伸手把脸上的汗珠抹了一把，眼珠一转，好像省悟到老赵一定死记住昨天那句随便说说的开心话，便笑了笑说：“喂，老赵，本来要请你去看一场电影，可是你瞧，买不到票——走黑市也没有。好，这么办罢，我把戏票的钱送给你，买，可得劳你自己的驾了，我实在今晚上累得不堪，赌咒不再去挤。”

一边说，一边就去摸口袋，似乎马上要兑现。

即使小李这是真心真意，而且，即使老赵再老实些，他也觉得这太不像个样儿。可是他也无话可答，只摇摇手，转身就走，和他老婆汇合在一处。

现在老赵兴致索然了，看电影的事是吹了，不但今晚，而且明天也不用再提。他忽然想起“自力更生”的话来，觉得终于是自家想的主意自家出的力，自家带给孩子们的快乐——那一斤猪油年糕是实实在在绝不含糊的，这是无论如何省不了的。

于是老赵一家四口又穿过了两条闹街，在人堆里挤出一身臭汗，在人家乱扔在地上的桔子皮上滑了又滑，而且还好几次躲闪街旁一些顽皮孩子乱放的花炮，最后，人也乏了，兴致也尽了，便平安回家。

他们摸黑进了自己的屋子，好容易又摸到那油灯，老婆去邻家借了火来，那大孩子一心只记挂着他父亲那“杰作”，性急的只想偷偷再去赏鉴一番，老赵却一屁股坐在床上，闭了眼睛，脑子里空空洞洞，只有一个本能：睡觉。

老婆却还忙着走来走去，嘴里毫无目的地又在唠叨。

忽然那大孩子怪声叫了起来，把老赵吓得直跳。

“没有了，没有了，——年糕！”大孩子带着哭声说。

“哦！”老赵心头倒一松，转脸看着老婆，意思是：你拿出来给他们罢，何必惹他们不快活。

老婆提起油灯，到大孩子站着发呆的地方照了一下，回头就问那孩子道：“刚才你是放在这里的么？哼，真聪明！还有什么话说，耗子给拖走了呀！”

“呵！”老赵跳起来抢过那油灯就在地上找。

早已连连打着呵欠的小女儿这时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哇的一声便哭起来了。

老婆心里另有股懊恼。刚才因为赌气，她故意不管那什么年糕，连正眼也没看一眼，却没想到大孩子收拾得不周到，出了这样的岔。追究起来，还是她自己不好。然而她是不肯嘴上认输的人，只堵起了嘴不作声，看着他们父子俩爬在地上乱抓，却觉得好气又好笑。

忽然大孩子又叫了一声，接着便是老赵的没精打彩的声音：“总算还好，还留给你们一半。”

他们在破烂的墙角把那年糕找到了。小女孩这回是心灵耳快，立刻不哭，跑到了她哥哥那里，抢着要看。

光滑油亮的一块东西现在变为大麻子，而且缺了棱角。老赵伸直了腰松口气道：“还好，少不了多少。”踱到床前低头坐下，便像入定了一样。

待到一切都静定，只有老婆悉悉索索脱衣服的声音时，老赵这才如梦初醒，睁开眼来。只穿了短衣的老婆坐在他身边，手里拎一个鞋子在看着。这是大孩子的鞋子，后跟脱了线，鞋尖有一道新的裂缝。

“这日子怎么过呵，”老婆放下鞋子说，“顾了吃的顾不得穿，吃也不饱，穿也不暖，几时得了呵！”

老赵不作声。回头看一眼两个睡着的孩子，好像自己回答自己似的说：“总也快过完了，抗战就要胜利了。”

“哦，打完了仗，天上就落下金子来么？”老婆生气地大声说着。

老赵低了头，半晌，这才偷偷地叹口气说：“人，总得有个希望呵，人是要希望来喂养的罢！”

一个够程度的人

夜来垒积在天空的一些灰色云块，到早晨便又溶化了。远远望去，江面上像笼着一片半透明的稀薄的烟雾。

早就该是阳光普照的时候了，然而，除了江左一带山峰的上空，那本来应当是挂着日轮的地方，稍微见得明亮，此外整个天宇可以说是铅色。似乎太阳的热力虽然足以溶化隔夜的云块，而对于那从“块”化成“幕”的饱和在大气中的水分，却还无可奈何。

皮肤上老是感得腻答答地，好像忽然长了一层粘性的软壳。十万八千的毛孔全给塞住了，人们张大着嘴巴，粗重地呼吸，可是吸进去的也还不是那么厚笃笃的，稠涎似的，勉强说是气体罢，可是把肺叶都糊住了。

额角上爆起了青筋，两颊火红，眼睛没有光辉，人们在沙滩上那些小摊子中间，拖着腿死洋洋地走着。夹着尾巴，涎着半条舌头的黄狗，黑狗，白狗，花狗，也在沙滩上懒洋洋地走着。

十点钟，依然是那样铅色的穹窿罩在人们的顶空。不戴帽子的人们现在觉得头皮上有些烘热了，抬起头来就感到眼睛发眩，然而并没有太阳。罩在顶空的，依旧是那样铅色的穹窿。

不过，毕竟是十点钟了，太阳的热力已经烤透了这饱和着水分的铅色的大气层，现在人们就跟在炙热的铅板下边差不多。油汗淫淫，满头满脸腻出来，可又立即塞住了毛孔。

死白色的沙滩也像是热腾腾的。一脚下去，就有一股辛辣的气味直扑鼻孔。小摊上的食物全蒙着一层看不见的细沙，手指摸上去总觉得不对劲儿。胡乱塞满了一嘴，从那些小摊旁边慢吞吞走开的人们，——挟着小小的包袱的、背着空的或装满一半的背兜的，也有不拿什么而指指点点舞弄着土制手杖的，都朝江边走去，一路上老是回顾、像忘记了什么要紧东西，可又记不起来了。

等到走过了长长的跳板，到得趸船上，人们忽然拚命的挤，个个都要抢先，似乎几秒钟的光阴所关也就非浅。挤还不过瘾，又加之以嚷叫吵骂。似乎被那不阴不阳，只叫人出些油汗的天气闷的够了，现在他们拣好一个适当的机会来痛快一下了。又似乎正因为刚才过去的半小时一小时乃至两小时太悠闲了，不能不在这几秒钟内取得点儿补偿。

这紧张的场面，从趸船继续到轮船的上舱，这才开始有松弛之象，不，应当说是那紧张变换了一个方式了。离规定的开船时间还有半小时，这里已经满满的，一眼看去，好像连一条腿也插不下，然而，有了经验的会“挤”的人还是可以找到座位。而因此，也还得紧张。

一个中年女子，挤开了一只背兜，又避过了油光晶亮的一爿赤裸的肖脊，踏着苏苏作响的满地的花生壳，伸长了脖子，眼光越过三排的坐得满满的长板凳，紧瞅着第四排中的一个好大的空档。这不能没有缘故：四周都是林木似的人身，而此一地点独留那样大的隙口。可是中年女子只看见密密人头中间有这空档，且在这样紧张的场合也无暇多加研究，干脆就鼓起余勇朝这目的地再挤过去。

汗透了花洋布旗袍以后，她隔着一排人站在那空档的前面了。她忽然满面踌躇，朝身边看看，像要找个人商量商量。原来所谓“空档”是有人的，仰面躺着，一条板凳还不够长，所以那一对穿皮鞋的脚便只好搁在谁的包裹

上了。中年女子一定也饱有经验，知道此时此际而尚有此特别座，则占有者当然也是特殊人物。她不打算去讨这份没趣了，可是再向四下里一张望，只见乌黑的人头攒动不止，而且身前身后和她一样站定了望着那“空档”的，也何止四五位，而且，紧揪着她衣角的小手此时又在推她的腰部，似乎带着哭声在叫：“妈呀，快点，”——于是下了决心，她带跨带跳地闯过了几道横斜突出或高翘的草鞋脚，皮鞋，乃至高跟鞋的赤脚，终于接近了那“空档”的头部。

仰天平放着的那颗脑袋实在也不见有任何特殊之处。小而尖的鼻子，带点哭相的嘴巴，招风耳朵，眼睛闭着。

中年女子的嘴唇扭动了几下，这才发出声音来；虽然四周围的人声是那样喧嚣，可是她的声音响亮到叫人不能假装聋子的程度。

“喂，这位先生，借光，借光，请您坐起来罢。”

闭着的那双眼睛睁开来了，睁得大大的，似乎很吃惊。那惊讶的眼光在中年女子脸上打了个圈子，好像在问：“是你么，叫我起来的？”

而当那上上下下打量着的眼光不能在对象身上找出任何特殊之点时，那惊讶的神情便变成藐视了。的确，中年女子的面貌装束如果可说也还有什么特殊之处，那就只有那一对和她年龄很不相称的挂在肩头的小辫子。

藐视的眼光最后瞥到对方的腰部，发见那倒是一个细腰，而偎着这细腰，七八岁大的一张女孩子的圆脸儿，惶惑地仰望着她的妈，也是一对的小辫子在微微摇晃。

“老的太老，小的太小……”带点儿哭相的嘴巴大概这样咕噜了一句，那藐视的眼光就变成侮辱，然后又闭上了。

也许是没有听得，但即使听得了也只好装作不曾听得，中年女子别转脸去惶然对周围的闹哄哄的人层看了一眼。谁也没有注意到她和她的尴尬的境遇。聊天的，剥花生的，嚼着什么点心的，无端高声吆喝着，钻来钻去兜揽主顾擦皮鞋的，挽着竹篮卖香烟面包蛋糕的，敞开胸脯奶着婴孩或捧着孩子就地泄溺的，——人人都忙着她或他自己小天地内的大事，谁也不曾觉得有这么一个张皇受屈的人僵立在人丛中的一个“空档”的前面。

忽然从绝望中生出了勇气，中年女子手一撩，将那死劲揪住她衣角的小女孩推开些，同时指桑骂槐地叫道：“死尸，杀胚！看你死在这里过一世，才是有种的！”

一边骂，一边就抹过那“空档”挤在人堆里，一会儿就只有那一对小辫子的横搭在花洋布衫领边的末梢，还可以看见了。

“空档”对面，并排的一个光头和一个博士头，似乎意识到鼻子跟前曾经发生了一件什么事，不约而同的停止了永无断头的闲谈，眼对眼瞪视着，好像从对方的脸上可以找出这件什么事来似的。这时候，左边有一个声音冷冷地说道：“来早一点就好了。”

人家是一个半钟头以前就来的。”光头愕然转脸回顾，横搭在花洋布衫领口上的一对小辫子就映进了眼帘，而这一对小辫子以下的汗湿了的花洋布正在挤进又一个“空档”，——那是斜交六十度角的两根长旱烟袋，其中一根离嘴巴有半寸，老大不情愿似的让出“立锥之地”给了那花洋布。光头的油光晶亮的脸上掠过了一丝似笑非笑的皱纹，便又回过头来朝博士头看着，忽然想到了似的大声说：“不是亲身过来，人家告诉我，我也不会相信。这里挤一点算得什么！早来点把钟，总还有个地方坐坐。我在桂林南站足足守

候了三天三夜，好容易打冲锋一般挤上了火车，嘿，哪里谈得上坐，连站的地方也没有呀！”

“呃，呃，人心是不知足，——”博士头发起感慨来了，眼光瞥到对面那“空档”的仰天平放着的脑袋，但又立即收回眼光望着闹哄哄的人堆，嘴里却问道：“听说车皮底下将就搭起了木板也还住人呢，真的么？”

“怎么不真！”光头受了委屈似的高声回答。“我就在车皮底下过了两夜！”

“呀！”博士头满脸堆起了同情，将眼光移到对方脸上，又连说“危险，危险！”

“怎么不危险，两夜我不敢合一下眼皮！”光头的口气还是有点愤愤不平，但又立即冷冷一笑，接着说，“可是第三天我居然高升了！”

“哦，那就好！”博士头点着头随口应着。

“好什么！”光头又叫起来，“这一升，把我升到第五层去了！”

“还有第五层？”博士头随口再问，但口气已经有些冷淡，似乎最初那种想从别人的痛苦中找得消遣的兴致已经在低落了。

“有！第五层就是车顶！”

“哦！车顶！”一双肉里眼可就闭上了。

然而，正被自己的苦痛经历所兴奋了的光头，什么都不介意；他把嗓门提高了一度，又说道：“车顶也不是平安的地方，可是你要不愿意多花几个钱，也就休想！”

博士头的眼睛睁开来了，正好光头像吐出满口浓痰似的加一句道：“我花了一万四，这才弄到第五层上四五尺的地盘呀！”

似乎“一万”这数目有点刺激力，博士头的眼光忽然亮了一下。虽然今天的“万”字还比不上以前的“十”字，但“万”毕竟是“万”，人们有记忆的习惯性。于是，似笑非笑的仿佛是表示关切的气色又堆上了博士头的面孔，他振作一下精神，重新打量着对方的身上身下，带点失敬的意味，亲热地问道：“哦，一万四么？那么、车皮下的，也花了钱么？”

现在却轮到光头来表示淡漠了，他轻轻哼了一声，随随便便答道：“也不过两三万罢了！”

但这轻声的淡然的一句却产生了意外的效果，左右前后，闹哄哄的人丛中、仅仅一分钟以前对于光头的“逃难经”还是当作“耳边风”的人们，这会儿一齐悚然起敬；有几个还能故作矜持的，只转脸对着光头行了个十足有一两分钟之久的注目礼，有几个忍耐不住的早已伸过脑袋来啧啧地赞叹道：“三四万呢，呵，火车也有黑市！”

理合说明：这几位可敬的市民所赞叹的当然不是黑市。而是那位买了黑市火车票又从车皮底下高升到车顶的光头的市民。在这时代，有“气魄”有“办法”的人常常能够得到赞叹，——不论你是黑市的创造者呢，或是被迫去走黑市的人。

这在光头，怕也不是不能了解的，他对于这样的赞叹显然也有几分高兴。可是他毕竟还记得自己曾经是被压迫者，所以当刹那的高兴一过，他便冷笑着发牢骚道：“什么都有黑市，简直不成话！到处都得法币去说话。公开要钱，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简直不要脸，不像个世界！”

“唉，唉，”博士头赶快接口，“真真是……唉，嗯，那有什么办法？”

“哎，不得了呵！”有一个细声音在光头的脑后拉长了调子也在哼着，

“几万元呢，多么大一堆票子，才不过缩在车皮底下蹲蹲罢了！”

“你倒想蹲？”又一个声音反驳起来了，这是从右边来的，光头立刻觉得有一股半腥半臭的热气喷射到他脸上。他转着脸正要回避，却听得那声音理直气壮地又说道：“你没有见过火车罢，车皮底下怎么能蹲？那——还下是把你当作铺盖卷一样塞在那里就完了！”

“哦，哦！铺盖卷一样！”插进了第三个声音，总算把那又腥又臭的一张嘴引开了。光头松了一口气，一边听那两位热心地在讨论“当作铺盖卷”的“人”怎样“塞进”车皮下的空隙，一边抬眼看定了博士头，愤愤地继续说道：“简直不要脸，公开要钱，什么都有黑市，简直不成体统！国家是不是还有法律的？是不是还希望老百姓守法呢？”

光头愈说愈愤慨了，一半当然是对于一度被“当作铺盖卷”的资格，而且是花了几万元的代价这才取得了“铺盖卷”的资格。犹有余痛，一半也因为右首那两张嘴巴竟然津津有味地将他的痛苦经验作为大摆龙门阵的材料而感到恶心。但是更有使他不寒而栗的，是那博士头的死洋洋的姿态。这位可敬的绅士，十足有教养似的左手托着下巴，半闭半开着一对肉里眼，既不像那边两位似的对于面前这位曾被“当作铺盖卷”的人儿发生研究的兴趣，也不同于一般没有分寸之辈对这曾被“当作铺盖卷”者的“过分”的牢骚表示了任何反应。直到偶然他那肉里眼的一睁刚巧和光头的刺刀似的目光碰个正着，这才他万分无奈地用一句俏皮话来应付对方道：

“唉，唉，你老兄还是运气好的呢。有多少人，愿意花钱，想走黑市，可还摸不着门路呢。”

“不是摸不着门路，”光头立即纠正他，“黑市是公开的，用不着你去摸。……”

“那么，还得看有没有面子。”博士头轻轻把眼一睁，微笑着作个补充。

“可不是！”光头高声叫了起来。“混蛋之处就在这里！犯法贪污，还摆臭架子呢！”

博士头好像不曾预料到自己的一句随便应付的话又惹出了对方的一炮，感觉实在难处，便只好低了头，一声不作。光头还想开口，可就这当儿一声汽笛尖厉地叫起来，满舱的嘈杂人声一时都被压下去了。

“快开船啦，”博士头如释重负地说，“再有十分钟就开啦。”

突然，对面“空档”那位仰面躺的，霍地坐起来了。小而尖的鼻子异样地皱了一下，很像嗅到了可吃的什么；接着，带点哭相的嘴巴半嘶半哼地嚷起来了：“这都是老百姓不好。自己不知道守法，去走黑市，自然而然黑市就行开了！要是没有人去买黑市票，哪里来的黑市？先有要买的，这才有了市！什么都是那班不守法的老百姓给弄坏了的！”

这一番妙论可把周围的人们都怔住了。光头是直到听完一半这才明白自己是被训斥的目标，这一惊可不小，头脑完全糊涂了，只能张开了嘴巴，瞪着眼，对这位非凡的人物瞧着，可是除了哭相的嘴，招风耳朵，小而尖的鼻子，这位非凡的人物更无特殊的地方。

“老百姓程室不够，什么都给你弄得稀糟，真没有办法！好好的法律不守，却去钻头觅缝走黑市，真叫外国人看了笑话！”

非凡的人物又补足了他那“忧国忧民”的一片“圣贤之心”，然后摇着他那一对招风耳朵，暮地转身冲开人丛，昂首挺胸，像一个法律的化身似的走得看不见了。

好一会儿，那光头这才像从一场恶梦中醒了转来，弄的哭也不是笑又不是，光着眼只朝四下里乱瞧，未了，他忽然想了起来似的问那博士头道：

“喂，喂，这位仁兄，好像是……”

“仁兄就是仁兄，不用多问了，”博士头赶快堵住了对方的口，又做眼色，又淡淡一笑。

“哦，哼！”光头也若有所悟，不禁伸长脖子向人丛中望了一眼，猛不防脸一转恰恰领受了右边喷来的一股又腥又臭的热气，同时有一种好像是安慰他又好像是开导他的口吻在对他说道：

“这就叫做三寸王法，缚手缚脚！我的舍亲，抽签的时候没有他，后来，因为抽中的七八个人中间有了某绅粮的少爷，我的舍亲就变做有了。可是他是长子，一家老小要靠他，怎么办呢？送了保长八千元——八千元还算是便宜的呀，这才又变做没有了他了。说起来，我的舍亲是犯了法，可是为什么弄得他非犯法不可呢，我想不明白。”

“真是笑话！”光头歪转脸冷笑说着，“贪污的无罪，花了冤枉钱的倒落个不是，哼，老百姓程度不够，老百姓不守法！”

这当儿忽然身后挤来了热烘烘的一团，一条臂膊跨过光头在那臭嘴肩上拍了一下，喊道，“哈，到底是你！”臭嘴急转脸，也“呵”了声，转眼间，那热烘烘的一团早已绕到前面，不问情由就在那“空档”落座，立即舒舒服服地架起了腿，像空瓶子掉在水里似的卜卜地翻腾出一大堆废话，无非是“天热，人多，好挤，”又夹着些别人听来不甚了了的买卖的行情和暗语。

然而那位非凡的人物冲锋陷阵似的劈开着人堆又扬扬然来了。居然亲自提着一件东西，像是个铺盖卷。也许因为船上实在太嘈杂，但也许更因为谈着生意经的两位高兴得忘其所以了，直到这非凡的人物摆开八字腿直挺挺站在面前而且将他手中的铺盖卷往凳子上一扔的时候，两位这才吃惊地转脸看了看。

非凡的人物侧着头，闭了左眼，却睁圆了右眼，像瞄准一个目标似的对那不识相的商人打量了足足有半分钟，然后开口道：

“这里有人，走开！”

声音是铁一般冷而硬，意义是法令一般简单而明瞭；这是俨然法律化身的语言。如果不是那小而尖的尊贵的鼻子尖上粘着一颗摇摇欲坠的汗粒，如果那尊贵的招风耳朵不像野兽的耳朵似的在轻轻颤动，当然，威严会加一倍。可是，遗憾得很，那不知起倒的商人偏偏就只看见了那不大体面的鼻子和耳朵，所以他不暇多加考虑，把身子欠了欠，率直地用了对同辈人谈话的口吻答道：

“有人？是嘛！也还坐得下呢，将就将就。”

“呵，喂，二哥，”臭嘴看见他的朋友太冒率就赶快抢着来转圜，“这边坐罢，这边坐！”

一边这样说，一边他就向左首的光头轻轻一推，说声“对不起，挤一挤罢，”伸手将那还没明白过来的所谓“二哥”连拉带抢地塞在自己和光头之间。

光头睁大眼看他们如此这般的做作，无可奈何地也往博士头这边挤一挤。博士头挺了挺腰身，屁股却不曾挪动半寸地位，然而很有涵养似的微笑着安慰那光头道：

“老兄是曾经沧海，车皮底下也呆过三天三夜，这一点挤，而且不过两

个钟头，不算什么，算不了什么的！”

除了报以苦笑，光头实在也觉得犯不着多说废话，而且，自解嘲的心情也不是没有的：挤虽挤了一点，但也幸而离开那又腥又臭的嘴巴远一些了。

非凡的人物当然又仰面躺得直挺挺地，这回是把那铺盖卷模样的东西枕在脑勺子下边了，当然更舒服，也显得更威武。

现在，随时会听得那渴盼的哨子叫，随时会看见这胀饱了的轮船缓缓地移开趸船。可是那久待的哨子叫竟还不来，舱面上人头攒动，各样的声音闹成一片，似乎各人都在加紧活动，都想在这最后一分钟之内为自己找得“安身立命”之点。拥挤和喧嚷已经到了最高峰。不过，仰面躺得直挺挺，脑袋摆在铺盖卷上抬得高高的那位非凡人物，却是悠闲安适的。

最后的一批客人也上船来了。这些都是常在这一线上往来的老客，照例是一小时前就到码头上，先买好票或竟不买票，然后在河边小茶铺内的躺椅上把身子一放，嗑瓜子，剥花生，一碗一碗喝着浓浓的茶，摆龙门阵，非到最后一分钟决不起身上船。而现在他们也上来了，这是久待的哨子马上就要吹响的信号。他们三三两两地，异常镇静地，悠悠然从赤膊的，汗湿了衣衫的，粉香狐臭的人堆里，渗透而过，一面嗑着瓜子，一面不断地东张西望，点头，叫唤，和熟人打招呼。他们这样从船头渗透到船尾，有的在熟人身边尖着屁股挤下去了，有的又从船尾兜回来，仍然是那样悠闲自得，好像夹在人堆里挤就是他们生活的目的。

现在，那些小贩，——百分之五十的壮丁，百分之三十的小孩，百分之二十的老弱和妇女，卖大饼细条的，花生的，香烟和蛋糕的，期刊和闲书的，擦皮鞋的，都鼓起了最后的精力，老鼠一般钻来钻去，胀破了嗓子似的在叫卖。这也是不成文法，他们非在这最后一刹那创造一个深刻的印象然后下船而去，便觉得不曾善尽厥职。

一个擦皮鞋的孩子慌慌张张从两排人腿中间钻出来了。他那吃饭家伙——装着擦皮鞋用具的小木箱，用一根皮带吊着，从肩头挂下来，晃当当的老拿他的小屁股当鼓打。不知道这孩子生的太矮小呢，还是那小木箱太大，那皮带太长，总之是这三个凑在一处，看去怪不顺眼。他背后还紧跟着一个古怪东西，近视眼的人们一定以为这是一只元宝形的大篮子自己会走路、篮子里一边是油条，一边是烧饼，好像是长枪队和盾牌队在列阵对战。现在，那擦皮鞋孩子不知怎样一个心血来潮想抄近路突围到通达下舱的扶梯头。这可闯了祸了！他那晃当晃当的工具箱碰到了软软的一团。

仰脸躺着，正在闭目养神的那位非凡人物立即睁开了眼。擦皮鞋工具箱碰到的只是这位人物脑袋下边那个铺盖卷，然而已经损伤了他的尊严。

“灰孙子，不生眼么！”

骂是骂出来了，但还懒得起身。真不凑巧，这当儿，跟在擦皮鞋孩子后边那自己会走路的元宝篮子突然在这非凡人物的眼前站住了，篮子底下探出个小小的肮脏的面孔，惶惶然瞧着这高贵的躺着的人物。于是卜的一声，那元宝篮凭空飞了起来，而与油条烧饼一同扑在地下的，是篮子底下的看去不过七八岁的脏小孩。

收回踢出去的皮鞋脚，接着便是十分威武的一声吆喝：“他妈的，杂种，钻来钻去干么！”

擦皮鞋工具箱也卸了肩，两个孩子满地乱抓那些东滚西散的烧饼和油条。肮脏的小脸急得通红，汗水直淌，可没有一滴眼泪。

赏玩着自己手创的勋业，这位非凡人物忽然又动起忧国忧民的圣贤之心来：

“无知识，不卫生，猪一样的；回头又卖给人家了，这些还能吃么？真是没有办法！”

这样一边作着独白，一边又微微翘起脑袋，小而尖的鼻子异样地皱了一下，将脸对着那光头和博士头，似乎他俩便是他的“选民”，他要趁机会训这么一下：“随便哪里都叫你看到愚昧，没有教育，不知道卫生，不遵守秩序！……”于是提高了嗓子，又加重说：“不遵守秩序，嘿，不服从法律！于么不知道安分守己站在旁边？干么要到处乱钻，妨碍公共秩序呢？这些扰乱秩序的小贩，都应该取缔，都是非取缔不可的！”

小而尖的鼻子又一度异样地皱了皱，带点哭相的嘴巴忽然露出些好像是笑意的曲线来；显然对于自己手创的勋业的说明是感到自满的，而对于那些“愚昧，没有教育，不知道遵守秩序，不服从法律”的贱民们的仇视，也是自感快意的。

“老百姓程度不够，没有公德，不守秩序，真叫人头痛，没有办法……”

大概是还要训下去的。光头感到万分不耐了，歪转脸看那两个倒霉的孩子把满地的油条烧饼乱抓乱捧到元宝篮里，就急急忙忙从人腿缝里溜走了。博士头却正襟危坐，像入定的和尚，但脸色之尴尬却也掩饰不住。

突然尖厉的哨子声从趸船上来了，紧接着便是压倒了一切嘈音的汽笛的怒吼。这一声长吼，总有一分多钟之久，中间有两次短短的不到一秒钟的间歇，人们仿佛感到那汽笛喷出来的水蒸汽会从顶篷下来，热烘烘地增加了舱面的闷热。

船在移动了，光头松了口气，斜眼看对面那位非凡的人物，谢天谢地，他又在闭目养神了，带点哭相的嘴已微微开了一条线，似乎还在嘶声宣布“老百姓程度不够，不守法，不知道卫生，没有公德心，殊堪痛恨，……”等等等等。

船在移动。趸船已经落在船后。舱面上的人们却渐渐定下来了。这是守秩序了，反正不守也不成：舱面上拥挤得旋不转身。然而也不能没有例外。这通常是少数之少数的两种：其一是不动便会觉得生活太没有意义似的，所以宁愿挤在汗臭的人堆里，刚向那边挪动几步忽然又回到这边来了，如果连挪动都不可能时，那就像陀螺一般旋几回身，也算聊以过瘾；其二却是觉得没有个地方坐坐便会一天不痛快甚至晚上睡在床上也不能安枕的人。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位坚毅的人物在搜索了整个舱面的密集的肉身以后，到了那树林中间的“空档”的前面来了。

“喂，劳驾，请您坐起来罢！”

打量了那躺得直挺挺的人身以后，那位搜寻者终于这样开口了。

没有任何的反应。

座位的搜寻者于是皱着眉头俯身仔细端详那躺着的肉身，好像决心要弄明白这究竟是死人呢还是活人。一匹精壮的红头绿袍的苍蝇蹲在那小而尖的鼻子上，这苍蝇是如此之大，几乎掩蔽了整个的鼻尖，而又是如此之勇，它那血红的贵头竟有一半探进那鼻孔。座位搜寻者忍不住笑了，他佩服这匹苍蝇，但也得到结论，这躺得直挺挺的十足是个活人。

他第二次开口了，声音提得高些：

“喂，请——您，坐起来罢！”

果然睁开了眼睛了。这眼可就有些异相，大小和那勇敢精壮的苍蝇相伯仲，而仿佛若有闪闪的绿光则胜过那穿绿袍的苍蝇。这异相的眼睛正视了那闯来者有好几秒钟，然后那带点哭柏的嘴巴冷冷地问道：

“叫我起来干么？”

“你起来了我好坐。”

回答也是旗鼓相当的，而冷冷然的味儿更加一倍，连一个“您”字也不用了。

“不起来你又怎么样呢？”闭了眼睛。

“不起来，我也照样的要坐！”

说时就动手，只那么一推，就把那架在凳面的两条腿掀开似乎觉得这一个交涉下可能躺在那里解决了，立即霍然站了起来，绿光闪闪的眼睛直上直下打量那强硬的对手。

这是一个彪形大汉，下身是黄卡叽短裤，上身是葛绸夏威夷衫，一张同字脸配着八字浓眉和阔而方的嘴巴。看来不像是好惹的乃是那双精神饱满的眼睛。这样一个人颇难确定他的身份，这是最伤脑筋的一件事。然而我们这位非凡的人物，心中自有计较，他坐下了，狡猾地笑了笑，问道：“干么你一定要坐在我这里？”

“我喜欢这里！”一边回答，也坐下了，腰板挺得笔直，完全是坐马势，两个拳头放在膝盖上。

直到此时都在旁观着的那位光头，忍不住用肘弯轻轻碰了下那位博士头，又斜眼看他一眼，好像在说：这一对一答，真古怪，真够味。在光头看来，现现成成有一句理直气壮的回答——“除了这里，再也找不到座位了”，——不是比“喜欢”强得多而又多么？他正在这样纳罕，那边又开口了。

“可是你也知道人家是喜欢不呢？”

“管不了那么多！”

“那不是存心找我来捣蛋么？”

语气虽然够硬，声音却是软而低的。

“随你。”

看也不着一眼，只答了这样两个字。

这真是太难了：捉摸不定。那位非凡的人物似乎也有施展不出本领的一时，只好马马虎虎，把他那铺盖卷模样的东西摆正了，就此倒下他的贵体；腰以下，可没处放了，不过他会对付，两脚一勾，近旁的一个不知是属于谁的包袱也就勉强替他解决了一半的问题。

“哦！”光头松了口气，而且也不无打落水狗的意思，撩拨着身旁那个老僧入定一般的博士头道：“如何？这算是完了罢？可是，一不瘫，二不病，为什么偏偏要做软体动物呢，这难道就算程度？”

一语未毕，对面那位“软体”仁兄突又霍地坐起来了，这可把那光头吓一大跳。然而，大概也权衡过当前事态之各有轻重缓急罢，那位仁兄好像并没听到光头的讥讽，只抓住了“切身”的关系者再试一次进攻。

“你换个地方，当真不行么？”

“嗨！”葛绸夏威夷衫只哼这么一声。

“那简直是无理取闹！”

这回连哼也没有了，放在膝盖上的一对拳头提起来，插在腰“简直是无理取闹……”大声嚷着，也把拳头插在腰眼，又加一句，“这是你自己找上

门来，怪不得别人，只怪你自己！”

“哼，”葛绸夏威夷衫突然站将起来，转身面对着他的对手。

不料对方误会了意思，——但也许是撒泼的一个方式，他并不接受葛绸夏威夷衫的挑战，却赶快把身子一挫，就又直挺挺地躺在那里。这可把葛绸夏威夷衫激恼了，猛力一推，连人带铺盖一齐落了地。

一场打架看着就要演出了。做好做歹的和事佬也就应时而起。一位打着赤膊，臂弯里却挂着一件白绸短衫的中年汉子，似乎跟葛绸夏威夷衫有点认识，远远地隔着攒动的人头招呼道：“算了罢，算了罢，犯不着呢，大热天气！”

光头也夹在闹中说：“有没有规定的，一条凳坐几个人呢？谁是够程度的呵，怎么不守秩序！”

待到又恢复了和平的时候，我们那位非凡的人物依然半个身子搁在不知属于谁的包袱上，像练把势似的蜷伏在那里。现在不是仰面而卧了，他那仿佛闪着绿光的眼睛时开时闭，老瞅着那故意“找上来”的不可捉摸的人儿。现在他是架起一条腿斜坐在那里，方而阔的嘴巴上有一点不可捉摸的笑意。

仿佛闪着绿光的眼睛又闭上了，这回经过的时间相当久，似乎懒得再去打量那讨厌的不可捉摸的家伙，反正看来去终于看不出他是什么路数。先前那匹硕大的红头苍蝇又回来了。照例蹲在那小而尖的鼻子上，翘起两条后腿，朝鼻孔中探望了好一会。接着，像有了新的发见，这勇敢的小东西就沿着鼻梁往上走，终于在眼角停住，很敏捷地舐了一下堆在那里的眼屎，便搓着一对前腿，表示它实在有说不出的得意。

这当儿，那闭着的眼睛又睁开了。机灵的苍蝇也就飞走。但立刻又回来，仍旧蹲在鼻尖上，它的红头正对着那双仿佛闪着绿光的眼睛，那种大方和无畏的态度真叫它的同类看了妒忌。

绿光的眼睛定定地瞧着这苍蝇好一会儿，这才伸起手来，同时身体也竖起来了。也许是由于这匹苍蝇的启示，这位非凡的人物终于想得了一个极妙的主意，他谄媚地眨着眼，用了他那一派人惯于突然变过来的嘴脸，悄悄地恳求那葛绸夏威夷衫道：

“喂，朋友，那边是要比这里舒服些，您总得帮我这点忙罢？请您高抬贵手，给我这一点面子。”

没有回答。葛绸夏威夷衫看着对方鼻子上那匹硕大的红头苍蝇，惊讶地在赏玩这好像是“养家了”的小动物，似乎根本没有听清对方说的什么话语。

然而他这没有回答竟被认为默许了。当他把注意力从那匹苍蝇移开而打算反问一句的时候，那位非凡的人物已经投袂蹶起，凌厉无比地冲开了密集的人丛，立即在前面第二排肉身的围屏中勘定了据点，你看他，指指点点，吆吆喝喝，玩魔法似的将左面一个提着长烟杆的干瘪老头儿缩小到像是纸板剪成的，又把右面的两位——约莫七八岁的女孩子和花洋布衫梳两条辫子的中年女子，双双叠在一处，然后转身遥对着葛绸夏威夷衫会意地一笑，礼貌十足地伸手作了个“请”的姿势。

葛绸夏威夷衫站了起来，却没开步。

非凡的人物只好高声叫道：

“喂，朋友，您来试试。要是不舒服，咱们再想别的法子。”

“哦，你是跟我商量么，那就算了罢。”

葛绸夏威夷衫顺水推舟也就把这一桩公案了结。

现在，更没有“不守秩序”的不愉快的意外了。小而尖的鼻子又仰天正对着船篷，铺盖卷模样的东西衬在脑勺底下，躺得直挺挺的这位非凡人物坦然打起呼噜来了。

船在前行。有了风了。可是热惹惹地叫人只有难过。舱面上像装罐头似的人群，臭汗都快淌完了。可是愈加闷热得难受，愈加不肯安分，吵闹的声浪到处在沸腾。没有座位的人们无目的地挤来挤去一刻不会停。不过，在那非凡人物的周围，——不，应当说是在他身上，良好的“秩序”却被保持着的。那匹红头的大苍蝇也踌躇满志地在那尖而小的鼻子四周散步。

眼睛盯住了这匹非凡的大苍蝇，光头意味深长地在点头，但渐渐地他也跌进瞌睡中去了。

惊 蛰

唧唧哼哼的声音，很有点儿抑扬顿挫，在微风中飘荡。草莽水泉的居住者知道这又是豪猪先生在发牢骚了。

方圆十里之内，善于纵跳的兔子，歌唱家的百灵，健步如飞的黄羊，水泉旁边的雄辩家癞蛤蟆，地下工作者的蚯蚓，全都熟悉豪猪先生这种习惯性的呻吟。吞声暗泣者，他的痛苦更甚于号天大哭，豪猪先生的呻吟会比吞声暗泣更能引起听者的同情。颇有哲人风度的啄木鸟曾经品评豪猪的“呻吟”道：这委宛哀怨的声调本质，非私非公，而又亦私亦公。癞蛤蟆更加以引伸，以为豪猪先生既有个人的悲哀，同时也抱有大众的义愤，故而时时作此凄凉的呻吟。然而就豪猪先生本人说来，这些品题全不中肯。

豪猪先生一向最是心气平和：“中间路线”是他处世的方针。当月白风清之夜，林畔水湄飘荡着他那似哭似诉的悲音，远远听到了，总以为此时的豪猪先生即使不是泪痕满脸，一定就是愁眉苦眼的了，可是不然；豪猪先生此时踱着方步，悠然自得，他那一身的骨针苏苏轻响，犹如穿了丝质长裙的贵妇人，轻盈小步走过曲折的回廊。豪猪先生惯常以呻吟为娱乐。

不过，今天他这娱乐工作来得早一点了。水塘那边的小山坳衔着半轮夕阳，纺织娘们的夜班也没开始。微微的风，淡淡的晚霞，天气实在太好，豪猪先生踱着方步，嘴里哼哼唧唧，唱他那套随口腔，眼睛不住地东张西望，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供一饱。忽然，背后有个声音叫着：“豪公哪里去呀？”

豪猪先生蹒跚地转身一看，原来是惯放烟幕的黄鼠狼。

“随便散步散步，”豪猪先生像捏住了鼻子似的带着浓重的鼻音回答。“您，看呀，天气多么好啊！”

“哦，散步散步。论理呢，豪公，您当真应当多运动。您看，贵体是越来越发福了！”

黄鼠狼这一顿恭维，虽然未必完全出于至诚，可也没有恶意，不料豪猪先生骤听之下，立即把脸一沉，凛凛然抗议道：

“黄狼兄，您这话，太那个！出之于左派而犹可，出之于您老兄，咳，真是太那个！”

“呀，那么兄弟失言了，该死该死。豪公，您清减了几分了！”

“对！万方皆瘦，余何能独肥？”

“不过，也不可过于尅苦，营养总得顾到。天下苍生，都在仰您的公正而持平的议论。”

“啊哟，您不提这些倒也罢了，您这一提，叫我想想就灰心！”

“哦哦，豪公，您又想起了左派反对您的中间路线来了；其实何必介意。大丈夫光明磊落，您是主张严正，出处分明，怕什么！”黄鼠狼胁肩笑着，一时忘其所以，靠前一步，打算说几句体己话，可是话未出口，猛然惨叫一声，便跳开去了。

豪猪先生也吓了一跳，迟疑地四顾，同时，屁股后面他那根狼牙棒也竖了起来，准备应付万一了；不过，到底他是留学过新大陆，脑筋转动得相当快，他马上悟到，这是自己身上的骨针刺痛了这位朋友，于是就抱歉一笑道：

“黄狼兄，莫怪莫怪，咱们还是保持一个相当的距离罢。”

黄鼠狼揉着刺痛的地方，有点啼笑皆非，只好搭讪地开着玩笑：

“豪公，兄弟有一句话老是想请教，——您和尊夫人拥抱时候，究竟是

快乐多于痛苦呢，还是痛苦多于快乐？”

“哎哎，这是上帝给我们开的玩笑，”豪猪先生苦着脸回答，“所以，兄弟最近主张，夫妇之分，重于夫妇之合。”

“哦——可是，豪公，有一件正经事，要问问您的高见，”黄鼠狼小心地和豪猪先生保持着一个相当的距离，重新又提起那中断的话题，“您看过共产党的‘五一’号召么？你的观察怎样？”

豪猪先生怔了一下，决定不怎样回答。但是黄鼠狼那一双贼眼又死死盯住他，想不开口是不行的，他只好板起面孔，庄严地说：“我还没研究过那些口号，不能发表意见。不过，第五条，又提到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了，似乎跟我从来的主张——中间阶层或中间派的改良的政治路线——有点接近起来了，哈哈！”

现在豪猪先生又是一边哼着他那随口腔，一边在一丛矮树中间踱方步了，表面上他还是那样悠然自得，然而哼着哼着，却禁不住悲从中来。他仔细看那些矮树，竟没新发的嫩枝可供咀嚼。“哎，难怪我近来瘦了，万事不堪回首！”这样自言自语着，豪猪先生猛又想起黄鼠狼问他对于“五一”号召的意见来了，他忍不住烦躁得连肚子饿也暂时忘掉。

豪猪先生在两年前，幻想着一个“和平，荣华”的境界。当时他的推想是这样的：大局和平了，他个人就有荣华可享。在豪先生的字典上，“和平”二字的注释跟普通字典颇不相同。“和平者，政治方式解决问题之谓也；何谓政治方式解决问题？即在左右相持之时，自由主义的中间分子有举足轻重之势，因而身价百倍之谓也。”——这是豪猪先生个人字典上“和平”二字的简明注解，也是他个人“事业”美满的远景。但不幸远景终于只是幻景。于是为了使得幻景复为远景，一年来他不断鼓吹“中间阶层的改良的政治路线”，念念不忘“政协时代”的再现。

正因为豪猪先生抱有了这样的“政”见，所以他看到了“五一”号召内有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这一条而大感烦扰。

豪猪先生的聪明也看得到旧政协不同于新政协。但是豪猪先生的勇敢也使他依然抱有一种希望。这又加强了她的烦恼。

那边水塘附近传来了嘈杂的声音，其中就有黄鼠狼的叫喝。豪猪先生猜想起来，这是黄鼠狼他们在乘凉摆龙门阵了。他猛然福至心灵，一连串的计划就渐渐成形。

“新政协能不能开成呢？”他自己问自己。

马上他又自己回答：“或迟或早，总能开成功罢。”

“那么，新政协能不能召致‘和平’呢？”——他自己又问。这里的“和平”两字当然仍旧适用他个人字典的注解。

“恐怕适得其反，这结果是南北朝，长期战争。”他摇着头回答了自己，同时他的眼前便幻出了堆山寨海似的滔滔而来的“美援”，大炮，飞机，坦克……在这些东西面前，不但他自己承认自己渺小如微尘，他甚至武断谁也无可奈何。然而他又自己下一转语道：“如果新政协定出一个温和的政纲来，那么分亦可以变成合，而‘和平’还是有希望的。”

“怎样才可以达到温和目标呢？”——他被自己的愿望所兴奋了，进一步再问自己。

“这个，当然要看我们自由主义者的努力如何了！”他微笑地自己回答。于是他仿佛看见一大堆的人挂着各式各样的社团。党派的牌子，手里拿着一

本小书，叫做《自由主义者的信念》。

豪猪先生忍不住独自笑了起来，并且觉得自己胸前也挂着一块什么牌子，而黄鼠狼之流一大伙跟在他后面。他微笑着朝着那水塘走去。

有些纺织娘们已经开始了夜班工作。金铃子的合唱班亦在试练歌喉。一段枯木旁边，两个纵队的蚂蚁，一来一往，紧张万分，在搬运建筑材料和粮食。豪猪先生昂然阔步，走过那段枯木的时候，忽然心血来潮，便站住了，瞪圆着他那寸光的猪眼，对蚂蚁们大声喊道：

“喂喂，可敬可爱的劳工神圣的朋友们！国家大事你们关不关心？老牌民主国家的宪章你们读过了没有？……哦，我可以宣誓，你们的利益我是最拥护的，你们忙于工作，没有工夫去开会罢，那么，委托本人做你们的全权代表就得啦！”

然而蚂蚁们只顾搬运东西，理也没有理他。

豪猪先生也生了气了，掉转头做出悲悯的神气，喟然叹道：“泥水木匠脚夫之流，到底政治水准不够，你有什么办法？”

忽然有一个声音接着说道：“你自讨没趣呀！你这样浑身的绅士功架，一口知识分子的符咒，怎么怨得他们不理你？”

豪猪先生一听就更加生气了，心里断定了这又是左派分子在捣他的蛋，急急忙忙抬头细看，只见前面一棵小树上却停着一只乌鸦，侧着脑袋还摆出了十足挪榆的样子。豪猪先生倒抽了一口冷气，苦笑着叫道：

“哦，原来是乌鸦仁兄。哎，这……这就是老兄的不是了，何苦来打趣我呢！在政治上，您老兄表面上的做法尽管大不相同，可是骨子里我们还是一条路上的人么，您不该噪我的脾。”

“就算是噪了你的脾了，又怎样呢？”

豪猪先生一听对方的口气来得硬，连忙陪笑道：“我哪里敢对老兄怎样，不过，徒然让咱们的共同敌人当作笑话讲，于您老兄这边也没有什么好处。”

乌鸦似乎满意了，刮刮地叫着，便飞上它的老巢——那古墓去了。豪猪先生眼怔怔望着，说不出满肚子委曲，但他也只能暗地里骂几声：“你这不要脸的，今天还搬出来你从前偷来的几句左倾词头儿来打趣老子么！你仗着谁的势？别太神气，日子也不会长久的！”

现在，已经看得见那水塘旁边的一棵柳树了。豪猪先生站住了侧耳静听，有一个吱吱的声音叫得很上劲；但这声音太难听了，连豪猪先生也觉得心里有点作呕。他猜想这是一只老鼠，便忍不住鼻子里哼了一下，他是向来看不起老鼠的，然而又是向来有几分怕老鼠。他放轻了脚步，慢慢地靠近那棵老柳树，定睛一看，柳树下稀稀落落有几个金背甲虫，装着洗耳恭听的样子，蝴蝶姑娘停在葵花的大叶子上，两片彩色的大翅慢慢地忽张忽合，似乎也颇踌躇满志；柳树根上却蹲着黄鼠狼，在打瞌睡。

并没有老鼠。然而那吱吱的声音很分明，现在豪猪先生听得更加准确，这是从半空来的。他向柳树上搜索，终于看见了，忍不住“呸”了一声：原来是这宝贝家伙！

倒挂在柳枝上的蝙蝠大发议论正到了淋漓尽致的当儿，猛然被豪猪先生那一声“呸”，拦腰打断了。趁这机会，豪猪先生就大摇大摆踱到柳树下一站，用他浓重的鼻音也开始发表他的高见。

按照绅士们的“君子协定”，豪猪先生这一手显然是违法的。蝙蝠大爷立即抗议。然而不幸，他那吱吱的声音虽然尖锐刺耳，终于不敌豪猪先生的

唔唔之声既粗而且又阔。抗议的仍然抗议，演说的自顾演说，这样闹了几分钟，忽然由于豪猪先生的一个大声的喷嚏，把这场纠纷解决了。

使得豪猪先生打这重要的喷嚏的，却是一个金袍红冕的大苍蝇。这一位尊贵的绅士老早就爬在豪猪先生的鼻孔边沿，欣赏那长而滑腻的大隧道；渐渐地又拿出他苍蝇们所有的勇气爬进那大隧道去探险，——这就是豪猪先生不得不打喷嚏的原因了。当下那霹雳似的一声，真把所有在场的贵客都吓得目怔口呆。便是豪猪先生自己也因为大家的惊惶而惊惶起来，以至他也弄不明白这样可怕的巨声是哪里来的。

一匹癞蛤蟆轻轻地从葵花的根下跳了出来，很有把握似的宣告道：“这一定是原子弹！朋友们，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而且一颗原子弹如果不是掉在海参威，那一定是掉在檀香山，总而言之，离我们这地方都不会太远。”

大家都将信将疑，没了主意。黄鼠狼早已惊醒了，正为的一个好梦没有做完而十分懊恼，现在听说原子弹来了，便忍心忘记了梦里那一头肥鸡，慌慌张张叫道：“各位，不可不预先准备。我有头等保险的防空洞，可以借给各位。租费很公道，十元的基数按照今天的生活指数八十万倍计算，每位进去一小时实收八百万法币，一小时以上不足一小时也按一小时计，不过，为了优待起见，我给一个九扣。”

这话刚完，那边的蝴蝶姑娘便曳开舞步，细声细气说道：

“喂，黄鼠狼大哥，你讲公道就得彻底呀，各人的身体有小有大，像我这样轻灵的身材，好不好和豪猪先生比呢？你就打个一折八扣，也还是天字第一号的好买卖呢！”

老没有开口的几个金背甲虫听了蝴蝶姑娘这番议论，也赶快连连点头。

黄鼠狼还没回答，嗡嗡之声忽然来了。又是癞蛤蟆先听到，只喊声“飞机！”便扑通一声跳下了水塘去了。黄鼠狼转身想走，蝙蝠大爷却是胸有成竹，他轻轻一扑就爬在黄鼠狼的背上。豪猪先生这回也着了慌了，急得团团转。但在这当儿，蝴蝶姑娘又细声细气唤道：

“不要慌张。这不是飞机，这是我们的苍蝇先生！”

同时，那嗡嗡之声确也变成了说话：“你们这些脓包，一点勇气也没有。刚才豪猪先生打一个喷嚏，你们就闹什么原子弹，现在又乱嚷什么轰炸机；你们要看看轰炸机么？我就在这里！”

大家定睛细看，果然，豪猪先生的鼻尖上，那位红冕金袍的苍蝇绅士神气十足地坐着。他手里还拿着一根不知道是什么材料的棍子，指指点点，多么威武。

“好了，现在大家可以安心了，”苍蝇又说，“还是谈正事罢。我提议，今天就……”

“你闭着你的鸟嘴！”黄鼠狼跳起来指着苍蝇就破口大骂，“你是从粪缸里爬出来的，一身臭气，滚你的罢！”

“啊啊，怎么说，这是造谣！”苍蝇胀得满面通红，嘶声自辩着，“各位都知道，苍蝇是追求光明的，一生追求光明，在玻璃窗上撞破了脑袋也有所不顾……”

“不要诡辩，”黄鼠狼又打断了对方的话，“你是落过粪缸的，赖不掉。”

“对呀，刚才你还偷偷地到粪缸去过，我亲眼看见的！”癞蛤蟆这时又从水里跳出来，挺身作证。

“你们简直是挟嫌报复！”苍蝇的声音有点抖了。“癞蛤蟆，刚才我批评了你，现在你就来造我的谣，你这手段也太不高明了！”他转脸又向着蝴蝶姑娘和金背甲虫们诉说道：“各位都看见的，黄鼠狼想利用癞蛤蟆的胡说八道，赚一笔钱，发一注防空财，是我不该点破了他，这就是我的罪状么？至于黄鼠狼他自己，谁不知道他在农村里无恶不作，鸡妈妈的一群可爱的儿女不是都遭了黄鼠狼的毒手么？”

苍蝇的话还没完，黄鼠狼大吼一声，腾身便扑那苍蝇；但是，这怎么成呢？反而碰在豪猪先生的骨针上，痛的狂叫。那蝙蝠却是阴谋家，先前他们争吵的时候他不作声，这时便鼓起双翼，来捉那苍蝇，吓得蝴蝶姑娘赶快逃走。

正在乱作一团，豪猪先生把身后的狼牙棒一摆，大声喝道：“都是自家人，闹什么！”可是黄鼠狼已经拿出他的看家本领来了。一阵臭屁，大家散场。

现在豪猪先生孤零零地又在水塘边踱方步了。刚才那一幕活剧，使他痛心，然而他还没灰心。他相信他的计划是好的，毛病出在事先没有布置，而且黄鼠狼之流又都是打手和草包。

“应当找些知识分子，”豪猪先生想，“比方那些金铃子，就可以组织一个歌咏社，那些蟋蟀呀，蚱蜢呀，当然是体育团体的分子了。对呀对呀，就这么办罢。”

想到高兴处，豪猪先生不觉哼起他那老调子来了。但这一次，那呻吟的声音居然并不怎样凄凉。豪猪先生自己听着也觉得不对劲。他竭力想恢复他那惯有的颇能动人的悲天悯人的调子，然而不知怎的，屡试都不太像。

“怎么？我的拿手本领也会逃走？”豪猪先生一边呻吟；一边在心里发愁。他觉得他这一项的损失会影响到他的“组织”什么体育团体和歌咏社，于是他又感到前途渺茫起来了。

1948年6月13日。

一个理想碰了壁

这是十年前的事了。一向我都不敢写出来，怕伤了L君的心。几天前，因为偶然的机缘，对两个朋友讲了个大概，他们就怂恿我写，并且用了不少鼓动的字句，例如“意义很大”等等。

我不敢断定这有没有意义，但觉得也未必有害，而且L君大概也会觉得这不是什么须要隐讳的，因此写下来了。

当然，这最好要L君自己来写的。

那一年从扬子江三角洲到珠江三角洲，出现了两座“走马灯”。

上年十一月，日寇连陷上海，苏州，镇江，南京，东战场百万“中央军”仓皇撤退，老百姓这才如梦初醒，知道一个月来报章上天天大吹特吹的什么“第二防线”——“苏嘉路”，原来压根儿是骗人的。“苏嘉路”是有这么一条，可惜什么也防不住！

那时候，“空间换取时间”这句话也还有点作用。老百姓一面惊讶于“国军转进”之疾于秋风，一面却也还盲目信仰着统帅部之“自有办法”，于是在日寇刀锋之前，“中央军”往西跑，而在日寇刀锋与“中央军”枪托之夹缝，苏浙皖三省的老百姓（主要是小商人、职工、学生、知识分子）、也往西跑，直到了汉口。不料南京到汉口这样广大一块空间只换得了六个多月的时间，到了秋风乍起的时候，从扬子江三角洲逃难来的老百姓又得逃了，当时就有一个问题摆在他们面前：向西逃呢，还是向南？结果西上的固然不少，南下的却也相当多。南下的经过了香港又回各自的家乡去了，——他们的家乡现在已经是沦陷区了。

这样：从上海，从沿江各城市，从铁路线各城市，而后武汉，而后又从粤汉路到广州，经香港，又回到上海以及沿江沿铁路线各城市，——这是一个大圈子，这是出现于那年秋初的一座“走马灯”。

再说，当杭州沦陷，南京混乱，其后亦就“主动撤离”之时，隔在所谓“第二防线”——苏嘉路以东的各城市还有些热血青年西望着武汉不胜其歆羨，他们想像这块临时“抗战政治中心”一定如何紧张热烈奋发；于是他们循海而南经香港，到了广州。一看，广州也不错呀，闹哄哄地在“动员”。那么，留下罢？有些是留下来，有些依然设法买车票，终于到了又在嚷着“保卫”又在忙着“转进”的大武汉。那时候，这北上列车中的江南人如果碰到南下列车中的乡亲，那一番对话敢信其必然精彩。

话休絮烦，那个闹哄哄在“动员”的广州，原来也是不经戳的，敌人前哨未至郊外，满市官吏——党政军三方面人儿都“转”得远远的了。苦的却是一些专诚来赶“抗战市场”的外江佬知识分子。怎么办呢？回老家去罢。一个圈子兜到了广州湾，再经香港回上海。自然这不过是一部分。

这是出现在那年冬季的又一座“走马灯”。

现在且说，夹在这第二座“走马灯”上的各色人等之中，有两位从第一座“走马灯”上走了一半而停留在广州市若干时间的，这一天风尘仆仆地走进了广州湾的一家中等旅馆。

这两位，都是江南人士。“保卫大武汉”喊得热闹的时候，C君戴着他那法国便帽曾在各种集会中很努过一番力。他是诗人。另外一位L君，也是干文化工作的。他们的计划是：回到上海，从头再干。武汉和广州这两大都市给了他们一些痛苦的经验：挂着“抗战”招牌的地方却没有从事抗战工作

的自由，倒不如沦陷区。领导抗战的官儿跑了，投敌的投敌了，老百姓倒有了抗战的自由。诗人的C君还梦想着如何去打游击。

当下他们两位在那花天酒地的广州湾做着未来的好梦，却也不能抹去那最近个把月来撤退途中惨痛的回忆。官吏的贪污无能，统军将官之又爱钱又怕死，党官们之吹牛说谎，包而不办这原是各处都一样的；然而在华南第一大都市广州，还有些特点却是别处所未有。

诗人C君负手在房中踱着，在构思一首长诗。

“可歌可泣的故事，”他说，“不一定要到前线才看得见，就是这一次从广州撤退，可歌可泣的事情也多得呢！譬如……”

“譬如政工队罢？”倚在床上的L君抢着说，“热情，勇敢，这些青年才是真正代表广东精神！”

“可是我打算用一首长诗来表现的，还不是政工队。”

“不是政工队，那么，就是壮丁队？”

“对了，特别是女壮丁队。题材就是这别处所没有的女壮丁队。你看过她们上操么？神气得很呢！”

“唉，可惜只是摆摆样子的！”L君忽然愤激起来了，“民众的爱国热情都被那些老爷们利用了，他们的欺骗手段就是表面上做得好看，一旦敌人来了，他们第一个先溜！”

“可是民众的爱国热情仍然值得表扬。”

“那么，你写出来的，也还是一篇抗战八股。”

“不见得罢。”C君很悠闲地笑了笑。接着他就说出他那构思中的诗篇的内容。原来广州市的女壮丁队有千余人之多，有茶馆酒店的女招待，也有女工和商店的女职员，甚至也有女理发师；广州弃守之时，女壮丁队奉令随军撤退，可是到了清远又把她们解散了，于是这千多人就为“抗战”而遭遇到惨痛的迫害和蹂躏。

“大部分当然只有回广州去这一条路，”C君愤激地说。“可是在半路上就被歹人拐骗转卖为唱妓，或者卖给粤北的小地主或富农当小老婆，这些拐骗贩卖她们的，倒有不少就是当初‘动员’她们招募她们的人！”

“这简直是灭绝人性！”L君生气地叫着，脸红了。

“还没有完呢！”C君又说，“广东的小地主和富农会打算盘，他们觉得讨一个小老婆比买一条牛上算。平平常常一个富农讨两三房小老婆是极普通的事情。他们的性欲固然发泄了，他们又榨取她们的劳动力！我的长诗的结局就是被卖做小老婆的一个女壮丁不堪虐待，逃跑了又被捉回，她求死，可是那主人怎么肯打死她呢？要是打死她，岂非损失了一个劳动力，同时也损失了一个泄欲的工具？好在他们有的是处置逃妾的不成文法，挖掉她一只眼睛。……这就是我想写的女壮丁的故事，这里有抗战，然而我相信未必就是八股罢，现在，请说你的意见。”

L君的脸胀得更红了，他说不出话来。一年多了，他看见的听到的各种各样卑鄙无耻，假抗战，真发财，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牛鬼蛇神，都被C君这一番话从记忆中引了起来。他被这一切的丑恶窒息住了，他有什么话可说？

“可是，”C君望着L君那胀得很红的面孔又不慌不忙地说，“我却怕写了出来没有地方发表，检查官当然不会通过，即使拿到上海去给朋友们办的地下刊物，也怕他们要考虑：为的这又牵涉到统一战线如何避免刺激对方的问题了。”

“哎哎！难道批评也不应该！”沉默着的L君忽然跳了起来说。这一个问题也是他们两位一年来感觉到最苦闷的，朋友中间讨论得很多，当然意见上也不是没有偏差的；现在C君和L君无意中又碰到这痛疮，于是就又热闹地抢着发表各自的意见，——其中也夹着牢骚。

他们的议论被一件意外的事情打断。一老一小两个女的突然推门进来。L君以为她们走错了房间，刚要发问，却从那年青女人的衣饰和神情就猜到了她们是干什么的。他像无意中摸到了什么不洁之物，很窘而又有点生气，连连摇手道：“不要，不要，去罢！”

那两个缩回房外，一边咕噜，一边揶揄地笑着，又去别的房间试探去了。房内那两位好像受到了侮辱，对看着都不作声。

一会儿，C君这才找出话来打破了那沉默：“说不定，在这广州湾市上大小各旅馆内串来串去的，就有广州的女壮丁呢！”

一言未了，房门口又来了那话儿了，先探身进来的却是个中年的，她一边挪着脚步，一边就连珠炮似的说了一大堆，而且顽强地全然不理L君的挥手，竟公然在房中站定了，而且呼叱着叫房外的那个赶快进来。这一个却很年青，畏畏缩缩，然而又带点倔强的意味，进来了也不开口，瞧她的衣服和装饰，都还有几分土气。那中年妇女大概是老鸨之类，她斥怪那年青的不懂规矩，不会伺候，又对C君他们夸说，“这一个”还是新从乡下来的，还是处女。

这一套话也是此业中人勾引客人的老调，C君他们两位即使未曾亲身经历过，在书本子上大概也早看到了的。虽然眼前这个年青女子似乎证实了那老鸨的话不必全部虚伪，可也引不起两位的好奇。然而在纠缠一番终于无效，那老鸨带着那年青女子退出了房门以后，就听见打骂的声音，还夹着反抗性的哭声，这当然是那个可怜的年青女子。

“哎！”房内两位叹了口气。

这以后，事情的发展，就带点儿“传奇”的味儿了。

从旅馆的茶房的嘴里，知道这一年青女子确实是新从乡下来，卖她的人就是她的亲哥哥；她不愿接客，不知挨了多少打骂，可是她倔强得很，老鸨也没有办法，现在是只要捞回本钱，巴不得趁早脱手了。

茶房之类，当然最是机伶：看见这两位客人对那女子起了同情，便一力窜怂为她赎身。那老鸨也来劝诱了，把那女的大大夸奖一番，说她聪明，说她有志气，倒好像她是唯一爱护她的人；老鸨为了促成这一个“善举”，甚至宁甘牺牲，身价银她不坚持捞本。

而最后，那女的自己也找来了。不知怎的她认定了L君是这一出新传奇中的主角，她以抗拒老鸨命令她接客同样的顽强精神，恳求L君救她脱离苦海。

诗人的C君这时也异常起劲。尽管L君再三对他说，“这是我们俩要共同负责的，替她赎了身这不是事情就此终结，而是开始，她无家可归，我们得为她找出路，你也要负责的。”然而C君还是自居为第三者奔走说项。

事情就这样不由人三思。当L君和C君到了香港访问S君的时候，和他们同去的，就有一位穿了花布旗袍的年青女客。

把经过的大概说了以后，L君和S君商量怎样安置她。

“人是聪明的，”L君补充说，“没有读过书。可是我们在船上教她识字，教过的她都记得。不过她不感兴趣，这是要慢慢来的。打算送她进什么

补习学校。”

他们的上海话，那女的当然不懂，她屡次用广府话问L君：“你们谈些什么？”显然她觉察到人家是在议论她。

“你看她多么机警！”C君插嘴说。“而且多么勇敢，一点也不怕陌生！真是可造之材。”

现在S君也留神观察这不认识的女客了。虽说是刚从乡下出来，倒着实有点都市女郎的风度；长的也颇秀气，坐在那里，态度也还自然；眉宇间流露着好奇和满足的心理。

“有没有把你的计划对她说过？”S君问。

“大略的提过一下，”L君回答，忽然有点忸怩起来了。“她好像不大听得懂。我的蹩脚广州话也说不明白。不过我相信她一定赞成。”

S君又对那女客看了一眼，不料那女客也正在聚精会神观察他的脸上的表情。S君立刻觉得这一位乡下姑娘的头脑固然不迟钝，却也未必单纯。

“未见得一定赞成罢。”S君心里这样说，可是为了不使L君扫兴，便转口问道：“第一步是让她进补习学校识几个字，得到一点常识；第二步呢？怎样打算？”

“替她找一个工作。我的经济能力有限，不能长期负担。她能够自食其力，还可以自修。”

说这话时，L君的语调虽然尚带迟疑，可是他的态度仍然乐观，他相信这一切都不难办到。

就那时的香港一般情形说来，维持一个人读这么半年八个月的书，也花不了多少；而为一个不算愚笨的女子找一个工作，当然也并非难事。

谈话转了方向，s君知道C君马上就要回上海去，而L君呢，则不得不暂时留在香港了，他总得把这女的安置好。

“当初我们办这件事，”L君看了C君一眼说，“本来说好是共同负责的。可是现在，C完全不管，放在我的肩上了。”

这时候，那女的觉得自己被冷落在一边，便催着L君回去；S夫人屡次想找她谈谈，可是她不懂S夫人的话，只笑着摇头。

和L君他们握别的时候，s君笑着对L君说：

“你以为对于她的解放工作已经完成，现在只要做创造工作就得了；可是我的看法和你不同。你只解放了她的一半——她的肉体，你还得再把她的另一半也解放，然而思想的解放比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我以为她的思想并不是一张白纸。”

那时候，S君正打算离开香港，全家赴遥远的边疆。每天忙着一些筹备远行的事务，就没有去回访L君，甚至把他那件事也忘记了。

约莫过了一星期，L君忽然一个人来了，神情显得抑郁而倦怠，他开头就说：“C君回上海去了，前天走的。”

S君也记起那乡下姑娘，就问道：“那位姑娘呢，安置好了罢？”

“还没有呢！”L君回答，忽然满脸都胀红了，迟疑四顾，好像有话要说，而又乱纷纷找不出头绪。

“找不到相当的学校罢？”s君又问。

突然L君又兴奋又窘迫地大声叫道：“这还谈不到！现在发生了新的问题了！”

听着他这焦急的口气，又看见他满脸胀得通红，s夫妇都怔住了，望着

他，等他说下去。L 君也镇静些了，搔着头，又像害臊又像不胜烦恼，吞吞吐吐地说：

“她一定要跟住我，她要嫁给找，哎哎，说不明白。”

S 夫妇都忍不住出声笑了。S 夫人笑道：“那天我就看出来，她很爱 L 先生。”

“怎么办呢？”L 君似乎在问自己，又似乎在问 S 他们。

“可是你爱不爱她呢？”S 夫人反问着。

“问题不在这里，”L 君着急地说，“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呀！”他很激动，好像受了委曲，然而又好像是所欲不遂，十分焦躁。他停了一忽儿，接着就说明当初他是在怎样的“抱不平”和“鼓动”的情形下办了这件事。

“那时顾虑到的只是钱够不够，谁知道还有另外的问题。话又不大说得通，她似懂非懂。”

“你有没有跟她说明，家里还有老婆？”S 君问。

“当然说的，可是她并不在乎。她说，广东人差不多全有这么一房两房的老婆。”

S 夫妇忍不住苦笑了。

L 君又说，那天回去，她就再三追问 S 君和他讲些什么，她怀疑那都是于她不利的。人是相当聪明，然而欲望也很高；她已经说过几次，要买手表，高跟鞋，又嫌身上的衣服不够时髦。

“这里的环境太坏了，”L 君叹气说，“而且她有她自己的观念。”

“她对于你的第一步计划——先进学校读书，赞成不赞成呢？”S 夫人问。

“她没有什么表示。好像疑心我在骗她，现在她逼得很急的，就是我要不要她——做小老婆，她不放我一个人出来，今天我用了点方法，才偷偷地溜出来。”

S 夫妇又忍不住笑了，S 夫人说：“她是怕你丢掉她啊！”

“那是她的糊涂了！”L 君叫起屈来，“我总得把她安置好，负责就要负到底。”

“这不是她糊涂，这是因为你的做法，非她所能了解。”S 君说：“你想她活了十八九岁，天天看见的，男人花钱买一个女人来，无非是当小老婆；你花钱替她赎身，却不要她做小老婆，还说要给她读书，她不把你当疯子，就猜你一定是主意变了；可巧你又是同她到我这里来过以后再提出你的什么计划的，无怪她要犯疑，要追问我对你说些什么话了！她这是为了自卫，所以抓紧你不放，如果你先做了她的丈夫，然后再谈读书什么的，也许她就爱听了。”

L 君低头默不作声，一会儿以后，他抬头喃喃地说：“那不成，那怎么成呢？真是麻烦。都是当初想不到的。”

后来这件事这样结束：

L 君和那女的搬到他的一个做生意朋友的家里，先用“找好房子就结婚”这一类的话安了女的心，然后趁机溜走，而由那位朋友告诉那女的：L 君绝对没有讨她做小老婆的意思，现在到上海去了，不再来了，有两个办法让她自己挑选，一个是进工厂做工，另一个是回广州湾去。

朋友的太太劝她去做工，然而她愿意回广州湾。

当 L 君把这样的结束告诉了 S 君的时候，他的心情并不安宁；他有点如

释重负的感觉，而同时也嗒然若有所失。

他对于那女的感情是复杂而矛盾的：他是又可怜她，又恨她，又想念她，又自己对自己说值不得再去想念她。叹了一口气他苦笑着说：“这在她好像做了一场大梦。从广州湾出来，又回去了。我的朋友派人送她上船，又给了几块钱零用，广州湾是一定到了的，可是……”他咽住了，说不下去。

S 夫人说：“还不是再被人家骗去再卖一次！我疑心也许是串通了来放你一次白鸽的。”

“那倒不是！”L 君立即为她申辩，脸又红了。“她的思想太落后，没有办法，我那朋友的太太也怕她回去没有好结果，极力劝她做工，同时进一个夜校读点书，——全天读书的补习学校没有跟她相当的，所以只有半工半读这一着；可是她说：一个女人天生是靠丈夫的！或者我讨她做小，或者她宁可回老家，她固执得很，无论如何说不通，没有办法。”

“言语的说服力本来是相对的。”S 君说，“生活环境的说服力，这才是绝对的！如果你从广州湾带她出来，不是到香港，而是到了陕北，那就不同了。退一步说，即使在香港，而在你我这伙知识分子群中，也许又不同了；你的朋友太太劝她做工，可是她看到你那朋友的太太是穿绸吃肉在家做太太——就是她说的‘靠丈夫’，她怎么听得进啊！”停了一下，S 又说，“可是，你说她好像做了一场大梦，现在她从梦中醒来，你猜她有什么感想？”

L 君皱着眉苦笑。

“她不会感激你！”S 君接着说，“她只觉得她受了一次欺骗，她的真挚的感情受了戏弄和侮辱！你恨她也可怜她的思想落后，但是你敢说她爱你的感情不真挚么？她一定在恨你的自私。当然，在她看来，你是自私的：你想好了一套怪办法要她做，而当她不愿做的时候你就躲开，给她一个哀的美敦书，你以仗义始，然而以自私终！你弄的这样狼狈，都是吃了太主观的亏呵！”

1948年8月，香港。

